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恶魔

于雷 林青华 林少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魔/〔日〕谷崎润一郎著;于雷等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6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叶渭渠,唐月梅主编)

ISBN 7-5059-3667-0

Ⅰ.恶… Ⅱ.①谷… ②于…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41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0-1854 号

书名	恶魔
作者	[日]谷崎润一郎
译者	于 雷 林青华 林少华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责任校对	李建一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3
插页	3 页
版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667-0/I·2816
定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谷崎润一郎的唯美艺风

代总序

叶渭渠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他的文学特征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于性与爱的压抑，以追求恋爱自由为其主旋律，讽刺因循守旧的封建遗风，表露对压制人性的不满。他以自我和人性的解放为基调，展现了对女性美和官能美的绝对忠实，企图以此来拒斥一切旧有的价值观念。

谷崎润一郎自幼勤奋读书，接触日本古典文学，倾倒于《雨月物语》、西行的和歌集《山家集》，喜爱定家的和歌、上田秋成的作品，并习汉诗，培养汉学的素养。在中学就读时，在作文方面已经可以运用丰富的汉语语汇，且行文流丽自然。当时他所写的评论文章《评厌世主义》、《道德的观念和美的观念》等，理路清晰，语汇丰富。同时模

仿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的文章，习作小说《春风秋雨录》，开始显露他的“神童”的才能。他于1905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攻读英国文学，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哈巴狗的葬礼》、《模糊的记忆》。他在当学仆的主家里与小女侍相恋，他给小女侍的情信被主人发现后遭解聘。于是他本人认为自己具有“神童”和“鬼面”的两重性格。在东京大学国文系学习期间，就积极开展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文才，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文身》（1910）、《麒麟》（1910）、《少年》（1911）、《帮闲》（1911）等。尤其是大型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他的《秘密》（1911），显示出一种从出奇而产生的逼人的才华，具有作为新作家的特异的地位。

这个时期最值得注目的，是《文身》和《麒麟》二作，其主题都是突现“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极力地礼赞美——官能性的美。《文身》描绘文身师清吉“得到了光辉的美女的肌肤，刺入了自己的灵魂”的故事，即文身师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美女的背肌文上蜘蛛图案，翌晨美女入浴，苦痛难忍，清吉却发现在晨曦的映照下，她的背肌显出一种妖艳的美，并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绚烂人工美的魅力所倾倒。《麒麟》则取材于中国古典，描写了孔子向卫灵公宣讲王道和施善政，灵公远离了私生活方面的欢乐，引起了灵公的夫人南子的不满。南子便利用美酒和肉欲等种种所谓“夺魂术”来诱惑圣人孔子，最终未遂。但灵公却无法抗拒南子的肉体魅力，又再次回到欢乐的私生活里。最后孔子离开了卫国。这纯属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企图通过错乱的心理，在丑恶、颓废和怪异中求其美。润一郎这种摇荡官能所创造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其后他的文学世界的重要要素。在《麒麟》的荒诞故事里，存在于孔子与南子之间的灵公，曾对其夫人南子说：“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要亡我的恶魔。”于是，润一郎

借题发挥,写了《恶魔》（1912），用一种悖于常理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用舌头舔其恋人擦鼻涕用过的手绢，来寻找“潜藏在人间的欢乐世界里面的这样秘密而奇妙的乐园”，即寻找官能、感觉的刺激，以及从自我虐待、自我摧残中寻求变态的快感，以朦胧、淡化自己对现实的苦恼和虚无感。在这里，作者完全否定感情的普遍性，排除审美判断的种种感情要素，以官能感觉来代替感情而超越美以外的任何价值，包括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这两篇作品的特点，一是通过受女性虐待而获得快感；二是在残酷中展现女性的美，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对“恶”的追求是非常彻底的。从此他便有了“恶魔主义者”之称。

永井荷风就谷崎这些早期的作品极力推举，并写了《谷崎润一郎氏的作品》一文称赞道：“迄今，明治现代文坛无一人能亲手或未曾想过要亲手开拓艺术的一个领域，而谷崎润一郎氏却完成了，并取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谷崎润一郎氏完全具备现代作家群中任何人都没有的特别的素质和技能”。荷风还在文中列举了润一郎作品的三个特征：第一“是从肉体的恐怖中产生的神秘幽玄，是从肉体的残忍中反动地体味到痛切的快感”；第二“是完全反映都会的事，从江户到成为东京的都会是谷崎氏的思想的乡土。广而言之，他的作品可以说完全是乡土的”；第三“是文章的完美性”。当时仍无名的谷崎润一郎由此一举成名而登上文坛。

谷崎刚步入文坛，但由于欠交学费而被学校当局除名，但他的创作走向另一个新高潮。他的《金色之死》（1914）通过一个美貌的少年冈村从沉溺于所谓快乐的生活到企图建设一个理想之乡，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思想，最后完成“金色之死”，以赞扬生与艺术的一致性。谷崎在《饶太郎》（1914）中塑造了一个追求嗜虐快感的主人公饶太郎，当女方愈爱他，他就愈渴望女方更残酷地拷打他，使他达到亢奋的倒错快乐的恍惚状态。他说过：

“美比善多余，与恶一致”，暗示唯美的宿命达到了极点。

他开始苦恼于艺术与人生难能一致，已经感到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可能实现其文学理念的统一。于是在《为父者》（1916）一文中表示，他一边“肯定和赞美‘恶’的力量”，一边“不断地受到良心的威吓”。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他总结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说：

对我来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最初尽可能使生活与艺术一致，或者努力试图让生活隶属于艺术。我写《文身》、写《被弃之前》、写《饶太郎》的时候，认为这似乎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极其秘密地实行了我的病态的官能生活。于是我感到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存在难以忽视的差距，这时我企图为了艺术，至少要有益地消耗生活。我想，我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完全为了我的艺术而努力。我的结婚也可以解释为终究是为了更好更深刻地表现我的艺术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比起生活来，艺术更优先。只是在今天，这两者存在轻重之差，一时难以完全分割。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因臆病而刁横的我，不能一来就继续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迄今往往走上歧路。

在“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之下，润一郎的《褴褛之光》（1918）所歌颂的就是一个丑陋的女乞丐身上所隐藏的美，就是说女乞丐虽然具有一般乞丐的一切丑恶，然而在丑恶之下另有妙龄女子所共有的那种容貌之娇艳、肌肤之光泽，显示出一种“褴褛之光”的美的魅力。作者以此来宣扬其丑恶抑制着美，而艳美却要战胜丑恶的主题思想。以此总结和实践作为基础，他用更理论化的形式，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文学的唯一机能是表现官能美

的理念。因此他强调："我从来是不关心政治的，我只是关心衣食住的模式、女性美的标准和娱乐场所的发达"（《回忆东京》）；"所谓思想，无论多么高尚也是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所以其中最美的东西就是人的肉体"。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的官能的快感，因此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完全是实感的东西"（《金色之死》）。这就是说，他舍弃了其他的美的基准，完全以官能的享受作为所有美的客观标准，并不断反复地运用这一标准来指导他的创作。除上述诸作外，他还相继写出像《情窦初开》（1913）、《阿艳之死》（1915）、《魔术师》（1917）等同样沉缅于女性肉感美或变态性欲的小说。

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1917）。故事描写主人公章三郎与胆小的父亲、爱虚荣的母亲和患肺病的妹妹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狭窄的臭气熏天、甚至"腐蚀人的骨髓"的陋室里，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他慨叹这四铺半席的陋室不能相信是"以万物之灵长自豪的高尚的生物的栖息地"，对人生几乎绝望而沉沦到不幸的绝顶。他对人生绝望之余，对道德也无动于衷，他自嘲"天生就是道德性麻痹的狂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章三郎却又梦想着过王侯般的奢侈生活，于是在他的妹妹逝后两个月，他发表一篇以妖艳的恶梦作为素材的、甘美而芳烈的恶魔的小说而走上文坛。这个作家连恋爱也看作是"渴望某种美丽的女人的肉体，只不过像吃美食穿美衣一样，是官能的快乐而已，而决不是以对象的人格、对象的精神作为爱的目标"，是个彻底的利己的享乐主义者。

小说主人公章三郎，实际上是润一郎的分身，他的利己的享受主义的结果，致使他的三次婚姻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不得不致函其弟表示后悔结婚。润一郎承认他生活的大部分包括结婚生活

“都完全作为我的艺术了”。所以可以说，这是恶魔主义的宣言，也是“异端者的悲哀”。

润一郎本来对西方的艺术并不抱多大的兴趣，即使日本文艺界已经热火朝天地时兴法国画家高庚的裸体女像画，追求西方文化情趣的时候，他对西方文艺思潮也持冷淡的态度，而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但是，在西方的虚无和颓废思潮泛滥之下，在他苦苦地渴望女人的肉体和追求官能的快乐之下，他对西方的态度有所改变，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已寻找不到他所憧憬的美，而在遥远的西方拥有伟大的艺术。于是开始对西方的艺术产生兴趣，一度倾倒王尔德那种否定宗教、反对世俗的道德和习惯，在恶魔的、倒错的世界中追求美和快乐的艺术主义精神，并以这种艺术精神作为其“恶魔主义”的理念支柱，企图从“恶”的力量中发现他所追求的美的对象。

这时期，谷崎这样具体地谈到西方对他的影响：“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就是‘恋爱的解放’。进一步说，就是‘性欲的解放’。试想一下，西方昔日有希腊的裸体美的文明，今日欧美都市许多街头还屹立着神话中的女神塑像。在这样的国度和市街成长的妇女们，当然保持着匀称的健康的肉体。而我们的女神真正为了保持她们同样的美，我们也必须有他们那样的神话，将他们的女神仰为我们的女神；必须将远溯数千年的美术，移植到我们的国家来。”（《恋爱及色情》）

他这种崇拜西方的思想在《德探》（1915）中发展到了极端，他力数西方文艺的“直率而宏伟地歌唱人生的悲哀和欢乐”，表示自己“突然受到强烈的崇拜西方热所袭击，感到涌起一种像颤抖似的兴奋”，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必须接触西方或依靠同化来开拓自己的艺术”。他甚至说：“为了满足我的渴慕，如果可

能，我要到西方去——不，与其到西方去，不如彻底变成他们国土的人，有决心埋骨在他们的国土上的觉悟，移居那里，这是惟一最好的办法”。尽管谷崎润一郎如此憧憬西方，但由于家境贫困，他没有机会像永井荷风那样到西方直接体验西方的文化，只好于 1921 年迁居横滨本牧外国人居住区，间接地体味纯西方式的生活。对西方一度达到狂迷的程度。

三岛由纪夫在评论润一郎的《金色之死》失败的原因时，曾谈及谷崎的小说是日本文化处在东西方文化混淆和混乱中，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产物。主人公冈村所创造的美的理想之乡，是模仿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的雕刻，又混杂着乔尔乔涅和克拉纳赫的名作人像画以及罗马、中国、佛教密宗的东西。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无秩序的混乱，象征着当时知识分子的梦与模式的混乱，简直就像是“香港的西伯利亚天然林地带、帕米尔高原和庭园”那样庸俗的东西。

三岛的上述评论，说明谷崎润一郎从事文学创作初期，“日本文化处在东西方文化混淆和混乱中”，他虽然一度憧憬过西方，但他没有亲自到过西方，没有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学是近乎不理解的。同样，他虽然也向往过东方，把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但他对东方文化传统却缺乏自觉的认识。相当一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仍在东西方文学的十字路口徘徊。

1923 年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成为废墟。以此为契机，谷崎润一郎迁居关西，不知不觉间被古都奈良和京都之美所征服。尤其是 1926 年他重访中国，到上海之前，以为上海一定具有与北京一样的东方魅力，可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之后，便产生一种厌恶“崇拜极坏的西方”之情，于是在《上海见闻录》一文中表示：“要了解西方，非到西方不可；要了解中国，则非到北京不可”。他从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反思

逐渐地重新认识了东万的传统。《各有所好》（1918—1929）和《痴人之爱》（1924—1925）的问世，成为谷崎润一郎诀别恶魔主义和回归古典美的标志。直到晚年，他一直思考着从西方回归东方传统的问题，更集中地关心日本古典的艺能和纯日本的东西。正如他所说的：真正的文学，就是“我所谓的‘寻找心中的故乡的文学’”（《关于艺能》),从此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润一郎的主要作品大多是产生在这个时期的。除了《各有所好》、《痴人之爱》之外，还有《卍》（1928—1930）、《吉野葛》（1931)、《盲人物语》（1931)、《刈芦》（1931)、《春琴抄》（1933）等，都是充满了传统的情调，体现了对传统的新的追求。

润一郎不是在静态中，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态中思考传统这个问题的。他的一些小说，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来肯定善良。比起对待善良，他更认真地对待善中的恶，常常通过对美的扭曲和玷污，来探寻生的深层意义，以期在丑恶和颓废中痛切地感受人生。很明显，这种怪异的倾向，与他接受王尔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他所追求的嗜虐趣味，又非常重视赋予东方的神秘色彩和幽玄的美。

《痴人之爱》写了主人公河合让治崇拜西方，被一个混血女子娜奥密的肉体魅力所征服，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恋爱，甚至自甘受虐，对娜奥密奉献上一份“痴人的爱”。《各有所好》描绘富家出身的主人公斯波要本人崇拜西方，可以容忍染上西方生活方式的妻子另有情人，而自己却沉醉于文乐的木偶净琉琉的世界，从木偶小春身上幻想着传统中永恒的女性美的面影，以及再发现传统的美。《卍》则描写作为大阪律师柿内孝太郎之妻柿内园子，与同一画院学画的光子发生同性恋，而孝太郎又受到光子的诱惑，光子又已有情人荣太郎，从而展开四人异常

的纠葛关系。最后荣太郎为了复仇，将此事公诸新闻，园子夫妇和光子三人殉情。只有园子生还，于是怀疑起这是自己的丈夫和光子两人之间默契的结果。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这种自动受虐、同性恋的变态意识，通过微妙的阴翳显露出来，充满了离奇的神秘色彩，收到了这类题材所难以料想到的艺术效果，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对回归传统的诉求。

谷崎在《痴人之爱》中为什么将崇拜西方的让治称作“痴人”？在《各有所好》中还将斯波要对妻子外遇、自己沉醉古典称作“各有所好”？唐纳德·金这样解释道：“谷崎将让治规定为‘痴人’,全都是暗示他终于要从崇拜西方时代摆脱出来的事实”;“《各有所好》的主人公斯波要与谷崎一样，过去是迷恋西方的男子，但不知不觉间，又被诱回到孩提时熏陶的深刻的世界。各有所好（法国也有 Chacuna son gout 这样的表现）——这是讽刺又被日本传统美所吸引的主人公那种心态的主题”。

所以，谷崎润一郎其后的小说虽然大多还是在一种怪异的情绪中追求一种微妙的幻影，在官能的愉悦中寻求新的好奇，而且比起描绘精神上的受虐狂来，更注重描绘肉体上的受虐狂。他企图从官能性的自我陶醉中，发现东方式的神秘的幽玄，来创造一种东方式的感觉美、虚幻美，追求日本传统中的“永恒的女性”之美。

《春琴抄》就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名作，它写了出生在大阪道修町的一个女孩子阿琴， 9 岁上双目失明。阿琴成为女琴师，教授比她大四岁的佐助学习三弦琴，佐助也有志于音曲之道，两人遂结成师徒。阿琴便得春琴之名。 21 岁的春琴怀了孕，人们认为其对象是佐助，春琴加以否认。不久，姿色绝伦的春琴在新购得的宅邸入浴，不知何故，面貌猝然变得丑陋了。佐助为了保持他所爱慕的春琴的美的形象，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之

后佐助双手扶地对春琴说："师傅，我已经瞎了，一辈子看不见您的脸了"。春琴问道："佐助，是真的吗？"沉默半响，佐助感到这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可以说，作者笔下的春琴和佐助的爱是真实的爱，又是理想的爱。同时它反映了作者认为美应该是眼睛所看到的、视觉官能所捕捉到的，这种美一旦消失，要保持其美的惟一办法就是毁掉产生美的生理感觉之源——眼睛，使美幻觉化，在幻觉中将美置于人工的乐园，即所谓追求"凄惨的快乐"。谷崎本人在《异端者的悲哀》开章就说："他愿意徘徊在睡眠与觉醒的中间世界，尽可能地在半意识状态中摇荡，朦胧地眺望着美丽的白天鹅的幻影，让他的心灵体味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和快乐"。作者的唯美追求抱有强烈的主观热情，所以他创造了一种摇荡情绪的气氛，沉溺在官能和耽美的虚构世界、梦幻般的美的世界。

作者在《盲人物语》和《刈芦》中则欲图通过物语的形式、活用古典文体中所凝练出来的日本语美的传统，编织出这样两个故事来：前者由主人公盲人法师弥市讲述自己年轻时，奉侍小谷城，城主浅井与织田信长不和，小谷城沦落后，浅井自戕，他的美貌妻子阿市与三个女儿一起被带回到信长身边。弥市仍奉侍其左右，并对她产生一种偶像崇拜之情。当阿市嫁到柴田胜家后，北庄城池陷落时，两人与城共命运。弥市背着一个女儿逃到城外去了。后者的主人公"我"在秋月下的湖边酌酒咏歌时，芦苇丛中出现了一男子，这个男子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父亲芹桥慎之助年轻时为寡妇阿游的美貌所倾倒，并向她求婚。阿游却促成他与自己的妹妹阿静结了婚。阿游却与一造酒厂老板再婚，在巨椋池畔的别墅生活。后来芹桥家家道中落，阿静故去。父亲慎之助每年中秋明月之夜，都带着他到巨椋池畔，透过别墅的篱笆来窥视阿游的姿影。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浪漫的倾

向，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古典式的哀愁色彩，并加以调适，企图统一地把握这个两方面，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向古典倾斜的艺术天地。

润一郎在这个时期的随笔《饶舌录》（1926）中开始关注“东方主义”,他写道“首先,东方主义是指什么呢?对我来说，还不甚明确。要言之，也许可以说是指东方的情趣、思想表达方法、体质、性格等吧。不仅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从政治宗教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细节，令人感到东方存在着某种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东西。”他还注意到印度诗圣泰戈尔提倡的东方的精神主义在东西方文化接合点上的思考。同时对日本固有的文章，特别是对其所具有含蓄性和余情性随着西方的近代文学和文体的传入而逐渐消失表示了遗憾。但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还有舍割不了的联系，对东方文化还没有达到自觉认识的一面，所以他又说，“亚细亚除出了释迦、基督和默哈默德三教祖之外，似乎没有理由说东方更是精神性的”，“过去的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归了东方。但现代的青年，到了那样年龄的时候，东方情趣已荡然无存”等等。

这种在东西方文化中徘徊的思想状态，在随笔集《阴翳礼赞》（1933）中已经看不见了，而且更热烈地表现出其回归传统的审美意识的愿望。他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引进西方文化要加以改造来适应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他说：“固然，引进外国的文明利器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不重视我们固有的习惯和生活情趣，略加改良以适应我们的传统呢？真是令人慨叹！”其次他巧妙而详尽地通过从平安朝的物语文学、和歌、室町时代的能乐、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江户时代的木偶净琉璃、歌舞伎，以及民族乐器三弦等传统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种种所陶冶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相关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相比较，强调了日本

民族审美的独特性，主张礼赞阴翳、礼赞崇高肉体、礼赞日本风情。在传统的触发下，润一郎对美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超越了恶魔主义，产生了一种对日本文学的古典美的冲动。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变化上，而且直接反映在促使他改编日本中世和近世的物语《三人法师》（1929）、《乱菊物语》（1930），以及从1939年至1941年前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用现代语翻译《源氏物语》上。翻译这部古典名著是一项光大传统的巨大文化工程，是需要占去大量的创作时间的，尤其是作家正处在创作旺盛时期，如果不是对日本文学传统美的倾倒之强烈和深切，是不可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来完成的。而且从1951年至1954年又重新翻译了一遍，出版了《新译源氏物语》。这项《源氏物语》现代语的翻译工作，对于润一郎后期的作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痴人之爱》到《春琴抄》，从《饶舌录》到《阴翳礼赞》这一时期，是谷崎润一郎实现典雅的古典美、对传统的反思与自觉期，也是他的文学达到圆熟之境、文学创作最旺盛时期。他与佐藤春夫的“让妻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他在这一时期记下了日本近代文学史重要的一页。

谷崎润一郎回归传统和翻译现代语本《源氏物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细雪》（1943—1948）的诞生。这部作品堪称谷崎文学的颠峰之作。晚年润一郎创作的主要作品还有作为习作期的《恋母记》的延续的《少将滋干的母亲》（1949—1950）和《梦的浮桥》（1959）；描写性无能的主人公故意让妻子与第三者接近、引起自己的妒忌感情来刺激自己对妻子的性欲望的《钥匙》（1956）；记述老年主人公虽接近死亡、但仍企图从种种生活的制约中实现其追求感觉上快乐的心态的《疯癫老人日记》（1961—1962）等，反映了谷崎一贯的唯美的艺风。这是作家绝笔之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丰饶的文学之美的终章。

目　录

文身

于　雷　译

那是尘世还不像今日这样激烈地互相倾轧的时候。人们还具有所谓‘愚昧’的高尚道德。

那是人间还过活得悠闲自得的时候。为了使大老爷和小少爷晴和的脸上不见忧色；使豪门女佣和窑姐们的笑料源源不断；耍嘴儿的秃头茶坊①、拍马屁的帮闲②等等行当，几乎堂堂正正地生存。

当年，不论大众戏曲还是通俗画册，充斥着女杀手“定九郎”③、女侠盗‘吾来世’④和女天神⑤……认定一切美的都是强者，丑的都是弱者。

①日本江户时期在城门内外卖茶水的人们。

②讨好游客和为酒宴助兴的男子

③原文为“女定九郎”：日本古典戏曲“净琉璃”的《假名手本忠臣藏》剧本的第五场，凶手‘斧定九郎’路劫杀人，本书作者将男角色改为女性，故名‘女定九郎”。译文略作变通。

④　中国明代小说记载过神出鬼没的江洋大盗，窃取财物后留下纸条：“×××吾来也。”日本模仿明代小说，有一部《儿雷也豪杰谭话》，也写了这类故事。本文作者为强调女性的厉害，又将男角色改为女性。

⑤日本歌舞伎剧目《女鸣神》中有“鸣神上人”，即天神。本文作者将角色改成女性。

人人都追求美。终于，甚至向天赋之肉身注以五彩颜料。因而，当时人们的肌肤竟流动着浓郁的芳香、绚丽的线条或色彩。路上行人也偏选具有漂亮文身的轿夫所抬的轿子乘坐。

吉原[①]和辰巳[②]的青楼倩女，也为美妙文身的男子而动情。赌徒、扒手自不必说，从市民到武士也多有文身。时而两国召开"文身会",与会者各自拍打着胸脯,竟相夸口和评价文身的新奇创意。

有一位年轻的大腕文身师傅名叫清吉。人们盛赞他是高手，比起浅草[③]的'滑稽文'[④]、松岛町的奴平[⑤]以及吭吭次郎[⑥]也毫不逊色。许多人的皮肤在他的笔下变成一幅绘绢[⑦],在'文身会"上博得好评的,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人称'达摩金',[⑧]最拿手的是"晕刺'[⑨]赞扬画藤蔓花纹的权太是'朱刺'[⑩]的名家，而清吉则以更奇特的构图和妖艳的线条而蜚声遐迩。

原来，清吉只因倾慕丰国、国贞[⑪]的风格才以风俗画家的技艺谋生。

但他无愧于画家的良心，并保持着画家的敏感。倘若不是皮

①今东京都江都区地名，旧时多烟花巷。

②今东京都深川区地名，旧时游乐之地。

③东京都台东区东半部旧名。

④原文是"茶利文"。"茶利"是净琉璃剧目中的滑稽故事与词语。"文"是文身师傅姓文;"滑稽文",似乎是绰号。

⑤文身师傅。

⑥"吭吭",獭叫声,亦獭狸的别名;"次郎'是某文身师傅,可能长相很像獭狸。

⑦ 日本的薄绫绘画。

⑧ 金姓文身师傅长得像达摩，故有此绰号。

⑨ 日本绘画由浓渐淡的独特技法。用此技法文身则是"晕刺"。

⑩ 只以红色文身，最痛。

⑪ 丰国即歌川丰国(1769—1825)，江户人，风俗画画家。本名仓桥熊吉，号一阳斋。国贞即歌川国贞（1786—1864)，丰国的门生。号一雄斋。

肤与骨架足以使他着迷的人，就别想请他文身。即使偶尔给人文身，全部构图与费用也由他漫天要价。而且，必须忍受他一至二月难熬的针刺之苦。

这位年轻的文身师傅，内心中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快乐与夙愿。当他用银针刺进人们的皮肤时，那血肉模糊、红肿一片的肌肉之苦，十分难忍，一般的男子都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不过，呻吟声越高，他越有更大的神奇感与无以言喻的快感。

文身之中，特别特别疼的是朱刺和晕刺。用这两种手法时，他便格外高兴。

文身者平均每天要扎五六百根针，为了染色效果好，还要洗澡。从浴池出来的人，无不半死半活的样子，摔倒在清吉的脚下，好长时间动也动不得。

那副惨状，清吉总是冷眼旁观。

“想必很疼吧？”他边说边开心地笑着。

那些不大要强的男人，简直像知道死到临头一般，歪着嘴，咬紧牙，嗷嗷地尖叫。一碰上这种情况，他就说：

“你也算是个江户[①]男儿，忍着点吧！清吉的针刺可是最疼的嘛。”

说着，他斜眼瞧着那个男人泪汪汪的脸，满不在乎地还扎。

假如是个挺得住的人，能够越疼越壮起胆子，连眉头都不皱地忍住，他便露出小白牙笑着说：

“嗨？你小子，还真是人不可貌相，是个硬汉子！不过，请看！立刻就会疼起来，很可能无论如何也抗不住的吧？”

他一年来的期盼，便是得到一位美女那富于光泽的肌肤，将自

①东京古名。

己的灵魂刺入。对于女人的素质和容貌，他有种种要求。仅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娇美的皮肤，他是绝不可能满足的。查遍江户城烟花巷中所有响当当的女郎，也很难找到风韵适于他的口味的人。

他内心里描绘出未曾相识的女性风姿，已空自向往了三四年，但他依然不肯放弃这一心愿。

刚好第四个年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路过深川的平清餐馆门前，忽而发现等在门口的轿子里，从帘缝中露出一只洁白、全裸着的女人脚。在他那敏锐的眼里，人们的脚和他的容颜同样具有复杂的表情。那只女人脚对于他来说，是高贵的肉质宝玉。那只脚从拇趾直到小趾，纤细的五趾排列得整整齐齐。那趾尖色彩的搭配，不亚于画面上描绘的从岛下海边抓住的浅色彩贝；圆鼓鼓的脚跟宛如夜明珠。皮肤润泽，令人疑心是否清冽的岩间泉水流在足下。有这样的脚，才能不久便被男人的鲜血养胖；才能踩住男人的身躯。只有具备这样一双脚的女人，才令他认定是多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上等女人的脚。清吉压抑着激荡的心潮，为了看一眼那女人的芳容，他在轿子的后面追。但跑了二三百米，已经望不见轿的影子了。

清吉的憧憬变成强烈的爱。这一年已经过去了。那是第五个年头春已半逝的某日清晨。他在深川左贺町的寓所，口含流苏牙刷，正在观赏生斑枯竹湿乎乎的边缘某个花盆里的万年青，忽听庭院后门有来人的声响。从矮垣墙的背阴处，只见一位陌生的小姑娘走来。

她是清吉混熟了的辰巳艺妓派来的使者。

“ 姐姐叫我把这件短褂交给师傅。她说求您给衣服里面画一张花样……,,

姑娘解开郁金色包袱皮儿，从中取出用带有岩井杜若[①] 肖像画的折纸[②] 包着的女式短褂和一封书信。

信中恳切求他为短褂绘图。最后写道：

“派去的姑娘最近以我妹妹的身份将常去贵府，因此，请勿忘妹之所求，也请对这位姑娘多多抬举。”

“一点印象也没有啊！那么，你前些日子来过吗？”清吉说着，仔细端详着姑娘的模样。

年龄好像刚刚十六七，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姑娘长年累月生活在花街柳巷、仿佛玩弄过几十名男人心魂的脸儿，竟然异常的眉清目秀。那可是惟有在全国的罪恶与财富都滚滚流去的都会中，从几十年前就生生死死、容颜秀丽的众多男女的无数梦想中才有可能产生的风采。

“你在去年的六月间,曾否从平清餐馆乘轿而归？”

清吉边问边叫姑娘跨进檐廊，将她搭在座垫席面上的精巧的脚仔细地观赏。

“噢,那时候父亲还在世,所以,常到平清餐馆去。”姑娘回答着这个奇特的提问。

“刚好前前后后五年，我一直等着你。你的面孔初次得见，但是你的脚我还记得。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你可以进来，悠着点儿玩。”

姑娘告辞要走，清吉拉住她的手，领进依川傍水的二楼客厅。然后，拿出两幅卷轴先在姑娘面前打开一卷。

那是描绘中国古代暴君殷纣王的爱妃妲己[③] 的画。她头戴

①岩井杜若（1776—1847），歌舞伎著名演员。

②将纸横迭两折，竖迭四折做包裹、擦手等用。

③原作为“末喜”,作者注即“妲己”。

镶满琉璃珊瑚的金冠，似乎不堪重负，柔弱的身体无力地倚在栏杆。绫罗衣裳的底襟在楼梯的中部翻飞，右手高举玉杯狂饮，瞟一眼被当做牺牲品[1] 即将在庭前受戮的汉子。不论王妃的神情，还是被铁锁缚于铜柱等待末日来临、在王妃面前低下头、闭上眼的那个汉子的色调，简直巧妙地画得出神人化。

姑娘将这奇画的画面看了片刻，不知不觉眸子射出光辉，嘴唇颤抖起来。怪的是，姑娘那张脸渐渐与王妃的脸酷似。姑娘从中看见了真正的自我。

“这幅画里反映出了你的心哟!”清吉说着,开心地边笑边注视姑娘的脸。

“为什么把这么可怕的画拿给我看？”姑娘抬起苍白的脸说。

“这张画上的女人就是你呀。应该让这个女人的血溶入你的身躯。”

他又打开一幅画。

题名是“肥料”。画面中央,一位年轻的女子身子依着树干,注视着许多倒在脚下的男人的累累尸骨。女人的身边是边舞边唱凯歌的鸟群；眼里洋溢着按捺不住的骄傲与欢悦的神色。那是战后沙场的惨状呢，还是芳园春光的景象？女子看了这幅画，心情似乎自然而然地摸到了自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思绪。

“这是把你的未来体现在画里啦。倒在这里的人们今后都将为你而卖命。”说着，清吉指点着女人和与她不差分毫的画上女子。

“求求你,快些把画收起来!”

姑娘好像回避诱惑，背对着画面，倒在草席上。片刻，又嘴唇颤抖着说：

“师傅，我坦白。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具有画上女子的性情。

①古时杀活物以祭神。

所以,请原谅,请把画儿拿走吧!”

“不要说那么胆怯的话!最好再仔细地看看这张画。对它恐惧,也只不过此刻这么一会儿吧!”清吉说时,脸上泛起平时恶意的笑容。

然而,姑娘的头很难抬得起来。她用内衣袖遮住脸,一直趴在席上不动。

“师傅,请让我回去吧!呆在你这儿,很可怕。”她翻来覆去地说。

“别,等等。我要叫你变成气韵非凡的女人。”说着,清吉若无其事地靠近姑娘的身边。他怀里还藏着曾经从荷兰医生手里弄到的催眠药药瓶。

明媚的阳光照射着河面。八铺草席[①]的客厅,阳光照耀得像起了火似的。从水面上折射过来的光线在贪睡姑娘的脸上和槅扇门的纸上描画出金色波纹在抖动。

清吉将房间里的门窗关紧,手里拿着文身的工具,好一阵子只是昏昏沉沉地坐着。他现在才开始能够仔细地品味姑娘的神奇面相了。面对姑娘一动不动的脸,他想:即使在这个房间坐上十年、一百年,恐怕也不会感到厌倦。如同古代孟非斯[②]的市民,在庄严的埃及天地装点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而清吉则要用自己的爱在洁净的人皮上描绘出色彩。少顷,他把夹在左手的小指、无名指与大拇指中间的画笔穗儿,在姑娘的背上放倒,从它上边用右手进行针刺。年轻文身师傅的灵魂溶于墨汁,渗进皮肤。混合着烧

①日本铺在地上的草席,每张宽1米,长6米。

②古埃及国都。位于今开罗南。

酒刺进的琉球红[1]，一滴滴都是他生命中的一点点。他在那儿看见了自己的灵魂。

不知不觉已是过午。和煦的暮日逐渐西沉。但清吉的手一会儿也不停。姑娘也睡个不醒。连出门拎琴盒的大哥也担心她迟迟未归，跑出去迎接。

“若说那位姑娘嘛,早就该回来了呀。’因被人拦挡,他又被赶了回去。

月儿挂在对岸土州[2]的屋顶。当梦一般的光辉流进沿岸一带家家户户的房间时，文身还没有完成一半。清吉凝神地挑起灯蕊。

哪怕刺进一点点色彩，对于清吉来说，也洵非容易的作业。每当刺针、提针时，都深深喘一口气，觉得仿佛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针迹逐渐开始具有纺织娘的形象。

又一个夜晚到东方发白时，那神奇而带有妖气的动物，伸出八只腿，在女人的整个背上蟠卷着。

在河上往返船只的摇橹声中，春宵的天色大亮。饱餐晨风驰去的白帆顶端,开始淡薄的朝霞里,中洲、箱崎、灵岸岛家家户户的脊瓦闪烁着光芒。

这时，清吉总算搁笔，瞧看刺在姑娘背上的蜘蛛形状。只有那幅文身才是他生命的一切。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的心无限空虚。

两个身影一动不动。后来听到低回沙哑的声浪在房间的四壁颤动。

“我为了使你成为真正的美女，在文身中刺进了我的灵魂。从今日起，日本国内没有胜过你的女人。你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胆

①产于日本琉球的红色颜料。

②古土佐国的别名。位于今高知县。

怯，所有的男人都将成为你的肥料……”

也许这番话她听懂了吧。一缕丝线般的呻吟声微微冲出姑娘的朱唇，她逐渐地恢复了知觉。当她大喘着粗气时，蜘蛛的八只腿如同鲜活般地蠕动。

“疼了吧？因为身子被蜘蛛抱得紧紧的嘛。”

清吉说罢，姑娘眯细地睁开眼睛。她的眸子似乎增添了清夜月色，逐渐放出光芒，照亮了清吉的脸。

“师傅,快让我看看背上的文身,既然得到了您的生命,我大概变得美丽了吧？”姑娘的话如在梦中。但其声调中似乎充满着迫切的希望。

“好吧！现在要去浴池着色了，是痛苦些，但是忍着点儿吧！”清吉把嘴凑到姑娘耳边，仿佛安慰她似的小声说：“只要能变得美，再怎么苦也要忍耐吧！”

姑娘抑压着体内的疼痛，勉强地微笑。

“啊,浸在热水里,好痛哟……师傅,我是晚辈,您就丢开我,到二楼去等我吧！因为让男人看见这么一副惨状，我会伤心的。”

姑娘走出浴池，连身子也不擦，推开心疼她的清吉的手，极其痛苦地一头倒在冲洗间的板铺上一动不动，像梦呓似地呻吟着。秀发宛如发了疯，恼人地散乱在她的脸上。她的背后立着一架镜子，将她两只洁白的脚心映在镜面上。

女人的神态与昨天大不相同。清吉大吃一惊。他照女人所说，独自到二楼去等候。大约过了半小时，女人洗过的发丝飘在双肩，整装上楼。后来她睁大毫无痛苦阴影的亮丽双睛，倚着栏杆，朦胧地仰望晴朗的天空。

“这幅画轴连同文身一起送给你。你拿着，可以回去了。”说着，清吉将画轴放在女子面前。

“ 师傅！我已经把从前的一颗胆怯的心毅然抛到九霄云外。您刚才做了我的肥料啦。 ” 女子剑一般闪光的眼珠亮了。耳边响着凯歌。

“ 回去之前 ,把你的文身再看一遍 !”清吉说。

女子点头，脱了衣服。恰好朝阳照射着文身的画面，姑娘的脊背灿烂辉煌。

麒麟

林青华译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已，而已。今之从政者殆而。

公元前 493 年。据左丘明、孟轲、司马迁等人记载，在鲁定公举行第十三年郊祭的春天伊始，孔子由数名弟子伴随在车驾左右，从故乡鲁国踏上传道之途。

泗水河畔,芳草萌发,满眼青翠。尽管防山、尼丘、五峰之颠雪已融化，挟带着沙漠的砂粒、像匈奴般的北风，仍然吹送着寒冬的残余。气昂昂的子路身着紫貂裘，走在一行人的前头。一脸沉思的颜渊，行止笃实的曾参，脚蹬麻履跟在其后。老老实实的御者樊迟手执缰绳，时而窥探车上的夫子的老态，为老师漂泊的身世而伤感落泪。

某日，一行人终于来到鲁国国境，每个人都依依惜别地回首故乡的方向，但来路已被龟山阻隔着看不见了。当其时，孔子抚琴，用苍老沙哑的声音唱道：

欲望我鲁，
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
龟山奈何。

然后一行人又向北，再向北走了约二天，此时从广阔的原野上传来了无忧无虑的歌声。那是一位身上捆着鹿皮的老人，一边拾着田间遗下的麦穗，一边在唱歌。

“由,你觉得那歌如何?”孔子回顾子路,问道。

“那老人的歌里听不出老师歌里的那种哀怨。他就像小鸟飞过天空那样，以自由自在的声音在唱。”

“大概是吧。他正是从前的老子的门徒呢。他叫林类，已年满百岁了吧。每逢春来便到田间，每年如是唱着歌儿捡麦穗。你们去一个人和他谈谈吧。”

听孔子这么说，弟子之一的子贡跑到田边去迎老人，请教道：

“先生,您唱着歌,拾着麦穗,没有任何后悔之处么?”

然而，老人头也不回，专心致志地拾着麦穗，边歌边走。子贡仍跟在其后提问，老人过了一会儿才不唱了，上下打量子贡一番之后,说道：

“我有什么后悔的呢?”

“先生幼时不勤奋,长成之时不竞争,老而无妻,死期渐近,为什么还在快乐地拾麦穗、唱歌呢？”

老人哈哈大笑道：“我得以快乐的东西世人皆有，而世人却反而忧虑。我幼时不勤奋,长成之时不竞争,老而无妻,死期渐近,所以我才这么快乐。”

子贡复又问道“人皆望长寿、悲老死,先生为何反能够乐于死

呢 ?”

“ 生与死，乃一往一返。在此处死，则在彼处生。我明白龌龊求生的困惑。我认为现在的死和从前的生是一回事。 ”

老人这样答道，又唱起了歌。子贡不明白此话的意思，便返回来告诉老师，孔子便说道：

“ 老人善谈，但我觉得他仍得道未尽。 ”

一行人又持续了好几天的旅程，涉过箕水河。夫子所戴的缁布冠布满灰尘，狐裘因日晒雨淋褪了色。

“ 从鲁国来了一个叫孔丘的圣人。他会教我们暴虐的国君和妃子以幸教和贤政的吧。 ”

一入卫国都城，巷陌之人便对一行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些人个个面容饥饿衰敝，家家四壁带着嗟叹愁苦之色。国家的艳丽鲜花为悦宫内妃嫔之目而移植，肥美猪豕为甘妃嫔之舌而宰杀，和暖的春日，徒然地照射着灰色、陈旧的街市。而就在都城中央的高地上，映出五彩霓虹的宫殿如喝足了血的猛兽般俯瞰着尸骸般的街市。在深宫里敲响的钟声，如猛兽咆哮般响彻四方。

“ 由,你怎么听那钟声 ?”孔子又问子路。

“ 那钟声异于老师上诉于天的无常调子，也异于林类听任天意的歌声，它透着赞扬逆天行乐的可怕意味。 ”

“ 或许是吧。那是从前卫襄公耗尽国中财力和劳力制造的，叫做林钟的东西。那钟鸣响时，由御林苑的树木反射到树木，发出那样凄厉的声音。它还包含着暴政压迫下的人们的诅咒和泪水，发出那样可怕的声音。 ” 孔子教导道。

卫灵公将云母屏风、玛瑙床榻搬到可以放眼辽阔国土的灵台栏杆榜，与着青云衣、垂下白霓裙裾的南子夫人一边对饮香气四溢

的秬鬯①，一边眺望沉睡在云海之下的野山野岭之春。

“明媚的阳光如同泉水流遍天和地，为何我国民居里反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听不见悦耳的鸟鸣呢？”卫灵公不快地皱起了眉头说道。

“这是因为吾国之民太敬慕吾公之仁德和夫人之美貌，一有好花便尽数来献，移植到宫殿的花园里，举国的鸟儿都贪图这花香，聚集到花园周围来了。”

在国君身边的宦者雍渠答道。当其时，孔子的车驾通过灵台之下，打破了陈旧的街市的宁静，车上的玉鑾叮咛作响。

“乘坐那车通过的人是谁呢？那个男子额似尧，目似舜，项似皋陶,肩似子产,腰以下不及禹,约三寸而已。”

同样伺候于君侧的将军王孙贾吃惊地圆睁着两眼。

“不过,那男子一副悲戚的面容啊。将军,你见多识广,告诉我那男子从何处来。”南子夫人手指走过去了的车影，回首将军说道。

“我年轻时游历遍及列国，但除了担任周的史官的老聃之外，还未曾见过像他那样相貌杰出的男子。他应当就是在故国不得志、踏上传道之途的鲁国圣人孔子吧。那人有如牛的唇、如虎的掌、如龟的背,身长一丈九尺六寸,具备文王的身材。不会错的,他应当就是那个人。”

王孙贾解释道。

“那叫做孔子的圣人教人何种术数？”灵公喝下杯中的水,问将军道。

“圣人者，掌握世上所有知识的钥匙。不过，那个人是专向列国君主传授齐家、富国、平天下的为政之道的。”

将军再次解释道。

① 黑黍（秬）和香草（鬯）混合制成的酒。

“我求世上的美色而得南子，聚四方财宝而造此宫殿。在此之上我希望称霸天下，拥有与此夫人和宫殿相称的威权。你想办法让那圣人来我这里，我希望他传授平天下之术。”

灵公窥视一下隔桌对坐的夫人的嘴唇。不知为何，灵公平时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不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而是从南子夫人嘴里说出来的语言。

“我想见见世上的奇人。如果那种威容的男子是真的圣人，他会告诉我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夫人说着，抬起如梦如幻的视线，遥望着渐行渐远的车驾。

孔子一行人来到北宫前时，一位干练的官员在众多随从簇拥下，鞭打着屈产的马，空着右边车座，恭敬地迎接他们。

“我是奉灵公之命，前来迎接先生的仲叔圉。先生此前在传道途中发生的事，已传至列国。在漫长旅途上，先生的华盖已为风所破损，车轭发出混杂的声音。敬请换乘此新车，枉驾进宫，向我等之君传授治国安民之道。西圃之南沸腾的、水晶般的温泉可为先生洗尘。御园已结富含甜汁的香柚、甜橙和橘子，可润先生之喉。饲养场中有肥美的猪、熊、豹、牛、羊饱食而眠，可慰先生之舌。无论是二三个月，还是一年十月，敬请先生驻车本国，启我等愚昧之心，开我等之盲目。”

仲叔圉下车，殷勤地致辞问候。

“我所期望的，与其说是拥有庄严宫殿的王者之富，莫如倾慕三王之道的国君之诚。万乘之位尚且不如桀纣之奢，百里之国如施尧舜之政，未为狭小。灵公如确有志除天下之祸、图庶民之幸福，我的骨头即使埋入这个国家的黄土也不后悔。”孔子这样答道。

不久，一行人被引入深宫。他们黑糊糊的鞋履踏在纤尘不染的石板地上咯咯作响。

掺掺女手，
以之缝裳。

一行人在织室前通过，里面传出众多女官的歌声，以及响亮的织锦梭声。从棉花一样盛开的桃树荫下，传过来饲养场的牛懒散的哞叫声。

灵公听从贤人仲叔圉的主意，远离夫人及其他所有的女子，漱清浸淫欢乐之酒的嘴唇，正衣冠，将孔子请到一室，听取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

然而，圣人对于伤他人之国、害他人之命的战争之事不置一辞。对于榨取民脂、掠夺民财致富之事也没有辅佐之言。然后，他严肃地说，比起军事、产业，第一重要的是道德。又说明了以武力使列国屈服的霸者之道，和以仁使天下驯服的王者之道的区别。

“如公真心倾慕王者之德,首先要克服私欲。”

这是圣人的劝诫。

自那天起，左右灵公心思的，不是夫人的话，而是圣人的话。朝上庙堂问政于孔子，夕临灵台向孔子学习天文四时之运行，也就不再夜归夫人睡房。织锦的织室梭声，也变成了学习六艺的官员的弓弦之声、马蹄之声、筚篥之声。一日，灵公早早便独自上灵台，眺望国中，但见山野小鸟鸣啭，民居鲜花盛开，百姓到田里边歌颂灵公之德，边事耕作。从灵公的眼里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你为何这样哭泣呢？”

此时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一阵销魂的香气戏弄着灵公的鼻子。那是夫人南子口中所含鸡舌香，和时常挂在衣服上的西域香料、玫瑰油的味儿。由忘却已久的美少妇的身体发出的香气的魔力，将其锐爪无情地打入了灵公玉石般的心里。

“请不要将你不可思议的眼神对着我的眸子，不要用你娇柔的

双臂绕着我的身体。我从圣人那里学到了克服罪恶之道，但还不知道如何抵御美好事物的力量。”

灵公说着拂去夫人的手，背过脸去。

“哎呀，那个叫孔丘的男人，不知何时把你从臣妾手中夺去了。臣妾一直没有爱你，这是不奇怪的。但是，你却没有法子不爱臣妾的呀。”

说着，南子已勃然大怒。夫人在嫁到卫国之前，已有一个情夫，是宋国的公子，叫宋朝。夫人的愤怒，与其说是失去了丈夫的爱，毋宁说是失去了支配丈夫的心的力量。

“我不是不爱你。从今天起，我就像丈夫爱妻子那样爱你吧。迄今我是像奴隶侍候主人那样、像人崇拜神那样爱着你的。奉献我的国家，奉献我的财富，奉献我的臣民，奉献我的生命——以此换取你的快乐，是我迄今的工作。然而，因为圣人指点，我明白了有比这更为宝贵的工作。迄今你的肉体之美，对我而言有至高无上之力。但是，圣人心灵的呼唤，比之你的肉体，给予我更为强大的力量。”

在说出这番毅然决然的话时，灵公不知不觉间抬起了头，端起了架子面对着发怒的夫人。

“您决不是能违背臣妾意愿的强者。您真是个可怜的人。世上再没有比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的人更可怜的了。臣妾可以立即就将您从孔子的手上夺回来。您的嘴里刚刚说出了一番光明正大的话，可您的眼睛不是已经恍恍惚惚地望着我的脸了吗？臣妾有夺走一切男子灵魂的方法。臣妾这就去将那个叫做孔丘的圣人俘虏过来给您看看。”

夫人一边自信地微笑着，一边斜了灵公一眼，随着一阵衣褶的窸窣声，她离开了灵台。

此前一直保持平静的灵公，心里头有两股力在格斗。

“ 来我卫国的四方君子，无论所为何事，没有不要求拜谒夫人的。听闻圣人是重礼仪之人，为何不见露面呢？”

当官者雍渠传达夫人的旨意时，谦让的圣人便无法违背她的意愿了。

孔子及一行的弟子在南子的宫里伺候，北面稽首。面南的锦帷后面，隐约可见夫人的绣花鞋。夫人低头向一行人答礼时，颈饰和腕上的瓔珞珠子相搏之声隐约可闻。

“ 访问我卫国、见过我的面容的每一个人，无不惊奇地说：‘ 夫人额似妲妃、目似褒姒。’ 先生若是真正的圣人，请告诉我，自古时三王五帝以来，世上有比我美丽的女子吗？”

夫人说着，拨开帷幕，笑意盈盈地招呼一行人到她的眼前。头戴凤冠、发插金钗、玳瑁髢、身披鳞衣霓裳的南子，笑容有如阳光一般灿烂。

“ 我有听闻德行高尚者，却不知道美貌的人。”孔子说道。

于是南子又问：“ 我聚集了世上不可思议之物、珍稀之物，我的仓库里有大屈之金、垂棘之玉，我的花园里有偻句之龟、昆仑之鹤。可是，我还没有见过圣人降生时出现的麒麟。还有，据说在圣人前胸的七窍也没有见过。如果先生是真正的圣人，就让我看一下好吗？”

孔子一听，面色顿时严峻起来，庄重地说：“ 稀奇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我都不懂，我所学的，都是匹夫匹妇也懂得、且必须懂得的东西。”

夫人的声调更加温柔了：“ 见过我的面容、听过我的声音的男人，总是愁眉苦脸顿时舒展开来的，先生为何永远是悲戚的面容呢？我觉得你这副悲容一点也不好看。我知道宋国有一个叫宋朝的年轻人，那男子虽然没有先生这样高雅的额头，却有春天般明媚

的眸子。还有，我的近侍里有名叫雍渠的宦者，他虽然没有先生那样的庄严的声音，却有如春天鸟儿般轻灵的舌头。如果先生是真正的圣人，必须有与您丰富的心灵相应的、开朗的面容。我这就为先生的面容拂去愁云惨雾。”

夫人回头让左右近侍取来一个匣子。

“我有各种各样的香料。当一个苦恼着的心胸吸入了这种香气时，人就会一心一意地憧憬着美好的虚幻世界。”

话一说完，七名头戴金冠、腰系莲花带的女官捧着七个香炉，围绕在圣人身旁。

夫人打开香匣，将各种各样的香料一一投入香炉。七股凝重的烟顺着绣金帷幕静静升起。或黄或紫或白的檀香烟中，包含着南海海底数百年来的奇梦。十二种郁金香、凝结着春霞所孕育的芳草精华。将大石口泽中楼居的龙之涎水凝固成龙涎香的香气，交州所生密香树的根制成的沉香的香气，拥有将人的心灵诱往遥远、甜蜜的想像王国的力量。可是，圣人脸上依然愁眉深锁。

夫人和颜悦色地笑道：“哎呀，先生的脸逐渐有了光彩啦。我有各种各样的酒和杯子。就像香气可使先生苦涩的灵魂吸入甜美的汁液一样，滴滴美酒，可给予先生严肃的身体以舒适、安乐。”

话音刚落，头戴银冠、腰系蒲桃带的七名女官恭恭敬敬地送上来各种各样的酒和酒杯。

夫人给每一个珍稀的杯子斟上酒，请一行人品尝。醇酒的美味产生奇妙的作用，令人对正常之事加以鄙视，对美顿生爱慕之心。碧瑶杯里的酒清澈透明，放着幽幽的绿光，恍如人间未可得尝的、带来上天欢乐的甘露。薄如纸片的青玉色自暖杯注入冷酒时，少顷即热气腾腾，连悲伤者的心肠也烧热了。用南海虾头制成的虾鱼头杯，伸出暴怒似的数尺红须，像浪花飞沫之玉似地镶金嵌银。然而，圣人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夫人更加和蔼地笑道：“先生的脸是愈加光彩生辉了。我有各种鸟兽的肉。对于被香气清除烦恼、酒力松弛了躯体的人来说，必须以丰富的食物抚慰口舌。”

话一说完，七名头戴珠冠、腰系菜梗带的女官将各种鸟兽的肉用盘子装着送上桌来。

夫人又一盘一盘地请一行人吃。肉食之中竟有玄豹之胎、丹穴之雏。昆山龙的肉干、封兽的腿肉。当人嘴里衔一片如此美味的肉片时，他的心里已无暇思考任何善恶了。可是，圣人仍未开颜。

夫人第三次显露出和颜悦色，说道：“哎呀，先生更加仪表堂堂，先生的脸更加美啦。嗅过那些幽妙之香，品过那些辛辣美酒，吃过那些味道浓厚的肉，这种人足以活在凡界梦想不到的、强悍美丽的荒唐世界，逃脱世上的忧愁苦闷。我现在就请先生看一看那个世界。”

夫人说完，回头望望近侍的宦者，指示门外正对面的一个帐幕背后，锦帷深褶下垂，由中央向左右两边分开。

帐幕对面是面向庭院的台阶。台阶下芳草青青萌发的地面上，在暖融融的春日照射下，或仰面朝天或俯伏地上，有跳跃有打斗的各种各样形姿的东西，不可尽数地摸爬滚打在一起，蠢蠢而动。有时成一大团，有时变一小堆，凄厉的喊叫和啼哭不绝于耳。有人如盛开的牡丹染红一片，有人如受伤的鸽子在打斗。那些人，一半是因为犯了本国严厉的法律，一半是因为刺激了夫人的眼睛，是一群被施了酷刑的罪犯。个个无衣蔽体，人人体无完肤。当中也有仅因谈及夫人的恶德，即被炮烙毁容、颈套长枷、贯穿双耳的男人们。也有仅为惹动了灵公的心而致夫人的嫉妒，被割鼻、刖足、系以铁锁的美女。对此光景看得出了神的南子的面容，有如诗人般美丽、哲人般严肃。

“我经常和灵公一起驱车通过本城的街道，街上如有令灵公含情注视的女子，我即下令把她抓来，让她落入那样的命运。我今天也想陪灵公和先生到市内走走。看见那些罪犯们，先生也不至违背我的心思了吧。”

夫人的这些话里面，隐藏着逼人的威力。神色娴雅地吐出残酷的言辞，在夫人是一件平常事。

公元前 493 年春的某日，在黄河与淇水相夹的商墟之地、卫国国都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在两名女侍持扇分立两边，众多文官女官簇拥着的第一辆车子上，载着卫灵公、宦者雍渠，和以妲妃褒姒之心为心的南子夫人。被数名弟子前后围绕、乘坐第二辆车子的，是以尧舜之心为心的陬的乡下圣人孔子。

“唉，看来他的圣人之德，尚不及那位夫人的暴虐。从今天起，那位夫人的话，又成为这个卫国的法律啦。”

“那位圣人神色多么悲怆呵。那位夫人样子多么高傲呵。不过，今天夫人显得前所未有地漂亮。”

横街小巷聚集的平民百姓仰望着队列的通过，议论纷纷。

当天晚上，夫人特地化妆得更美丽，斜身躺在自己睡房的锦床上，一直等待到深夜，此时一阵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传来，有人“笃笃”地敲门。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你可不能再这样长时间地逃离臣妾的怀抱了。”

夫人伸开两臂，长长的衣袖围裹住灵公。温柔的手臂在酒力的作用下，如同不能解开的绳索，捆住了灵公的身体。

“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让我灭亡的恶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

灵公的声音在颤抖。夫人的眼里闪耀着邪恶的高傲。

翌日晨，孔子一行又踏上了前往曹国的传道之途。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是圣人离开卫国时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记载在他那本叫做《论语》的伟大书籍里,传至今日。

褴褛之光

林青华译

1

在此我打算写以下的故事，暂取“褴褛之光”为题。很显然字眼并不太好，但我除此之外想不到更合适的。标题的意思，在著名的波德莱尔的诗作中，曾讴歌了女乞丐之美。——也就是说,我打算表现那首诗所暗示的美。

读者诸君之中，若有人居住在浅草公园附近，大体会明白了。——在去年晚春至初夏之际，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而有身孕的女乞丐徘徊在观音堂后面的喷水池一带，几成该处的标志物。那女子年约十六七光景,一眼望去,但见她尘土满面,脸色黝黑,塌鼻厚唇，黑亮黑亮的前额右边，有很多细小的疙瘩，总让人联想到梅毒、麻疯之类的疾病。污迹斑斑的蓝色茧绸空心夹袄像是老人的破旧衣裳，覆盖着她怀孕约六个月大的肚子。

“ 那可怜的女子，究竟是被何人所玩弄，播下其因果的种子呢？ ”

路过的人对这样一个女子的惨景，无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对她留下印象。不过，若更细心、更长时间地留意的话，会发现，并非怀孕在身是她的惟一标志。可以发现，她的肢体和容貌的某个地方，潜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美。

那也不是普通的平民区小姑娘所带有的美，或艺妓夸张的美，当然更不是豪宅区小姐们的美、异国情调之类的美。若勉强以我们所持概念来形容那种美的话，只能说，那是——恶魔式的美。也就是说，在她的肉体身上，在乞丐这一种人共通的丑恶之下，妙龄女子共通的艳冶的娇态，以其丰润的光泽放射出光彩。丑恶要压迫艳美的效果，艳美要阻挠丑恶，这种相克相成的样子流溢在她全身。而且美和艳美这两股不停地争斗的力，不久便相互混合、混浊起来，最终全部发酵，达至放射出一种不可名状的色彩和香气。

我第一次遇上她，是在五月底的一个夜，将近十一时。看完电影走过公园，从仁王门正要走入仲店的路时，门前石阶处聚集了很多人，黑压压的如一座山。

“ 有个怀孕的女乞丐哩。”

因为耳边传入这样的低语声，我随意地透过人丛往里面探视一下。

她被人群挤得动也动不得，正在接受警察的讯问。

“ 你今年几岁 ?”

“ ……十七岁。”

我只听见这么两句，后面的话就完全听不见了。看样子警察是如常地盘问什么“ 你晚上睡在哪里 ”“ 从何时起来公园的 ”之类，她则一直低着头，用结结巴巴、胆怯的声调小声回答着。

警察的一只手高高地举着一盏提灯，从头到脸、从脸到胸地一

一照射的她的模样，看清楚她的容貌。围绕在她身边的夜色，在提灯的光线照射下逐次亮起来，映出当中的她的朦胧的轮廓，这个情景，令当时的我联想到镰仓长谷寺的僧人点起蜡烛让我看本尊观世音的情景。她的眸子非常大，且令人觉得很湿润。尽管她的脸肤色黑，从身上破衣洞鲜明地暴露出来的胳膊颇为健硕，呈现出鲜嫩的桃红色。

“你怀的是谁的孩子？你的男人究竟是谁？”

当警察发出这样的问题时，看热闹的人群中响起了窃笑声。可能是针对这样的笑声，也可能是针对警察这种毫无顾忌的问法，那女子眼中流露的与其说是羞愧之色，毋宁说是愤怒的神色。看样子她完全不想回答那个问题，双唇闭得紧紧的，眼睛光是盯着地面。

接下来那次我和她的相遇，是六月初一个天晴得要命、热得出奇的下午。我穿过公园内樱树浓荫的路段，到观音堂侧面的广场方向去，她正好坐在路边的长凳上，用两只手贪婪地吃着用笋皮包着的残羹剩饭。

她如果不是怀着孩子，我可能不相信这个乞丐就是曾在仁王门旁边见过的女人。那天的她，就是带着那般异样的美映入我的眼帘，她的脸依旧黝黑，衣服仍是破破烂烂的。不仅如此，那天晚上没有留意到的额上的疙疙瘩瘩，胖得走样、个子矮小的身量，像大象皮肤般粗糙的手脚——这种种缺点，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但这么些丑陋，反而强化了她全身弥漫着的妖艳味道似的。例如，在那长出一片肿物的额上，浓密漆黑的一头好发很自然地扎起来，轻柔、怜恤地泻落到眉毛周围。尽管低矮的鼻子两侧那鼓胀的脸颊黑黑的有点儿脏，但遮掩不了污垢下那粉红色的、生气勃勃的肌肤，如同印度的印花布一样呈现优雅的、令人留恋的色彩。由那件衣服破洞可怜地裸露出来的胳膊，被初夏鲜明的阳光照个正着，健

硕的肌肤像清漆般亮晶晶。

她的肉感与破破烂烂、如海底藻草般下垂的青绿色衣服布相对照时，呈现出更加不可思议的妖艳。令人不由得感到，在六月温热闷得腐败不堪的物体中，里面仍然有未曾腐烂的、旺盛且活泼新鲜的力。那种情景恰如化身为非人的龙神，从寒碜的衣服的隙间，把灿烂夺目的鳞光偶尔外泄一下。

她自己当然没有夸耀自己的美丽的意思。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具备那样的美。在我的视线之下，她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地将残羹剩饭捏成团送到嘴里，或用舌头舔着笋皮吃，像野兽一样。她把混杂在饭中的鱼和菜叶用手一一挑拣出来吃，但那手法并不像在吃东西，而是找虱子似的。我不得不惊讶于自己不但不计较她身体的不洁，反而觉得她不时张口的时候，里面那一口整齐细腻、雪白的牙齿实在是很漂亮。

在那次之后，我还在观音堂附近见过她二三次。她的腹部日见增大。公园里的餐厅服务员对她将生下怎样的孩子、在何处生产等等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既是个淫乱的少女，迄今与多个男人发生关系，所以腹中孩子究竟是谁的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还有人说，因为不久前有个在合羽桥一带徘徊的独身男乞丐玩弄了无知少女，所以她是那独眼家伙的罪孽报应。然而到了六月中旬，不知何故她的身影就从公园完全消失了。当时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她被那独眼家伙始乱终弃，最终自杀，一说她已被送往养育院，一般都是相信后者的。于是，人们便把有关她的事忘掉了。

突然从公园消失了踪影的她到哪里去了？还活着吗？对这些问题我也无从知晓。只是我因某种因由知道了谁是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我认为除了当事人的父亲和女乞丐之外，仅我一人知道这件事。

这是不知其名的女乞丐的秘密。我并不因知道了这个秘密而

洋洋自得。然而，在她的秘密里面，包含着特别打动我的有趣的事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令她怀孕的男人是我的朋友，一个叫 A 的青年画家，平时我就对这位青年的天才甚表敬意。这位青年朋友亲口将他和女乞丐的关系详情告诉了我。

2

前面我曾将青年 A 称为画家。还说他是个天才。然而，我之所以承认他的天才，却不是根据他的绘画。的确，他曾就读于美术学校，学过一些油画技巧。因此不妨称他为画家，但恐怕视之为画家的人一个也不会有。他已中途退学，因为退学前也总是逃课，连和他同期的同学也甚少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又有二三次在文展、二科会之外的另类的团体的展览会展示过习作，仅此而已。虽有几次要搞大的创作，但一件也没有完成，所以也没有获得社会的承认。我之所以将他目为天才，是凭我和他直接交谈时，他的整个人格所发出的非凡的光彩来下判断的。

这样说好像我和他已交往很久，但实际上，彼此密切起来只是近二三年来的事情。某年冬天，我的一位熟人、文学士某某要去法国留学，在帝国饭店举行送别会，A 也出席了这次聚会，缩在饭桌的一角里。当晚的出席者除 A 一个人之外，全都是比我早毕业的、已被尊称为大家的美术家和作家。夹在中间闲得无聊的 A 的样子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位么？他叫 A，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别看他年轻，他是个极有才气、艺术天分非凡的人。他很快就会变成了不起的人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不过这人别扭古怪难对付，和对方对脾气会滔滔不绝，不对脾气则傲慢无礼，你就这样跟他打交道吧。”

文学士朋友这样说着，将他介绍给我。

据文学士说，青年 A是冈山县一位有钱有势的地主的次子，过着与其学生身分不相适合的奢侈生活。而文学士之所以尊敬这名青年，不仅因为敬服他的天才，而且因为 A 的努力，文学士此次西行的费用,一部分由 A 的父亲支付。作为年仅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得以被邀出席这次聚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

当晚的 A 身着笔挺的绫罗晚礼服，结一条白缎绿花的领带，脚蹬漆皮鞋，一身极潇洒、高品味的服饰。像西方人般高鼻圆脸的模样儿，很有富家公子的娴雅气派，但他的阴郁又给人几分过于老成之感。晚餐结束，一行人由餐厅转到吸烟室之后，他一边烤着火炉，一边有点儿羞涩地和我断断续续交谈了五六分钟。我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便叫他今后经常过来玩玩，还说了些作为我有点不顾自己身分的好话。到了散会时，我和 A 并排走出大门口，此时我注意到，他比我高约二三寸，个子相当大。

之后过了三四个月，是翌年春天的事了，一天晚上，我去欣赏吉原的夜樱，见一名学生蹲在河内楼的格子门前，用铅笔一心一意地对正在门口揽客的盛妆妓女进行写生。头上的茶色呢子礼帽扣到眉毛上，身穿很旧的碎白点花纹布衫配细竖纹的芝麻布裙裤，脏兮兮的光脚丫套在萨摩木屐里面。为了不被街上来往的人所察觉，他的两只手缩到怀里，速写本几乎要贴着胸口，一有机会匆匆忙忙地挥笔疾写。偶尔有行人特地在他身后停下时，他便将本子塞在怀里，从衣袖里掏出“金蝙蝠”香烟开始抽起来。我想知道在那里揽客的四五名妓女之中，成为学生的模特儿的是哪一个。那些妓女毫无疑问都属一般以下的货色,够得上称为‘漂亮’的,一个也没有。不过,从右数起第三人,有个像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切所描写的脸色苍白、颊骨突出的二十五六岁的妓女，瑟缩地穿着

“友禅绸[1]”礼服坐在那里的情景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女子的容貌多半是坐在那里的妓女中最丑、最难看的了吧。她的面孔丝毫不具备诱发男人欲望的任何东西，没有一点妩媚之处，一副干巴巴的、忧郁的表情，干瘦而长得可怜的脖子、红红的打卷儿的头发，那模样几像是肺病患者似的，但惹人注目的，是她凝视前方的、视线总垂着的大眼睛，和鲜红得像在燃烧的小巧的嘴唇。那眸子像是进口的玻璃珠子，冰凉澄澈，没有热烈欢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从事此种贱业的女子身上难以想见的崇高和天使般的辉映。她的嘴唇光滑温润，如同婴儿可爱的小嘴，由天真烂漫的、稚气的曲线所构成。不妨说，这女子的面孔整体的丑，就是为了突出这唇和眸子的特质。眉毛、额头、脸颊、鼻子等，这些部分变得如同虚空般的单薄，是要留住两件永远美丽的东西。那不是整张脸的美，而是眼睛作为眼睛、嘴唇作为嘴唇的、圆满微妙的模样儿。在这里我便用了‘永远’这个词，但在形容这两件东西上面，再没有比之更合适的文字了。尽管那眸子注视着格子门前的地面，但那不是看待今世万物的眼睛，它适合的是仰望苍穹、憧憬‘永恒’之光。那唇虽可谓之婉丽，但那不是贪图男子热烈的情欲的唇，而是蔑视人间忧苦和懊恼、带着“永恒”的沉默的静穆。我相信那学生正在描画的女子一定是这名妓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悄然挨近到学生的身边。

他听出我的脚步声时，似乎正好完成了写生，急忙地将本子塞进怀里，一边站起身一边向我回过头来。

“哎呀！”

我比他更快地发出惊讶的喊声。这是一张在哪里相见过的脸孔，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也不奇怪。这个脏兮兮的穷

[1]染上花草山水、人物鸟兽花纹的绸子。

书生青年画家，就是曾在帝国饭店被介绍认识的那位贵公子A。

“你刚才画的,就是第三名的女子吧?”我立即这样问道。

“是的，就是她。那张脸呈现的不是肉体之美，而是灵魂之美。—— 大约十天前我在此散步时，见过那张脸，实在喜欢得不行，但我一点也不想进入那里面去花钱买她。我觉得那样做的话，反而使那女子的美被玷污了。于是便这样每晚从格子门外眺望，将那不可思议的高贵的面孔画了一张又一张素描写生。”

A和我一起步向五十轩方向时，向我叙说了这样的事情。他的神态比从前相见时自如豪放得多，话里透出生气。

我们二人进了日本堤上一间叫什么的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又聊了两三个小时。A酒量极小，两三杯下肚，已经满脸通红，开始豪情勃发。

我打开他的本子，看了里面所画的那名妓女的素描。五六张写生稿有大有小，有横置有竖置，但每一张都令人称奇般地直截了当地把握了她的容貌特征，以敏捷而潦草的笔快速简练地画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活生生、如此深刻的写生画。

“连我自己也相信那画极棒。画这种画我确有非凡的技巧。不妨自吹自擂一下：我用这一支铅笔，在两三分钟里草草勾勒的画作里面，和那些号称大家的人花上一二个月完成的大作，可以暗示同样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只能画速写写生。我缺乏完成大作的气度和技法。简言之，我不过是个拥有非凡素质的瘸腿艺术家而已。”

他颇激昂地向我说着。——据他说,自古以来,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天才和能力兼备的。正因为他们是天才，所以有能力从自然里面直接观察永劫不灭的美，并以其精妙的技巧将其直接的观察化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为数甚多的二流艺术家，则有能力而无天才，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东西，纯粹是技

巧。然而不幸的是，自己拥有天才，却不拥有能力。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直观，和天才艺术家邀游于同一境地，为相同的欣悦所打动，然而自己却不拥有将其加以表现的技巧。

“ 未必就注定你不能掌握技巧吧。天才是某些特别的人天赋素质，平庸者无法在后天获得，但能力方面，可通过熟能生巧多少掌握的。只要有耐性练习，以后也可以学得技巧的吧。 ”

当我这样去安慰他时，他的口吻听来有点自嘲的味道。

“ 对呀，你说得对。不过对我来说，更为缺乏的就是那颇为关键的耐性。我早就知道，我之所以没有能力，就是由于没有耐性。非但如此，我迄今就没有心思认认真真地、一点一滴地学习。即便没有天才、却拥有能力的家伙混日子并不困难。而我却生在混日子并不困难之家。于是我由于相信自己的天才，对没有能力一事丝毫不觉得耻辱。为此我懒得可怕，到醒悟之时，已成了懒散之人 ,无法回头、没有矫正的希望了。”

他谈了去年冬天以来、不到半年之间所发生的、自己的境遇的变迁。和我初次见面的前后，他对上学感到无聊厌烦，每天都在玩乐中度过。依靠家里寄来的丰厚资金，看戏狎妓玩女明星，极尽奢侈。或带上身边的朋友和女人驱车出游箱根，或为新桥的某某名妓赎身，或租住筑地外国人居留区的大洋楼，这般胡作非为之中，向各方借下了大笔的钱债，不巧让家里知道了。父亲非常生气，甚至说要断绝父子关系，母亲好不容易才劝解了，让赎了身的艺妓和他在下谷根岸边租所小房子同居。以今后绝不可逃学为条件，每月寄送三十元左右的学费和生活费。

“ 如果忠实履行这个条件，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潦倒，但我的懒散已病人膏肓，没有法子了。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看上那艺妓的。我不过是一时兴起大撒金钱，为那女人赎了身而已。所以变成同居的关系时，没有多久我就对女人厌烦了。所谓妻子，可

能对于商人或政治家是必须的，但对于艺术家却毫无用处。即便女的多么灵巧，女人的智慧所及的范围，限于地面的现象。对于要从事艺术那样的、离开了地面的高贵的事业的男人的心思，女人始终是理解不了的。’他说道。

女方可能因家里汇款的严格限制，和对他太过懒惰绝望了，在一起生活约两个月后，从根岸的家里出走，又到芳町去做起艺妓来。A对于女人跑了根本不以为意，但他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更加放荡不羁，最终被校方勒令退学。

父亲特地从冈山县赶来，对校方多方做了工作，好不容易才弄到不必退学了，但因为 A 依然无心向学，照样不去上课、不交学费。到了今年二月，他受到了第二次退学处分。于是，来自家里的汇款也断绝了。

“ 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留在东京。如果钱方面有困难就直接回家好了。 ”

父亲寄来的信上这样写道，但 A 不想返回家乡。于是，他把长期奢侈度日的遗物——昂贵的衣服、随身用品、家当一点点出售，继续过着最适合他秉性的放浪生活。

听了这话，我终于可以理解这位年轻人今非昔比的寒酸样子。以前就肤色偏黑、高雅之中带有阴郁影子的面孔，现在显得得更为浓重了，两颊到处长出大粒的粉刺。不知是因为太懒还是太穷，看样子他不常洗澡，衣领上有一层油垢，胡子巴叉的。

“ 那么,这阵子你住在哪里 ?”

对我的这个问题，他没有个明确的回答。恐怕是随意租住一下小木屋吧。

“ 过些时候我一定去拜访你。’在雷门分手时,他说道。

3

仅就以上所述事实，A 可能不算一个值得多么尊敬的人物。然而，我对 A 的敬服，在于他贫窘之后的事。自从在吉原一见，后来他就不时来找我，和我成为密切的朋友。他极喜欢我的为人，只推许我一人。还说除我之外，其他人不足与谈。

“天才和天才促膝而谈的喜悦，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喜悦，是整个宇宙的喜悦。宇宙正是为此喜悦而存在的。如果天才之间互不相识,世界便一如暗夜,地球就要停止转动。”

他经常说些这样的话。进我的家门时，他总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但谈开之后，他兴之所致，出自犀利的观察和敏锐的直觉的诮语警句冲口而出，目光炯炯，唇如火烧，天马行空般的辩才持续数小时之久。

“我来问你的时候，你好一阵子都是些有气无力的回话，不容易配合上我的兴致。所以在我的话有灵感出现之前，只好费点时间了。”

他这样责备我，急急地指东说西，自得其乐。好像聊天成了他的惟一生命。

侃大山中的他的确是伟大的。我在倾听他的饶舌时，不得不私下认可他自信是天才的抱负。尊贵的东西、愚不可及的东西、可悲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所有的这些感情，都具备了出色的艺术色彩，遍布他的谈话之中。我常常被其光辉所迷惑，只会呆呆地仰视他的嘴巴。

他尽管贫窘，却丝毫没有贫乏之人的口吻，仍不失一种富家公子的任性气质。尽管置身一日三餐也要伤脑筋的窘境，他仍时时

站在古董店里，把玩珍稀的古器物、陶瓷之类，乐而忘返。

“你比我资历长。但我若对你取待年长者的礼数，我的真正价值便发挥不出来了。”

他把我作对等的朋友看待，这话成了他的口头语。

我当然没有对他的态度感觉到不愉快、不满足。他越是没有顾忌，我反倒对他增加尊敬之情。和他在一起纵谈无忌、相互调侃之时，我才真正地感觉到灵魂和灵魂的接触。我觉得，仅此一事便足以证明他的天才。

我为了谈论 A 这位青年的为人，费了太多的笔墨。但是，为了了解这个年轻人和女乞丐的关系，极有必要先把这个人物介绍一番。我的兴趣与其说在他和她的关系上，毋宁说更多的是有关使他结成这段关系的 A 的性格和过程。

自小惯享奢侈生活的 A,把贫乏作为一种新的体验,甚至有点儿偏好，依然继续他放纵不羁的、安逸的漂泊。他的懒惰更甚了，如果需要举手之劳去获得一顿饭，他就宁愿忍饥捱饿睡大觉。住温暖的家，穿漂亮的衣服，他想都不想。在他心头燃烧着的，只有对于艺术的无限憧憬。

A 邂逅那女乞丐，就是在他堕入此种境地、宿无家、夜夜徘徊于浅草公园或吉原一带的时候，时间在前年的年底，正好在十二月十七日，羽毛毽木拍集市的晚上,A 挤在地摊的人堆里来到观音堂前，她正好站在台阶上向参拜的人乞讨。

路旁摊档的煤油提灯亮晃晃地照射着她的身影。A 一见她的面孔，便不禁停下了脚步，细细端详起来。据说不知何故，在那天晚上的 A 眼里，她那冷冷的眸子、长满脓包的额头、丰艳的肉感，比起两旁排列的羽毛毽木拍贴花，缎子为黑发、纺绸为肌肤、绉绸做衣裳的偶人光彩夺目多了，显得更加抢眼。

“我是想给你点钱的,可不巧没有带来。”

A对她说道。A身上完全是一文不名，只有手上的五六个烤白 薯 。

“这里只有六个烤白薯。因为我也饿了，我们一人分三个吃掉它吧。”

女乞丐似乎难以判断对方是戏弄自己，抑或是与自己同一阶级的乞丐，但她总算伸出双手接下了 A 的馈赠。她似乎也觉得饿了，立即当场剥起皮来。

因为第二晚也是集市，A 又再次到浅草去闲逛。那女子的身影没有出现在昨晚的地方。 A 于是走遍公园找她，终于在喷水池前面找到了蹲着的她。

“今天晚上我有七个钱,一起去吃五香菜串吧。”

他招呼那女子来到花圃旁的摊档。二人都只打算吃上一二个菜串的，但见了锅里腾腾冒起的香气，饿着肚子的二人实在忍不住了。油豆腐呀、鬼芋呀、烧豆腐之类的熬得几乎从竹签上掉下来的东西，他们忘情地往嘴巴里连塞了五六串。一算账，是十五个钱。

“其实我只有这点钱，因为实在太饿了，不觉一下子吃过头了，实在要请你多多原谅。”

A说着丢下七个钱，那摊档的主人看来也极通情达理，什么也没有说便让他们走了。

从那天晚上起，A便和她一起睡观音堂的地板。一大早，A还在睡梦中，那女子便从某处讨来了剩饭，和 A 一起亲亲热热地吃掉。A情不自禁地感到这个女乞丐比曾做自己妻子的新桥艺妓要美丽得多、亲切得多。

她除了挑明自己的年龄，说是今年十六岁之外，过去的情况、家乡之类一概避而不谈。

“你说不出我的来历，而你的身分我大概能知道。你决不是会成为乞丐的人。你一定是来参拜这观音的人中极少有的、了不起

的人物。”

她说道。似乎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她便盲目地相信了A。

“我可能是你所说的了不起的人，但我在这人世上决不会比乞丐过得更好。我的了不起之处是人们居住的世界所不明白的。只有天国的神知道我的了不起。”

“那很可能只有观音菩萨知道你的了不起吧。”

那女子这样说道。此时，A不知为何竟不可思议地泪流满面。

“只有观音菩萨和你知道我了不起。这比世人认可我不知要令我欢喜多少了。我睡在这样的缘分之下，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A以愚钝的女乞丐为对象，说教般地谈起他的那些见解——人世间的无聊，充满着虚伪，其中只有艺术拥有永恒的生命，自己因为知道那艺术之门里面的东西，所以很了不起。她根本不怀疑那些话的价值……

A告诉我这件事时，正是他和她住在观音堂地板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同居了近半年的时间。到去年夏初，那女子的身影从公园里消失了的前后起，A便再没有到我家来。二人是从那时起各走各的，抑或相伴踏上流浪的路，之后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她所怀的是A的血脉，这是A自己说的，我的确听他说过。

异端者的悲哀

林青华译

1

正在午睡的章三郎① 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刻正在做梦。白色的鸟儿像缎子般展开闪光的翼，正在他的脸上方啪哒啪哒地扑扇着翅膀。不知怎的，搏动的羽翼挨近至他的鼻尖，以至有呼吸不畅之感；柔软干爽的羽毛如正在融化的春天淡雪，时不时轻快地拂过他的睫毛附近。——“我正在做梦”，他好几次在梦中寻思道。他的意识眼看着要麻痹过去，晃晃悠悠地被诱往甘美的熟睡底部了，但心里面稍一扯紧，马上又醒过来，仿佛朦胧地照射着脑髓。

也就是说，他一边徘徊在睡眠和清醒两者之间的世界，一时之间既不打算醒转来，又不打算睡过去，尽量在此刻的半意识状态中犹疑。他一边想：“如果自己此刻想醒来，也能做得到的。”一边呆呆地眺望美丽的白鸟幻像，在灵魂里回味着不可思议的愉悦。

①作者曾指本小说为“自叙传”，篇中人物“章三郎”以作者本人为原型。

初夏的正午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射到仰卧着的自己的眼睑上，便成就了如此一场白鸟之梦。那个啪哒啪哒的振翅声大致就是风刮过吧。——尽管意识清楚到这个地步，他仍旧待在梦中，以为这是非常难得的特殊体验。他乐在其中，仿佛若非自己这个有病态神经的人，轻易到达不了这种尊贵之境。他疑心，说不准自己可凭自由意志，就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自己喜欢的错觉。他开始逐渐逐渐地聚拢自己的思维，要将此刻浮现眼前的鸟儿改换成更为妖艳的女人的幻像。

于是，鸟的形状逐渐被吸薄，收隐到黑暗的背景深处，就像小孩子玩的肥皂泡一样，无数映着五彩霓虹的美丽气泡纷纷涌出来，其中最大的那个泡泡的表面，不知何时清晰地映现一个极奇异的裸体美女，他确实看见这女子一边如随风袅娜的轻烟般飘然起舞，一边展示各种各样的媚态。

“太妙了，太妙了！我的脑髓显然具有神秘的功能。我有随意编织美梦的能力，说不定可在梦中与恋人相会。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这样睡着……”

然而，章三郎在这么想着的瞬间，一下子睁开眼醒过来了。他一边感觉到如同孩子吹气太使劲吹破肥皂泡般无奈的悲哀，一边想挽回瞬间便消散到虚空的幻影，慌忙地再闭上眼睛试试看，美女也好白鸟也好，已无踪影。他懒洋洋地起了身，手托下巴，在窗边仰望或许就是他梦中幻像的正身即五月天空的片片云彩。夏日常见的万里晴空里，南风刮得很猛，急急地将各处飘浮的云块往北再往北推移。

“梦中也好天空也好，都是那么美，为什么自己所处的这个人世间,是那么肮脏呢？”

章三郎寻思着，越发留恋刚才所见的虚幻世界，心中闷闷不乐。

他所居住的房子——位于日本桥八丁堀拥挤的小巷陋屋的二楼一室，除了西边窗口可以望见那明快的天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一点东西可以引发美感。四叠半的榻榻米也好，壁橱的拉门也好，类似牢狱监房的墙壁也好，四面裁截的一切平面，如同贪图粗点心的顽劣孩子的脸蛋，满面污垢，在屋顶低、通风不好的室内长年郁积的潮乎乎的恶臭，蒸发弥漫着，仿佛要侵入居住者的骨髓。如果从这个房间的惟一窗口，连苍穹的可怜的一小部分都看不见，他可能早就有发疯而死之虞。无论如何都无法使人相信，这里是以“万物灵长”自夸的高尚生物的栖息之所。

然而，章三郎不管人世间是怎样污秽，自己总不能完全抛开这片实在地生活于其间的大地，他并不指望像童话故事的孩子那样升上不存在的天国，或被搭救到梦幻中的乐园。就像从土里长出的植物，任何时候都得把根扎在土里享受生的乐趣一样，他仍执着于现实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想从中找出一些快乐。他以为这一点并非不可能的事。尽管自己现在正置身陋巷破屋中，与一切的丑恶、阴郁、不走运纠缠，他不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这样阴暗冰冷的。相反地，如果得到了预想中的财富和健康，具备了营造与王侯同等的奢华生活的身分，一定会感觉到这世界远比天国或梦幻之境更为快乐、美好。现在身处逆境的他要转变成那样一种身分，可能就是不下于痴心妄想的祈求侥幸者，但即便如此，还是比托生于天国或华胥国的可能性大得多。——这样一想，他就不至于对社会和生命感到失望了。即使争取不到王侯的地位，也希望一点一点地从目前的困境向上流社会挺进。能进一尺自有进一尺的乐趣。他只是生气自己连达成迈进一尺的门道也没有。

同样生而为人，自己怎么就生为贫民、非得以世间的最底层为出发点不可？命运之神为什么给自己附加不利条件？章三郎越想越急得不行。如果自己该是个生于陋巷、死于陋巷的人——脑子

不灵、缺乏趣味的无价值的人也罢了，偏偏是个正在最高学府受教育、即将获得文学士称号的有为青年。自己与那些如蝼蚁般厕身贫民之间、日复一日毫无自觉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自己是伟大的天才，具有非凡的素质。碰巧这种天才和素质拙于物质上的成功致富，而长于艺术性方面，因此自己老是不能从这样的逆境中脱身。

“哼,真是欺负人……”

章三郎不自觉地脱口嚷起来，然后猛地一惊，紧张起来。这阵子他有了不时自言自语地狂叫的怪癖。如果是和长期思考的内容有关的话还好，实际上却是些毫无联系的东西，所谓突然冒起、由右至左通过脑髓的“Passing Whim（一闪念）”,连惊叫一声的空隙也没有就冲口而出，有些喊出来还挺棒。所幸他来这一下时，周围往往空无一人，也有过漏嘴喊出万一被人听到很难为情或很了不得的话。而那些难为情的话或不得了的话种类也有限，几乎都是只会被视为狂人谵语的古怪句子。他最近最频繁说漏嘴的，首先是下面三个句子——

“讨楠木正成① 平源义经② ……”是其一。

“阿浜姑娘、阿浜姑娘、阿浜姑娘。”三呼女子的名字是其一。

“干掉村井、干掉原田……”也是其一。

凡此三者，不知何故最为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自言自语中。三句中没有一句是一整天都不念叨的。虽然都是短句子，但当这些词汇照这里所记述的样子一说出口，章三郎即猛然醒觉。例如在第一句中，若非念至“……平源义经……”之处,他是发现不了自己在独语。忘乎所以地说到“……义经……”时，必定惊觉收住。第

① 楠木正成(1294～1336)，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的武将。

② 源义经(1159～1189)，日本镰仓初期武将，源赖朝之弟。

二句也一定要重复三次“ 阿浜姑娘 ”。若是第三句，则刚刚说出“ ……干掉原田…… ”，使竦然而止，身子哆嗦起来。音调属中音，说时快速，与普通人的梦呓无异。

反复出现在独语里的名字中，可以认为多少与其思想有关的，是“ 阿浜姑娘 ”这个名字。那是章三郎初恋的女子的名字。薄情的他二三年前便与该女子分手了，如今她身在何处、以何谋生之类他一点也不关心，所以如此频繁地念叨她的名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费解，不过与其他的名字相比较，还令人觉得有那么点理由。自以为已经忘掉,但‘ 初恋女子 ’的印象毕竟深藏意识之下,可能因着某个由头时不时就脱口而出了。奇怪的是村井和原田的名字。此二者系其中学时代同窗的名字，他不记得自己和这些友人有过什么不寻常的交往。二人只是同班而已，甚至未曾一起玩耍过。不过此二人当时是班中首屈一指的美少年，章三郎曾有一时被其姿色所吸引。每个晚上二人的模样儿都现身他的梦中，烦恼着青春期的他。很长时间内 ——约有半年至一年，他的脑子每日被对二人的妄想折磨。最终，实际的交往也因此而生疏淡泊结束。美少年跟他不热乎，他也没有勇气接近他们。不久中学毕业了，据说村井回乡务农，原田进入了九州的高等学校三部。章三郎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书信往来。铭刻在他脑海的美少年的记忆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薄了，照理连他们的存在也不再想得起来，但最近突如其来地，对二人的回忆竟如流星般在脑海掠过，刚要捉摸一下是怎么回事，旋即消失无踪。在消失的一瞬间，他一定会发出那句自言自语：

“ 干掉村井，干掉原田…… ”

喊姓名不算什么,可开始时为何要说‘ 干掉 ”,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毫无疑问，他对二人无怨无仇，完全没有杀掉他们的意思。就算是有恩怨吧，他也绝不是干得出杀人勾当的人。这是否是个

前兆，预示将来会发生他因某种机会而杀此二人的事件？这是来报知他们二人与自己之间存在那么可怕的宿业么？ ——他虽然也这样想过，却觉得是个荒谬至极的想像。

正因为是荒谬得很，他经常为这句独语生闷气。如果在某人面前不小心说漏了嘴，不知会把人家吓成什么样子。他自己也会大为丢脸、无地自容。在大街上说漏嘴，被经过的刑警听见了的话，就凭这绝对要被警察拉走，当罪犯或疯子处理。

“ 不 ,我绝不是疯子 !”

到其时无论他如何绝望地喊叫，有谁会认真听呢？恐怕被送往精神病院，由专门的医生来诊治，肯定要被宣布为疯子。

再说楠木正成和源义经，也实在不可思议至极。这么一来，这些名字从何而来，他更加不明所以。他小时候最喜欢历史，曾反复熟读《太平记》和《平家物语》。像每个孩子一样,他也曾有过崇拜正成和义经的时代。但其后自渐渐爱上西洋的思潮及文学之后，对日本历史的兴趣便逐步减退。义经、正成这种远古英雄的事迹，对他眼下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首先从“ 讨楠木正成、平源义经 ”两句话来看，几乎不成意思。这话一漏出口，他总是满脸通红，私下里难为情得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 我怎么会有这种滑稽的怪癖呢？也许是患严重神经衰弱的证据吧 ?”

连他自己也无法否认精神不正常的行为。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确有一些疯子的素质。只是他还算走运，疯劲上来时的时间甚短，马上就能够恢复本性，迄今尚未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已。

刚才章三郎自言自语了之后,一脸‘ 糟了 ’的神情,好一阵子懊丧地陷入沉思，才沉重地叹一口气，慢慢步下陡急的楼梯。大门口二叠大小的地方之后就是采光日照很差的六叠房间，患肺病的妹妹阿富在里面安静地仰卧在床，睡衣的领口处显露着一张苍白的

面孔。

章三郎一进来，病人便将在凹陷的眼窝深处闪烁着的凄惨的眸子转动到这一边来，定定地盯视着兄长。“无可救药的病人，肯定一两个月内就得断气。”也许因为他心中有数，所以章三郎害怕被这个妹子不可思议般澄澈、神秘的目光所注视，但上厕所非经此处不可，使他这段时间以来都不自在。他尽量将视线转向另一边，避免目光相接，急急穿过套廊，打开厕所门，隐身其中，轻易不出来。

“脑子不好,得注意便秘才行。”

自日前从医科的朋友处得此忠告之后，他每日不离汤水，想法子尽量通便。所以这阵子每天至少上两三回厕所，每次蹲个十五分钟左右已成习惯。经常这么蹲着蹲着便忘记了来此处的目的似的，长时间置身于漫无边际的沉思默想之中。

这天他又蹲踞厕坑之上，如常将各种不怎么样的思想片断在脑海里一一显现出来,又一一消去,再现再消,持续不断,但后来他不知不觉就思索起中国的白乐天的事来。

“等一下，记得好像昨天也在厕所里想过白乐天的事。”

他突然有所醒悟。

“对了,昨天的确是想过,不仅是昨天,前天的这个时候在厕所里也想到了白乐天。为什么自己一入厕所便想到白乐天？不知道这里的厕所和白乐天有什么关系。”

在他一步步上溯联想的长河、探究原因时，不大功夫便找出了二者间的关系。正好厕所的地上曾有一块两三天前的报纸碎片，其中有关箱根温泉的报道自然地呈现在章三郎眼前。所谓原因，恐怕就是它了。他无心地读过了温泉的报道，这中间他的魂魄不知不觉便游荡在旧游之地的箱根翠岚，回想起设在凉爽的溪谷小河边上的旅馆浴室。清冽、澄澈的河水涌满浴池，当他将身子浸到

池底，恰如五体俱散一般，当他追怀这种肌肤的触感时，往昔的记忆底层便唤醒了吟咏入浴快感的唐诗名句“温泉水滑洗凝脂”——《长恨歌》中的一节。这样，从《长恨歌》到白乐天的必然联想便出现在他的头脑里。大概从前天早上起那小块报纸便丢弃在那里，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也不知有多少次把目光落在那报道上重复着相同的想像，到最后便牵扯到白乐天身上了。

由此事实可以推定：他的头脑的运行，似乎前天、昨天、今天都停滞在一个地方动不了。似乎对应于心灵常受一定的刺激，便停滞于生发一定的妄想的状态。至于对于章三郎而言，柏格森说的“不断的意识之流”之类不停流动是不可想像的。

“对了，所谓‘纯粹持续’① 的说法，不知是否是真理……”

之后的五六分钟，他的联想又转移至心理学的问题，他左思右想要回忆曾经读过的柏格森的《时间和自由意志》的论旨，可他已经忘记得无影无踪，任何一条细小的理据都记不起来。尽管如此，他对于自己偶尔有智力顾及思考如此高尚的问题，开始感到非常兴奋。不管怎么说，这大杂院里、这几百号人住的八丁堀街里，知道柏格森哲学的人舍我其谁。如果人的思想这玩艺儿和行为一样，是可以从外表看得见的话，这附近的人对我头脑中的学问将会怎样大惊失色呵。

“我现在正思考着如此杰出、如此复杂的事物哩。”

章三郎自己说道，还真想向某个人夸示一下。

“妈妈，大哥还在厕所里吗？”

到了房间里传出妹妹的声音时，章三郎终于拖着麻痹的腿从厕所里出来了。他在套廊的洗手池前擦手时，她仍在唠唠叨叨地说话。

①法国哲学家柏格林（1859～1941）的时间论。

“ 怎么蹲厕所要那么久嘛。大哥上两三次厕所，天色就几乎要黑了。一点也不像个江户仔。快点儿不行么？……哎哎、妈妈，妈妈！”

终日眼望天花板、静卧不动的妹妹，在昏暗寂寞的家中以母亲为惟一依赖对象，靠和母亲对话聊解郁闷。她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可能一二个月后就迫近来了，当悲伤、害怕得不得了时，就突然用撒娇似的声音呼唤‘ 妈妈､妈妈 !’然而 ,由于声音大多不能传到正在厨房忙活的妈妈耳朵里，所以她经常更不耐烦地呼叫起“ 妈妈、妈妈 ’来。

“ 来啦 ,来啦 !”

当母亲隔着拉门小心翼翼地答应时,她就‘ 嘿 ’地咋咋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起人来：

“ 妈妈可真是个聋子，我喊了这么久，不管在干什么也该听得见吧 ?”

这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原是个早熟得可怕的聪明孩子，自从罹患不治之症后更加神经过敏，爱说无知幼童般任性的话，母亲更加觉得她可怜，从不介意。

然而对兄长章三郎而言，濒死的妹妹的刁蛮口气让他实在受不了。一碰上运用“ 濒死 ” 这种让人有点害怕的武器来对父母兄弟恶言相向的她的态度，他好不容易产生出来的同情也立即变成了反感。

“ 混帐！小孩子不要乱说话。要是因为可怜你不指出你的话，你就会自以为是、自大起来。是病人就得像个病人，盖好被子待一边去！即使是快死的人，狂妄自大也会惹人烦！ ”

好多次他想豁出去大发雷霆一番，他甚至想，如果不在她死前劈头盖脸惩治她一次，这口气实在咽不下。然而由于正好听到一番关于厕所的牢骚，章三郎心头冒火，恶狠狠地瞪视着病人的脸，

但当那副慵懒、平静得出奇的、像西洋魔女所有的冷冷的眸子瞪回他的时候，他毕竟还是怯怯地沉默了。现在和妹妹争吵的话，那对怪异的、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的眸子，在她不久死去之后，仍将长久地留在这房间里，每夜每夜把他瞪个不止。其他人如何不得而知，对于胆怯的、神经病态的章三郎而言，那是确凿的事实，太明白不过的事实。身为少女，对母亲、兄长又嘲又骂，绝对是不道德的行为。即便是快死的病人，坏事就是坏事，加以训斥是理所当然的，可这病人为何莫名其妙地居于优势，反使训斥者为良心的苛责苦恼。——明白这么回事的章三郎心里头恨恨的，最终除了忍受也别无他法。

病人因为谁也不来搭理她，所以像是泄了唠叨的劲头，不大功夫就坚持不下去，一声不响了。却仍眨巴着亮晶晶的双眼，目送即将从枕边通过的兄长的背影。兄长避开她的视线，就要走到上楼梯的地方了，又折回来，战战兢兢地打开病人床边的壁橱。

“ 大哥,你开那里要取什么嘛。’妹妹突然不客气地开口道。

“ 前不久妈妈从日本桥借过唱机回来吧？那东西已经还人家了吗？ ”

章三郎把脑袋探入漆黑的、带着霉味的橱柜，尽量用温和的声调问道。

“ 倒还是没有还，但你要它来干什么？——那种地方你别乱搜一气嘛。 ”

“ 我想借到二楼用一下,那东西收在哪里了 ?’

兄长从壁橱里缩回脑袋，在房间里四下环顾。对面靠墙的衣柜顶上，放有竖条纹包袱皮盖着的方形东西，样子像是唱机。

“ 大哥，你不能随意拿走这东西。那唱机可是叶姑娘借给我的呀。你要学着样子乱来，搞坏了唱片，人家要怨我的，你快住手。 ”

“ 没关系，我就借去一会儿嘛。根本不会搞坏的，放心好啦。 ”

“ 哎呀 ,妈妈 ,大哥要拿走唱机啦 !”

兄长满不在乎地从衣柜顶上取下包包，开始摆弄机械时，病人大为恼怒，呼喊起母亲来。

“ 章三郎 ,阿富叫你不要动它 ,你就不要动它了嘛。”

正在厨房门口洗衣服的母亲两手仍沾满肥皂泡，系着吊衣袖的带子就过来说他。

“ ……那唱机是叶姑娘的宝贝 ,不大愿意借出来 ,说‘ 有过毛病就不好了 ’的话，我说阿富很想听，好不容易才借来的。像你这种笨手笨脚的人 ,连放唱针也不懂 ,看人家怎么做 ,自己就乱来 ,弄坏了怎么办？这家里除了阿富以外，爸爸也好我也好，谁也没有碰过那机器。”

“ 阿叶 ” 是章三郎相当于叔父家的亲戚的女儿。与章三郎一家日渐陷入惨境相反，叔父那边从十年前起身家便渐渐膨胀，现今在日本桥的大街上开着一家漂亮的杂货店。日本桥的叔父从四五年前起就供给正在读文科大学的章三郎学费，去年春天以来又供给跑医院的阿富医药费，八丁堀这一家人全都仰赖他的庇护，勉强得以糊口。阿富的母亲受病人之托去借他姑娘手上的唱机，大约是半年前的事。

“ 叶姑娘，真是不好意思，可以借你的唱机用四五天吗？阿富每天都很寂寞，她让我来向你借一下…… ”

“ 可以呀 ,我这就去取。’阿叶满口答应 ,不过她最珍重的唱片如小三郎的《纲馆》[①]、林中的《渡船》，就有意收起来没有给。然后，对唱针的放法、发条的上法一一说清楚之后，才借了出来。

“ 我说过不要借那么贵重的东西回来，你让她别打这主意不是更好么？要是弄坏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明天赶紧给我还人

①本名为“ 渡边纲馆之段 ”，长谣曲之一。

家。”

器量小的父亲傍晚下班回家，一见便训斥起母亲来。

“ 阿富说想听，我去借一下也未尝不可嘛。又不是人家说了不外借,我去硬讨来的。”

母亲也不轻易买帐。

“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你说要借，人家能拒绝你么？所以还是自己适可而止为好。否则人家那么关照你，还去借人家不乐意的东西，真不识好歹…… ”

“ 什么‘ 受人关照 ’,你以为我没事儿撑的要受人关照么 ?不乐意的话就别关照好了。自己要真的不想要人关照，就别追着人家，还净说是为了我们。只要没有人烦我，你以为我就爱干脸上无光的事么……,,

母亲照例搬出老一套牢骚，涕泪涟涟，从和服袖口袋里取出皱巴巴的纸片擤鼻涕。与其说是恼恨没有自尊心的丈夫，毋宁说是悲叹自己落到时不时要声泪俱下地诉说一番的处境。实际上，这家人几乎每晚必有的夫妻争吵的结尾，总是以母亲的声泪俱下来落幕。动辄发火的父亲太阳穴上青筋爆起，唠唠叨叨骂得最起劲的时候，母亲的口头禅一出，照例他就萎顿下来，闭口不说了。

“ 一家老小住这种破地方 ,是谁的责任 !”

母亲此话一出，父亲便无言以对。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儿子章三郎也好女儿阿富也好，并非生下来就是穷人。父亲到间室家做养子的时候，有父母遗留的相应的财产，现在的母亲曾是个无忧无虑、幸福的招婿上门的千金。可二十年来步步衰落，最终落得个朝不保夕的状态。提及此事，母亲认定是父亲没有尽责的结果。并非因他参与了投机生意，或者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一举将家财丧尽，而是他认真承继了父祖之业、谨守养子本分之时，不知不觉中处于落后于时势的退缩状态之中，渐渐有了懒于行动的习惯，致使

家业一点点减少，因此可以说，责任在于父亲的无能和没有见识。尽管事已至此，父亲似乎尚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似乎耿直、固执且胆小的他已横下一条心：只须固守消极的道德，完成作为一个人的本分，在此之上的一切幸与不幸统由命运定夺。只是当遭到母亲的迎头痛击时，才显得问心有愧，一脸歉疚地低垂着脑袋。尽管争吵的胜利常归母亲，但获胜的母亲自然也没有心情喊叫痛快。母亲越是屡战屡胜，父亲就越是萎靡不振，自己也就不知所措，最后就像孩子似地一边懦弱地哭哭啼啼，一边发牢骚。

关于唱机的争论，最终也按既定路线发展，父亲脸上无光地皱紧眉头，母亲气呼呼地拭着泪。

“不要紧的，爸爸。我以前在叶姑娘那里不时也摆弄唱机的，一次也没有损坏过。我来弄就没有问题，拜托其他人就不要碰它啦。”

躺在床上的阿富说道，要作父母亲的仲裁。那时她的病情没有现在严重，坐在床上摆弄一下机器的事还做得来。将机器放在开始剥落的纸胎漆小桌子上，不时让母亲上一上发条，她亲自来换唱针，将唱片嵌在圆盘上。

“噢,这该是吕升[①]的壶坂吧。……阿富，把刚才那个再放一次听听。看来义太夫[②]这玩艺儿也得这样听才行。”

过了四五天，父亲像是忘掉了争吵的事，竖起耳朵出神地听起唱片来，合着一轮晚酌，心情竟变好了。母亲说是喜欢三弦伴奏的长谣曲，从箱子里翻出伊十郎和音藏的唱片，让阿富来放。那情形就是把借来给病人的东西，反用作安抚父母，有时这个宝贝女儿纯

① 女义太夫的丰竹吕升。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因貌美歌甜大受欢迎。

② 义太夫节的简称，日本以三弦琴伴唱的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派，由竹本义太夫创立。

粹就是个摆弄机器的技师。每晚不厌其烦地反复放那二十来张唱片，从头至尾眼看着女儿安放唱针，老爸也好老妈也好，从不打算把这技术记住，一开头就觉得危险，干脆不碰它。可怜干瘦的病女孩，披一件沉重的棉袍，在褥子上欠身坐起，静静地转动着圆盘，在一旁的父亲和母亲低着头洗耳恭听的情景，无论如何都堪称奇观。那时候的女儿的脸孔，简直就像正在施行不可思议的妖术的巫女一样可怖，父母则如被魔法攫住般愚钝。就这样，唱机在凡人手上，被当成一种深不可测的灵妙神秘的机器。

阿富的病情渐趋沉重，到了自己不能随意活动身体之后，因为没有顶替的技师，机器终于被包袱皮一包，搁到衣柜上面。冒失鬼章三郎随随便便地就想搬走它，母亲也好妹妹也好，都大吃一惊。

“让你住手你就住手，章三郎！首先这大白天没有人家会放唱机！而且你也从来没有摆弄过这机器！”

“天底下还有人不懂放唱机的么？没事的，我就拿到二楼去一下。”

章三郎对母亲和妹妹为这简单的机器大惊小怪的小家子气甚为恼火。真是蠢得要命！今时今日唱机早已不稀罕，还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要担心成这副样子，那就别借回来嘛。而且借出的人也真是的，就借这么个东西，还要说什么“别碰伤啦”“发条不要上太紧”之类的，好像它是世界上惟一的珍品似的，别装模作样好啦。这东西要使用，免不了有点损伤的。要是不想有一点伤，就不要买这东西。——这样一生起气来，章三郎就非要拿出去不可，不随心所欲地摆弄一番，就咽不下这口气。

“妈妈、妈妈！不能拿走，大哥！你这样打开那包袱皮，灰尘都弄到上面去了！”

“没关系，你让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稍后父亲回来了都告诉他，你就等着吧。真是不像话！每天不去学校，在家里磨磨蹭

蹭的，净想着玩乐。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大学生。”

在母亲和妹妹怨毒交加的蔑视之下，章三郎悠然地把箱子搬上了二楼，窗边放着桌子，他打算把机器放上去安好，但说实在的，母亲的话正中其要害，他迄今尚未摆弄过唱机这玩艺儿。尽管他心想大致能行，不把它当一回事，但实际上一碰它，似乎意外地麻烦，机器总是不听话，开动不起来。把些小零件这里拆拆那里装装，好一会儿束手无策，这时候楼下的母亲和妹妹开始焦虑不安了。

“章三郎,你在干什么!? 你看清楚了啊！这头说自己能行，偏又不行，你要乱来可就要弄坏的啊。真是没我说你就不行。你要弄的话拿到下面来，问清楚阿富怎么做不行么？喂，章三郎，就这样好啦!”

章三郎‘啊’了一声,不顾一切地急于要机器转动起来,但似乎安放得不大对头，唱针怎么也不好好在唱片上转。在闷热中他长叹一声，用手指甲刮刮额头的汗水，恨恨地望着那台机器，一时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混帐！难道会有人为这种事哭么？”

他在心里斥责自己。和母亲、妹妹这种可悲的人意气相争也要哭鼻子，令他窝囊极了。面对比自己低下的人，他希望自己总是能够保持冷静。

“不管爸爸、妈妈说什么,大哥你总是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是不行的呀。还得有个更可靠的人给他严格的劝诫，否则他老是不醒悟……”

从下面的病房里又传来妹妹一番自以为是的牢骚。章三郎一听这话，顿觉一阵恶心似的不快，愤怒不已。刚才的伤感立即忘掉了。

“想得天真的家伙,还想来耍弄人——谁要你来教什么唱机的

用法！？与其那样，我还不如把这机器弄个稀巴烂给你看看！”

他猛然再次投入安置这台一时难以对付的机器之中。而这一回不知是哪里来的运气，唱针似乎挺顺利地走起来了，于是便把写有《清元北洲、新桥艺妓小静》的唱片放上去唱了起来：“彩霞映照衣纹坡，新年整妆街市行……”一个娇媚、浓艳的女声发出出奇的高音，讨人喜欢地唱起气昂昂的曲子，章三郎照旧叉着手，神色为之一振。母亲和妹妹也都不响了，一下子肃静起来。

“怎么样？唱机之类的东西谁都能摆弄么。这回该明白了吧。”

章三郎露出会心的微笑，心里畅快极了。他感到这是近来难得一遇的开心事，便按着歌的拍子晃晃头、扬扬手，兴味盎然，但当唱到“……柳樱巷陌，何时花落”之处，声音就逐渐不行了，圆盘出人意料地停了下来。那是由于发条太松弛了，但章三郎并不知道原因，他小心翼翼地试着上了五六下发条，唱片发出牛叫似的怪声，动了一下又停下来。

“章三郎，你把机器弄坏了吧？怎么会发出怪音？喂，喂！”

看来父亲不知何时已回来了，从下面冲着二楼开始大声地干涉起来。

“你自己不知道怎么个弄法，一知半解就来弄，这下把机器搞坏了不是？喂，章三郎！你看你看，净发出怪声，一点也动不了了不是？要弄就正经来，把机器拿下来让阿富给瞧一瞧！喂、喂！”

父亲这么说着，仍旧担心不已，站到了楼梯口处，沙哑着嗓子喊个不休。

“让她看也没用，机器不正常是因为它太旧了嘛……”

章三郎嘴上还不认输，一边心头火起，粗鲁地把机器摇晃得咯噔咯噔响。他心里预想着父亲一听见那响声，一定会闹起来的，不出所料，这次更加吵人了。

“哎、哎，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那样咯噔咯噔响？——到了你手上，借人家的东西也好什么也好，一点也不上心，只管粗鲁地对待，真是没有办法。你要是不懂，好歹就别动它了嘛。”

此时“咚”的一下更为剧烈的响声从二楼传来，章三郎突然心虚胆怯地说话了：

“这机器一开始就是坏的。到处都有毛病，所以你怎么弄它都动不了。”

终于被自己弄坏了！无论如何辩解，肯定是自己所为。肯定又是老娘一脸苍白地把这坏掉的东西战战兢兢地捧到日本桥去，低头认错再三道歉：“叶姑娘，实在是非常抱歉，您那么珍贵的东西，让咱们家章三郎那家伙如此这般地……”那么一来，那个阿叶会说什么呢？对我有何种想法呢？——想像到这个地步，章三郎更加睡不安寝，与其嘲笑别人小气，毋宁说更加看透了自己要私下捣鼓人家借来之物的劣根性。

“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是坏的呢!?”

父亲仍站在楼梯口不走，怒斥道。

“自己不小心，还赖原来就坏的。前不久还走得好好的。你真是让人讨厌。上日本桥还人家的时候，真不知说什么好了……”

父亲气势渐减，开始表示无奈了，不一会儿，似乎是阿富向他提醒了什么问题似地说道：

“章三郎，你没有上好发条吧？我觉得像是发条太松了，阿富说你上满发条试试。哎，你可能是没有上好发条啊！”

“我已经把发条上好了的嘛。”

章三郎一边说，心想反正机器已经坏了，便一来劲将发条匙拧个够，不可思议的是，圆盘竟又嗤溜嗤溜地开始转起来，小静生气勃勃的美嗓再次响彻四邻。

“你看看,根本不是坏了什么的,就是发条松了嘛。”

父亲的腔调里一副一块石头落了地的口气。

“所以么，早点问我不就行了？不明白他怎么就那么顽固。”

妹妹洋洋自得、越发逞能的话传到耳朵里，章三郎悔恨不已。甚至想到，与其让那小妮得意成这样，还不如机器真的坏了。

好不容易开动了机器，心里反倒不是滋味，他变得百无聊赖，而唱片则越唱越带劲，大大方方地一曲接着一曲。从清元到常磐津、义太夫、长谣曲，各种唱片都换上放一下，自上次发条骚动之后，他心里头有了疙瘩，不能像往常那样产生一番感触。往往令他沉醉的曲调传到耳朵里，刚要进入到忘我之境，内心深处便涌现一段窃窃私语：

“你怎么这副模样？不惜怒目相向从父母、妹妹处夺来的唱机就使你那么快乐？除了这样的事，世上再没有让你快乐的东西了么？”

最终，他对自己那种卑鄙下流的想法产生了厌恶。

尽管如此，他为了自己在家人跟前的面子，强忍着无聊，得再坚持一会儿。这么一来，他更感到正在做的事毫无意义，烦得很。他将所有的唱片都放上几句，当放上最后那张名为《千早振》的小先生的落语时，意外地是一张滑稽胡闹的作品。

“……哎呀，金先生请进。这个么，你说你不懂业平的歌么？这歌可能千早振的神他也没有听闻，龙田川……”

突然，小生曾听过的声音从喇叭飞出，开始快捷地说起来，因为实在太多怪话奇招，章三郎不禁“嘿嘿嘿”地从心底里笑起来。笑过之后随即板起面孔，心里觉得上当了似的，马上让机器停下来。

他失望地在房间中央睡成个大字。就在这一瞬间，他常有的自言自语便冲口而出：

“小生的确是很棒。”

2

唱机的用具就那么四散搁着，他就迷迷糊糊地睡到傍晚。

“哎，章三郎，该起来啦，该起来啦！”

他在这喊声中睁开眼，见父亲一脸凶相地站在枕边，用脚尖捅他的屁股蛋。

“就算是亲老子，叫醒自己的孩子也不该用脚踢吧。真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章三郎心里窝火，想来让父亲变成如此粗鄙野蛮的人，都是他自己的罪过。他的父亲从前肯定不是如此粗暴对待孩子的冷酷的人。现在以妹妹阿富为首，遇上母亲或其他人，他就是个几乎要让人蔑视的老好人，只有对老大章三郎，就像猛兽般气势汹汹的。这到底还是因为章三郎太过无视父母的权力，迄今对父亲的脾性诸多不满的结果。本来表面上让父亲面子好过点就行，但偏偏他就掩饰不住，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父亲那头也就以“岂有此理”作回应。

“在骂父亲没有受教育之前，首先从受过教育的自己身上改变态度才行。这样一来，父亲也就会坦率起来，彼此的感情定可融洽起来。”

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并非没有想到，只要控制一下情绪，对父亲温和一些，自己的良心也可以稍为安稳。明知如此，但一见父亲——或者被责备一句，他立即会不可思议地倔犟起来，终究不能乖乖地服从。

虽说是蔑视父亲，当然还不至主动地去骂对方，或卷衣袖捋胳膊的。如果他做得出手，恐怕也不至抱有这么多不愉快。如果能

把父亲完全当作外人、像对外人那样待他，他肯定可以更快乐一些。如果骂自己的是个外人，他会毫不客气地回去。误解他的若是个外人，他也可以分辩一番。如果可怜的人、卑下的人、贫穷的人是个外人，他会安慰他、迁就他、帮助他。根据情况，也可以与那个人绝交。然而可惜那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就无计可施了。

章三郎对父亲无可奈何，未必是因为他有道德。用“道德”这个有固定含义的词实在说明不了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心里堵得慌、脑袋受到按压似的、阴郁伤感愤怒的感情。常常存在于父亲和他之间，他无论如何也消解不了。有时一到父亲跟前，他的抵触感就勃发起来，牢骚、肝火直往上窜。然而，父亲那瘦削衰老的脸庞上，似有一种阴郁的、惹人怜悯的惨容，为此，章三郎开不了口，也无法动弹。一想到自己就是从这老者的血液中产生的，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无法接受的情绪，身子也僵硬了好一会儿。

“二十五六岁的人了，每天逃课躲在家，真不知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啊!?”

他不时会被父亲不容分说地叫到身边，盘问再三，再教训一番。这种场合章三郎便和父亲相对而坐，始终一言不发。

“你也不是个小孩了，一定会有什么想法的吧？哎，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可以每天东游西逛过日子？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听听吧。”

父亲以这样的态度要和他促膝谈心，但两小时也好三小时也好，章三郎仍旧沉默不语。

“想法倒是有，可再解释你也不会明白。”

他只在心里这样说，决不开腔。他没有兴趣趁势胡诌一通令人放心的话，好让父亲安下心来。他的心被一种惨淡的感情充塞，以至没有余地产生这样的心情。最后父亲焦躁起来，粗话渐渐出口，章三郎也尽量通过明确的表情和态度，夸张地表现出高涨起来

的抗拒心理。例如吓人地绷着脸，圆睁两眼，在对方训得最起劲时打一个尤其令人咋舌的哈欠。

“哼！”父亲咂咂舌，说道：“你这家伙怎么回事？父亲这边说话，你那头打哈欠，有这样的人么？你这人要不要面子？怎么这样厚脸皮？”

被人这么说时，章三郎才有几分舒坦，也就是说，他发现自己的表情和态度的含义已经传达到父亲的神经了，他很得意，反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你真是太离谱了。我这么干等着听你说话，你却一声不吭，不知你是固执呢抑或太笨。…… 今后么，要好好改一改你的性子，不好好努力不行啦。别像以前那样睡懒觉，早上六七点钟就起来，每天都得去学校。另外呢，就不要像以前那样随意到别处过夜。三四天不回家的事太不像话了。今后不改过来我可不答应了……”

最终父亲屈服，口气多少变得哀怨，说完几句下台阶的话后便赦免了章三郎。到了这个时候，父亲的眼眶里总是闪着泪花。

“弄到泪水要流出来的地步，怎么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呢？而我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稍为态度好一点呢？”

章三郎这样想着，感觉到异样的伤感紧紧地压迫着自己的胸口。父亲干脆强硬到底，反而使自己好受些。

但是，那种伤感也只维持一日半日而已，第二天早上被父亲从睡梦中叫醒过来时，和前一天相同的想法马上又支配了他的头脑。然后依旧又厚着脸皮睡到将近正午，或者又离家三四天。

“既然如此讨厌父亲，自己何不索性远走高飞呢？和父亲大吵一架，干干脆脆地断绝父子关系，永远不再发生关连好了。与其在这种脏兮兮的杂院里居住，世界上令人快乐的地方多着哩。即使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落魄到不堪的境地，还是比现在幸福吧？”

他这样下了决心，已经有好几次在策划出走了。他曾经卖掉旧书、从朋友处借钱，筹措小小的旅费，突然离家在外十天、二十天地东游西逛。然而，十天、二十天之后，最终他还是不得不回到东京。

“自己的身体会怎样都无所谓。自己是没有父母、没有朋友的。”

尽管他尝试这样去想，但对他而言，生他养他、有父母在的家，无论多么简陋、肮脏，无论积聚了多少不愉快，都是他最后安顿下来的地方。恋慕生养自己的土地、留恋自己成长的家，这种盲目的本能常常潜藏在他的灵魂某处，摧毁他离家漂泊的勇气。

“自己今后将再不能回到这个家了啊。无论自己在哪个荒郊野岭奄奄一息，都没有人会来探问了啊。自己至死都不能再见到父亲的面了啊。孩提时抱我奶我的老妈，也再不能相见了啊。”

把心思极端地推断到此，他不由得心虚起来。于是，他又辗转返回八丁堀的陋室，为的是继续和父亲干架。

尽管是那样拘束自己心灵的父母，越是了解彼此间因缘之深，他越是诅咒且恐惧那种因缘。他不断疏远父母，又恨自己意志薄弱，不能舍父母而去。

“嗨，章三郎，快起来、快起来！”

父亲仍在连声吆喝，不停地用脚踢他的臀部。

“你又睡懒觉了。……这副样子算怎么回事！唱机摆出来就那么扔着，收也不收一下……你用就得好好用，把它弄回原来的样子！”

章三郎睡眼惺松地望着天花板，打了个令人厌恶的哈欠，又昏沉沉地躺下去。尽管意识早已清醒，但此时此刻他不喜欢马上就起身，有意使起坏心眼来。

“ 叫你起来还不起来,你这畜生!”

父亲终于忍耐不住了，使劲拉着他的手腕，拖得他几乎手腕要脱臼。然后从胸前掏出一封电报，把它塞到他的鼻尖处。

“嘿，振作起来吧。你有一封不知那里发来的电报，好像是你某个朋友死掉了。”

“ 噢。”

章三郎冷淡地答应一句，从父亲手上接过电报。与其说朋友的死令他吃惊，毋宁说他首先在乎的是指名发给自己的电报，让父亲粗暴地擅自开启了。不过这种行为并非自今日始，最近寄给他收的信，大都被父亲启了封，检查过内容。

“他是个什么人？发电报给你的话，和你有相当的交情吧？”

“ 谈不上什么交情。”

章三郎仍气哼哼的没有好脸色，说起来话来颇为生硬。

“没有交情的人死了，没有道理给你发电报的呀。哎，究竟怎么回事？”

“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怎么能说不知道？有什么理由？”

父亲无名火起，立即就要顶起牛来的样子。

“ ……人家问你事情,连回答也不多一句。”父亲一边嘴里嘟囔着那句牢骚话，一边勉勉强强地走下楼梯。

“ 铃木今晨九时死了。”

章三郎手里拿着电报，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对他而言，铃木之死并不是太意外的消息，也不是太悲伤的事实。他只是回想起自己和叫做铃木的同学的交往，发觉他的死本身是一种命运的捉弄。

铃木是茨城县的富农的儿子，是当今学生中少见的品行方正、笃于友情、头脑明晰的人。友人之中,数他最有德望,最受尊敬、爱

慕。学籍在文科的章三郎在高中时没有机会和法科的铃木深交，但进入大学的那年秋末，有一天章三郎被五日元的钱给难住了。他要在当晚六时之前到下谷伊予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初中同学会，他无论如何要筹措到五日元的会费才行。初中的同学会在伊予纹搞有点太奢侈，但任当值干事的章三郎是首先力主其事，力排众议定下来的。

“总是一日元会费，吃的是寿司、便当盒饭，也太不景气了吧？这次再请个艺妓来助助兴、热闹热闹如何？各位，狠狠心，会费出到五日元就足矣。”

他洋洋得意地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许多人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但会员中也有开始悟出放荡滋味的富家公子、有点儿权力的商店二掌柜，这七八个傲慢自大的家伙都来怂恿章三郎。

“对极啦，你知道的，一元二元的会费哪能弄个像样的会嘛。如果说五元的会费都出不起的话，就由出得起的人聚会好了，搞个七八人的志愿者联谊会算了。会场由你负责，龟清也好深川亭也好,挑选你们喜欢的地方。”

他们半开玩笑地说道。赞成章三郎提议的人也好，反对的也好，都不知道章三郎是个为五元钱所困的穷书生。

“那就定在下谷的伊予纹吧。柳桥是一向很少去的，若是下谷，就在我们大学生的势力范围之内。”

章三郎俨然一副酒色之徒的口吻，将会员们都迷惑住了。就这样，事情很快就商定下来了。

事情是定了，关键是章三郎付不起五元的会费，他从一开始就清楚得很。话倒说得漂亮，其实他自己一次也没有去过伊予纹之类的地方。他已经做好精神准备：如果到开会的当天筹到了会费便可，如果筹不到，便得出装病缺席这一招了。到了那一天的傍晚，他在本乡大道很走运地遇上了铃木。

“间室君,很久没有见面了。”

总是学生服、学生帽穿戴整齐、刚刚走出大学正门的铃木不经意地和章三郎打了个照面，微笑着说道。想来自那时起，铃木的气色已经很差。

正好二人都要步行到三丁目的电车站。他们便很随意地凑在一起，一边不停地交谈着，一边走在柏油路上。章三郎打算把心事说出来的，他稍稍犹疑了一下，但当不久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两人要分手时，他红着脸对铃木说：

“铃木君,如果你有五元的话,借给我行吗？”

想到铃木和自己从来就是极疏远的关系，他对自己面皮特厚的唐突举动不由得羞愧不已。

“这个么，我这里刚好是有五元……”好心的铃木多少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一边作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一边说道。章三郎心想，“太好啦！”

“这钱是可以借给你，但下星期五之前不能保证归还的话，我就很麻烦了。”

“你放心吧,下星期五之前一定归还。”

“好吧，请千万要按时归还。否则我就一筹莫展了。”

铃木恳切地叮嘱道，将五元的钞票交到章三郎手上。

“谢谢。下星期我会想办法来归还的。总之今天是因为事情太急，连奔走的空隙也没有——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说着，他便气昂昂地步向上野大街的方向。

“终于借到五元了。下周五前能否拿得出来尚不清楚。不至闹到和他绝交的不愉快地步就好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坏毛病呢？”

钱一借到手，章三郎就马上联想起来。为一时的虚荣心驱使，假装有钱，睁着眼向别人借来没有把握归还的东西。为什么当时

未能忍住呢？——与其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毋宁说他要憎恨的是自己性格中抹不去的缺陷。

若说是后悔，则往往伴随着悔改，然而，他一边责备自己的行为，却未能下决心去改这个毛病。他深知即便想改，以自己的性格是改不了的。如果让自己再次遭遇此前的那件事，自己必定会同样地主张在伊予纹搞，同样会骗取铃木的钱。若自己真的后悔了，那就不要花掉刚才借来的钱，缺席伊予纹的聚会，明天就把钱还给铃木——这是章三郎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的念头。

“铃木那一头可延至下周五，还有时间。到期之前我尽量想想法子，不行的话，也就是二三个月面子不好过而已。总之能对付过去的。——到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绝交吧。”

这样拿定了注意，他马上胆气粗了，一点也不再操心。于是他立即奔赴伊予纹，醉拥艺妓之余，渐觉快乐无限。“幸亏借到五元钱来了。”他心里嘟哝道。

“我骗了朋友，即用骗来的钱游乐，为什么竟能快活至此？到了下个星期五，自己的欺诈就会暴露，为什么竟然不担心呢？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像自己这样对道德迟钝的吧。自己不仅意志薄弱,一定还是天生的道德麻木,是一个疯子。”

他连自己都吃惊于自己精神上的病态，不得不相信自己确是个疯子。

在约定的周五到来之前，他到铃木的宿舍去玩过一二次，但从周三起便骤然失踪。到了星期五，他一整天蛰居在八丁堀的二楼，敛声静气。从那天起，有好一阵子，学校不必说了，连在本乡的马路上溜跶也不成了。写有“该物务请依诺为盼”的明信片来了二三张，他也不回复。因为既无归还的诚意，也无此能力的他，根本无从解释。不久对方不知是厌烦了，抑或放弃了，自然就留待日后再收拾了。

他一边认准自己是个背德狂，一边极力相信对方的铃木的道德操守。“大概他不是那种永远记恨自己的、心胸狭窄的人吧，不会是那种浅薄的人，因为被骗的愤激，就把我不守信用的事散布到朋友中间吧。”——他将铃木的人格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释，祈求自己做的坏事被含含糊糊地掩盖起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因预期的钱不能到手而狼狈不堪的铃木，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二三个很了解章三郎的人，请他们拐弯抹角地间接催促一下。高中寄宿时同室的法科 S、工科 O、政治科 N，他们听闻此事，均一致憎恶章三郎的卑劣。

“唉，他连你都给弄个那么大的麻烦呀，怪不得这阵子完全不露面了。他又来这一手了呀。”

“政治科的 N 吃惊地说道。

“从去年起，他就没再到我这里来过。——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来，拉着我到洲崎呀吉原呀到处转，可算帐的时候他一次也没付过钱。全都转嫁到别人身上，更过分的是，说是明天即还，从我处借去了十五元，竟像幽灵般消失无踪了。真是上了间室的当了。”

工科的 O 像是嘲笑自己的傻劲似地带点戏谑地说道。

“可是，你们也挺奇怪的吧。让间室那么耍弄，居然还沉默？我们直接上他家里去，正经地和他谈判可能更好。要是你们不便去，由我代表你们去。”法科的 S 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

“唉，还是算了吧。要是他有钱的话，也不至于骗人，那家伙家里穷得要命。我也没有去过他家，不就是八丁堀的大杂院嘛。我们也不必逼到那么凄凉的地方去啦。”

N 说着，不大高兴地皱着眉头。只有他是明知章三郎的痼疾，此前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和他交往的。

“嘿，说起来我因为太气不过，直闯过他家一次。”O 搔着脑袋，

有点不好意思似地说道。

“那正好是去年冬天的事情……我不大熟悉东京的情况，还是头一次到那种乱糟糟的小市民街区去。要转过好几条小巷子，非常难认的、后街的后院里，附近的人说：‘这大杂院里上大学的人，除了间室先生的儿子之外再没有了。’我这才找得着的。到那里一看，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脏、乱、差的家呀，就像贫民窟里长霉的房子，我连谈判的勇气也没有了。而且他本人已经离家十天左右了，上了年纪的父亲倒过来向我打听儿子的下落，这番情景反倒让我觉得可怜，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就这么个间室，净说自己常去泡艺妓，还真装得像。”

“不用说，肯定是撒谎。不单泡不上艺妓，连当天的零花钱也肯定成问题。……间室也不是傻瓜，别干这种事岂不挺好？真是个怪人。我时不时给他一些婉转的忠告，但一见面他总是兴致勃勃，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还是同情他，跟他交往。恐怕间室可以毫无顾虑地去玩的地方，就是我这里了吧。人嘛，太讲交情的话，就分不出好人坏人了。”N辩解似地说道。

听完大家的话，铃木对N这样说道：“我也不是可惜那五元钱，但因这事和那人绝交的话也没意思，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方便的时候就还我。”

章三郎韬光养晦约一个月后，因为后来催促的明信片完全不来了，所以他估计铃木也死心了。某日他突然在政治科的N处现了身，若无其事地开始了他妙语连珠的闲谈。N也并无异样之处。他如常地欢迎章三郎，晚饭请他吃牛肉火锅、喝酒，以便通宵闲谈。章三郎总算放心了：N果然不知晓铃木这一桩事情。他醉成东倒西歪的样子。

N也喝得酩酊大醉，忘乎所以地畅谈朋友间的人物点评、或文学上的见解。过了一会儿，章三郎要告辞回家时，送到大门口的N

突然规劝般说道：

“哎，我说呀，这一阵子铃木烦恼得很哩。大概说你有什么东西非还他不可吧。也没有多钱嘛，想想办法，尽快给他送去吧。你总是要来这一手,可不好办哪。”

以他们的交情,N可以向章三郎若无其事地说出这样的规劝。

“噢噢，两三天内就去还。你要是见了铃木，告诉他我后天或者大后天一定会去还他。我一开始就没有想着不还他的……”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章三郎心里怦怦直跳，脸上现出了乞怜般的自卑神色。

“打算还的话，先给他打个招呼好一点吧！他说发了几封信，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回信，铃木恼火得很哩。你近来真是多了个坏毛病。S也愤愤不平，据说非要揍你一顿不可，所以你要是不小心，事情就闹大了。也许揍你一顿反而对你是一帖良药也说不定……”

“明白啦、明白啦 我也觉得自己不好,可说得太多的话,我也烦了，所以这事就到此为止吧，跟他说后天还他还不行么。”

“真的后天归还？你说的话不能算数，铃木那边我还是什么也不说吧。所以即使后天还不成，你也不必顾虑，还到我这里来玩。有一阵子见不到你的话，我也感到寂寞。”

“哪里哪里,会还的,一定会还的。’章三郎难得地认真表了态。他在心里发誓：后天之前一定要筹到五元钱。

但是，当后天的那一日到来时，他不知何时已把内心的誓言忘了个干干净净，在二楼读了一整天讲义。四五天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上 N家去了。

“其实有点不凑巧，还没还铃木的钱哩。一下子又上你这里玩来了。”

章三郎不让别人说他，抢先挠着头急急地作了这样的辩解。

一般人感到羞耻的事情，他可以若无其事地笑着说出来，这样的厚颜无耻，连他自己都觉得讨厌。他觉得自己的心里确实具备罪犯的素质，在一定场合下，他有可能干得出任何坏事。

“我也知道大概会是那样的了。其他人无所谓，但铃木那种老实人，全都指望着这钱呢，你不还他的话挺可怜的。”

“噢噢,没问题,这次肯定两三天内还他。”

“还是你的‘两三天之内’！再不还的话，我真要怂恿 S 揍你啦！”

章三郎满不在乎地辩解，N 也满不在乎地训斥他。二人经常来一番这样的对答，后来又来往过好几次，但五元钱始终不能回到铃木手上。

转眼五月份流行起恶性伤寒，铃木不幸感染上了。他这人平时非常重视卫生，体格看上去很健康，不幸的是心脏较弱。

“热度很高，要是不影响到心脏就好。”铃木最终被送入医院时，心事重重地对来探视的朋友们这样说。

“哎，铃木越来越不行啦。已经瘦成一根竹竿似的，几乎认不出来了。你也该去看一次人家吧？”

章三郎遇见 N 时，N 这样说他。

“我是想去呀，可我又怕传染上，所以没有去。我这人心脏也不行。”

他也真的是心脏不好。即使不是这样，伤寒的流行已使他神经出了毛病，这段时间里，不知何时将会染病的强迫观念，像恶梦般折磨着他。

“我们也去得太多了，说不定感染上啦。看那状况，铃木实在不行了,快要死了吧。”

“这话可不该说。给你说中了的话挺不舒服的……”

章三郎莫名地激动起来，急急地否定了 N 的话。

“那位铃木前不久仍和我们一样好好的是个青年铃木，现在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么一想，平时毫无感觉地出口的一个“死”字，突然以千钧之重，阴惨惨地笼罩在心头上。N 随口而出的‘快要死了吧’，带着一种异样的回响，将“死”的黑影投射到章三郎的心上。

N再没有催促过那五元钱了。两人都记得这件事，也都不再提及了，但章三郎总觉得不是味儿，挺别扭的。

“因为你总是拖，不了结债务，铃木也就要死了。这一来你的不守信用也自然勾销了。你感觉良好是吧？”

他感到不怀好意的命运之神这样说道，嘲笑着自己似的。

“赖朋友的债么，总之会有个好的了结方法的嘛。”

章三郎照旧不当一回事，就好像是已经圆满解决了似的。尽管这解决方式对他过分好、对人家过分可怜，可与其铃木活着，章三郎债务难了，备受各方攻击，这样解决不知强多少了。铃木是可怜，与此同时，章三郎无论如何是幸运的。

他在八丁堀的二楼躺着，仰望初夏的天空，时不时会想到此刻在医院里垂死的病人。病房惨淡的光景，即使自己不去探视，从目击过的 N 的话中，也大致能够想像得出。——生气勃勃的红脸膛、长满粉刺、看上去挺健康的铃木的容貌，干瘦得可怜，眼窝浅陷，安静地、默默地仰卧在病床上。苍白的额头和微微跳动的心脏上，放着沉重的冰袋，护士不停地往那烧得干渴的嘴唇边上滴下葡萄酒液。室内弥漫着怪异的药味，围绕着病人的至亲们预感到步步逼近来的不祥事件似地，眼望地板沉默无言，偶尔出入房间也蹑手蹑脚。汇聚到此处来的所有探病的客人，病人的父母也好、兄弟朋友也好，此刻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凡夫俗子轻易不能窥见的、灵魂和‘死亡’的秘密，只因为此刻这位病人而开启了，病人一下子因此而被推上九天的高度，宛如将他

尊为非凡的人格者、作为神与人之间中介的、不可思议的智者。——这个庄严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可怕情景，活生生地在章三郎的脑海里描绘出来。他还试着想像在高烧中挣扎、呻吟的病人脑海的情形。在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朦胧的意识表面，如泡泡般随现随散的幻像碎片上，究竟会出现什么东西呢？病人此际仍不忘却被人赖债的恼恨么？“间室这可恶的家伙，他一直在欺骗我。我就是死了也要把钱要回来。”他会说诸如此类的谵语么？——这么一想，章三郎不禁竦然。如果弄到病人说出这种谵语的地步，自己当初把钱还掉就好了。

只顾自己的章三郎记得古谚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宽宏大量、做人一向很君子的铃木，应当不会到临终之际还对章三郎的违诺怀恨在心吧。铃木一定会干脆彻底地原谅朋友的小小罪过吧。

“间室那家伙也很惨的。那的确是他的毛病，没有办法。”

他会带着怜悯的微笑说道，就此逝去的。——总之,章三郎不得不为着病人、也为着自己，祈求病人达至圣人般磊落的心境，高风亮节地、美好地死去。

“虽然我怕去探病,但若铃木死了,请通知我,我要出席他的丧礼。”他早早就拜托了N。

N就是履行此诺言，给他发来了电报。

“终于死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兼债权人终于死了。”

明知这样想是不近人情，但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私语。奇怪的是，他心里首先感觉到的，并不是对亡友的哀悼，而是睡不安稳的自己的幸运

3

在本乡森川町某公寓 N 的房间里，聚集了四五名穿大学制服的朋友。他们今晨和从乡下进京来的死者家人一起，将昨日辞世的铃木的遗骸护送至日暮里的火葬场，刚刚顶着中午的烈日，忍饥捱饿回到这里来。个个都因连日的操劳，一躺下便不愿动，连马上吃饭的劲儿也没有了。

“唉哟，累坏了累坏了。这么热的天，我也快断气了……”

脱去制服上衣，用手帕盖着脸，仰卧着的工科的 O,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道。

“明天早上几点的火车？看情况我到车站为止就算了。我们这帮子人一起涌到乡下去，人家也不方便的，找个人做代表好不好？”

N 光着两个肩膀，一边拭去流下的汗水一边说道。

“我打算送到乡下为止。”

曾经声称要揍章三郎的法科的 S，热心地说道，口气颇为认真。

“……反正原先是打算去的，派代表固然也可以，但大家都去更好些吧？我觉得从东京即使多去一个人，铃木家一定更高兴一点。就这样吧。这样做更好。”

正说着这话时，二个月来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的章三郎带着一本正经的表情，很客气地走了进来。火气大的 S 随即面露不快之色，将视线移开。

“哎呀,对不起,好久没有……”

章三郎一边说，一边用同学间做起来有点过于郑重其事的举

止躬身打招呼，一脸特别沮丧的样子。这一来，躺着的人懒洋洋欠起身,默默地点点头。他的一句‘ 好久没有…… ’之中,不单为阔别致歉，还包含着为此期间的不当行为谢罪的意思。至少章三郎认为是包含了的。而大家虽然不大乐意，也都向自己致意还礼了，他希望解释为自己的罪过在暗地里被赦免掉了。

“ 昨天给你发了一份电报,收到了吧。”N 为了打破冷场说道。

“ 噢噢，谢谢。今天我是来你这里问问情况，葬礼定在何时？ ”

“ 因为葬礼在乡下办,正打算让 S 作代表去，其他人护送骨灰到火车站为止。时间是明天早上十时，此前到上野车站来就行。 ”

“ 且慢,我看情况也可能到乡下去。”

O 突然端坐起来，像想起了什么地说道。

“ 你说要去乡下，是别有用心吧？今天早上在火葬场就拉着铃木的妹妹，猛说奉承话了。那种场合也来这一手，你也堪称交际大师了。”

被 N 这么说，O 也微笑着说：“ 那妹子真是长得好。铃木生前也听说过他的妹妹，却没想到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其实我是想看一下那女孩穿着白罗的带家徽的和服，在葬礼队列中哭得眼肿肿的样子。”

“ 喜欢成那样子，铃木活着的时候正经提出来，要她做你的老婆。凭你的条件，铃木的父母一定不会拒绝。 ”

“ 真是可惜呀。”O 带着几分真心地说道，多少有点遗憾的样子 。

“ 现在开始为时未晚嘛。我们是她已故兄长的好友，对方家人也会信任我们的……。这样的话我也到乡下去，要跟你竞争一番。”

“ 就这么干，就这么干！带着把铃木的妹妹抢到手的雄心，二人一起到乡下去。光是一个人当代表的话，在火车上太无聊了 ”S

说着，开心地笑起来。

一谈到女人就特别来劲，并且不甘人后地大发宏论的章三郎，不知是否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竞争者，欲言又止，还是默默地听着三人的话。不仅是人格低下，就家境而言，章三郎也不是可和铃木的妹妹这等人婚配的身分。若非形同乞丐的小巷出租屋的女孩，没有女人会愿意嫁到他那里去。这么一想，他颇羡慕三人富裕的身世。即使玩笑也罢，朋友们可耽于如此甜蜜之空想——将铃木家那样的乡下富豪的千金娶为妻子，建立一个快乐家庭，这地位令他妒忌。若让他生存在 O、N、S 他们那样有相当财产的家，可以自由自在地钻研学问的话，自己当不至变得如此品格低下吧。设若自己也是世代财主的儿子，恐怕就不会变成一个被朋友忌惮、轻蔑的人。自己相较于他们而言的缺点，原因尽可归结为金钱问题。只要有钱，无论学识之广博或头脑之敏锐，自己决不下于他们。何况自己拥有他们难以企及的艺术天才。

“等着瞧吧。尽管我被你们这些小子排斥，也能干一番大事让你们瞧瞧。”

不知何时，章三郎变得愁眉苦脸的样子，N看他可怜,突然转过话头，安慰般说：

“说起妹妹，你妹妹好像病了很长时间吧？怎么样，有起色吗？”

“唉，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有指望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因谈及妹妹而渐渐回复生气的章三郎，特地表露出担心的神情，乞求怜悯般的目光往三人脸上使劲，一边用沮丧的腔调说道。

“患了什么病？”O这才以和解的口吻问章三郎。

“肺病。”

答出这话的他，脸上跃动着如释重负的喜色。

“你这人的毛病就是爱关心人家的妹妹。”N从旁插了一句,开

始冷嘲起来。

“……据说间室的妹妹不像她的兄长，是个美人儿哩。自古以来，患肺病的女人肯定是美人，不必看过也敢说。年方十六，地道的东京人，加上是个灵巧的姑娘，说不定比铃木的妹妹还要好。怎么样？发挥你擅长的交际术，到间室家去探一次病如何？”

“不论多么漂亮，肺病就对不起了。病愈之后再使用交际术吧。”

“妹妹要是病好了，我就让她去做艺妓，O会看得上吗？其实她真是个好女孩。夸奖妹妹的容貌是挺怪的，但她那脸型实在少见。”

章三郎不失时机诌出一番谬论来。此前他肯定没有想过瘦得皮包骨的妹妹如何“容貌少见”、“做艺妓”。他希望此刻能发表个举座皆感兴趣的见解，好让朋友们尽早忘却对自己的反感。

“让铃木的妹妹当老婆，间室的妹妹当妾侍么？兄长终归是兄长，间室的妹妹成了艺妓的话，想必精明强干。哈哈哈！”

S说着，开怀大笑起来。他笑得太没有头脑了，尽管话里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以间室为首，N和O也都哄然笑将起来。

“到连声称要揍自己的S那个冒失鬼也向自己显露笑脸时，就没有问题了。靠着背后议论已死的铃木，和将死的妹妹，这两个死灵、生灵的帮忙，似乎正好让O也好S也好，忘记了对自己的怨愤。到了这一步就好啦。看来人么，不会永远记恨另一个人的。”

章三郎因三个朋友不出所料被巧妙地笼络住而生出淡淡的喜悦。他更抓住这个时机，像宴席上的帮闲般大讲低级庸俗的笑话，令三个朋友捧腹不止。

“哈哈哈,好久不见,间室还是那样妙趣横生。”

S以顾客赞扬艺人的口吻不断发出感叹，章三郎一下子显出他的艺人根性，说道：

“我还没吃午饭，让我尝顿牛肉如何？其实呀，刚才就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他说着，小心翼翼地留意着N的眼神，说话时显得不可思议地胆怯。

“你看,又催吃饭了。——反正我们也都未吃，你不吭声也有吃的么。不要弄得那样可怜兮兮的好不好？”

“说是有得吃，要是公寓的饭就谢谢啦。还是请顿牛肉吧。两三天没有吃肉，对牛肉想得很。顺便再来啤酒的话更好。”

“哈哈哈，赞成赞成。我也想喝啤酒了。哎，N，间室那么想喝,干脆来个半打吧。”

因为章三郎说法奇特,S也好O也好，不但没有生气，反倒忍不住笑起来。他们取笑着章三郎的同时，已经忘掉了对他的憎恶。“实际接触一下，间室这家伙心眼也不坏。那小子到底不是打心眼里坏的人,只是由于太漫不经心、懒散,失去了信用,所以从这一点看，他也是个可怜的人。对这种人，只要你自己一开始就别借钱给他，倒是可以开开心心交往下去的。”——似乎他们对章三郎有了这样的看法。

从章三郎这方面来看，他也不指望和他们能有更深的的交情。他这人并不以为交友这种事情有多大的价值。自己的性格任性而不道德，自知是非社交型的，他做梦也没有想过交一个终生意气相投的朋友。首先他就从来没有产生一种欲望，要对他人吐露真言、认真说说事情。说得更加贴切一点，他不觉得有必要对朋友真心交往。——当然，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潜藏着某种认真的东西。待来日他的天才成熟时，这种东西可能会依赖于诗、或者小说、绘画之类艺术形式发表出来，而决不是可以下巴轻轻地对某个个人说出来的。尽管他常常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心底里熊熊燃烧着的艺术上的欲望，但和朋友一见面，就禁不住猛侃低俗无聊、恶作剧的笑

话。一和他人接触，他头脑深处翻腾着的可贵东西顿时失去了灵光，只有极其表面的、轻薄的、吹牛的、污秽的方面在活动。到了这种时候，就连他自己也认准自己是劣等人士，连身为男子汉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也失去了。

“不仅是朋友，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感化。无论在何种地步，自己和他们之间都不过是持续一种表面的、敷衍了事的接触。自己既没有祈求过他们的幸福，也没有指望过因他们而伟大起来。被他们的社会敬畏、信赖，与自己的真正价值有几何关系？对自己艺术上的天分有几分裨益？”

章三郎对世上之人——朋友，不可能产生更深的情分。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关系之中，对他惟一重要的是恋爱。因为这恋爱也是渴求某个美女的肉体，所以和穿美衣、吃美食一样，都同样不过是官能上的快乐而已，决没有把对方的人格、精神作为爱的目标。即使他身上发生了沉溺于恋爱而丢弃了生命的事，恐怕那也不是为了恋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欢娱而献身的吧。也就是说，他不但完全欠缺亲切、博爱、孝敬、友情这些道德上的情操，连感受到这些情操的他人的心理，也无法理解。

然而，他未必就是社会上所谓的“愤世嫉俗者”——“Misanthropist”。他一边愚弄人，一边喜欢与他们一起喝酒、玩女人、谈笑。十天二十天没有和朋友见面，他就寂寞得无法忍受。在他的心中，向往闲寂的孤独生活的沉思型性格，和恋慕杯盏交错、花天酒地的帮闲根性，常常交错在一起。赖着朋友的钱债不能在社会上露头时，他就暂借八丁堀二楼韬光养晦，屏息以待，或作漂泊之旅。这种时候，他就将自己想像成伟大人物。过了一阵，当借款已过时效，不知不觉中负面影响回复沉寂时，他便急不可耐地去见 N 或 O，坦然出现在他们的公寓，全当没有丢脸的传闻存在过，死乞白赖求人家请吃牛肉火锅，或者沾光去泡艺妓。曾经被友人呼为

“活宝”,享有“逍遥派”、“警句大师”之类的盛名。他最高兴不过的，是人家把他当成酒宴上不可或缺的，杂耍似的宝贝。因此，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最终只是“酒肉朋友”的程度。偶尔有朋友将章三郎的人格估价过高，主动来寻求更深的交往时，章三郎反倒为难了。将他对朋友的要求作露骨而大胆的表白的话，就可以归结为“反正自己就是利己主义的、最不可信任的性格，觉得讨厌的人不必交往好了。但是，我为人懒散的另一方面，是口才极棒、逗人喜欢，觉得有趣的人不妨明知我不堪信用而交往。”

翌日上午十时，铃木的遗骸成了灰，被装入一个小小的、绝想不到人骨放得进的小瓶子里，由上野的火车站运回乡下。近五十名送行的学生聚集在此，站在车窗前的月台上。

“小子生前承蒙多方关照，非常感谢。今日又劳特地远送，实在过意不去。”

铃木的父亲用乡下人耿直的口吻向学生一一致意后离去。人称长得漂亮的故人之妹，也跟在父亲身后文静地俯首致意。

章三郎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接受了父女俩郑重其事的致谢。“小子生前承蒙多方关照……”听到这话时，他感到普普通通地仅以“请别客气”回复实在过意不去,便加上了“……那里那里,是我不对”，他不好意思地斜眼瞥了一下那个装骨灰的小瓶。

五十名学生当中，也杂着被章三郎一再拖欠钱债、街上遇着也要劈胸揪住算帐般的人物。但是，所有人都出于对逝者之灵的敬意，没有人来剥他的面皮。他突然感觉到像是青天白日之身一般。似乎故人直至死后，仍然施惠于章三郎。

4

一直淫雨霏霏的入梅时节天空，自傍晚起晴朗起来了，西斜的阳光照射进来，二楼房间里亮晃晃的。贪图着午睡的章三郎一如往常睡成个大字，浑身汗津津的，他突然听见楼梯发出“吱呀吱呀”的脚步声，便醒了过来。

“我也知道送医院毕竟是好，但没有钱也办不到呀。”

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耳语般说话，一边进入章三郎房间的是父亲。其后母亲也悲痛欲绝、神智不清地呜呜哭着上来了。

“咦,老妈好像要说服老爸什么事情。”章三郎醒后仍未清醒过来，呆呆地想道。一有不能让病人听见的事情要商量时，父亲和母亲总是悄悄地上二楼来，低声地附耳交谈。

“所以你到日本桥去说一说，求求人家看怎么样也好吧？事关能不能救人一命，如果不让她住院的话，人家要说做父母的太残忍了,没办法呀。”

母亲像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那样发出娇滴滴的鼻音，令人怜惜地咬着襟边，用几乎难以听见的小声哭泣着。她的头脑因为要失去惟一的女儿的悲痛而混乱起来，变得先后不分。

“你又这样说！哪里有什么残忍的事？为了阿富我们能做的不也都做了么？”

父亲粗声粗气地说过之后，突然像一件讨厌的不祥事件就要出现在眼前一样，眼神阴郁起来，把声音又压低了几分。

“况且,若是有救的,借钱也得让她住院治疗,但是至今我们已用尽所有的法子了，结果都没有用呵。连医生也说，看她的病情，不知能否熬到梅雨期过去，所以尽管很可怜，并没有办法呀……无

论怎样，也只好认了那是那孩子的阳寿了。”

得到温言相劝，母亲像个固执的孩子，那样摇了摇头。

“正因为人家说她没救了，更要送她入院，让好医生给看，否则我不会死心。……河村的阿照快死时，也上日本桥去好好说了，不就送进了顺天堂医院么？因为没救了就撒手不管，天底下哪有这样、这样……不近人情的父母……”

“谁撒手不管了？没有撒手不管嘛。每天如是地请芳川先生来看，已经尽可能去做了啊。”

“芳川那种庸医懂什么呀。”

“别胡说八道！人家是很棒的医学士，是这附近很受信任的医生！没见过像你这种不明事理的人。”

父亲怒吼起来，但可能母亲更加伤心，马上又把口气放温和了，耐心说服起来。

“因为芳川先生从阿富小时就给她看病，可能比起看陌生的医生更加确切一点吧。他已经断言不论请什么博士看也救不了，是阿富的运气太不好了。如果我们的手头很富裕，尽可以送入大学医院，请青山先生看等等，这样做是说，明知救不了，为了尽人事而花钱而已，这是我们穷人勉强地东挪西凑也学不来的事呀。”

此时，从楼下病房里传来阿富的喊声“妈妈，妈妈！”母亲无可奈何地停止了谈判，嘴里应着“来啦来啦，妈妈马上下来了”，一边慌慌张张地拭去眼睛周围的泪水。

“你看你看，我们一到二楼，阿富那丫头就觉察到了，赶快下去吧。别让她看见你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

“妈妈，妈妈呀，都上二楼去，人家好寂寞嘛。”

“来啦来啦，就来了。”

走下楼梯的母亲仍在抽动着鼻子。

“喂，章三郎，又睡懒觉了，还不快起来，还不快起来！?”

跟在母亲后面要下楼梯的父亲一看见章三郎偷懒的样子，就无法不吭声地从他身边走过。

“可怜的爸爸。老婆逼迫他，儿子瞧不起他，女儿快死了。多么不幸的老头儿呵。”

一旁装睡想着这些问题的章三郎，一如往常，当他的屁股一挨踢，他的同情心随即消失无踪。躺着的儿子与踢着的父亲较了好一会儿劲，但当父亲热乎乎的脚掌不时地粘贴一下章三郎腿上的肉时，这种肌肤接触有种说不出来的不快，让他觉得要打哆嗦，做儿子的终于不得不抬起头来。

“说你不要睡午觉，你怎么还老样子？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父亲一边用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责骂，一边定定地盯视着他，仅此仍心有不甘地说道：

“有时间午睡的话,到芳川先生那儿给阿富取药去！傍晚喝的药没有了，现在就去取。妹妹病卧在床，你却一点也帮不上忙。”

“自己还是父亲呢，对儿子的学费一文钱也帮不上……”章三郎在心里头仿着父亲的腔调，打岔似地说道。

父亲和母亲第二天仍上一楼来，为前一天同样的争论来一番哭泣、发火、斥责。母亲说，如果不能入院医治，得请个护士或女佣。“因为阿富好可怜，我就默默忍着了，但从厨房的活儿到照顾病人，都交给我一个人的话，实实在在是干不来。你老是说什么‘穷所以没办法’,真让人吃不消。”父亲抱着双臂,乖乖地听着这番气呼呼的、意料之中的口头语似的怨言，他无奈地叹一口气，权当没有听见。他似乎已经讨厌起不论是到何时都和从前一样看问题的母亲的任性和奢侈。

“夫妻要是那样争吵，干脆早点离掉好了。有这样的老妈，加上一个这样的老爸，今后只会越来越穷。”

旁观这一切的章三郎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可怜的感觉。以他

客观公平的眼光来看，未必都是父亲的无能导致了今天的窘困境地。如果换了他是父亲，想必很想对母亲发牢骚：“ 是因为你不好，才连我也成了穷光蛋。 ” 凭他的忍耐，父亲这一方实际上可能比母亲聪明一点。

“ 厨房的活儿和照顾病人 ,都是我一个人在干。’母亲总说这句蠢话，其实她在耍赖偷懒，既无作为一家主妇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从阿富身体还好时起，她就没有一次自己做早饭。与其说是不做，毋宁说是不知道怎么做。

“ 一家的主妇 ,不做饭也行么 ?”

被父亲这么一说，她一定满脸不服气的样子，撅着嘴拧过脸去 ,说道：

“ 都是我不好！我学做事学不来。因为我没有想到会穷到这个地步 ,连做饭的事也得干。”

不得已，父亲傍晚下班归来，便亲自下厨动手挽袖淘米。早上，在母亲和两个孩子仍在梦中时便起床，在灶前一边吹吹火竹筒，一边烧火。然后他将锅里的饭移到钵里，在酱汤要煮开了的时候，母亲才大模大样地钻出被窝。干完这么些活儿之后，父亲急急地吃过早饭，往往连饭盒也得自己动手装，慌慌张张地赶往老板的店里。这间店是越前堀的运输社，他在那里当个运输的经理已有四五年。

就这样，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似乎就祈求着眼前这种平安无事日子，把捱苦可悲的一生过完了事。丈夫既无控制妻子的力量，妻子也无激励丈夫的决心，彼此都不寻求脱出现在境遇的途径。他们每天都抱怨自己不走运，但仍旧持续着丑陋的生命，既不打算发奋，也不打算自杀。

“ 所谓生活艰难，竟至如此可怕么？不愁吃地活下去，竟至如此困难么？自己现在到社会上去，也得像父母一样非捱苦不可

么？”

目睹一家人的情形，章三郎担忧自己的将来。尽管母亲任性、父亲懦弱、处境可悲，自己生为父母的儿子，充分地继承了他们的弱点，这是他一向不能否认的。一方面相信“自己具有优秀才能”，却从不去锻炼这种才能，一有空闲便图个安逸，耽于睡午觉、侃大山、喝酒泡妞。他比母亲更懒惰、虚荣，比父亲还要懦弱无能、意志薄弱。

照此松弛下去，他必陷于和父母相同的、惨淡的命运。不仅是必然了，现在他就感觉到这命运一分一秒地逼近来。“我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要成大事的话，现在就非成不可。”

章三郎也有幡然醒悟、心急火燎的时候。他猛地振作起精神，泡在上野或大学的图书馆里，或在桌上铺开原稿纸，握笔沉思二三日。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脑袋长久以来放荡惯了，变得像石头一样迟钝、慵懒。无论读书还是写作，他的心思没有一半能集中到一个地方。刚刚面桌想写点什么，不一会儿便神游起来了，心里头无休止地描绘出美人醇酒、种种病态得可怕的、荒唐无稽的寻欢作乐的场面。这和他醒着作梦是一回事。没有了睡和醒的区别，他无须服用鸦片或大麻，极怪异的妖女舞蹈、血迹斑斑的犯罪情节、不可思议的魔术师表演等等，一直在他眼前变幻出没。

他在心理机能松弛的同时，神经衰弱却有增无减。健忘、独语、暴躁、别扭，这些症状一天之中此起彼伏，烦扰着他。自铃木之死以来，在他脑子里扎下了根的强迫观念，随着时日流逝，益发厉害地压迫着他的神经。

“不知自己何时会死？不知自己何时暴卒？”

这样认为的章三郎有时便怕得坐立不安起来。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对一切急病都过分敏感。脑充血、脑溢血、心脏休克……诸如此类的病患仿佛马上就染上了，一瞬间几乎四肢都麻木了的

感觉，一天里面要出现五六回。在街上走着突然胸口作痛，便一口气狂奔过五六个街口；或在电车上突然血往头上冲，便慌慌张张地跳下车；半夜里一把撩开被子，滚落楼梯般地冲下去，将水龙头的水泼到脸上；恐惧让他不得安宁，仿佛他不发疯就不罢休似的。他也曾体验过脸色苍白，抱头抚胸，整个晚上颤抖不已；直至看见了早上的太阳，才放下心来似地睡到近午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向谁倾诉，该用什么方法才能驱逐这只凶猛的病魔毒手。至少他的病以现在泛滥的药物之力是无法指望治愈的。

“请医生救救我吧！我实在是害怕得不得了，我可能马上就会死去。’这样说着,发出绝望的呼喊,恐怕医生也无从着手吧。

“你究竟害怕什么嘛。你的身体哪里也没有出问题嘛。你没有问题,死不了的,尽管放心好了。”

医生恐怕也是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口头安慰一下章三郎而已吧。

如果那医生是独具慧眼的——是不但能看透他肉体的疾病，连他潜藏在肉体深处的灵魂的疾病也能看破的慧眼，一定会浮现出冷冷的微笑，脸上带着一丝迷惑地宣布：

“哈哈，你病得很重，但医生无能为力。你从孩童时起就耽于太不自然的肉欲，过分虐待灵魂，为此现在就得到报应了。我很清楚你是个怎样的人。你天生就精神上有缺陷。你是被医生和上帝抛弃的人。很抱歉，以我的力量也救不了你的性命。”

然而，比谁都要明白地自觉自己的病因的章三郎，实在没有兴趣特地为了听取宣布而去求医。对于自己的病，他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失望和懊恼而已。

“你受的苦是天罚。是任何逆天而行的人都必须接受的惩罚。像你这样的人傲慢自大地要逆天而行的话，最终只能变成狂人。你仍不打算改变你的生活么？”

他听见了良心的窃窃私语。于是他回答这个低语道：

“是谁将我生就一个非逆天而行不可的人！？对善不能真心，偏对精心的恶倾情，谁将我生成这种畸型的性格癖好？我不认为对我的背德行为要受天谴！”

他无论如何也非得反抗这项不当的天谴。他不能够心甘情愿地领受上帝惩诫的鞭笞。他想找出办法，将海啸般袭来的死亡恐怖驱走，尽可能地生存下去。即使他的境遇可悲，但他所降生的这个世上，看来充满着恶魔教给的种种寻欢作乐的事情。他一定得活长一些，好找到一次机会，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官能浸泡在那寻欢作乐的毒酒之海里。如同好饮者连杯底的一滴酒也不放过一样，此生那怕多尝一滴美酒也好。

他对根本性地治愈自己的疾病已死了心，只是致力于暂时性地忘却那种可恶的痛苦。偶尔预感到要可怕地发作时，无论是在深夜还是白天，无论是在街上或在电车上，他就慌手慌脚地灌酒。多么可怕的刹那也好，只要当场醉了，神经很快就会镇静下来，四肢的战抖即可止住。明知姑息的做法反而招致更重的病情，他只求安抚眼前，已无暇顾及将来。

只要有酒喝，没什么可怕的。——章三郎渐渐陷入这种迷信中了。为了支撑他的生命轻松度过每一天，酒比饭更加重要。尤其是每天晚上，临睡前不喝足一定量的酒，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眠。有了钱，他会买小瓶装的威士忌，外出时怀揣着它。没有钱万般无奈时，只要是含酒精的东西，都可痛饮一番。他还试过瞒着父母，悄悄从火盆的抽屉偷走十仙的硬币，用来买烧酒。最后甚至到了深夜到厨房搜掠，抓起调味用的料酒瓶子，一饮而尽的地步。

“料酒一下子就没有，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半夜里被章三郎喝掉了。对，一定是这样的。”

母亲有一次对父亲说道。

“咳，那酒是可以喝的嘛。如果是这小子喝的，那就真叫人没办法。问题不大，今天晚上得把它藏起来吧。这种东西也喝，身体马上就会搞坏。”父亲半信半疑地说道。

当天晚上，章三郎照常到厨房来搜掠，但却找不到料酒。他醒悟过来，便从隔扇的缝隙往房间里偷窥，只见料酒瓶子就在父亲枕头边，和香烟盘并排立着。父亲和母亲躺在病人阿富的两侧，或打鼾或大张着嘴巴沉沉大睡。劳碌命的老爸也好、爱抹眼泪的老妈也好，从来就是倒下便能睡着的人，这倒是怪事。章三郎留神着早晚都像大理石卧像般仰睡的妹妹的动静，顺利地将枕边的酒壶拿到了手。然后隐身到厕所里，一边紧皱眉头忍受着令人不快的气味，一边咕噜咕噜地往肚子里灌酒。

那是五六天之后某个半夜三更的事。等家人熟睡后悄然走下楼梯来的章三郎，借着晦暗的灯光环顾室内，发现那个酒壶并没有放在父亲枕边。

“哼,又发现了,把酒藏了起来。”

他嘟哝着，茫然地站在房间中央，俯视着三人的睡相。一如往常,父亲发出凄厉的鼾声,母亲张大嘴巴,安稳地睡眠,样子却像病倒路旁者般悲惨。章三郎觉得近两三年来已经没有好好端详过父母的脸，他看了他们好一会儿。从污迹斑斑、破残不堪的绸睡衣底下，露出两条干瘦、多毛的腿，脚指甲像枯萎的花瓣一样向着天花板，任性地睡着的父亲脸颊，凹陷得像几乎可看透眼窝和牙床。那模样与其说是个活着的男人的睡姿，毋宁说更接近一个饿死的人的尸骸。母亲可能是身体好吧，不大会有劳碌憔悴的痕迹，丰满白皙的肌肤袒露至胸，两手平伸，单膝屈起，呼呼大睡。章三郎有一种感觉，仿佛他们越是睡得香便越是可悲。终日劳心劳力已筋疲力竭、残败的余生只能托付夜间熟睡的老夫妻的、安静的嘴唇和眼睑里，不再出现日间斥责章三郎时的震怒瞳仁和詈骂之辞。他们

就这样子躺在章三郎脚下，仿佛在求得自己儿子的同情和救助。

“章三郎啊，请救救我们吧。你不是我的儿子么？偌大一个世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会救我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你将心比心,做个孝子吧。”

仿佛诉说着时世艰难的、断断续续的睡眠中的呼吸声，在他听来总觉得是这样的哀鸣。自己为何会刻薄、厌恶如此悲惨的人呢？为何对如此凄凉的父母持反感态度呢？……想到这里，章三郎心里很难过。

“世界上不会再有我这样的坏人了。我是真正的忘恩负义。是被上天和神抛弃的人。……爸爸、妈妈，请原谅我吧。”

他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

“大哥,又来喝料酒么？”

原以为已睡着的病人阿富不知何时已经醒来，用水晶般澄澈的眸子定定地望着章三郎。

“已经藏好啦，所以你在那里找不到的。叫你不要喝了，大哥你怎么还那样啊……家里的厨房每晚还真的跑出个黑头大老鼠，谁还会乱放东西呀。”

病人用微弱的、乏力的声音挖苦道，听得出她喉咙深处带出的痰音。

好长一会儿，章三郎仿佛魇住了似地竦立着，几乎是毫无表情地瞪视着病人那透彻的瞳仁，这段时间以来忍耐着的憎恶之情此时终于爆发出来。

“死丫头,别不知天高地厚！”

尽管如此，他仍不太情愿地踌躇着，压低声音说道：

“你究竟怎么回事？站都不能站的一个病人，偏偏嘴上不饶人，什么都爱说。看你可怜不说你，反倒不识好歹没完没了。我没有必要听你的指示，乖乖地一边待着吧。反正像你这样的病人

……”

章三郎这么说着，自己对往下即将出口的言辞之残酷也不禁愕然，便将后面的话弄得含糊不清起来。

“……与其操心别人的事情，不如尽量努力让别人别为你操心吧。这就已经足够了，笨蛋！”

病人没有再吭声。夜深的房间里闷热、寂静，她依然毫无表情的眸子永远就那么冷若冰霜地盯着章三郎。

“大哥欲言又止的话的意思我也很清楚，我反正是快要死掉的人了。”

她的眸子里像是这么说着。

5

那阵子，Masochist① 的章三郎找到了一个能够倾听他任何要求的妓女。为了见这个女人，他运用所有手段来筹集放荡费用，不到三天就到访一次蛎壳町的暧昧宿。以授课费、买教科书之类名目从日本桥的亲戚处挖来的所有学费不在话下，连好不容易才恢复友谊的朋友伙伴，他也对他们重施故伎，到最后，甚至把借来的书也卖掉，以资他前往水天宫后巷的那个女人处。大喜大惧交替攫住他，他已堕落在神魂颠倒的 Delirium② 之谷。

离家三天四天，总在深夜一二点才回到八丁堀的章三郎，拖着疲惫的四肢和因恶醉而像棉絮一样飘荡的躯体，砰砰地敲打窗户，叫醒正在睡觉的父母。

①被虐恋者。

②谵妄。

“ 怎么到这个时辰才回家呀？这样粗鲁地敲门，要吓着阿富的呀。……像你这样的人无父无子的，自己找地方待着去吧，最好别再回来 !”

听到屋内父亲的怒吼，章三郎把门敲得更猛。结果在父亲生气地来开门之前，他砰砰地踢了好几分钟门板。

“ 你这坏小子！叫你自己找地方去怎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啊 !?”

门一开，父亲即猛地向章三郎的胸前推搡一把，接着一个大拳头向他的太阳穴猛抡过来，这几下子几乎成了惯例。

“ 他爸、他爸 算了、算了 ,放过他吧 ,吵着左邻右舍呢。…章三郎！你站着不吭声是不行的呀。还不赶快说句话向父亲道歉！ ”

母亲将二人隔开，一边抽泣着一边叫喊道。

“ 畜生 还干站在那里干什么 !?”

不停地乱揍儿子脑袋的父亲的脸上，有时会闪着泪花，声音也颤抖着变调了。

尽管如此，章三郎也不打算认错道歉。直至母亲好不容易将暴怒的父亲硬拖到里间去为止，他一直很有耐性地挺着脖子僵持地站着。因连续数晚被凶猛的刺激弄得麻木的脑袋，此刻被眼花缭乱地哐哐地猛砸猛摇几下子，对他而言反而有一种痛彻的快感。

六月底连日霖雨后一个少有的晴朗的日子，四五天前起病情便恶化了的妹妹叫住了早上七时就要去上班的父亲：

“ 爸爸，我今天觉得寂寞得不得了，你就哪里也别去待在这里吧 ,求你了 ,爸爸。”

她用前所未有的凄凉腔调撒娇似地说道。曾经惹得章三郎生气怒骂般张狂的病人，此时已心衰力竭，回复到七八岁小童的无知状态。到了夜晚，她说是讨厌一个人睡，要父亲干瘦的手抱着睡。

仿佛相信只要被父亲抱着，死亡的事便不至于发生了。

“他爸,阿富说了她好寂寞,你今天就请个假吧。”

母亲接着女儿的话，一边向父亲打暗示一边说道。

“好吧,爸爸今天就请假,整天都在家里待着。”

父亲慈祥地接受了这个意见，解开了刚扣上的前排钮扣。

前一天傍晚起赴蛎壳町之约住在那里的章三郎在响炮时分[①]醒来时，那个女人已经不在房间里。

“唉呀,说不定今天晚上妹妹会死。”

突然，这样的念头在他心中浮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念头竟长久地缠绕在他的心头，像群集而来的苍蝇般扩大开来。他心想，这种场合的心情,大概就是民间所谓‘预感’、‘心跳’吧。妹妹将在今夜里死去的事，仿佛已是一件预知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对妹妹的疾病一次也没有显示过作为兄长的关怀，这时的感应,恐怕就是有血缘关系才发生的‘预感’吧,不知何故他心里难受起来。自己和她的骨肉之情是如此深刻，无论如何他都难以信服。

下午一时许，结账出门的章三郎感到非得把手上剩下的二元钱在当日花掉不可。

“喝酒,喝酒,只要一喝酒便能压住心里的折腾了。”他恍恍惚惚地走人人形町一家啤酒馆。威士忌、正宗[②]一杯接一杯往肚子里灌，烫烂舌头般的热西餐咽下了三盘子，然后心满意足地出门而去。午后的阳光像个醉酒的妓女喘气一样，火辣辣地喷在他的脖颈上。他感到一阵危险的晕眩，几乎摔倒，不过如愿以偿的是，他不再心惊肉跳了。

①指正午的号炮报时。东京丸之内设号炮炮台，放空炮作正午报时。

②日本清酒的牌子。

“对，现在去浅草！到浅草看完电影再回家，这才有意思……”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当晚，章三郎回到八丁堀的家门时，已是九时左右。一拉开格子门，就传来母亲呜咽的声音。

“是章三郎吗?快过来、快过来呀!”

在狭小的六叠房间里，挤满了以父母为首的一些男人女人，是日本桥的亲戚。他们一边忍受着令人汗水淋漓的闷热，一边围在病人的床前。

“阿富、阿富,你大哥回来了呀。”

快要出嫁、结着高岛田发式的阿叶姑娘，对病人附耳说道。

“可真是不可思议哩，总是晚归的章三郎，偏偏今夜早早就回来了……,,

母亲一边说，一边眼睛通红地抹着泪。

病人看来都听见这些话了。不过也许是嘴唇已僵硬，一句话也说不了。她只是像一头聪明的狗一样，睁着眼定定地注视着章三郎的脸。

“阿富、阿富，你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嘛。前些时候我训斥过你，不过是一时生气而已。请不要那样瞪着我，好歹原谅我吧。我不是你的大哥吗？我今天也感觉得到心惊肉跳的呀……”

为兄的心里说着，熟柿子般的酒气和沉重的叹息一起发出来。

“哎,他爸,请芳川先生再给注射一针吧。’母亲说道。

“这个……要做也是可以的，不过，反正都一样的了。章三郎也回来了，大家都齐了，也就没有遗憾了。硬要给她来个什么事儿,反而把她弄得更可怜。”

说这话的父亲嘴角显出拘挛般的笑意。

无所作为，屏息以待的难受时刻在无言中过去了约一个小时。

突然，病人的嘴唇像鼻涕虫蠢动似地缓慢地蠕动起来。

“ 妈妈,……我想拉屎,就这样拉也可以吗 ?”

“ 噢噢,可以可以,就这样拉吧。”

母亲爽快地接受了自己孩子最后的任性。

这一会儿，病人回复了清醒的意识，对身边的人断断续续地说起话来：

“ 唉唉，我真是好无聊，十五六岁就要死掉……可我也不觉得痛苦。原来死亡这么轻松的…… ”

一屋子人像聆听哲人教诲般洗耳恭听。这番话才是此刻就要脱离肉身而去的灵魂的临别的声音。话一说完，病人便渐渐断气了。

“ 怎么回事哩？病人快死时常常要哭的，这孩子却一点也没有。戏里头做的也是哭的…… ”

父亲带着疑问地守望女儿临终的情形，并说道。已死去的身体仍微微颤动。肩部的肌肉僵直，唇间垂下花白菜般褪了色的舌头。

母亲骤然间不顾体面地号啕大哭起来，但在父亲的严责之下，她把衣襟塞在嘴里咬着，伏倒在尸体旁边。

两个月之后，章三郎在文坛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创作。他所写的东西，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然主义小说倾向迥异。那就是将他头脑里发酵的怪异的恶梦为材料的、甜美芳香的艺术。

恶魔

林青华译

列车翻越漆黑的箱根山时，从夜间的车窗尚能望见山北富士纺的一星半点灯火，但佐伯不久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到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短暂的黑夜已放亮，新鲜爽利的阳光，从碧蓝色的品川海方向，清晰地照射入车厢内，如同正午。乘客全都站起来了，正是收拾行李架上的行李最忙的时候。从因酒力而进入睡眠中的恶梦世界，一下子置身光明之中，他欢喜之余禁不住站起来，心中充满对太阳合掌致敬的心情。

“啊,这么说我终于可以活着来到东京了。”

他这样想着，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从名古屋到东京来的期间，他不知已几次中途下车、住宿了。就本次旅行而言，大致跑了个把小时火车，他便突然对火车恐惧起来。车轮发出轰鸣滚滚向前的气势，恰如恫吓自己衰弱的灵魂一般。机车“嘎哗哗嘎哗哗”地发出刺耳、疯狂般声响过铁桥穿隧道时，他思维紊乱，魂飞魄散，心慌得要马上猝倒似的。自从这个夏天见过祖母猝死于脑溢血之后，他突然担心起平时贪杯的自己来，一直笼罩在自己不知何时就要受害的恐惧之中。在列车上一想到这件事，身上的血便直冲大

脑，脸上着火似地发热。

“啊 我忍受不了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他曾一边叫喊，一边紧紧抓住翻山越岭而去的列车的窗框。无论他多么想使自己定下心来，强迫观念却如海啸般在他的头脑里肆虐，他无缘无故地全身战栗，心悸加速，令人害怕马上就会窒息了。这样捱到下一个车站，他脸色苍白地飞身下车，仿佛已九死一生的样子，由站台一口气跑出站外，才回过神来。

“真正是捡回小命了。再坐上五分钟的话，我一定活不成了。”

他心里面嘀咕着，就在停车场附近的旅馆休息一二个小时，有时则是整个晚上，待神经充分平息下来，才又提心吊胆地去搭乘列车。在丰桥住了，在滨松住了，昨日傍晚虽然在静冈曾下过车，但越到夜晚，不安和恐惧渐渐逼近到旅馆的二楼来了，那里也待不住了，这次就反过来逃入夜行列车上，一上车便拼命灌酒，睡了过去。

“好歹平安无事地抵达啦。”

他在新桥车站内一边步行一边想，恨恨地回首刚才将自己赦免的列车。静冈以来数十里河山，这怪物竟以疯狂的速度蛮闯过来,吓得人够呛,呻吟起来毫无顾忌,一直不停。此刻它疲劳了、懒了,将长而无当的躯体横卧着,似乎说着类似于‘给我一杯水吧’的话,从鼻孔里‘呼嗤呼嗤地’喘息着,震动地面。仿佛一幅怪物画作似的，机车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突出它那邪恶的大眼睛，嘲笑着步步逃离开去的自己的背影。

当他走出人来人往的、晦暗的铺石站场，从正门搭乘汽车时，他一边将旅行袋夹在两股之间,一边说“:喂,把帘子挂上。”

车站前热辣辣的地面亮晃晃地反射过来的光线让他实在受不了，晃得两眼无法睁开。

刚进入九月的东京似乎残暑酷热。夏天的大都会洋溢着自然和人的旺盛活力——在这种较之高速列车还要凶猛的势头面前，

佐伯无法正面去面对。在利剑般的铁轨上行走的电车的响声，极目充满热空气的灿烂的天空，燃烧着从房屋后面一点点升起来的银色云团，顶着烈日在赫石色干涸的地面上如火星迸散般步行的市民——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强烈的色彩和光线压迫着他软弱的心灵，在汽车上的他一刻也不能将手从两眼挪开。

迄今只为黑夜的魔掌所烦恼的自己的神经，也已不堪白日的威力了么？一想及此，他便觉得了无生趣。今后距大学毕业为止的四年间，他能够生活在无论白日黑夜都喧嚣骚动不已的闹市，让烦琐的法律书和讲义塞满焦躁不安的头脑吗？和住在冈山的六高时不同，如果不得不寄居于本乡的舅母家，或许又将过着从前的荒唐无度的生活了。为了治愈因长期放荡而渗入大脑和身体的各种恶疾，他只好私下里去看医生，悄悄地服药了。说不定自己就这个样子发展下去，头脑渐渐朽坏，或成废人或死掉，近期将会有个结果了吧。

“哎,你呀,反正活不长的话,我又那么疼爱你,干脆休学两三年到这里住吧。没必要特地跑到东京去，曝尸街头呀。”

回想在冈山，相熟的艺妓茑子在分别时认真地说的这番话，一种干涩的悲伤充塞着胸膛，他感觉到一种无所措手的烦恼。那位脸色发青、感觉敏锐、妖女般的茑子，一边端详着时不时傻子般兴奋的佐伯的脸，一边好像看破了将来似地说道。他仿佛已经实实在在地见到了自己因残酷的都市的刺激，焦头烂额、伤痕累累地倒毙的尸骸。于是，他胆战心惊地从十个指头的空隙窥视市街。

汽车从本乡的红门前经过。这里与两三年前来时大不一样，左边新扩宽的人行道上，五六名工人一边倾倒着煮成糊状的黑漆似的东西，一边进行着混凝土修路工程。从放在大路上的一个大

铁桶里，炽热的焦炭向热辣辣的天空送上热气，阳炎[1]般地蒸腾着。头戴新角帽、兴冲冲地走过去的学生哥们丝毫没有佐伯那样的悲惨的影子。

“小子们都是我的竞争者。看呀，一个个面色红润、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街上。尽管脑瓜子笨，却拥有野兽般强壮的体魄。自己实在不敌他们。”

他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已来到了写着粗体字‘林’,可以看见舅母家电灯的台町街。汽车压在门内铺设的沙子上，在大门口的格子门前一停住，他终于可以放下两手，冲刺般进入到房间。

“听说你两二天前便出发了，这期间都干什么去啦？”

舅母中气十足地说着，先带着佐伯顺着走廊来到约八叠大小的客房，问了家乡的种种情况。她是个年近五十、略显富态、总是精力十足的女人。

“噢，是么？……你爸说是今年赚进不少吧？你也该跟他说说了，赚了钱得修修房子啦。真是没有人会像你那地方了，又旧又脏，空空荡荡。我每次去名古屋都说他，可他总是说‘快了快了’，谈了好长时间了。最近还来信，说博览会期间来住个两三天吧，我也这么说他了。噢，‘尽管很想出门走一走……但你早就劝说过的修缮房屋一事尚未办妥，担心有地震，实在不能到府上作客逗留’。你看他不是开玩笑么？试试大一点的地震吧，那种房子马上就垮的。你爸这秃头老糊涂无所谓，你舅妈虽然没什么魅力，可还是挺珍惜这条命哩。”

佐伯一边听她不着边际的唠叨，一边笑容可掬、只盯着不停地摇着扇子的舅母的婴儿般胖呼呼的手腕，然后他也接过扇子摇起来了。

①春夏季阳光照射地面升起的游动气体。

在屋内坐定，暑热更甚。为更通风而一律大开的套廊外的园子里，两三棵茂密的高大枫树、青桐遮住日光，它的背荫处，南天竹、杜鹃花生势茂盛，八角金盘的大叶子微微摇动。因浓绿色的反射，室内稍暗，舅母的红脸膛有半边发青光。从户外光猛处突然转入地窖般的地方的佐伯，略微低着头，眨巴眨巴着眼睛，不快地望着藏青碎白点花布湿了汗水，贴在瘦削的上膊像病人似的。心情上多少安定下来之后，在汽车上带过来的炎热此时一下子散发出来似的，全身的皮肤像着了火，血涌上脸，开始热得有点目眩，悄然渗出的汗水湿透了脖颈一带。

不停地独自唠叨的舅母突然听见隔扇那边有人走过，侧耳听听，说道：

“是阿照吗？”

没有人回答。她停了一下，想了想，又说道：

“如果是阿照，就过来一下吧。阿谦刚从名古屋来到这里。”

话音未落，拉门打开了，表妹照子走了进来。

佐伯抬起沉重的脑袋，望向发出衣服窸窣的摩擦声的里间。照子大概仍旧是从外面回来的打扮吧。东京味的、干练的前蓬发式、格子单和服上配绸短外褂，几乎令房间变得狭小的大高个儿，一边拘束而柔顺地弯着腰，一边以都市姑娘问候乡下进城的男人时的泰然和矜持，向佐伯点头打招呼。

“怎么样？赤坂那边的事办好了？”

“噢，既然那边已打了招呼，他们也只能说‘明白了，请放心吧’……”

“不出所料吧？就该这样子。如果不是铃木弄错了，从一开始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的确是这样，不过对方也太不像话了。”

“没错。……没一个好东西。”

母女俩这样交谈了一会儿。寄食此处，据说挺笨的学生铃木似乎又干了什么不当的事。这件事本不必在这种场合谈论的，舅母大概是想在外甥面前，演示一下自己女儿说话办事的能力吧。

“妈妈你也别再让那铃木办什么事了，省得事后又生气。”

照子一本正经地说，显得比她的年龄老成。也有一点老于世故的感觉。庭园里的光线正面照射之下，她那没有光泽的长脸盘有几分姿色。此前见她的时候，还是一副天真烂漫的少女情怀，与她的个儿不相称，现在没有那回事了。和她的个子相应，她显得丰满肉感,柔软有余,长长的手臂和颈项、腿脚形成了柔和的曲线,连宽绰的衣服也像迎合这大个子女孩优美的四肢似地服服贴贴地包缠着她的肌肤。沉沉的眼睑下，清澈的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着；好看的睫毛下是一双讨男人喜欢的眸子，细细的、闪着阴险的光。在闷热的房间暗处，她那厚厚的高鼻子、蛞蝓般温润的唇、丰满的脸型和发式，鲜鲜活活晃动着，令病态的佐伯产生官能兴奋。

二三十分钟后，他上到确定为自己的房间的二楼六叠大房间里。等帮忙把行李和书包扛上来的寄食学生铃木下楼去之后，他就躺成一个大字，皱着眉头凝视屋檐外的暑天。

接近正午的日光充溢着蓝天，远处本乡小石河高台的房屋和树木,在大地蒸发的热气之中,朦朦胧胧冒着烟,电车声、人声等各种噪音变成一股声浪，从远方低处呜哗呜哗地传过来。他一边想，无论逃往何处，也不得不再忍受半个月如丑妇缠身般的苦夏，一边在心里头描画照子那方形蒸饼似的脚丫子。自己的居所被想像成处于十二层高塔顶端。

东京也来过两三次了，学校尚未开学，他没有兴趣外出看什么东西，便日日如是关在房间里，抽他的劣质香烟。抽完一支敷岛，口中干燥不舒服，马上就哇啦哇啦呕吐起来。即便这样他也不在

乎,歪着嘴巴、淌着泪水,固执地吸个不停。

“ 哟,这么多烟头,表哥你不停地抽烟么 ?”

照子有时上楼来，看见烟灰缸便说道。傍晚洗过澡之后，她穿一件醒目的蓝色水滴浴衣上来。

“ 脑瓜子散步的时候，得用一下香烟这种拐杖哩。 ”

佐伯苦着脸，说些不好懂的话。

“ 可我妈挺担心你的。她说阿谦抽得那么凶，别把脑子弄坏了才好。”

“ 反正脑子已经坏了。”

“ 我看你倒是不大爱喝酒吧。 ”

“ 唔……怎么说呢……你别跟舅妈说，来看看这个吧。 ”

说着，他从上了锁的书柜抽屉里取出一瓶威士忌酒给她看。

“ 这是我的麻醉剂。”

“ 如果是失眠症，安眠药可比酒要管用。我也偷偷地喝过的。 ”

照子像这样子会随便聊上一两个小时才下楼去。

暑热日渐减弱下来，他的脑袋却一直未得清爽。后脑痛得厉害，自脖子往上像一块烧红的石子火辣辣的，每天早上洗脸时，头发便脱落不少，贴在湿乎乎的脸颊上。狠着揪它一下，一大把就揪掉了。脑溢血、心脏麻痹、发狂……各种各样的恐惧齐集到心窝边上，他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十个指头一直打着哆嗦。

一周后的早晨，他还穿上了崭新的校服、帽子，鼓动着没有了弹力的心脏，勉勉强强地上学去了。但只坚持了三天，他便烦腻透了，打不起一丝精神。

世上的学生们常常得拼争一个席位，挤到教室里忘乎所以地记那些没有意义地笔记。他们笔走龙蛇，以便不放过教师的片言只语，默默地、机器一样用着功的那副面孔，从朝到晚可怜地苍白着，令人不忍心多看一眼。可这些人还颇自以为是，并不明白自己

是多么难看、多么凄惨、多么不幸吧。教师往讲坛一站，轻咳一声，开口道：

“……嗯，今天接着上一节课讲……”

话音未落，济济一堂的头颅“唰”一下俯向桌面，数百只握笔的手一齐在笔记本上驰骋开来。讲义跨越了人们的心思，直接地由手传至纸上。变成了样子丑陋、粗鲁不堪、怪异地无所谓的符号似的文字，再传至纸上。只有手是活的，工作着。在偌大的教室之中，鸦雀无声，所有的脑髓均已死亡，只有手活着。手以一种令人惧怕的疯狂气势盲目地、急匆匆地不停地写字，只听见将钢笔插入墨水瓶的咯吱声，或者“哗啦”地翻过纸页的声音。

“好啊好啊，快点变成傻子吧。越早变成傻子就越能获胜。可怜的诸位,变成了傻子的话,就不必这么操劳啦。”

在某个地方，也能听见说这种背后话的人的声音。他人如何就不知道了，但佐伯耳边一定有说这种背后话的人，所以对于胆小的他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因为就在舅母跟前，他只好无奈地花上半天到图书馆去，或到水池周围溜达。一回到家，他照旧在二楼躺成个大字,冈山艺妓的事、照子的事、死亡的事、性欲的事、八辈子扯不上关系的种种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际。他躺着不动，在枕头边放个镜子，仔细打量自己粗糙的、尽是骨头的眼睛鼻子，试着判定自己的命运。当他觉得恐惧时，便急急地灌起抽屉里的威士忌。

似乎恶性的病毒已随着酒精入侵大脑和躯体了。曾经想过来到东京之后，请个名医看病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心情打针吃药了。他甚至连麻烦一点，恢复健康的精力也失去了。

“阿谦,一起去看歌舞妓么？”

舅母常常在星期日邀约佐伯。

“真是难得的机会，不过我一到人多拥挤的场所，不知怎的恐

惧得不行……其实我脑子里有病。”说着，他做了个烦恼着抱着脑袋的姿势。

“你总是无精打采。我想你会去的，才特地等到星期天去。哎，我看问题不大，走动走动。来，去看一看嘛。”

“人家说了不喜欢，还硬要拖人家去。妈妈只管自己自在，一点也不理解人家的心情。”

照子在一旁责备似地道。

“可这人也有点怪吧。”舅母一边目送逃上二楼去的佐伯的背影，一边回头对照子说：“又不是猫呀老鼠的，害怕人，这不是挺奇怪的么？”

“那是人家的心情，道理上说不通的么。”

“据说他在冈山挺放荡的，可能有点收敛了吧。这是读书人的寻欢作乐，可想而知的，可见完全不谙世故呢。”

“阿谦也好，我也好，学生期间都是孩子而已。”

照子说着，现出嘲笑的、厌恶的眼神。结果，母女俩就由女佣人阿雪作陪，委托寄食学生铃木看门，便出门而去。

铃木每天早上和佐伯在相同时刻提着饭盒到神田边的私立大学上学。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是守在大门旁边四叠半的小房子里，读着什么东西，好像很能下苦功。双眉紧锁，灰暗的脸总是绷着，早晚烧烧洗澡水、扫扫庭园，显得不甚情愿，慢吞吞的。他的头脑不大灵光，无法了解他平时都想些什么问题，但若被舅母或阿雪责备了一下，则必胀红着表情迟钝的脸，翻着白眼，斜着疑虑深深的眼瞪人，毫无疑问是发怒了。他总是心有不甘似地自言自语。

“一看见铃木，就觉得家中闹鬼似的。”

舅母的话不算过份。铃木人是蠢，令人讨厌的是其阴险、多疑之处。据说他小时候才华出众，舅父生前对他颇有期待，收他在家里，若将来果然出色，就将照子许配予他，铃木对这个随意的暗示

坚信不疑，拚命刻苦学习，其间便成了这副傻样。至今他仍对照子惟命是从。佐伯心想，他一定是迷上了照子，陷于 Onanism 的结果，变得痴呆的。不但铃木如此，连自己接近过照子之后，也觉特别费脑筋，像是变蠢了似的。事实上，和她交谈过之后，就觉得身心、四肢俱疲。她似乎有搅乱男人头脑的手段……佐伯想着这些事。

咔吱、咔吱……楼梯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 一天晚上,铃木上二楼来了。时值九月底，一个地道的秋夜，蟋蟀已在歌唱。以舅母为首，女人们都外出了，在寂静中，能听见楼下座钟的秒针轻轻移动的‘ 滴嗒 ’声。

“ 您正在学习吗？ ” 铃木一边说，一边坐下来仔细打量屋内一番。

“ 不。”

佐伯欠欠身，颇为意外地看了看铃木的神色。这个极少与自己打招呼、不爱讲话的男人，有什么事要罕见地上来二楼来呢？

……

“ 夜晚变得太长了呀。”

铃木用难以听清楚的暧昧的声音絮絮叨叨地说着，不一会儿便闷声不响了。涂抹了过多发油的头发，在灯光下溜光发亮。漆黑、粗壮，像生姜的根似的手指头一抽一抽地动着，默默地在膝盖上打着拍子。看来他有些事想谈一谈，觅得个家里人都出外的好时机，特地上来的，却颇难开口的样子。佐伯似乎感受到很大压力，不由得心烦气躁起来。看他的模样有话要说，却磨磨蹭蹭，左思右想。有话只管说嘛。佐伯在心里说道。

可铃木还是不开腔。光有一句 “ 你只管学你的好了，我自己随意坐坐 ”，视线落在榻榻米的格子上，上身轻轻摇晃起来。……夜

晚很安静。木屐声清晰可闻，远处本乡大道的电车声也如钟表的余韵嗡嗡回响。

“事出突然，我有点事想冒昧请教一下……”

铃木终于开口了。他依然盯着榻榻米，摇晃着身体。

“……也并非其他,其实就是关于照子小姐的。”

“什么事你就说吧。”

佐伯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话的声调高了一些，显得咽喉里有唾液积存，说话声音被压瘪了似的。

“还有一件想问的事，就是你究竟有何缘由进入这个家？”

“缘由?我和这家人是亲戚,离学校也近,挺方便的。”

“仅仅如此么？你和照子小姐之间，不存在某种关系吗？例如父母之间给订下了婚约之类的。”

“没有这样的婚约。”

“真的么?实话实说吧。”

铃木带着疑惑的眼神，张开牙齿参差不齐的嘴顾自傻笑着。

“就是没有嘛。”

“噢,即使是这样,如果往后你表示希望的话,也可以谈婚论嫁的吧……,,

“如果我提出这种希望的话，舅母可能会答应也说不定，但她本人就不知道了。而且我目前还不打算结婚。”

佐伯说着说着，渐渐生起气来了，感到自己被变成了傻冒的一方。他心中直冒火，几乎要大声训斥一番了，但又忍住。他还对对方把笨脑筋发挥得淋漓尽至而多少感到愉快。

“不过无论是否结婚，总之你是喜欢照子小姐的吧？不可能讨厌她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说不上有什么讨厌的吧。”

“不，还是喜欢的吧。或者你爱上了她？这就是我想问你的。”

铃木说着，不怀好意地绷着脸，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监视般注意着佐伯的一举一动，仿佛对方不坦白交代便不罢休。

“爱上了她,这怎么可能——”佐伯怯怯地开始辩解道,但不知何故他中途突然大光其火：

“你对这种事刨根问底纠缠不休究竟想怎么样！？爱不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你管不着,管不着!”

佐伯明白自己说话之时，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血一下子直涌上头。铃木没有想到会遭受针锋相对的迎头痛击，噘着嘴的脸逐渐开始维持不住那副凶巴巴的模样，最后变成了凝滞的、有点骇人的笑容。

“你生这么大气就麻烦了。我只是想忠告你而已。照子小姐可不是个普通女人哩。平时假装老实，心里头根本没把男人当一回事。其实这话是极秘密的……”

铃木压低声音，凑上前来，博取同感地说：“可能你也知道的吧，她不是处女了。我看她已经跟各种各样的男学生有过关系了。首先，因为她以前和我也有过关系……”

他等待对方作出反应，但佐伯什么也没有说，他便接着说道：

“不过她倒绝对是个美人。我是为了她肯把命也丢掉的。照子的父亲活着时，的确说过把她给我的。尽管的确曾说过，但事到如今，她妈的想法似乎已经改变了，所以刚才我就问了你那个问题。——总之是她妈不好。父亲说定了的事，现在要反悔，这不是不讲理么？如果她要这么想，我也有准备。总之这照子的心思我比她妈更清楚。她是非常冷酷的，有心戏弄男性，却从不堕入情网。所以，只要死乞白赖地紧追不舍，她肯定坚持不下去，无论跟谁她也得结婚。”

铃木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着这些事，没完没了，突然，前门的格子拉门“嘎啦嘎啦”地打开了，传来了三人的脚步声。铃木急急地

丢下一句：

“今天说的千万要保密。”便下楼去了。

约一个小时过去——快十二时了，众人沉沉睡去，四周一片寂静之时，舅母在法兰绒睡衣外加一件短外褂，摸上二楼来。

“阿谦，还没睡么？”说着，她在佐伯面对的桌子一角托腮沉思。一只手从怀里掏出烟盒。“刚才铃木上二楼来了吧？”她挺认真的样子。

“噢，来过。”

“果然如此。怪不得我回来时，见他从二楼匆匆忙忙下来的样子好怪，照子就说：去问问看。他跟你话不投机的嘛，这不是挺怪的么？究竟说什么了？”

“就他自己在那里说些不着边际的蠢话。真是个大笨蛋。”

佐伯难得一见地心情爽快，说话流畅。

“又说我的坏话吧？真拿他没办法，我还得在外头走动办事哩。哎，那家伙脑瓜不行，尽使些偷鸡摸狗的小伎俩——又是说你和照子之间如何如何吧？”

“没错。”

“那不用问就大概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了。一有小伙子和照子认识，他马上就要问人家。这是那家伙的毛病，你别当一回事。”

“我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舅母也够烦他的了吧。”

“这烦也是……”

舅母双眉紧锁，“噗”地将烟管往烟灰缸一磕，又接着说下去。

“因为这家伙，我还不时作恶梦呢。自你舅父去世之后，曾有一次要他离开，可他那时恨我们母女，每日身怀利刃，在这周围徘徊，弄得四邻议论纷纷。好像我们做了多么过分的事似的，很没面子。如果不让他人家门，恐怕放火的事儿也干得出来，没有办法，

只好又让他回来。尽管照子说，铃木这人胆小，尽弄些小把戏来吓唬人，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吧。哼，那种人，动不动就会杀人的……”

佐伯突然想像被法兰绒包裹着的、滚圆的舅母的身体被脖子后面的头发或其他东西捆绑得紧紧的，“砰”地重重摔倒，变得血淋淋的，发出惨叫的情景。如果她胸部那如同大象耳朵般垂下的乳房旁边被利刃“嚓”地插入，将会如何呢？笨拙的肥腿肌肉抽动着，萝卜似的手脚张开着，吧嗒吧嗒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最后那煞有介事的表情中心从眉间被割裂开，像熬干的牛肉火锅那样被杀死了，将会如何呢……

“叮当”，楼下的座钟敲响半点报时。四周万籁俱寂，寒气侵人。舅母正说到兴到上，不时用烟袋锅去搅动一下烟灰缸里的灰。灰堆散乱作种种形状，不时可见着流萤似的火星，不过要烧着香烟并非易事。

“……所以我也担心得很。照子她早晚也非得嫁人的么，可那个笨蛋又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

看看香烟算是燃着了，从舅母鼻孔里喷出的白色烟团便和她的话一起滚滚而来，在二人之间漂荡、弥漫。

“而这照子一谈到她的婚事，便一脸不高兴，我也拿她没办法。这些你也能看得到的。我也够不在乎的了，可那孩子更加不在乎。都已经二十四了，真不知她究竟怎么打算的。”

舅母一改平时生气勃勃的样子，显得颇为萎顿无奈，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出来后，十二时一敲响，她便收住了话头：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铃木说些什么，你都别理他。跟那家伙打交道，到最后连你也恨了——哎，太晚啦，阿谦，你也休息吧。”

说着，她便下楼去了。

翌日一早，佐伯到浴室去洗脸，光着脚丫清扫庭院的铃木从浴池边的木门慢慢走进来。

“早上好。”

佐伯有点意外，特地示好地向他搭话，但铃木似乎很生气的样子，好一会儿不作声，两颊胀红。

“你把昨晚的事都说出去了吧！——别装不知道了。我从那以后一刻也没睡，一直探听着动静。太太千真万确是上二楼去了，一直谈到过十二时。现在我和你是敌对关系，所以自此以后没话可说了。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好自为之吧。”

他说着，愤愤然离去，但一走出了浴室，他又若无其事地扫起院子来了。

“这下子我身上也要闹鬼了。”

佐伯心里说道。那家伙人家越是对他好，他越认为是仇敌，要伺机加害的。说不定自己就会死在他手上。无论如何为他着想，尽量远离照子，越是诚心相待他就越恨你，最终不免要动杀机。当专注于如何避过杀身之祸时，自己将逐渐陷于与照子的恋情之中，仍旧难逃一死……

铃木仍在打扫院子。结实的、颇有蛮劲的手握着扫把，蹶着屁股打扫院子。要让他那身体压住，我可就动弹不得了。——种种乱七八糟、不着边际的恐惧情形，在佐伯头脑之中模模糊糊地折腾着。

十月份已经过半，学校的课程已上了不少，他的笔记本却没有厚起来。“今天其实不来也行”，或者“今天我的感觉不行”，他渐渐厚着脸皮寻找理由，三天两头就逃课。早上睡着很不像话的懒觉。只要有空闲，便钻进被窝里，睁着野兽般贪婪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迷迷糊糊地想事情。流过大脑的血液一跳一跳地在枕畔回响，

眼前有无数泡泡纷纷扬扬，或者就耳鸣一通，身体像被拆成一段一段似的慵懒的日子持续着。偶尔闭目小憩一下，也会作无数个极官能性的、奇怪而荒唐的梦。而这些梦在醒来之后仍残留在感觉中。天气好的日子，碧蓝得令人气恼的天空，从南边窗户进来窥探他混乱不堪的脑袋。令他再难生放荡之心。以这般衰弱的身体，连着两天尝试刺激强烈、糜烂的寻欢作乐的话，可知是必死无疑的 。

照子每天要上来二楼好几次。一个大块头女子在枕头边用她的平足咯吱咯吱地走，佐伯觉得被踩踏的仿佛就是自己的身体。

“我每次走上楼梯，铃木的眼神便变得好怪，我就更加有意要气他。”

照子一边说，一边就在佐伯跟前坐下来说：“这两三天感冒了。”然后‘嗤嗤’地擤起鼻涕来。

“这种女子一感冒,就变得特别地 attractive。”

佐伯心里想着，抬眼让视线从额头方向去观察照子的容貌。偏长而宽阔的脸盘，像乱吃了东西似的脏兮兮，嘴唇上方潮乎乎的有一块糜烂。佐伯感觉一股暖烘烘、活生生、底力强劲的气息降临到他的脑袋上,他一边觉得烦燥,一边‘噢噢’地漫应着,阴沉地眺望着那系着和服带子[1] 的高高的胸脯，每一呼吸便颤动一下。

“表哥——你自从被铃木揪住之后，我来的时候你总没有好脸色。”

照子嘴里说着，猫下腰顾自坐下来。

大概是没有洗澡的缘故吧，她搁在膝盖上的手指头黑乎乎的。那只面积宽阔的大手板说不定马上就要抚摸到自己的脸上来了——佐伯心里头想。

①厚丝织的宽幅筒状带子。

“我觉得要死在他手里似的。”

“为什么嘛？他有什么杀人行凶的迹象吗？他并没有仇恨你的理由呀。”

“倒是没什么理由。”

佐伯慌忙掩饰似地说道，但总有点不自然，说话时没有看照子的脸。

“不过，尽管没有什么理由，那家伙说恨谁就恨谁的，拿他没有办法。——我只是无缘无故地感到要被人杀掉。”

“放心吧，他并不是做得那种事的、干干脆脆的人哩。——不过要说杀人的话，首先该是我妈啦。他好像从未想过要杀我的样子。”

“那家伙很难说。俗话说‘爱极成恨’嘛。”

“不，的确不会杀我的。连被逐出家门那阵子，也只是吓唬我妈。我白天晚上都如常外出的，他从来就没挨近过我。”

照子悄悄向前探出身子，像是要趴下来似的。

“而表兄会遇害这种事也绝不可能，哪怕二人之间曾有过……”

佐伯突然露出恐惧的神色，用焦躁的口吻冷冰冰地说：

“阿照，我觉得头很疼，待会儿再来说话好么？”

照子刚去没多久，又上来了女佣人阿雪，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寻找什么东西。

“小姐说是把手帕忘在这里了，您知道在哪里吗？她说那是擤鼻涕的脏东西，要我来拿……”

“忘在这里的话，应该就那边吧。我倒没有发现。”

佐伯淡淡地回了话，便背过身睡去了。之后等阿雪稍为找了一下下楼去了时，他随即又爬起身来。他一边留心着楼梯方向的

动静，一边胆怯似地缩着肩，从褥子下抽出一条手帕来，用拇指和食指拈到眼前。

叠成四层的手帕，像紫黑色的切菜板似地湿湿的、粘粘糊糊，一打开来，散发出伤风感冒者用过的特别的气味。这块被清鼻涕湿透变得凉浸浸的布，被他夹在两掌之间滑溜溜的摩擦一会儿，又在脸颊上贴上一会儿，最后，他紧皱眉头，像狗一样伸出舌头舔起来了。

……这是鼻涕的味儿。舔起来有点熏人的腥味，舌尖上只留下淡淡的咸味儿。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件非常刺激的、近乎岂有此理的趣事。在人类快乐世界的背面，竟潜藏着如此隐秘的、奇妙的乐园。……他一咬牙，将嘴巴里的唾液都吞咽下去。一种被挠得舒服的快感，像陶醉于香烟般渗透了大脑，在一种将被猛地推落疯狂的深渊的恐惧驱使之下，他不顾一切地狂舔起手帕来。

过了两三分钟，他又将手帕小心收入褥子下面，抱着目眩般混乱的脑袋，陷入忧郁暗淡的思绪之中。“照此下去，我将被照子所摧残。那女子以她晰蜴般修长、柔软的躯体，和铃木一起如乌云般笼罩在我的命运上。”

第二天早上，佐伯一起床，便迅速将手帕塞入西服里兜，鬼鬼祟祟地逃过铃木跟前似地上学去了。然后将厕所门紧锁，在里边将手帕打开，或放在水池边的杂草中，像野兽咂咬人肉般摆弄不休。不久又被难以名状的、淡淡的愁绪所笼罩，铁青的脸上带着凄楚，溜达着返回家。其间，手帕已干透成漂亮的黄色，不留一丝鼻涕痕迹。

正当他一副‘该投降了’的模样时,照子还如常地上二楼来,针扎似地刺激着佐伯的神经。那银丝般的眼神，嘴边泛起既似讨好又似嘲弄的微笑，一番近身的争持，佐伯不由得认为手帕一事可能已被看破，处处规避，但仍被捉弄、滋扰一通。在那柔软的大块头、

有光洁发达的四肢的肉体之下，佐伯被挤压得灵魂出窍。无论如何挣扎、焦虑，无可逃循的苦闷令他一边露出乞怜般的眼神，一边想以呻吟般的声音怒骂‘ 照子这荡妇 !”,但又随即变成了不甘认输的嘲笑：

“ 无论你怎样诱惑我，我怎会投降？我手上有一个她和铃木都不知道的秘密的乐园。 ”

恶魔（续）

林青华译

佐伯有种脑子日渐变坏的感觉，对于癫痫 、猝死、发疯等的恐惧始终郁结在心，挥之不去。不单如此，他还越发主动地撒下担心的种子，使自己处于面对愚不可及的事情也战战兢兢的状态下度日。一天晚上，舅母提及安政的地震[1]，煞有介事地预言近期就是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时期，佐伯无意中听见之后，变得非常神经质，只要遇上些微房屋响动,心脏便‘扑嗵扑嗵’地狂跳不已,全身血液都冲上脑壳了。当震动一停，他便毫不犹疑地、连滚带爬地冲下楼梯,飞奔入洗澡间,打开水龙头,让水从发热的头顶浇下来,好不容易才将兴奋得血管要爆的心绪镇定下来。随着恐惧日渐严重，即使周围没有动静，他时不时也会觉得地面在摇晃。哇，地震！他脑子里一闪这念头，便不顾一切地摇晃着站起来，忘乎所以地碰壁撞柱，仓皇无着，直至最后舅母在楼下怒吼：

“阿谦,你究竟在二楼干什么!?”这时,佐伯才一边两腿打战地走下楼梯，像以往那样去浇凉水，一边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

①安政二年（1855年）在江户（东京）及其周围发生的大地震,死一万余人。

“ 这脑瓜子疼得我够呛。”

要说那一瞬间的恐惧，与真正发生地震时无异，脸上充血变得通红，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很不正常。

“ 头疼也不必把房间弄得乒乓乒乓的吧？这阵子你是有了什么心事吧？ ”

“ 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为躲避舅母的追究，蹑手蹑脚地又返回楼上。

虽说本乡的地基牢固，但由于舅母的家建在斜坡上，万一地震是很危险的。无论如何设法，住在这里二楼的日子，遇上大地震毫无指望。尽管房子建得挺扎实，但连块头大的照子上来，也弄到咚咚响的程度，要是碰上地震这种大事，将是不堪一击的吧。舅母被泥灰墙仓库的土墙压伤,嘴里惨叫着‘ 唉呀 ’时,不孝的照子迅速逃命。愚钝的铃木可能逃跑不及被房梁压住，但这种人不会仅此便丢命的。看来只有自己一人与舅母共命运了。 …… 这样一想，他感到极其危险的二楼房间成了牢狱似的。

大地震究竟几年发生一次？关于这一点，佐伯希望了解权威的说法，确认有关问题。有一次他跑到绝少去过的大学图书馆，劈哩啪啦将卡片、目录的小抽屉都翻遍，借来小山般大堆有关书籍，苦读一整天，还是不得要领。总之依大森博士的说法，不可能预测大地震发生于何时何地。自古以来，东京已有过几次大地震，但也不能确定地说，将来必定还有，也不能确定必定没有了。总之很暧昧。尽管胡猜‘ 今年将有大地震 ’,因而惶惶不可终日是件蠢事,但只要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担心也属正常的吧。

佐伯心里面总觉得这位大森博士多少知道大地震要发生的时期，却有意隐瞒着。身为博士，即便有个大体的预测，由于不能明确指出是在何日的几点几分，或者由于不能作出有根有据的科学说明，担心白白惊扰了人们而不予发表吧。总觉得讲义之中隐约

透出这样的口吻。万一真的是这样，事情就严重了。人心惶惶并不要紧，学术上的根据也不要紧，不要无聊地客气了，尽快告诉我大致的情形吧。……越是这样向坏的方面推测，佐伯便越是觉得有些怕，此刻更加悲叹无知识的人的可悲。于是，他为是否拜访单身博士的私邸而心烦。

“总为这种无稽的事情苦恼，自己在这个世上还能活多久嘛。”——他觉得自己是无法安稳地度过今年的年底了。每天每日，早晚心脏要狂跳五六次，浑身的神经颤抖不已，总在表演稍有差错便会发疯的危险杂技，这命还能保多久呢？千方百计地钻进命定要袭来的恐惧大潮之中，盲目地苦恼一番，逐渐耗尽精力的惨情，佐伯有时也顾影自怜，潸然泪下。可恨的命运已逼近前来，时时刻刻在等待着他。

过了天长节，晚秋十一月的天空一碧如洗，到了二楼窗户能望见上野森林的树梢泛黄的时节，佐伯总算还活着。他仍然经常逃课，总拿脑袋去蹭墙壁下截裱纸处，像戴枷的囚犯般百无聊赖地辗转反侧，抽烟喝酒，好不容易才麻痹了不安分的神经，抱着石头一样的脑袋。时不时还抓来些旧的文艺俱乐部或说唱读物，满有兴致地读起来，但当照子偶尔上二楼来时，便慌忙将书藏到褥子下面。

“表哥，你刚才在读什么书？……你那样子收藏起来，我也知道的呀。”

有时照子一边说，一边就坐在二楼的窗台上，将两条长腿搁在躺着的佐伯眼前，然后鼻孔里轻轻“哼哼”着笑起来。

照子这样的笑法，以前是只对母亲和铃木时才使用的，但这一阵子对佐伯也时时使用开了。

“让人看见了不好意思？”

照子两手伸进窗子的上框，俯下蓬起发式的头，像逗弄脚边小

狗般俯视佐伯的模样。以往脏兮兮的脸蛋今天晶莹剔透好看得很，令人回味的轻柔举止使人联想到糯米团子那样的东西。大概是身体状态不好吧，连颇有肉感的鼻子和脸颊也像西式点心的果汁软糖般白白的，失去了光彩，只有嘴唇通红，惹眼地湿润。从大岛的龟甲形碎白道花纹布衣的底摆，伸出两条粗腿到榻榻米上，近乎个十字；一枚白袜的扣别子有点儿脏，嵌入了饱满的脚踝，就要撑坏了。佐伯看过这些，眼神就像一头被投饵的野兽，在心里面叫喊道：

“畜生！又跑来搅乱我的头脑了。人家好不容易才读得进去，又来添乱。”

佐伯将正在阅读的《高桥传》评词本正正地压在屁股下面，故意卖个关子道：

“要是我让你看这书,你比我更加不好意思吧。”

“究竟是什么书嘛？”

“Obscene① Picture。”他说着,不怀好意地笑嘻嘻的。

“没关系。怕什么，你只管拿出来让我瞧瞧。对那种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少见多怪的……”

突然，佐伯发现照子的脸变成了可怕的 Obscene 的表情。他想起了铃木曾几何时说过“其实以前和我也有过关系”的话，心想这女子的神态并非没有根由的吧。尽管她伶牙俐齿，如果真让那寄食学生铃木玩过一把，亦可谓大快人心了。

“有道理，现在的女学生挺了不起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要是去做艺妓，一定生意兴隆。”

一吐胸中块垒之后，佐伯深深吸一口烟，躺卧着留意起自己的前胸一带。他很清楚，虽然刚才的话很损，但事实上照子听了这种

①淫猥之意。

话反而更添气焰，洋洋自得起来。佐伯连自己都糊涂了：自己真的是嘲弄了她？抑或在奉承她？他俯下的脑袋感觉到女人的视线正射向他的额,几乎产生疼痛的感觉。不知不觉间,《高桥传》已从臀下转移到后背的位置，在肩部一带移动。佐伯就像被捆绑的人那样动弹不了，用咬住不放似的余光盯住这女子。

“表哥为人正派却偏撒谎,有点儿像铃木哩。”

照子嘴角浮现微笑，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凝视着男子的头部。那模样，如同自下而上端详镰仓大佛时一样，显示出一张不明所以的、大而具威力的脸，佐伯像被洞悉一切似地心脏狂跳起来，他竭力装成不明白：

“咦,我不明白我撒了什么谎。”

“什么 Obscene Picture 嘛，骗我可不行呀。我知道是什么。”

“知道就完了么。”

他的声音不禁微微颤抖起来，胆怯似地闪烁其辞：

“趁人家不在家时偷偷地搜遍房间，谁也能知道的嘛。女人的聪明不外如此吧。”

佐伯原为责备她而说的，话刚出口身体便哆嗦了一下，连耳根也变得通红，眼泪莫明地涌上来。

“彼此彼此嘛。表哥你不是在偷读怪书么。”

照子看见佐伯那副要哭的脸之后，突然间来了精神，用更加怜恤的温柔腔调，说出些可恶的话来。

“其实，前不久我翻过表哥的书箱。属参考书一类的一本也没有，只有五六册评词本。我弄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对那种书感兴趣。我觉得和现在的人不对劲儿的么。我这话可能是多余的。表哥近来是怎么回事？让人从旁来看也真替你担心。”

佐伯讨厌她落落大方的举止、假装担心的表情，她侃侃而谈的话刚听了一半，他已经坐不住了，直想将手指插入耳朵里，把听觉

搅乱。等照子说完话，他才像电闪雷鸣已过一样喘了一口气，说道：

“如果觉得评词本有趣的话，就成不了现代人了？其实女人并不明白总体上现代人是怎么样的。”

“要是那样,你为什么要费那些周折撒谎、隐瞒呢？”

“你真是很了不得哩……”

正要用一句辛辣、发狠的话来一笑了之，但充其量也只是如此平凡的牢骚，他的腔调渐渐变得哀怨——

“说你‘了不得’,好歹该知足了事了吧？像你这样的女子,没有权利不问情由地闯入我等之中，妨碍人家、干扰人家。究竟是谁、从何时起允许你有此权利？”

佐伯两手按着颈脖,措词像呻吟似的：“和你一交往,铃木也好我也好，脑瓜子慢慢都变蠢了。因为你的缘故，我的神经衰弱自来东京之后，变得严重多了。管它是不是现代的，我实在没有耐性去读比评词本要复杂的书了！”

“要是我那么妨碍着你……”

“总之,就拜托你少上二楼来好么？”

说完，他牙关紧咬，双目紧闭，像死了般沉默起来。心悸的老毛病犯得很厉害，急速的喘息连对方也清晰可闻。照子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临走时说：“如果是我不好,就请你原谅吧。不过,我是很明白表哥的心情了。”说完便悠悠地下楼去了。

佐伯再没有从屁股下抽出《高桥传》来读的勇气了。将自己卑微、污秽的脑子残酷地暴露在明亮处，让人毫不容情地轻蔑，一想到这里，他便难堪到无以复加了。

为了消解这种难堪，他从褥子上伸手到书桌抽屉里搜寻袖珍威士忌酒瓶，然后将下颚抵在枕头上，用铝杯一口一口喝起来。趴伏的时候可能是姿势不对劲，各处关节都疼痛。……用手肘支撑

上半身的话，手腕很快便支持不住了。干脆便放下双臂，让前胸贴着褥子，喉结紧贴着枕头，这一来不单喝不上酒，连呼吸也困难。稍微拱起背部，下腹又压迫得难受，膝关节弯曲着不舒服。试着看如何将五体安置得舒服些，但在力量的均衡方面产生了在某处压了重物似的难受之处。

一滴不剩地喝干之后，佐伯将空瓶扔了出去，与此同时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并翻过身来成仰卧的姿势。这样痛快的醉意是近来所没有的。所谓“痛快”当然是个程度上的问题，他希望的只是表面的、酒醉时的爽劲，尽量不去联想弄脏了被褥呀、手足发汗湿津津呀、睡衣污迹斑斑呀、连续两三天为照子之梦所苦恼呀，等等一切忌讳的事物。

约三十分钟里面，他作了各种各样的怪梦，但总是一梦便醒，循环往复，最终成功地沉沉睡去。尽管如此，他安静的睡容仍不时掠过不安的影子，令他的眼睑不住地跳动，睫毛战抖。他记得傍晚亮灯之后不久，阿雪曾上来通知他吃晚饭，叫醒过他。

“唔,知道了,知道了。——我今天不大舒服，不吃饭了。粥？粥也不必了。”

他从蒙头的被窝里面含混不清地说了这些话，又继续睡。

然而，之后便睡不大好了。虽然仍有十足的睡意，但足足翻来覆去两三个小时之后，终于眼睁睁地醒过来了。从头顶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几颗星星在闪烁，很好看。壁橱的暗处，像是老鼠的东西弄出声响。他又从屁股下面抽出《高桥传》,马上就读完了,这次便从书箱底找出本《佐竹骚动妲妃之阿百》。

这一本与《高桥传》一样同属评词本,封面上是石版印的,妲妃之阿百头发散乱,嘴里衔一把短刀,露出白白的腿、红红的衬裙,正要从船舷上往海里跳。从艺术上而言可能不值三文，但近来的佐伯却对这样的画极感兴趣。在汹涌的蓝色波涛的包围中，眼看就

要触到水面的女子脚丫的曲线、妖冶的眼神、手腕脖颈等等，刻画得颇为传神。看着这些画，书里的内容——自然就联想到各种各样复杂、残酷的故事情节，触动了他的灵魂。

打开书本，读下去，渐渐感觉到有趣。

> “下一章的情节，将描述从此时起，小生[①]演的阿百逐渐显露其毒妇的本性，残忍地将桑名屋德兵卫杀害于十万坪……”

这些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瞪着愚钝的双眼一口气读下去。

> “……当其时，十万坪真是荒凉，四周空无一人。不时还哗哗地洒下雨滴。阿百心想时机正好，趁德兵卫不留神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拔出早就藏在腰带里的短刀，‘唰’一下刺入男人的腹部。‘哇’地惨叫一声，德兵卫想逃，但因为背着沉重的行李，动弹不得。‘哎、哎、哎哟，这是要杀我呀。’‘德兵卫，你活着就会妨碍我出人头地，所以你虽属无辜，但非死不可。事至如今也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废话少说，我送你上西天！’说完，她揪住德兵卫脖后头发，将他乱刀砍倒，……‘嗤’一下割断咽喉，抛尸河中。……”

佐伯突然伸手摸摸自己的喉结处，轻轻按一下。正如旧沙发的弹簧一样，皮下突起一块滑溜的骨头，当它被轻薄冰凉、闪着寒

① 小生，落语家（相声表演家），指第三代的柳家小生（1856～1930），本名丰岛银之助，在移植大阪落语到东京方面有贡献。

光的利刃剜割时，将会怎样呢？中学时代，他曾学过这个突起之物英文名，叫做 Adam’s apple。据老师说，该词源于这样的传说：从前亚当吃苹果，苹果塞在咽喉里，于是人类便有了这块突起。他一边想，自己竟记得这样的怪事，一边仍旧翻着书页往下读。

他被吸引着一口气读了几页，当读到阿百终于成了佐竹侯的侧室，与凶狠的家臣头目那川禾女私通，家中闹出轩然大波的段落时，二楼突然咯吱咯吱响摇动起来。不好，是地震！暂且忘却的恐惧猛烈地冲击了他，他不顾一切地从褥子上蹦起来。

抬头一看，只见照子不知何时起站在楼梯口处笑眯眯。她身穿碎白道花纹的捻线绸睡衣，缠绕般的扎了窄腰带，妖艳地敞开着领口，光着脚，像个领班的妓女似的无精打采地站在灯罩的暗影处。

“你走上走下时小声点行不行？——像地震似的。”

受骗的恼怒和受惊的感觉混杂在一起，他劈头便给她几句不客气的话，但他已感到为孕育后面的某件不寻常事件撒下了种子。

“可我要是悄悄上来，反而对表哥你不合适吧。”

照子突然大模大样地挨近枕头边来，说道：“让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书呀？”她坐下时将寝具的一角垫在膝下，按住佐伯般地夺过评词本。

在巨石般的重压之下，他脑袋里曾产生过的对女人的一点儿不服输、憎恨、羞愧，这些感觉都一下子被践踏得七零八落，他想挣扎出诱惑之网的满心恐惧，变成了不顾自尊的哀恕之声，在女人的脚边瑟瑟发抖。

“阿照，你怎么这样子呀。你是我的表妹，坐到那边去好吗？”

佐伯双手捂着脸，低着头说话。

“你是一个恶魔。……人家好不容易才读出一点趣味，你不要打搅好不好？我已经承受不了比这更强烈的刺激了，在我马上就

死去之前,你就放过我,让我安安生生待着吧。”

“你别那么激动嘛。今晚妈妈和铃木都外出了，我想来好好聊上一会儿的。——可不准你说什么‘不要上二楼来’、‘呆一边去’之类的话。”

照子将双拳置于乳房之上，胸部柔软鼓胀，当中探出个下巴，她带点刁蛮的性子说道：“表哥，可以把你的心事照直说出来么？反正你要瞒的话，最终还是瞒不住的，就别弄得那么别扭了吧。——哎,表哥你那么在乎铃木么？”

照子说着，从和服袖里伸出一只手来抚摩他的后背，并且把脸移近到几乎气息可闻的地步。

“铃木之类的事我并不在乎。——我撒谎也好怎么也好，无非想偷得暂时的安生，保住小命。要劳动我衰弱的身体和神经，绝对得请包涵了。”

在他闭目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鼻子嗅到女人敞开了衣服的味儿。然后又感到枕头边的褥子上升起来。肯定是照子坐到他的对面来了。

“明白啦,明白啦。——无论表哥怎么打击我，只要我推卸掉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啦。”

女人像念经似地唠叨个不停，用一只手抓住佐伯的手腕，另一只手来掰他捂着脸的十个指头。轻易便将他干瘦的手腕扼过一圈，他的手掌，显得柔软冰凉，戒指像金属的手镯一样，冰凉得刺痛。正在掰手指的手可能刚从怀里伸出来，粘糊糊汗津津，热乎乎地粘贴着。

男人的手指尽管用了很大力，却没有勉强抗拒的打算，被人家像弯铁线那样一只一只掰开来。

“恶魔!恶魔!”

他一连狂呼几声，但一会儿之后睁眼一看，女人的脸比想像中

更加逼近地涌到眼前来了。他从未在灯光下如此真切地看过人类的脸。本来就颇宽的脸盘被扩大到视野容不下的程度，白白的如一堵墙壁般地挡着。墙壁的表面总的来说是青色的，肌理非常粗糙，但并无一般情况下的不好感觉，反而像是隐藏了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尤其是怪物似的眼球炯炯有神，追逐着佐伯的魂魄。——所谓动物电流，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作用罢。他除了好歹忍受这当场气死般的打击之外，既不能逃，也无可奈何。不胜悲恸般地倒在女人的膝下说道：

“阿照，你的好奇要害死我，让我发疯啊。……所谓女人，就是这样子把男人逐一溶化掉的啊。”

又过了两三日。无论铃木在家也好，舅母在家也好，照子都毫不介意地整天上二楼来玩。

“阿照，你到下面来一下，帮帮我的忙好吗？你这阵子净上二楼去，和阿谦和好了么？”

舅母在楼梯下这么说。

“噢，我们现在好极了。”

照子说，把眼眯得细细的，一边狡黠地笑着，直勾勾地注视着男人。

“哎，你该下去了吧。我这两天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居然还活着，连自己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在这儿我就不安生，请赶快下去吧。”

佐伯小心翼翼地护着将要破裂的心脏，感受着昏昏沉沉坠落深谷的眩晕和迷惘，对女人说道。他不时感到手尖脚尖像被水泡着似的麻痹，或一侧脑袋会突然被绫罗蒙住似的烦闷。他的身体疲惫如死尸，只有神经颤动着，敏锐而焦躁，黑夜白天都无法入眠，血色越来越差。

第四天的晚上，舅母硬扯着照子出门去了，楼梯又“咯吱……咯吱……”地响起了阴郁的声音，铃木将他绷着的脸带到二楼来了。他自上次口角之后便再没有和佐伯说过话，相貌则较以前变得更加险恶。茧绸的棉服上结了柞绸的兵儿带①，洗得发白的藏青色袜子上，是白棉绒的紧腿裤，带子系得像个孩子似的。

“啊……打扰了,很抱歉……”

话刚出口，一脸的苦相顿时改换成痴痴的笑。变化快得如同曲艺艺人用面孔做各种表情的表演似的。

“……最近,身体可好么?”

铃木说了句不大中听的讨好话，便端端正正地坐下来，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头上。总之是一副令人大感意外的、不知就里的态度。说不定怀里就藏着匕首哩。

“情况还是不大好,真没办法。——失敬啦，我也就不客套了，就这么着不动弹啦。”

佐伯横卧着,腋下夹着被子,一只手伸在外面。一边想:“这是当我笨蛋吧”，一边尽量显得镇定自若，装出一副平静的神态来说话。

“啊，你怎么舒服就怎么着吧。……其实就是——还是关于照子的事，想向你打听一下……”

“噢,什么事?”

因为佐伯答得太快了，铃木便没有停顿地往下说。

“这阵子照子动不动就上二楼来，究竟是为什么呢？”

完全是一副监视者的口吻。“你究竟是想婉转地问呢，抑或是想讽刺我?”——佐伯原想发作的，又忍住了。

“我曾经求过你的事,你已经忘记了吧?”

①男人或孩子用的一种整幅布料裁成的腰带。

“我不知道你曾经求过我什么事，也不记得承诺过你什么。——有关照子什么事,就请你明说好了。”

“如果你说没有承诺的话，我也没有办法。那就另当别论吧，现在我想问一下照子的事……”

铃木说着，用左手卷起一边袖子，不停地抚摸着右手上膊。与黑乎乎的手腕截然不同，他的胳膊肌肉发达，血管粗如蚯蚓,肤色白生生的，给人一种不快的不和谐感。佐伯心想，从手的动作到手指头的模样都是蠢蠢的。

“我觉得这两三天，照子对你的态度实在是奇怪。——你也会这么想的吧。尽管你说了，我没有求过你，但对于总算跟我有过婚约的女人，整天玩耍在一起，总是不妥当吧？——究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希望就此可以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答复。”

“噢噢。”

佐伯嘴里应着，吸了一口“敷岛”[①] 烟，眼望着从鼻孔处升起来的烟雾。看他一本正经的客套，与其说是轻蔑对手，毋宁说是要将令人惊恐的事儿，说得让自己的神经承受得了。香烟刚抽了一小截，他随即将烟卷扔到烟灰缸里，把脸转到窗户的方向。……天空一片漆里，看不到一颗星星。……神经未必完全承受得了，还在焦躁地骚动。如同无数个一寸法师[②] 像蛆一样涌来,激烈地搏杀着。

铃木注视着事情的发展，佐伯的一举手一投足，他的目光都紧随而至；由于没有得到答复，他踌躇一下之后，嘴角边又浮现一丝笑意，开始说话。看来这家伙无论在何种感情激动的场合，在说话之前都有浅笑一下的习惯。

①日本国别称。

② 矮子，日本儿童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名字。

“你要是沉默不答，那我在得到回答之前不会离开，一个晚上都会待下去，所以你还是决断一点、男子汉一点回答吧。而且看你的这个情形，我已经明白个大概了。人其实都诚实得不可思议。”

无论如何假装平静，要让铃木这样子往下说，不由得你不怒火中烧。让那嘴巴吱吱喳喳唠叨着，无论有多么大的容人之量，也得被这几乎是先天的不可抗力打破。更何况是佐伯。佐伯心想，这场笨蛋和神经衰弱者的对峙，在第三者看起来一定饶有趣味，与此同时，他感到怒火攻心。

“你说让我谈谈想法，我并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没有必要答你。即然你已经大概明白，不就行了么。”

窗外的泡桐树叶子沙沙作响，下雨了。照子早点儿回来就好了……

“哼,你得实话实说。——你采取如此卑劣的态度，最终要吃亏的。”他突然变得话中隐含杀机。“我绝不会就此罢休。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得已时便采取最后的手段，所以你若是避而不谈,反而失算了。”

终于露真相了，佐伯心里想。如此威胁的话，实在是可怕。刚才对方说出‘最后的手段’的一瞬间,心脏的确战抖了一下,就要出口的不买账的话马上咽了回去。然而，往常那种迫切的、险些儿就要晕倒的恐惧却没有袭来，这是为什么呢？他反而把那种可怕的情景作为具有适度刺激的兴奋剂，有心要咀嚼一番。

“既然你有决心了，尽管看着办吧。——你原本就没有理由给我提什么异议。阿照自己想上二楼来玩便上二楼来玩，我可管不着。你有意见给阿照说吧。”

“不，女人不明事理。你有责任替她说说辩解的理由吧。……应该不会没有的吧。”

“我有责任？”

“ 对。”铃木哼出憎恶的鼻音。“ 我原来就认为你迟早会这样说的。可我昨天看了照子保密的日记。你们已经通奸了吧？ ”

铃木说着，冷冷地笑了。他一笑起来，厚嘴唇里头排得乱糟糟的牙便如利刃般闪烁。

“ 喂,你说话要小心…… ”后面的话原想搪塞过去的,看情形终于是瞒不住了，佐伯便说道：“ 你说通奸不是很奇怪么？即使我和阿照有过关系，不可能叫做通奸吧？ ”

“ 什么 ‘ 即使有关系 ’ ……别说得那么暧昧吧,就说实际上已有了关系,如何 ?”

“ 也行,有了关系了。”

他不觉太为难便认了与迄今言行矛盾甚大的事情，冷冷地宣称道。是否说毕便会见铃木从怀里亮出匕首呢？情形却并非如此。不过，佐伯感觉上自己已经失去了半条命。

“ 好,你看吧。”

铃木洋洋自得，就像在辩论会上驳倒了对手。

“ 既然有关系，那就是通奸了吧？——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么，我和照子是父母指婚的。 ”

“ 可能你是这么以为，但阿照说不知道有过婚约这回事。你自己一口咬定是通奸，太不合事理了。 ——你以为你这种说法能行得通么 ?”

“ 不要管照子说了什么,那丫头说的话不可信。——照子的父亲明明白白说定了的。遵从父母意愿，坚持与其女儿结婚是不合事理的么 ?”

“ 所以说么所以说么！这样的苦心让我知道也没有用，你还是跟照子说去，看情况如何。如果照子理解不了，还有她妈哩。 ”

这样赌气说话的时候，佐伯动了肝火，脸孔眼瞅着充血变得通红。到了这个地步，他只想一直发作下去，口中已备足痛斥一番的

弹药，只待对方片言只语来犯。

“不，时至今日已没有必要听她母亲的意见了。不管照子和她母亲怎么说，婚事一旦说定，我就只认它了。指婚一事既是清清楚楚的事实，我便只需追究你通奸之罪。——关于这件事，你打算如何处置？”

“真是烦人，干脆我们二人决斗吧！这是最容易有结果的。”

佐伯突然说出这种话来。然后以一副勇敢无畏的模样盯视着对方，不知不觉间，极度的愤怒和恐惧充满他疯狂般的眸子。

“啊，也不必这样，该有个平和一点的解决方法吧……”铃木意外地有点惊慌失措，以一副更加柔和的态度说：“我们彼此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不想干那样的野蛮事。只要你显示出道歉的诚意，我就满足了。你看说那里去了，这用得着去学人家搞愚蠢的决斗什么的么。”

“我对你没有犯过任何罪，所以赔罪谈不上。——哎，决斗吧，那样最好。”

“哼，还说这种话。——明明是通奸得手了，还说不道歉，真是怪事。”

“你真是个笨蛋，蠢得可以。就算和照子曾经是指婚的，现在又没有住在一起，哪来什么通奸？”

佐伯咬牙切齿般地只吐出这几句话，中途舌头绊住了，不能一气呵成连下去。他气得手脚打颤，瘦小的身体充满了再难容纳的怒气。可能是骂得太激动了，呼吸急促起来，嘴唇青得像是濒死的病人。胳膊上、颈脖上的动脉‘砰砰’地响，血涌上头。这两三日自接近照子以来，神经衰弱了许多，一遇小小刺激便有强烈反应，如今情绪都被鼓动起来了，他几乎一下子气死过去。

“嘿嘿，在女人的事情上，谁都会糊涂的呀。——我们也都让那照子弄糊涂了吧……”

铃木说到这里时，愚钝的脸上更加阴郁了，寂寞的笑容和悲戚的表情一起浮现出来。

“不过，要是太欺负人，我也不会沉默。——的确，从法律上说，也许不算通奸吧。但是，如果你是有良心的，应该不会持那样的理由。——呃，你到明天才给我回话也不妨的，请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吧。是我对，还是你对，如果你平静地想想，一定能明白的吧……”

佐伯尽量将心思移到别处，使对方的话充耳不闻，拼了命来压制住自己的激动。那副样子正如五段的勘平切腹之后，处于弥留之际，一只手捂着致命的伤口，气息奄奄的样子。

“总之,我说几句话供你参考 也就是说,我想这样处置——首先，你承认通奸的事实，交出道歉信。而作为道歉的条件，保证将来绝不向照子下手……”

铃木数着指甲都剪短了的右手指头。

“不向照子下手的证据，就是退出这个家庭……这个么，因为寻找住处得花时间，所以容许在五天之内落实。如果你对照子没有野心，答应以上的条件，不算太难的事。总之，希望明天之内回复。我这方面也得应付各种情况……”

该说的话说完就告退好了，这家伙却无休止地唠叨下去。无论对方表现得多么冷淡，仿佛人家既有耳朵便会听进去似的，一副对着石头也照样念佛的态度。

“我也不想彼此为一个无聊的女人而争论。这种事总是期望有缘来相会，有时候我这个人也明知是力不能及、徒劳无功的。若是男人和女人的事就没有办法了，但既是男人之间的争执，了却之后反而心情爽快。哈哈！”

佐伯用被子蒙头，装成睡了的样子，但总不见那愚蠢的自言自语停下来。有时话已不连贯，中途停顿了，以为这次该下楼去了，

谁知又开始接着说。这当中，佐伯突然浮现一个令人毛骨竦然的念头：铃木这样老老实实的饶舌，其实可能正在忍受着就要爆发的怒火，窥探着自己的动静。也许因为自己太冷淡了，说不准什么时候便暴怒起来“：喂，实在忍无可忍啦！’说时迟，那时快，从怀里掏出匕首，隔着被子便下毒手了。或许像伊势音头阿贡杀万野那样，让他百般无礼、傲慢自大，最后突然出奇不意地收拾了他。

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蒙着头假作不知，是极端危险的。因为敌人的举动完全看不见，万一出事，不但逃不掉，连喊一声也不可能了。不过，敌人喋喋不休时总算是安心的，一旦说话中间停顿了，就担心起来。在那间隙里，说不定他在拔刀出鞘，或者膝行而前，或者没有什么举动……

“叮咛……”传来了楼下开格子门的声音，舅母和照子归来了。

“唉呀，冷死人啦。妈，我感冒了呀。——这都是因为你刚才没给我买那骆驼毛围巾。”

当照子无所顾忌的声音传到二楼上来时，佐伯心窝边上粘附着的不安团块才逐渐松弛下来，化解掉了。与此同时，铃木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打搅了。”

“让她们知道了又有麻烦了，所以万事仍是出自你的思考才好，希望你就按我刚才说的做吧。——我明天等你去喝上一杯，你就不必和照子她们商量了，私下答复我好了。”他尽量不显露慌张的神色，悠然下楼去了。

这时，远远便听见舅母的话：“阿照，你也得先把和服换一下呀！”

“不，我马上就下来的。’照子一边说，一边上楼来，与铃木相错而过。然后她在男人身边‘咚’地坐下来，问道“：铃木来干什么？”她开始摆弄快要熄灭的火盆里的炭。

恐怕夜已深了，电灯光暗了一下之后，又‘啪’地亮堂起来。泡

桐的叶子被雨点打得‘沙沙啦啦’作响，仿佛有意惹人注意，但雨下得并不大。

“表哥……他来干什么？”

尽管被照子催促，佐伯仍旧埋头于被褥之中，纹丝不动。只有长长的、乱蓬蓬的头发从被子里露了一点出来。

“你上哪儿去啦？”

过了一会儿，他像说梦话似的说道。仿佛刚刚醒来似地，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怪怪地从旁边露出脸来。

“管它上哪儿，那种事没劲。——我倒想知道，铃木为什么要上来？你又被威胁说不要告诉我了吧？”

“胡说八道。”

佐伯尽量将眼球往额头上翻，凹陷的眼球几乎触得到眉毛，他仰卧着从女人的膝头往腹部、胸部、脖颈一带一一打量过去。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女子的血色那样，每天变化的了。今天可能在外遇着寒风了，脸颊和鼻尖带着红润，肌肤像陶瓷一样闪烁着寒光，五官的感觉全然不同。

“阿照，你和铃木有过什么关系吗？”

总想找机会问一次的问题，他就趁此时机提出来了。

“问这种无聊事呀。有没有，你想想看不就明白了么。”

连怫然作色也省了，就这么不在乎地回答了，光这一点，就让佐伯弄不清楚这女人的话是真是假。因为照子是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人。或者她认为表露情感动摇的状态会有损女性威严吧。

“可铃木说了，你们有名正言顺的关系哩。”

“谁会跟那种人……”

“因为那种人据说从前也是个才子，我就搞不清楚了。”

“不明不白就不明不白好了。我不想诸多辩解。——如果有

过关系,又将如何?”

“他说我们做过的事就是通奸什么的，那家伙盛气凌人的哩。”

“那么,表哥你对铃木全说了?”

“噢。他说已经悄悄看过你的日记了。再瞒也没有用了吧。”

佐伯一副‘该怎样就怎样’的心思,说话腔调是‘豁出去了’的口吻。

“铃木在蒙你哩。我私下里根本不写什么日记。——表哥你被他欺骗啦。”

“这笨蛋还能玩些小花招……”

他这样自嘲道，一想到完全上当受骗了，他越发憎恶铃木，恨意难消……怒不可遏的他很想随手砸几件东西。

“……没有关系嘛，就让他知道好了。反正迟早要知道的。”

“表哥你人太好了。如果是自然地知道的，也没有什么，现在他设圈套让你招认，简直就太不像话了。又欺骗又恐吓的，可不是欺人太甚么。——真是拿你没办法啦。”

照子说着，解下脖子上的头巾，往男人的被铺上一甩，大块头的躯体往一旁躺倒下去，又将自己的脸挪近佐伯的脑袋，手撑下巴。长长的身子与被铺正好成丁字形，作弓形包围着男人的枕头，像小山丘一样将它遮蔽起来了。在比户外稍高的室温暖和之下，她的肤色不知不觉间变得雪白，颇为鲜活。

“管他设不设圈套，对那种人，还是把真相都告诉他更好。跟他玩虚的还觉得降低我的身份。”

佐伯双手垫在脑后，一边瞪着天花板，一边自语，像是不足虑的样子，但内心某处还是很烦，总感觉不痛快。

“那么,铃木说通奸了又要怎样?”

“说要我写道歉信，离开这个家，我骂他个狗血淋头，赶他走了。——那个混帐东西!”

为了让女人认同他没有被铃木吓住，佐伯把话说得更加强硬。

“说不定，表哥你会被铃木杀掉……”

照子一半取笑一半担心地说道，嘴边露出了痒痒的笑容，但仰卧着的男人看不见。

“要杀就杀吧。那家伙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敌人，把我盯上了,所以有没有关系都好,反正都会是这样。”

“嘿嘿,没有事啦。”

女人躺着，用腰劲在榻榻米上游动起来，自己的脸贴近到几乎进入男人的怀抱之中。二人的身体恰成巴字图案[①]似的，以脑袋为中心，一左一右成两道弧线。

“其实也用不着害怕，那家伙并不是干得出杀人勾当的爽快人。我经常折腾他的，他连个生气的样子也没有。真的没有事。刚才我开玩笑吓唬你的，真的放心吧。所以今后不论……

说话之间，佐伯骨碌一下把头弯向对方的方向，两人面面相对。在男人面前托腮的照子的脸孔，像被柔软的大福饼撑着了似的,皱纹时隐时现,厚厚的嘴唇、眼睑、鼻梁、脸颊,各处的皮肤弄得走了样，呈现出残酷的别扭的娇态，媚人而生动。肌肤像是充满了某种欢悦，翩翩起舞的样子。

“光想着‘被杀、被杀’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就是等着被杀、别无他法的待着的么？那家伙即使不杀你，就肯定杀我。——不是怕不怕，我只是预言而已。”

“那样的预言是神经衰弱的结果。”

“神经一衰弱,反而在某个方面敏锐起来,所以,连普通人都不明了的事也能感觉得到。”

“要是铃木杀人,我被杀不好么?”

①类似阴阳鱼的样子。

女人说着，移开托腮的手，两手的十个指头交插一起，掌心向外直直地伸到男人跟前。两只手掌交织如竹席的部分令人联想到蟹的腹部。

翌日早上，铃木如常扫过庭园之后，便夹一个包袱到神田的私立大学去了，到了傍晚仍没有回来。三时半亮起了灯，四时半左右天色暗下来，随着烧洗澡水的时间逼近，佐伯和照子不由得在意起来了。

“铃木怎么啦,这么晚还不回来？”

晚饭就要做好的时候，舅母终于开始发出疑问。但是，即使吃过饭、收拾好厨房，铃木还不露面。

“他这是怎么啦？很奇怪吧？——阿雪，你辛苦点啦，铃木不在,你烧澡塘吧。”

舅母的疑心随着夜深越发厉害起来，言辞也越来越激动。

“看，已经八点了。不是开玩笑吧，他这是怎么了？”——最初是责备的口吻，唠叨个没完，后来就变成了要哭似的、担惊受怕的腔调。

“阿雪,铃木早上几点出门的？”

舅母刚洗好澡，出来一边看座钟一边问，此时的模样眼看就哭出来了。

“是这样，早上七时半左右吧。以前，他总是在老板娘睡房的廊下说声‘我出去了’的，近来打扫完就一声不响地走了。怪怪地紧绷着脸。”

阿雪一点也没有留心他人担心的样子，毫不在乎地说道。

“今天早上没有特别不寻常的情况吧？”

“这个……这两三天他是特别不高兴,老是和我吵架。”

“有没有见他悄悄地收拾行李之类的？”

“那倒是没有……”

舅母顾不上其他了，急不可待地直闯入大门边的寄食学生房间，把柜子、壁橱、书箱的盖全都打开，瞪着通红的眼睛一一翻看，呆立着说道：

“好怪呀……衣服全都在……”

目瞪口呆的阿雪来到舅母身后，好一会儿不知所措之后，才终于醒悟过来似地指着开始剥落的纸胎漆的桌子上面说道：

“这里原是摆着五六册法律书籍的，现在却不见了。”

家里骚动最厉害的时候，照子上了二楼不露面了。其实舅母也早就和照子谈过，希望女儿分忧，但一谈到铃木的事，照子必定嗤之以鼻不加理会，说“‘那种人能干什么’或者‘你越怕他就越纵容他”等等，所以有点避讳这个话题。但事已至此，舅母也不能坐视不理，所以明知要受冷遇，嘴里仍喊着‘阿照、阿照’，仿佛立即就要出大事的样子，大呼小叫地奔上二楼。

“你看，铃木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哩。”

“那一定是离家出走了吧。”

照子一边对着男人枕边的火盆烤火，一边轻描淡写地作出判断，甚至没有向母亲这边望一眼。

“是吗？……可能又犯老毛病了吧。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惹怒铃木的事？”

仿佛妻子依赖丈夫般地，母亲坐到女儿身边，求救似地跪坐着。这时，从楼下传来阿雪撕裂嗓子般的叫喊声：

“老板娘，老板娘，砚盒里面放着他留下的信哩。”

“是么？快拿到二楼来！”

紧接着，楼梯又响起了‘啪哒啪哒’跑上来的声响，阿雪像运送一颗炸弹似地拿来一个颇为不祥的红色信封。

“行了，你到下面去吧。”

“舅母一接过信封,便一边撕开信封头,一边支走阿雪,像读化缘簿那样两手把信捧到胸前。

值得一提的是,信封表面应写‘御主人样’的地方,特地用楷体醒目地写着“林久子殿”——用了舅母的本名。正文是在两页八裁日本白纸上,用磨破了笔尖的笔黑乎乎地写着草书。

读着信的时候,舅母的眼神闪着狐疑的光,自然地皱着眉、抿紧双唇,呈现出憎恶、恐惧等种种表情,但最后读完时,已经面如土色。

“哼,你们看看这信吧。”

她把信扔到二人面前。相面者所谓的“死相”,说的就是舅母此时的容貌吧。简直是魂飞魄散,连舌根也不灵便了。

究竟是多么可怕的句子呢?——佐伯忍受着眩晕,像俯瞰深渊般地从被铺上探身过来,上身匍匐在信纸上方。未读之前,心脏时有的悸动,便几乎要撞破心脏。照子把下颚搁在火盆边上,从对角线斜线地窥探。

> 我决心自今夜后决不再度返回这个家。我早就对吃这家的饭、见这家的人感到不快,其理由原因,各自问心便知,就中照子和佐伯,必有所感吧。但是,我要在此一并申明,你们深思熟虑地反省吧。这样我或可赦免你们的罪。
>
> 首先,我要声讨照子母亲久子的罪。你在丈夫敏造氏死后,并没有完成作为未亡人的工作。你违背敏造氏生前遗训,误解丈夫惟一的遗爱——女儿的教育方法,使照子堕落有如今日,是你的罪过。与敏造氏生前相比,林家家风颓废已是不争之事实,我忧之患之,几次给予忠告,然而你充耳不闻,反怨我多嘴,甚至嘲笑我,而毫无反省之意。实际上是你导致了家道衰落

尤其是你明知而不顾敏造氏要将女儿照子嫁与我的遗志，时至今日仍多方托辞，不但要毁弃婚约，甚至连曾有过婚约一事也总想否认。欺骗亡夫、欺骗我之罪极大。地下之敏造氏若有灵，必痛哭流涕。

我为你们母女事实上已误去半生矣。请记住，我渴望向你们复仇。尽管我受敏造氏甚大恩惠，但你们既是我的敌人，同时也是敏造氏的敌人，因此决无宽恕的理由。何况迄今我多次念及敏造氏的知遇，怜悯你们的堕落，已经一忍再忍。

结束前仍要对佐伯进一言 事到如今,对行使最后的手段虽难再有一刻的犹疑，但你若立刻悔改，即时贯彻我昨夜所提条件,离开林家,或有宽容余地,我虽不在家,但会时刻监视你们的行动。若完全抗拒我的忠告，就千万要留神了。至少夜晚外出要注意。

信到此为止。原以为收到恐吓信一定会害怕的，但实际遇上了，却意外地并不恐惧。只是感到有点厌恶而已。

“ 哈哈,那家伙终于发作了。”

佐伯说着，把脸转舅母。看见舅母的脸，反而觉得比读信更觉吓人。

“ 管他说啥,别去理他,他马上又会回来的。”

照子把信看了，却摆出一副不屑多看几眼的样子说道。

“ 真的会回来么？我觉得他这一次…… ”舅母一边打颤，一边弯腰探身紧紧抓住火盆，再次凝视着榻榻米上的信纸。

“ ……在家里的话吧，爱说三道四，逃出去了吧，又叫人担心，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啦。不过要是在家里，好歹也不用担惊受怕，但他跑出去了，究竟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说不定就在今天晚上，他就可能在这房子周围徘徊。 ”

三个人好一阵子默不作声，有意无意地倾听着户外的动静。日间行人也不多的街道，入夜漆黑一片，如果身体贴着墙壁，离两三尺远就根本发现不了。除此之外，路边的垃圾堆背后、后院的栅栏门角，也都是藏身的绝佳地点……

这时,三人的耳边开始“吧嗒吧嗒”地响起从远方传来的、有意放轻了的脚步声。似乎有穿草鞋或赤脚的人极轻地走路。“吧嗒、吧嗒、吧嗒”，声音虽有一定的间隔，但逐渐地向这房子的方向接近。不久，这个声响可以确切、清晰地听出了，是穿胶底鞋的车夫拉着美国货的车子在跑，在判明此事的同时，车子已快速地跑过了屋门前。

“唔……最近,你们做过什么惹怒铃木的事吗？”

“这个么……”照子特地认真地想了一下,说道:“我么,铃木是从不主动和我说话的，所以不记得有过什么可能惹怒他的事。”

“不过，你最近不是常泡在二楼么？——事到如今，大家都是自己人，再有所隐瞒就没有意思了，把真相说出来吧。阿谦也好你也好，有过什么触怒铃木的事吗？”

“触怒他的事——是什么事？”

“什么事都好，像你这阵子整天价呆在二楼，任谁都要变得不正常的吧？从我这父母的偏心者来看，也想不至于行为不端吧，那铃木的怀疑就更加厉害了嘛。——所以，我想听你们说出真实的情况。”

“多疑的人就让他多疑好了。管他人怎么说，当母亲的要相信最关键。”

“你这样托辞避开是把你妈当傻瓜嘛。我特地要来帮你，如果你想从旁胡弄你妈，这不是要惹我生气吗？”

舅母说着，把头转向佐伯这边，一半寻求同意，一半打听虚实地说道:“哎,阿谦,照子死活不说,我真是无从着手。无论做父母

的是多么糊涂，你们大概在做些什么，大致还能猜得到吧。在年轻时吃过种种苦的老人家看来，遮遮掩掩的，一眼就看穿啦。现在也不是要说什么责备的话，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啊啊，我也为让舅母这么担心而感到很抱歉，其实……”

一时之间，是撒谎还是说实话，佐伯自己尚未下定决心，他从被子边上伸出脑袋，因见照子频频向他使眼色，突然胆大起来。

“……我们什么秘密也没有，完全就是照子说的那样子。”

“哼哼，’舅母心有不甘地点点头，像中年男子常做的那样，在碎花绉绸的短外褂袖中突出了胳膊肘。此刻占据舅母头脑的，与其说是捕捉事实真相的欲望，毋宁说是努力不被二人所轻蔑。

“妈妈你的话没有道理。从前男女二人关系好，马上就会被怀疑，其实就是不明白现在年轻人的心思嘛。老人家么，越是经历过酸甜苦辣，感觉就变得越怪。一方面让表哥、让我去接受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认为直到如今，若没有父母的监督，就会犯错误，真让人受不了哩。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趣味一致，自然就谈得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谁会干那种讨厌的事嘛。”

“好啦好啦，没有说谁干过什么讨厌的事……”

舅母这才慌忙去制止面色通红地顶撞她的照子道：“说话不要那么大声，慢点说不是更明白么？——唉，我无谓地怀疑你们，是我不好，请原谅——好吧？不过，既然你们是那么清白的关系，就更讨厌被人无端怀疑，跟一个笨蛋吵架也没有意思，所以干脆直接地回应对方的主张，不好意思了，就请阿谦搬出去如何？”

“这样做可就不对了。”

照子要趁着发火之际，一下子否定母亲的提案。

“妈妈要这样做，就越发放纵了那家伙了。即便表哥搬出去，我也每天去玩，岂不是一样么。如果被铃木这么一恐吓便把表哥赶走，那才让人笑话哩。首先，那种讨厌的流言就更被人看作有根

有据的了。”

“可是，人命的事可不得了的啊……”仿佛恐惧之物就置于跟前，舅母这才说出了真心话。

“如果阿谦搬走他就可以接受了，没有必要勉强冒这一回险吧？”

“妈妈你这感觉不对。要表哥走表哥就得走，下次他就会说‘不能去他那儿玩’、‘履行指婚之约’之类的,到那时可就没完了。”

之后母女仍激烈地争论了约一个小时，结果不明朗。

“表哥，妈妈说的话你别介意。妈妈总是害怕小偷，可对家里没个男人的事反倒不在乎，真是没办法。”

让照子这么一说，佐伯也不能自己进一步去作决定了。自己也好照子也好，闹得这么离谱，竟还残留着某些类似相恋的感情，令人觉得非常不协调，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状态。

“既然如此就按你们说的办，我也不知道往后会怎样了。”

舅母不满地嘟哝着退下二楼，但在照子下来以前，她不让阿雪去睡，自己也倚着长火盆，一点没有合眼。

“阿照，我总是不放心，从今夜起你也到这房间睡。”

舅母把刚才激烈争辩的事忘了，并不去赌那口气，厚着脸皮要求照子。照子则带着狡黠的笑容说：

“在我身边睡的话,妈妈你就受牵连啦。”

当晚门窗关得格外严谨，亮着厕所的灯睡，但到了翌日日间，舅母的不安还是不容易消除。前门的格子拉门每次开关，她都踮起脚尖，从隔扇背影里小心翼翼地窥探大门口的情形。

“阿雪，你出去外面办事时，要注意仔细留心这房子的周围。”

“是,我特别注意了。不觉得那人在哩。”

私下里已经交换过这样的问答。

日落时分吃过晚饭，舅母从天刚黑起便紧闭窗户，呆呆地坐在

房间里。长形火盆的炭火发出劈啪声，烧得正旺，铁壶的水开了，沸腾的水给人安全可靠的感觉。

照子依然上了二楼还没有下来。

“咳。”

舅母咋一下舌，心里面嘟哝道：“真拿那孩子没办法。也不明白人家担心，只管粘着佐伯。……那佐伯也是的，如果明白我多操心这事，就该快快搬出去才对。再到二楼去说说看吧。”

“砰啪！”套廊的门承受风力向里刚刚打开，马上又被吸走似地“吱”地向外关回。看来突然起了寒风。这样的夜晚若是发生火灾……万一那傻瓜放火的话就严重了。

哨、哨、哨……座钟敲响八点。舅母猛地站起身，恨恨地抬头望向二楼，刚踏上楼梯，阿雪脸色煞白地从洗涮处飞奔过来，嘴里嚷着“老板娘，来一下！”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请您过来一下。”

“你说什么东西‘不对劲’？”

“听见厕所的窗外有人的脚步声。”

“一定是风声吧。”

二人悄悄摸入厕所里面，尽量贴近，屏息静听，但听不见有类似脚步声的响动。只是不时有极微弱的人呼吸声似的声音“唑——唑——”地传来。就连这是否呼吸声，在兴奋的神经而言是判别不了的，若果真是的话，可推断有人将身体贴在板壁上，窥探室内的动静。

“别乱说，什么怪事也没有嘛。”

“可能是吧，我刚才觉得有点怪，是心理作用吧。”

二人互相宽慰般地小声说着话，正要返回房间，来到大厕所和小厕所之间的地方时，二人突然冻僵了似地停住，默默地面面相

觑。正好她们的低语话语未落之际，听见外面“咳咳”的咳嗽声。从未听过人以外的东西会发出这种声音……

几分钟之后，舅母牙床和膝盖哆嗦着，上了二楼。

“不,我也那么觉得,但似乎并不是风声。阿谦,你就到派出所去一趟好吗?”

“也不去看看证实一下，就要人上派出所，很无聊嘛。如果是真的,是小偷的话挺麻烦的,要是铃木,没事别理他就行了。”

“噢,我下去仔细查看一下吧。”

佐伯说着，多少有点小心谨慎的神色，但总的说来是无所畏惧的。大概是照子从后推动，便毫不迟疑地奋勇向前了。“杀人”——光是说说就够可怕的了，他却不可思议地沉着镇定，在二人的前头下到厕所去了。

“我的确听不见那样的声音。开一扇套廊的门，我到院子里看看吧。”

“阿谦你说什么呀!? 开了门不是更加危险么？——我要躲到前门去了呀。”

“没什么的,放心吧。”

仿佛从高高的桥栏杆上一跃而下那样，他控制着自己凉下来的心情，在靠近收放板窗的地方打开了一二个套窗。从漆黑的院子里立即嗖嗖地刮来强劲的寒风。

照子把电灯的线延长，从佐伯身后开始向院子里的树木间东照西照。首先是左边围墙的角落，泡桐树周围亮晃晃地呈现出来，连春日灯笼的青苔也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佐伯的全身——从领口到手指尖，“嗤”地有一种薄荷似的东西流过。自以为挺沉着的，可不知不觉间心脏的悸动背叛了他。

从左边起，电灯逐步向右移动，把树丛的间隙都照清楚，渐渐地接近了厕所那边。连傍晚从二楼窗口扔下来的敷岛牌香烟的烟

蒂落在花岗岩踏石的情形也鲜明地映入佐伯的眼帘。

“ 阿照,把光线再照前点看看 !”

佐伯说着，穿上院子木屐，走向厕所的背影处，中途有蜘蛛网掠过脖子。

只见铃木湿淋淋地蹲在垃圾堆的背影里，背部紧贴着板壁，像雨蛙般阴沉地、睡着了似地一动不动。此时此刻，无论想逃也好，想猛扑上来也好，都不可能了。

“ 你在这里干什么 !?…… ”

佐伯威风凛凛地喝道，那光景像是警察在审问乞丐。

“ ……马上滚出去。”

嚓嚓、嚓嚓，八角金盘的叶子发出声响。地面看样子很湿，佐伯的院子木屐粘结着红土，万一有情况，他根本不可能迅速退避。

“ 不 !”

铃木的声音仿佛包含着重重心事，显得沙哑。完全看不见他的嘴唇在动，仿佛是一团黑影在说话。

“ 我走不走是我自己的事。你不必干涉也可以吧。 ”

“ 你胡说什么！竟有潜入别人家里，还说与别人无关的家伙么！？有事的话，走正门来问！你蹲在那里究竟想干什么？ ”

“ 我喜欢那样不行么？我有自己的想法。 ”

看情形，这小子不是疯了吧？如果这家伙比自己早一步发疯的话，那实在是太棒了。是否该大大的安抚他一下呢——佐伯略微想了一下这样的事。但是，如果他发疯了，更有可能乱动刀子，但他仍旧不声不响地蹲在那里。

“ 别说无聊的话了 ,赶快滚出来 ,滚出来 !”

他突然揪住铃木的领子拖他出来。

“ 别拉我，要是碍你们的事我就出来么…… ”

铃木根本没有抗拒，干脆地站了起来，说道：“ 出去也可以嘛，

只是这木屐带断掉了。让我在那里坐一下可以吧？”他跛着腿往套廊那边走去。

照子站在收放板窗的地方，手持电灯照明。

“要是弄木屐带就快点儿!”

遭这样劈头盖脸的一骂，铃木使劲瞪了照子一眼，向廊下弯下腰去，从一只脚上脱下皮革带子，啪哒啪哒响的油桐木屐。他穿着一件旧褐色和服外套，是住在这里时不曾有的，不知从何处弄了来，穿在身上显得肉滚滚的，一顶鸭舌帽很深的扣在头上，不停地调整帽舌。

“唉唉，我可是个不幸的人啊，心爱的女人被人抢走了……”

他忽然来一声叹息，要讽刺一下照子，但对方毫无反应，于是便正面说出来了：“喂,阿照!”

但是，他仍然背向女方，上身弯下一边摆弄木屐，一边再次追问：“喂,阿照!”

照子在他身后硬梆梆地说道：“别叫什么‘阿照’,我还不至于到给你叫名字的地步。”

“哈哈哈哈,叫你‘小姐’是从前的事啦。因为我已经不再是这里的寄食学生了嘛。到如今没有任何关系了。”

“既然没有任何关系,那还不干干脆脆地离开?”

“别急么,我马上就走。……不过,阿照,你给佐伯骗了,这种男人可以依靠的么？”

“废话少说也可以吧?别再烦人了,快点吧。”

照子说毕，把电灯线挂在拉门上框，急急返回房间里面，但从八叠的房间到通往大门口的拉门都打开了，门口的格子门也开着，却不见舅母和阿雪的踪影。

“好了,弄完啦……”

铃木将木屐“啪”地扔到檐廊边上，终于直起身来。

“佐伯，你无论如何也不悔改吗？”他盯着站在跟前的对手说道。

“你这人怎么总像女人那样翻来覆去说那种事呢？如果你憎恨我，就采取一个男子汉的干脆的办法好了。说什么采取‘最后的手段’,光嘴上唬人能成事么？”

“不,不过……’,

“笨蛋!”

他大喝一声的同时，把全身力气都聚拢到拳头上，向对方耳旁猛击。这拼了命的一拳，仿佛打过之后，自己的身体便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似的。这段时间尽在心中盘算的事情终于付诸实行，他感到太舒心了，但胸中的憋闷一下子减轻的结果，使他几乎迷迷糊糊地昏倒过去。

“尽管打吧!女人被抢走,还被人殴打,我也够凄惨的了。”

“觉得太冤的话，杀掉我好了！带了什么利器来么？”

“说不上是什么利器……”铃木笑嘻嘻地伸手入怀中。“这就不好办啦,这么说,你是无论如何不悔改啦。”

“所以说你杀我好了。”

就在这一瞬间，一件闪光的东西在铃木的右手一闪，又藏到外套下。

“怎么恐吓都是没有用的了,要杀便快动手!”

佐伯像话剧演员亮相那样挺起胸脯，两手背在身后，抬头仰望天空,但见星光闪烁,美丽动人。

铃木仍旧笑嘻嘻的，看不出任何断然采取行动的迹象。

“真是没有一点男子汉气魄的家伙。如果杀不了，就别磨磨蹭磨了,离开这里!”

就在佐伯自鸣得意地揪住对方前襟，要把他扯向厨房小板门的一刹那,铃木发出声喊叫:“你瞧瞧吧,这也不是男子汉所为吗?”

与此同时，佐伯觉得颚下有被鞭打过的感觉，马上有鲜血淌下。

“ 噢 ,终于动刀了 ,佩服 ,是个男子汉的样子。”

佐伯摇晃着身体，手捂伤口，说着不甘心的话，未几被铃木毫不留情地撂倒在板壁旁。铃木似乎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被割破咽喉的时候，佐伯仍拼尽最后一口气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声音，但那并非不服输，而是因过于痛苦而发出的悲鸣吧。他瘦削的身子，居然血如泉涌，手指脚趾则如蜈蚣般战抖起来。

吉野葛

林 少 华 译

其一　自天王

我去大和的吉野腹地旅游，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即明治末或大正初年间的事。当时不比现在，交通不便，而我竟跑去那种深山老林——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大和阿尔卑斯”之地。那么我是干什么去的呢？此话还需从起因说起。

读者之中，想必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尤其十津川、北山、川上庄一带，自古以来，一直流有南帝后裔——当地居民称为“南朝王”、“自天王”的传说。这自天王，即相当于后龟山帝玄孙的北山王其人，实际上也是存在的，这点已为历史学家所证实，而绝非仅仅是传说。扼要地说来，按一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记载，南朝元中九年、北朝明德三年，即将军义满执政时期，南北两朝达成统一协议。从而，后醍醐天皇廷元元年开始的所谓吉野朝，在历经五十余年之后寿终正寝了。不过此后嘉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深夜发生过

这样一件事实：一个叫楠二郎正秀的人拥立大觉寺派的万寿寺亲王，突然袭击了土御门皇宫，盗走三件神器[1]，潜往睿山之中。当时，在追兵追击之下，亲王自杀身死。神器之中的宝剑与八咫镜于是得以追回，惟有神玺落于南朝人之手。因此楠氏越智氏一族，进而奉万寿寺亲王的两个儿子为主，兴举义兵。由伊势而纪井，从纪井而大和，一路逃往北朝军鞭长莫及、位于吉野腹地的荒山僻野之中。在那里尊亲王一子为自天王，另一子为征夷大将军，改年号为天靖，在敌军不易察觉的峡谷间保有神玺六十余年。长禄元年十二月，因受赤松家遗臣之骗，两个王子死于非命，于是大觉寺皇族终于最后覆没。若从此时往上推算，则延元元年至元中九年为五十七年，再到长禄元年为六十五年，也就是在长达一百二十二年之久的时间里，吉野确实有人在维持南朝的余脉，始终同京城抗衡。

远祖以来，吉野之民就绝对尽忠南朝，向有事南朝为主的传统。每当提起南朝，便一直数到自天王为止，至今仍固执地坚持说"：那不是五十几年，而是持续了一百年以上！"这不奇怪。就连我也由于少年时代爱读《太年记》而对南朝秘史不无兴趣，打算以自天王事迹为中心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打算是早已有之的。据一部收有川上庄传说的书上记载，南朝遗臣畏于北朝来袭，曾一度从今天称为大台原山脚下的入波，移驻伊势边境的大杉谷，在其纵深处一座人迹罕至的深山尽头，沿一条叫三公谷的河谷，建了一处王宫，而把神玺藏于岩洞之中。另据《上月记》、《赤松记》等书记载，事先伪装侍奉南帝的间岛彦太郎等三十几名赤松家余党，于长禄元年十二月二日乘天降大雪之机遽然发难。一队突袭大河内自天王宫，一队直扑神谷将军府。自天王亲自挥刀迎战，终为贼所

①历代天皇作为皇位象征继承的三件宝物，即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神玺）。

杀。贼携其首级和神玺逃窜途中，因受雪阻，逃至伯母峰时天色已暮，遂将首级埋于雪中，在山中过夜。不料翌日清晨吉野十八乡庄司等众赶来厮杀之间，王首突从雪中喷出一股血来，于是庄司等旋即将其觅出返回。这一事件虽各书记载略有不同，但《南山巡狩录》、《南万纪传》、《樱云记》、《十津川记》等书毕竟无不有所记载，尤其《上月记》、《赤松记》，或为当时实际参战者老后亲自撰写，或出于其子孙之手，并无置疑的余地。又据另书记载，王子当时年仅十八。另外，嘉吉之乱中一时没落的赤松家族之所以东山再起，无非由于他当时因谋杀两个王子，偷得神玺回师立功受赏的缘故。

一般说来，从吉野深山到熊野一带，由于交通不便，一些古代传说和各门后裔得以绵绵不绝也是不足为奇的。例如，曾经作为后醍醐大皇临时行宫的穴生堀氏府第，不仅建筑的一部分完好如初，而且子孙至今仍安居其中。此外，《太年记》“大塔宫熊野逃亡”一章中提及的竹原八郎族——王子曾在此家小住，甚至同其家少女生下一子——其子孙如今也安然无恙。在更为古老的大台原山中，有一五鬼继部落。当地人称其为鬼的子孙，决不与其通婚，而他们本身也不情愿同自己部落以外的人结合，并自诩为役行者[①]前鬼后裔。其地一切守旧若此，加之曾事南朝君主的乡土血统——所谓名门世家为数甚多，因此柏木附近，每年一到二月五日便祭祀“南朝王”，在作为将军府故址的神谷金刚寺里举行庄重的朝拜仪式。那一天，数十户“名门世家”被准许身装带有十六朵菊花的武士礼服，同代理知事和郡长等人并列于上座。

我得知的这些资料，使我更加热衷于我早已有所考虑的历史小说创作计划。南朝——吉野花海——深山秘境——风华正茂的十八岁自天王——楠二郎正秀——深藏于岩洞之内的神玺——从

①奈良时期修验道之“祖役小角”。

雪中喷血如柱的王子首级，仅这样依序罗列起来，也是无与伦比的绝妙题材。首先背景就非比一般。舞台上溪流潺潺，危崖重重，宫殿巍巍，茅庐点点，阳春樱花，晚秋红叶，众彩纷呈，任凭剪裁。更何况这并非无中生有的想入非非，正史姑且不论，就连一般外传和古代抄本上亦有详细记载。作者只要将所得史料巧妙排列一遍，便足以构成一部妙趣横生之作。而若再稍事润色，适当间以轶闻、传说，并点缀上鬼的子孙、大峰修行者、熊野祭祀等地方特色，进而为王子配一美女——（大塔皇族公主亦未尝不可），恐怕就愈发引人入胜了。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如此丰富的材料，居然至今未曾引起稗史小说家的青睐。诚然，据传马琴有一部未曾完成的《侠客传》。我虽没有读过，但听说其主人公是楠氏一女——一个叫姑摩小姐的虚构少女，而似与自天王事迹毫无关联。此外，听说德川时代有过一两部以吉野王为题材的作品，但那实在搞不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史实为准的。总而言之，在流行于世的作品之中，无论传奇小说，还是“净琉璃”剧本，都未曾发现此类题材。由于这一原因，我便想趁此无人染指之际，无论如何要利用这些素材构思一部小说。

事也凑巧，一段意想不到的因缘，使我得以一点一点了解到了那深山老林一带的风土人情。这是由于，我一高时代一位叫津村的青年朋友(大阪出身)，有亲戚住在吉野国栖，我便通过津村，几次前去采访。

“くず”这一地名，吉野川沿岸有两处。位于下游的写作“葛”字，上游的则写为“国栖”。由于一首涉及飞鸟净见原天皇——天武天皇的谣曲而声名鹊起的，乃是后者。然而，葛也罢国栖也罢，指的都不是吉野特产——葛粉的产地。葛那边我不清楚，而国栖这里，村民大多以造纸为生。而且使用的是今已罕见的原始办法将楮树纤维在吉野川水中漂洗干净，然后制成手抄纸。还有，这村

里姓“昆布”这一怪姓的人特别之多。津村的亲戚也姓的是昆布，同样以造纸为业，而且规模在村里最大。津村告诉我，这昆布氏历史相当悠久，与南朝遗臣当多少有点血统关系。此外，写为“入の波”而读作“シオノハ”，写为“三の公”而读作“サンノコ”，这些读音也是访问了昆布家之后才知道的。另据昆布氏的说法，从国栖到入波，越经王社峰峻岭为六里。①。由那里前往三公，到谷口为二里，而若到自天王所在的最里端，则在四里以上。当然他们也不过是听说的，即使国栖这里，往上游跑那么远的人也寥寥无几。听顺流而下的撑筏师傅讲，山谷最深处有个叫八幡平的小盆地，那里有五六户烧炭人家。再往前走五十丁②有一处叫“后关”的平地，确实既有人们传说中的王宫，又有供奉神玺的岩洞。然而，从山谷入口处往前的四里，净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纵是在大峰修行之人，也不易身临其境。柏木附近的人们，一般只是到入波川岸边涌出的温泉里洗洗澡，尔后便从那里折身回来。其实，若去峡谷中探幽寻胜，即可发现无数温泉从溪流中喷涌而出，明神瀑布等高山飞瀑凌空而下。而知道这一温泉的，据说唯樵夫或烧炭翁而已。

撑筏师傅的这些叙说，更加丰富了我的小说构思。本来便已万事俱备，又加上了溪流喷泉这独一无二的场景。不过，凡能隔地调查的我已全部调查过了。因此，假如当时没有津村相劝，我怕绝不可能涉足那般荒山深谷之中的。手头有如此丰富的材料，不进行实地踏查也可以构思下去，并且这样反倒容易创作一些。记得是那一年的十月末或十一月上旬，津村跑来劝道“机会难得，去看看如何？”他说，他有件事要去访问国栖那家亲戚，虽说怕去不了三

①日本旧距离单位，1里约为4公里。

② 日本旧距离单位，一般写作“町”，约为109米。

公，但在国栖周围转上一圈，大致熟悉一下地势和风俗，也是不无益处的。再说又何必局限于南朝的历史，那地方毕竟不同别处，各种奇闻轶事俯拾皆是，两三部小说的素材笃定手到擒来。总之不至于往返徒劳，只管充分发挥职业意识！加上正值气候宜人时节，外出旅游再好不过。吉野固然以樱花闻名，但秋色也毫不失为美景。

这前言已经够长的了，反正我是因此才心血来潮跑去的。当然津村说的“职业意识”也起了促进作用。不过坦率地说来，主要是为了悠然行乐。

其二　妹背山

津村和我约定，他于某日从大阪动身，直抵奈良时同到若草山麓一家叫武藏野的旅店投宿。于是我乘夜班车离开东京，中途在京都停一晚上，翌日早到达奈良。武藏野那家旅馆至今犹在，但听说早已易主，与二十年前并非一脉相承了。当时的建筑物一派古色古香，典雅脱俗。铁道省的宾馆的落成为时稍后，就那时来说，“武藏野”同菊水一样，均为一流旅馆。津村似乎等我等得不耐烦了，一副总欲上路的样子；而对我奈良也是旧地重游。索性，趁这大好天气尚未变脸，我们仅仅从客厅窗口眺望了一两个小时若草山，便出门启程了。

在吉野口换乘窄轨列车“哐哨哐哨”坐到吉野站，再往前就得沿吉野川岸边的道路步行了。到得《万叶集》中所说的“六田淀”——“柳渡”附近，路分出两条。向右拐的一条通往赏樱胜地吉野山。一过桥即是下千本，接下去是关屋樱、藏王权现、吉水院、中千本……。每年春天，前来观赏樱花的游人便把这一带挤个水泄

不通。说起来，这吉野的樱花我也赏看过两次。一次是小时由去上方游览的母亲领来的；另一次记得是在后来上高中的时候，也是挤在众人之中往右登上这山路的。而左边这条路，倒是第一次攀登。

近来，汽车、电缆车已经通到了中千本，想必不会有人在这一带悠然漫步了。而往昔前来观赏樱花的人，无一不是登上右边这条叉路，上得六月淀桥头，眺望吉野川两岸景色的。

“看，看那个！那边见到的就是妹背山。左边的是妹山，右边的是背山……”

当时导游的车夫，从桥栏上手指上游方向，劝游客们驻步细看。记得那时母亲就曾让人力车停在桥中间，把年幼无知的我抱在膝头，嘴贴我耳边说道：

“你,还记得妹背山那出戏[①] 吧？那就是真正的妹背山！”

由于那时候毕竟还小，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仿佛是四月中旬樱花盛开时节一个阴晦的黄昏，山乡里还寒意微微。只见远方暮色苍茫的天空底下，吉野川沿着远处九曲十八弯的山峡，蜿蜒流来，河面上只有阵风掠过之处泛起一道道轻柔的波纹。就在那山与山之间，两座玲珑可爱的山丘在暮霭中隐约可见。虽然已无法看清两山是怎样隔河相对，但我早从戏剧里知道它们隔于河的两岸。在歌舞伎台上，大法官清澄之子久我之助和未婚妻——一位大概叫雏鸟的少女，两人一个在背山、一个在妹山上临谷筑楼，相对而居。即使在背山戏中，这种场面也特别富有童话色彩，深深打动了一个少年的心。而当时听母亲这么一说，马上想“噢，原来那就是妹背山！”随即沉浸在儿童特有的幻想之中：现在去那里的话，说不上仍会见到久我之助和那名少女呢！从此以后，我便忘不掉

①指近松半二等人合写的《妹背山妇女庭训》。

这桥上景色，不时产生一种依依之情。这样，在我二十一二岁那年春天，第二次来到吉野时，也同样凭倚这桥上栏杆，一边怀念去世的母亲，一边久久凝视上游景致。河水正是从这吉野山的脚下，注入缓缓展开的平原之中。于是，水流一改湍急跌宕之势，而呈现出“平野水自流”的悠然风姿。再极目远眺，但见上游左岸的上市镇，背山临水，一条细细长长的街道上，排列着低矮而间或闪出白色外墙的朴拙农舍。

现在，我独自走过这六田桥头，拐向左侧叉路，朝以前一直站在下游眺望的妹背山所在方向走去。道沿着河岸笔直伸展开去，似很平坦易行。不过听人说，从上市过得宫瀑、国栖、大瀑、迫、柏木以后，便逐渐深入到吉野腹地的深山密林。再往前就是吉野川的发源地，过得大和与纪井的分水岭之后，方能进入熊野浦。

由于我们从奈良动身较早，刚刚偏午时分便走进了上市镇。街道两侧人家，如同在桥上想像的一样，甚是古朴无华。靠河岸一侧的一排房屋，不时出现空缺，而成为单排屋宇的街道。不过大多情况，都是房屋挡住水面景致。那格窗被烟熏黑、矮得像小阁楼似的二层楼，在道两旁栉比鳞次。步履之间，朝若明若暗的格窗里面窥去，见得里面多是庄户人家无一不有的那种没铺地板的裸土房间，并且直通后门。那门口挂着的深蓝色门帘，上面用白色染着房屋和姓名。这不光是开店之家，一般住户似乎也大多如此。家家户户的房檐全部垂得很低，几乎遮住了整面前墙。门面虽窄，但门帘深处的内院却树影绰约，有的还建有厢房。此处房屋，恐怕至少有五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历史。不过，建筑虽然古老，但每座屋宇上的拉窗裱纸却是崭新的。就像刚刚贴上去的一样，全然没有污痕，哪怕一点点裂纹也被用花瓣型剪纸补得严严实实。在秋日一尘不染的大气之中，显得分外莹白醒目。这一则恐是因为没有浮尘；一则怕是由于从不使用玻璃窗而终于变得比城里人还对纸敏

感。东京那边的住户，外侧加围一层玻璃窗的当然无可挑剔；而此外人家，那拉窗纸或是又脏又黑，或是洞可进风，简直一塌糊涂。总之，这拉窗裱纸那赏心悦目的清白，将各家被烟熏黑窗格、槅扇的住房，打扮得宛如一家境贫寒而又穿着得体的美女一般眉清目秀、楚楚动人。我望着投在那纸上的日色，不由深有感慨：毕竟是秋天了！

天空实际上晴得那样湛蓝剔透，而反映在窗纸上的日光，却明亮而并不耀眼，令人心醉。渐渐地，秋阳转往河流那边，光线照在街道左侧的拉窗上，而又反射到右侧的房屋中，那果菜店柜台上摆放的柿子尤为动人。气座柿、御所柿、美浓柿等形状各异的柿子，将室外的光线纷纷收拢在早已熟透的、璀璨的珊瑚色表面，宛似颗颗明眸顾盼生辉。甚至面馆玻璃笼里的面团儿也显得光彩夺目。道旁檐下铺着草席，放着簸箕，上面晒着引火炭。不知何处，传来铁匠铺的锤声和碾米机的“沙沙”声。

我们来到镇子边上，在一家小饭店的临河饭堂里用了午餐。站在桥上看时，觉得妹背山似乎在上游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两座山丘简直就立在眼前。隔一条河，河这边的是妹山，河那边的是背山——《妹背山妇女庭训》的作者，想必就是在亲眼见到这实际景色之后得到那个构思的。不过这里的河面，要比戏台上的宽些，并未狭窄到那般程度。纵使两个山丘上分别还有久我之助和雏鸟的阁楼，也怕不至于能彼此唱和。其中背山，山脊同后面的峰岭相连，形状并不规则；而妹山则完全自成一独立的圆锥体，披一身森森欲淌的绿树外衣。上市镇一直伸到山脚下，从河流这边一眼望去，那房屋后墙，二层高的成了三层，平房也俨然有二层楼高。有的人家从楼上驾一铁线通到河床上，上面挂一水桶，装满水后再用麻绳将其“吱溜溜”拉进屋来。

“喂,过了妹背山就能见到义经千本樱了!”津村突然说道。

“千本樱是在下市吧？听说那里有吊桶‘寿司’饭铺……”

“净琉璃”中说维盛曾作为“寿司”[1]饭铺的养子藏身于此。由于这无中生有的唱词，下市镇便有人自称维盛子孙——我虽未曾实地调查，但早已听人说过。而且还听人说，那家里恶权太固然不在了，但至今似乎仍有一女儿取名阿里[2]，依旧在卖吊桶“寿司”。不过津村提起的与此无关，而是说因此往前宫瀑对岸的采茶村里，住有一户以那位静公主的初音鼓[3]为传家宝的人家。劝我顺便去看看。

说起这采茶村，大概位于谣曲《双人静》中唱及的采茶川岸旁。那曲中唱道：“采茶河岸边，不知来于何处，一女子步履姗姗……”这时静的亡灵出现，自白“恨只恨罪孽深重，尽日问抄经自遣”。以下随歌起舞，“虽说我此时羞愧无边，亦未敢忘昔日情缘……休将我看作，与这三吉野流水同名的采茶女眷。”从中不难看出，这采茶村一带与静有关之事，即使作为一种传说也颇有根据，并非全是胡说八道。大和名胜图景书也写道：“采茶村有名水，曰花笼，又有静公主生前暂住房屋故址。”由此看来，那种传说该是古已有之的。持鼓之家，如今取大谷为姓。往昔则称村国庄司。据其家谱记载，文治年间，义经与静公主落难吉野之时，曾逗留于此。此外，周围还有像小川、瞌睡桥、柴桥等名胜古迹。也有人趁观光之便前去讨看初音鼓。但对方说是祖传珍宝，不肯出示给冒然来访的人，而必须有合适的介绍人事先打招呼才行。津村对我说，他已早有准备，请国栖的亲戚通过话了。大概对方今天正等我们去呢。

①一种日式饭卷、饭团，里面夹有生鱼片等。

②恶权太……取名阿里：恶权太出现于《义经千本樱》第三章。其父弥左卫门意欲保护平家落难之人维盛，而他却从中作梗。阿里弥左卫门之女，爱慕维盛。

③静公主的初音鼓：出现于《义经千本樱》中。义经因受其兄赖朝追赶，将白河院所赐之鼓赠于静，一人落荒而逃。此即“初音鼓”。

“那么说,就是那个蒙着母狐皮、静公主‘砰’地一敲忠信狐就马上出现的鼓了,对吧?”

“嗯,对对,戏里边是这样说的。”

“那家真有这玩艺儿?”

“听说有的。”

“蒙的确实是那张狐皮?”

“这可不敢说，我也没见到。反正那家是有些来历的倒千真万确。”

“那到底又和什么吊桶‘寿司’饭铺差不多是一回事了！谣曲里有《双人静》,反正都是古时候一些调皮鬼凭空捏造出来的!”

“也许是这样，可我对那个鼓有点兴趣。不管怎样，得到大谷家去好好看看初音鼓。很早以前我就有这个念头，也是我这次旅行的一个目的。”

津村的话里边，似乎含有某种奥妙。而他只是说了句“以后有时间再说”,就此缄口不语了。

其三　初音鼓

从上市到宫瀑，道路仍就沿着吉野川右岸向前伸展。山越走越深，秋色也愈来愈浓。我们不时钻进柞树林，踏着满地落叶“沙沙”前行。这一带枫树较少，斑斑点点散在各处。然而红叶盛极一时,常春藤、黄栌、山漆等树,到处点缀着多是杉树的峰峰岭岭。从最深的红色到最浅的黄色，浓淡相间，五颜六色。虽然一言蔽之为红叶,但如此看去,黄色、褐色、红色,各色交汇,纷然杂陈。即使同为黄色，也是深浅各异，不下数十种之多。人们都说野州盐原之秋，整个盐原居民的脸色无不变红。那种尽染一彩的红色固然蔚

为奇观，但此处风情亦毫不逊色。"五彩缤纷"也罢，"万紫千红"也罢，自是形容春野花坞用语，而此情此景，只不过是作为春天交响曲基调的黄色略为偏多，若论千变万化的色彩恐怕并不亚于阳春原野。再看那彩叶，在透过峰与峰之间的空隙泻入谷底的秋日光线之中，不时像纷飞的金粉，光闪闪地跌入水中。

《万叶集》"天皇幸于吉野宫"歌中所说的天武天皇的吉野离宫——笠朝臣金村的所谓"三吉野多艺都河内大宫御所"、三船山、人磨吟咏的秋津原秋等，据说都在这宫瀑村附近。不久，我们离开村道，渡往对岸。这边河流渐次变窄，河岸危崖壁立，湍急的浪花撞击着河中巨石，间或形成一泓湛蓝湛蓝的深渊。从那林木蓊郁的峡谷深处，像小川纤细轻盈，扭捏而出，注入这深渊之中。而瞌睡桥便架于其上。所谓义经曾在此桥打瞌睡之说，恐怕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清流如丝，一桥横悬，纤巧绰约，似不胜人。周围佳木掩映、几乎藏而不见。其上有顶翼然，恍若房形小船。而那顶，与其说是为了挡雨，毋宁说为了承接落叶。若不然，眼下时节，恐怕顷刻便会被落叶埋入其间。桥头有两户农家，那桥的顶棚下边，几乎成其自家仓库、堆了些柴禾捆上去，只留下仅可过人的通路。这里算是个管口，再往前路便分为两条。一条沿河岸通往采茶村；一条过得瞌睡桥，经樱木宫、喜佐谷村，继而从上千本通往苔清水、西行庵方向。静公主歌中所唱的"山头雪皑皑，踏雪寒中来"之人，想必便是过了这桥，从吉野后山往中院谷那边去的。

抬头一看，不觉之中那山峰已高高矗立在我们眼前。天空于是更为狭小，无论是吉野川的流水，还是道路似乎都在这山里止步不前了。然而村落这东西却像有空便可无限发展下去。尽管三面山势逼人，洼地窄若袋底，人们仍在其中小溪岸边的斜坡上拓平地面，建造茅屋，开荒种田。人说这就是采茶村了。

果不其然，水势、山形，确实像是落难之人的栖身场所。

问得大谷家，当即了然：从村口往里走五六丁远，有一处拐往河滩的桑田，其间房脊格外挺拔者便是。由于桑树长得高大，远远望去，只有那仿佛几经沧桑的茅房脊和瓦房檐，俨然海中孤岛飘浮其上，甚是气度非凡。不过实际近前一看，却是房顶造型较为普通的庄户人家。迎着田地的是两间里外相连的堂屋，临街的拉窗大敞四开。那铺着地板的房间里，坐着一位四十岁光景、看上去像是房主的人。一见我们两个，名片也没出示就寒暄起来。可是无论那绷得紧紧、晒得黝黑的脸的颜色，还是那眯缝着的、给人以好感的眼神，抑或是脖颈短肩膀宽的体格，都分明说明他是老实巴交的一介农夫。“国栖昆布先生有话在先，已经恭候多时了。”他方言味儿较重，连这句话都叫人难以听清。我们询问什么，他也不爽快答话，只是郑重其事地弓腰点头。想来此家如今业已衰落、早无昔日景况。不过这反倒使我觉得此种人的可亲可近。我开口道：“百忙之中前来打扰，十分抱歉。听说府上珍藏一祖传至宝，平日很少出示于人，而我们却不揣冒昧赶来拜见。”“不不，哪里是不出示于人……”他有些惶惑地嗫嚅道：“其实是先祖留下这么一条规矩，就是在取出那件物品之前，必须斋戒沐浴七天。当然如今顾不得那么多清规戒律了，哪位要看，只管让他随便看看就是。只是每天都在田里忙得脱不开身，有人突然来访，抽不出时间陪伴。尤其这几天秋蚕那边还没忙完，家里所有的垫席全部卷起设铺。客人一下子进来，连个招待的地方都没有。因此最好请事先打个招呼，那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会设法恭候光临。”他把长着漆黑的长指甲的手叠放在膝头，像有难言之隐似地说道。

如此看来，今天是为了我们才特意把这两个房间铺上垫席的。从槅扇空隙往储藏室一看，里边确实没铺垫席，零乱地堆放着似乎临时塞进去的农具。那壁龛上已经摆有好多宝物，主人恭恭敬敬地将它们逐个排列在我们面前。

题为《采茶村由来》的挂轴一卷、义经所赐佩刀短刀数口，及其目录单、刀护手、箭袋、陶瓶，还有静公主所赐的初音鼓等等。其中《采茶村由来》挂轴的底端，写道“：五条御代官御役所御代官内藤杢左卫门大人巡游此地之时大谷源兵卫以七十六高龄遵嘱实录传闻如右置于家中”。时为“安政二年乙卯夏日”。据传，安政二年代官内藤杢左卫门来到此村的时候，相当于现主人远祖的大谷源兵卫老人曾对面而跪。而一出示那些赐物，代官即刻让座，自己屈身跪下。只是，那挂轴像烧焦了似地黑得一塌糊涂难以辨认，因此附有抄本一份。原文如何自然不得而知，抄本则病句错字所在皆是，甚至所注假名都有不少疑点，很难相信是出自训练有素的人之手。不过从文中看来，此家祖先早在奈良朝之前便居于此地，壬申之乱时，一名为村国庄习男依之人助天武帝征讨大友皇子。当时庄司占有该村至上市的五十丁之地。因此采茶川之名指的是这五十丁之间的吉野川。关于义经，文中写道：“又源义经公于川上白矢岳欢度五月端午，后自山而下，在村国庄司宅内小住三四十日。观宫瀑游柴桥，其时咏歌曰……”接下便录有和歌两首。我直至今日亦不知义经有传世歌作，但上边所记歌作，即使彻头彻尾的外行人看来，也觉察不出有王朝末期之气，且用词也俗不可耐。至于静公主，则曰“其时义经公爱妾在村国氏家中安身歇息。自义经公落难奥州之后，公主便自忖其凶多吉少，遂投井捐生。故人皆称其井为公主井。”这就是说，静是死在这里的。接着又说“：然静公主与义经公别后痴情日炽，终化为火球，夜夜跃井而出，凡经三百载。其后莲如上人等行至饭贝村。村人遂乞上人超度静之亡灵，上人欣然应允。从大谷氏所载和歌之中，择其一首挥笔书于静衣袖之上。”于是下面列举其歌。

我们看挂轴时，主人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正襟危坐。但那神情，分明说明他心中毫无疑云，绝对相信这祖传记事的内容。“那

位上人写有和歌的衣袖怎么样了？”听我发问，他回答说：“先祖时代，为了超度静的亡魂升天而捐给村里的西生寺了。如今不知落在谁手里，寺院里已经找不见了。”我又举起佩刀、短刀、箭袋等物看了看。似乎年代相当久远，尤其箭袋已经破得体无完肤。不过毕竟不是我们鉴定得了的。传说中的初音鼓，皮已经没了，只有鼓身卧于桐木箱内。对这个我们也纯属外行。那漆倒是满新，根本没有什么泥金画，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黑木筒。当然木料似很古老，想必那漆是后世的某一代人重新涂上去的。“或许是那样。”主人回答我的疑问，显得毫不关心。

此外，有两尊上覆顶下开门、造型庄重的牌位。一尊门上绘有葵花图案，里面刻着“赠正一位大相国公尊仪”；另一尊是梅花图案，里面雕有“归真松誉贞玉信女灵位”。其右侧写道“元文二年巳年”，左侧记为“壬十一月十日”。然而对这牌位，主人似乎一无所知。只是由于世代传说是大谷家的主君，便按惯例在每年正月元日朝这两尊牌位顶礼膜拜。主人还一本正经地说，他认为写有元文年号的那尊，说不定就是静公主灵位。

望着主人那忠厚、虔诚、眯细的双眼，我们只好缄口不语了。时到今日，已没必要再向他解释元文年号是何年月，更无须搬出《吾妻鉴》和《平家物语》来考证静公主的生涯。总之主人是那样地笃信不疑。在他的心目中，在鹤岗神社前当赖朝面起舞的，未必是静本人，而只是象征此家远祖生息的往昔——梦绕魂萦的古代的一位高贵女性。在“静公主”这位贵族妇女的幻影中，寄托着他对“祖先”、对“主君”、对“古时”的崇敬与思慕之情。至于那位贵族妇女实际上是否曾在这里求宿避世，则是不必追究的。既然主人如此相信，就由他相信去好了。如果说对主人勉强有所同情的话，那恐怕不是由于静，而是由于南朝某位公主、或战国时期一落难将军——反正类似的什么人确实在此家兴盛时期来过这里。而关于静

的传说，恐怕就是在那种时候杜撰出来的。

我们告辞时，主人道：

“ 没什么可招待的,请品尝一下饴糖柿吧 !’说着端上茶碗和一个盘，盘里装着柿子，还有一个里面没灰的烟灰缸。

饴糖柿说的怕是熟柿。空烟灰缸大概不是为了往里扔烟灰烟头，而是用来装熟得粘糊糊的柿子核的。因主人一再相劝，我便拿起一个似乎眼看就要裂开的柿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上观看。这本是个头部隆起的圆椎形大柿子，但太熟了，熟得里外通红，几近透明。以致宛如一个胀鼓鼓的胶皮袋。浑身微微发颤，日光射来，如同琅玡珠一样熠熠生辉。市面上出售的那种在酒桶内漤熟的柿子，熟到何种程度也不会有如此璀璨的色泽，而若真这么柔软,外形早就该‘ 分崩离析 ’了。主人说,能做成饴糖柿的只限于厚皮美浓柿，而且必须在其又硬又涩的时候从树上扭下，装入箱内或筐中，尽量放在背风的地方。这样十天过后，那皮下肉质无须任何加工便会自然成为半流动体，带有甘露般的甜味。若是其他柿子，里边的肉质已融成一包水，而不会像美浓柿那样稠如饴糖。吃的时候，拔掉柿蒂，然后像吃半熟鸡蛋那样把汤匙插入蒂孔中舀食。但要想真正吃出滋味，还得不怕弄脏手，剥开皮来吃。不过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好吃的时候，仅仅限于正好第十天头上这极短时间内。若时间再长，饴糖柿也同样化为一包水了。

听得这些话，我久久凝视手上这颗硕大的露珠，觉得这山间的灵气和日光全部凝聚在自己手心之中了。听人说，过去乡下人进京时，都要包一包城里的土带回家去。而这回，我倒是想把这柿子小心带回，以便在有人问到吉野秋色时拿给他看。

说来说去，大谷家最使我感动的，既不是鼓也不是古文献，而是这饴糖柿。津村也罢我也罢，按捺不住那冰凉的汁液从齿缝直沁入心底时的激动心情，如饥似渴地一连吃了两个甜津津、稠糊糊

的柿子，于是整个吉野之秋都被满满地含入口腔之中了。想来，那佛典中的芒果怕也不至于如此美味可口。

其四　狐哙

“我说，那篇有关采茶村由来的古文，上面好像只说初音鼓是静公主的遗物，并没写狐皮的事吧？”

“嗯，……所以我想，那鼓是剧本问世以前就有的。如果是后来制作的，那古文不可能同剧情没有一点雷同。就是说，正像妹背山的作者是在看到实景以后才产生那个构思一样，千本樱的作者也是在访问大谷家或听到传说之后才进行创作的。当然，有这样一个疑问：千本樱的作者是竹田出云，那么剧本的出现至少在宝历之前，而安政二年的‘由来文’则年代近些。不过，正如‘大谷源兵卫以七十六高龄遵嘱实录传闻”说的那样，那传闻岂非早已有之！即使那鼓是伪造的，但也不是安政二年的产物，而应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这种推想该不是无稽之谈吧？”

“可那鼓看上去不是相当新吗？”

“呃，也许是新的。鼓也可以中途重新涂漆或加以改造，但那也有两三代了。我想在这个鼓之前，恐怕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鼓在那桐木箱里保存来着。”

从采茶村折回对岸的宫瀑，要经过一座也算是一处名胜的柴桥。我们坐在桥头一块石头上，如此交谈了半天。

贝原益轩著的《和州巡览记》载文“宫瀑不惟有瀑，左右且多巉岩，其间吉野川流过。两岸巨石相连，石高五间[①]许，若屏风并

①日本旧长度单位，约全1.8米。

列。河面宽约三间，狭窄处一桥悬空。水流至此，因其窄而积水甚深，乃一绝景也。'这大概便是从我们所坐之岩石上看到的景致，又云：'村人有'飞岩'之术。从河岸纵身跃入水中，顺流而下，拾取水底铜钱示于人看。跃身之时，双手贴于体侧，两腿并拢，潜水至丈许，尔后挥臂浮出。"《名胜图解》中收有'飞岩'之图。这两年的地形、水流的走势，一如图示。河水流到此处，浪头急回猛转，朝巨石之间一泻而下，雪沫四溅。才刚在大谷家听主人说，每年都有不少与这石头相撞遇难的木筏。"飞岩"的村夫，平日在这一带钓鱼、耕田，偶有旅人路过，便应邀当即表演那拿手好戏。从对岸稍低的岩石上跳，收费一百文，从这边高些的岩石上跳为二百文。因此对岸的岩石便被称为百文岩，这边的称为二百文岩。这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大谷家主人年轻时曾目睹过，但近来听说已几乎没有游客问津，这把戏也就不觉之间自消自灭了。

"唔，过去来观赏吉野樱花，道路还没有今天这样通达，要绕到宇陀郡那边，因此这里有不少人路过。就是说，义经逃来时走的不是一般的顺路。看来，竹田出云那些人肯定来这里看过初音鼓！"

津村坐在那块石头上，不知为什么，现在还放不下那个初音鼓。接着又提起话来，说他自己虽然不是忠信狐，但思慕初音鼓的心情比那狐还要强烈。见到那鼓，不由像遇到自己母亲似的。

这里，我必须让读者对津村这位青年的为人有个粗略的了解。坦率说来，我也是此时在这岩石上听到他的自我表白后才一一晓得的。这是因为，虽然我同他是一高时代的同学，并且当时的关系很好——这我前面已提过一下——但在从一高升大学的时候，他由于家里有事，返回大阪老家，从此终止了学业。当时我听到的情况是，津村家是岛内世家，世代经营当铺。除他以外还有姐妹两人。但父母早亡，由祖母一手把三人带大。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现在也已订婚。于是祖母沉不住气了，想叫他回到身边去，再加上家

里没人照顾，便急急退学而归。我劝他说“那么去京都大学如何？”但同做学问相比，津村当时的志向更在于搞创作。他的主意似乎是：买卖只管交给掌柜去做，而自己则不妨找时间写一点小说，落得轻闲自在。

然而，从那以后，信倒是不时地写来，而小说之类却似乎压根儿没动笔。即使有心写，可一旦回到家里，成为养尊处优的少爷，那雄心壮志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人皆如此。因此我料想津村怕也不知不觉地随遇而安，心甘情愿过那种市井生活了。此后过了两年，一天他来了信。当我从那信笺的下端看到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便想象道：再过不久，津村大概就要娶一位具有京都大阪风度、看起来正符合人们所说的那种‘贤良夫人’型的新娘，而彻头彻尾成为岛内的大少爷了。

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津村此后来过东京两三次，但这次才得到同他促膝长谈的机会，而且我感到，这位久别重逢的朋友，样子基本如我想象的那样。无论男女，一旦结束学生时代而进入家庭生活，就像马上加强了营养似的，变得皮肤白皙、脂肪丰满，体质发生变化。不过津村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带上了大阪少爷特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悠闲劲儿，尚未完全改掉的学生腔里夹杂着大阪方言腔调。他以前就多少带有这腔调，现在更明显了。写到这里，想必读者对津村其人的外貌有个轮廓了。

话又说回来，津村在这岩石上突然谈起的初音鼓和他本身的因缘，以及导致他做这次旅行的动机、他心中隐秘的目的——由于这些前因后果相当冗长，以下我尽可能简略地将他谈话大意转告一下。

——如果不怀有大阪人的心情，或者不是像自己这样幼年失父丧母、不知双亲长相的人(津村这样说道)，我想是绝不可能理解我的。如你所知，大阪有‘净琉璃’、生田流筝曲、三弦曲这三种传

统音乐。自己虽不是特别喜欢音乐，但毕竟是本地风习，不免常对其怀有一种亲近之感。因此自然听得熟了，潜移默化受到不少影响。现在格外记得起来的，是这么一天中的情景。那一天，岛内家中最里边的房间，一位脸庞白嫩、眉目清秀、姿态高雅的富人少妇，和盲人检校① 手操琴与三弦，按拍合奏。我似乎觉得，当时那位弹琴的姿态高雅的少妇，正是自己记忆中惟一的母亲形象，不过究竟是否真是母亲就无法断定了。后来祖母告诉我，那少妇恐怕是祖母本人，因为母亲在那稍前一点就已经去世了。奇异的是，我竟记住了当时检校和那位少妇所弹的生田流“ 狐哙 ”那段谣曲。想起来，这恐怕也是因为自己家中从祖母到姐妹无一不是那检校的徒弟,其后也不时有机会听这‘ 狐哙 ’曲,以致这记忆才始终如新。那谣曲的唱词是这样的：

可怜啊母亲，一改花容月貌！壁龛中那明如晨露智慧镜，竟也不分昏晓，只恨法师来到！母亲闻唤频回首，欲诉无语何心焦，惟挥泪如浇。穿原野、越山坳，急过林中道。是为谁人跑，是为谁人跑，是为谁人跑！劝你休怨速回去，我自归深山故道。曾记得，白菊掩岩舍，常青藤环绕，拨开幽幽竹径，喜听蝉鸣四起，阵阵声潮。惜今朝,故居无处找,又恐田间人影,只好绕道峡谷,急急奔逃。翻过这山头，穿过那山坳，魄散复魂销。

我现在心里还能一一背下这曲的调子和过门。我所以记得自己确实是从检校和少妇那里听来的，肯定是因为这唱词中含有某一种东西，是它深深拨动了一个无知孩子的心弦。

本来，三弦曲的唱词中有不少地方逻辑颠三倒四，语法一塌糊

①日本古代授与盲人的最高级官名。

涂。甚至许多地方故意闪烁其词，令人不得其解。况且，有的还引用了谣曲和“净琉璃”中的典故。若弄不清其出处，就更加不知所云了。“狐哙”曲可能也是别有根据的。但当时年幼的我总是无端地觉得，无论“可怜啊母亲，一改花容月貌”，还是“母亲闻唤频回头，欲诉无语何心焦”，却满合着一个少年苦苦怀念逃生母亲的悲切心情。而且，“穿原野，越山坳，急过林中道”也罢，“翻过这山头，越过那山坳”也罢，都好像有催眠曲的味道。或许是由于某种联想，尽管我不认得“狐哙”这两个字也不清楚其含义，可那以后却在反复听这曲子的时间里，隐隐约约地领悟到它大概同狐有关。

这想必是因为我经常跟祖母去文乐座、堀江座去看木偶戏，而当时看到的葛叶① 别子的场面深深印入脑海的缘故。那秋日黄昏里母亲在拉窗内织布时发出的“咣啷啷、咣啷啷”的机杼声，那一边依依望着熟睡孩子的小脸一边往拉窗上书写离别诗“若思母，速去母居处，和泉母等汝……”的情景，这些在一个年幼丧母的孩子心中所引起的震动，不是有过同样境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我虽然年幼无知，但也从“我自归深山故道”，以及“曾记得，白菊掩岩舍，常青藤环绕，拨开幽幽竹径……”等歌词曲调之中，看到一匹沿着秋色斑斓的小径向森林古穴跑去的白狐后影，而将跟踪追寻的童子比作自己，愈发深深陷入对母亲的怀念之中。说起来，也许因为信田森林就在大阪附近，古来便有好几种“葛叶别子的童谣”，并且总是和家庭游戏结合在一起。自己也还记得两首。一首说：

套哟套哟，快套哟，

①净琉璃《芦屋道满大内鉴》中的主人公。主要剧情为：大阪府信田森林里有一白狐，化女名葛叶，同安倍保名结婚，生一子。后露原形，遂留一首“若思母……”，后返回森林。

信田林里静悄悄，
一只狐狸来回跑。

这样一边唱着，一边做套狐狸的游戏：一个人装狐狸，两个人当猎人，分别手持中间系有圈套的同一条绳子的两端。听说东京市民家里也有类似的游戏，我自己便曾在酒馆里叫艺妓表演过。但那唱词和曲调和大阪的稍有不同。而且参加游戏的人东京是坐着；而大阪则一般是站着，装狐狸的人随着童谣的拍节，一边模仿狐狸的动作一边走近绳套。假如偶尔由街头艳丽的少女或少妇来扮演狐狸，那就更加动人了。少年时代，常在正月的晚上被亲戚叫到家里做这种游戏。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个童心未泯的活泼漂亮的少妇，她所模仿的狐狸动作简直惟妙惟肖。另外一种游戏是，很多人手拉手围坐一圈，让当小鬼的人坐在圈的正中。然后把黄豆般的东西攥在手心里，不让小鬼看见。接着一边唱歌一边依序传到下一人手里。歌唱完时大家一动不动，叫小鬼猜豆豆在谁手里。那歌词是这样的：

摘麦麦，
摘蓬头，
手心里边数豆豆，
九颗豆豆圆溜溜。
数豆更想狐妈妈，
不知妈妈喜或忧。
信田林里寻葛叶，
不见妈妈不回头。

自己感到，这首童谣流露出孩子们一缕朦胧的乡愁。大阪城

里，有很多从河内、和泉一带乡村来的为期一年的徒工和女佣。冬季寒冷的晚上，这些做工的人和主人全家便关门闭户围坐在火盆旁边，一边唱这童谣一边做游戏——这种情景在船场、岛内一些开店之家常可见到。想起来，这些离开草莽家乡，前来学习经商方法和礼节的小徒工，在他们随口唱出的‘数豆更想狐妈妈’的时候，眼前难免浮现出那蜷缩在昏暗的茅草仓房中的父母面影。后来，我无意中听说《忠臣藏》的第六段，即深编笠的两名侍从来访的段落里，这首童谣被编进了唱词。令人佩服的是，其中与市兵卫、阿轻及其母亲等人的命运编织得是那样天衣无缝。

当时，岛内我自己家里也有不少做工的人，每当我看见他们边唱此歌边做游戏的时候，不由既是同情又是欣赏。虽说这些做工的人离开双亲膝下住进别人家里是叫人可怜，但他们毕竟有一回到家即可相见的父母，而自己却没有。由于这个原因，我总觉得一走进信田森林，就可以找见母亲。大概是在上普通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瞒着家人，悄悄约班里的好友到那里去了。那地方交通不便，即使现在也要在下得南海电车之后徒步走上半里路。而那个时候火车似乎还没通到一半路程，记得好像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坐了好长时间。到那一看，高大的楠树林里建有一座葛叶狐仙庙，还有一口葛叶娘子照影的水井。自己观看了一会儿绘马堂上悬挂的画有别子场面的贴花匾额，以及雀右卫门或其他什么人的肖像匾额，从中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随后走出了森林。归途中，听得各户农舍拉窗里面传出的“哐嘟啷哐嘟啷”的织布声，心里感到无比亲切。或许因沿途一带是河内棉花的产地，织布机才如此之多。总之，那声音不知使我的向往和心愿得到了多大的满足。

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自己那般朝思暮想的主要是母亲，对于父亲，则较为一般。而父亲却是先于母亲去世的，因此母亲的形象倒可能或多或少留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则是绝无可能的。从

这点看来，自己思念母亲的心情大概只是出于对“未知女性”一种朦胧的憧憬。也就是说，恐怕同少年时期的恋爱萌芽有关。因为，对自己来说，无论是往日的母亲，还是将来成为自己妻子的人，都同样是“未知女性”，同样是一条无形的因缘之索把自己同其维系在一起的。这种心理，即便不是境遇相似的人，恐怕也不无体会。举个证据，那‘狐唅’曲中的唱词，诚然像是孩子思念母亲的，但无论是‘是为谁人跑’，还是‘劝你休怨速回去’，都似乎同时在倾诉相爱男女的离情别绪。这谣曲的作者恐是有意闪烁其词以期一语双关的。不管怎样，我不相信自己从第一次听到它时开始，心目中一直描绘的只是母亲的幻影。我想那幻影既是母亲，又是妻子。所以自己幼小心中的母亲形象，才不是上了年纪的妇人，而永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那赶驮人三吉剧中出场的乳母重井——身穿华贵衣服、照料大名家小姐的姿容艳丽的贵妇——自己梦见的母亲总是像三吉母亲那样的人，自己也屡屡在梦中以三吉自居。

德川时代的狂言作者，想必头脑格外机灵，善于迎合观众意识中潜在的微妙心理。这三吉等剧，一个是贵族小姐，一个是赶驮人之子，其间又配以既是乳母又是母亲的贵妇。这种构思表面上诚然写的是母子之爱，但其背后也并非没有暗示少年淡淡的恋情。至少在三吉心目中，那住在堂而皇之的宫殿中的小姐和母亲，都是他思慕的对象。这在葛叫剧中，表现为父子两人以同一种心情向往一名母性。在这种场合，母性身为狐狸这一剧情安排，更加使得看的人想入非非。自己便总是想，如果自己的母亲也是剧中的狐狸就好了，而不知有多么羡慕安倍童子。因为，母亲若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希望相见了；而若是可以摇身变人的狐狸，便有可能再次借母亲的容貌出现在自己面前。凡是没有母亲的孩子，看这剧后恐怕都会做此感想。至于在千本樱“私奔”那场剧中，母亲——狐狸——美女——恋人这种联想更加丝丝入扣了。这里，母

亲是狐，儿子也是狐。虽然把静与忠信写得似乎是主从关系，但从观众看来，仍像一对恋人私奔，可见作者构思的良苦。或许由于这个缘故，自己最喜欢看这场舞剧，并且把自己比作忠信狐，揣度他在以母狐皮为面的鼓的声音吸引下，穿过吉野山樱花之海慕追静公主足迹时的感受。我甚至想，起码自己应该学舞，以便在习舞台上扮演忠信这个角色。

“不过,并不光是这样想想而已”,津村说到这里,一边眺望对岸暮色提前降临的采茶村林影,一边说“:可以说,自己这次就确实是由于初音鼓的吸引才跑到吉野来的！”

他那公子哥儿特有的惹人喜爱的双眼，闪现着我不得其解的笑意。

其五　国栖

以下让我间接叙述津村的谈话吧。

由于以上原因，津村对吉野这个地方怀有一种特殊的依依之感。这一方面是受千本樱之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就听说母亲是大和人。至于是从大和什么地方娶来的，娘家如今是否还在等等，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津村本想在祖母生前尽可能将母亲的身世履历弄清，絮絮问了好多，但因祖母已经遗忘殆尽，未能得到明确的回答。问及伯父伯母等亲属，奇怪的是竟也没人了解母亲的老家。说起来，津村家是世家，按理，两三代前的亲戚也该有往来才是。情况似乎是，母亲实际上并不是从大和直接嫁来的，而是小时被卖到大阪的烟花柳巷，从那里成为某人养女之后才出嫁的。故而户口簿上记载：文久三年出生，明治十年即十五岁时从今桥三丁目浦门喜十郎处嫁于津村家，明治二十四年亡故，时年二

十九岁。中学毕业前后的津村，关于母亲仅仅知道这些。此后想来，祖母和一些年老的亲戚所以不多谈母亲，大概是因为母亲毕竟是那种出身。但津村的心情不同。他觉得母亲曾沧落风尘这一事实，只会使自己愈发幽思绵绵，而没有任何为难和不快之感。更何况母亲来的时候才十五岁，尽管当时有早婚习俗，也不至于在那种地方沾染多少污泥，也许尚未失去少女的纯洁与天真。恐怕正因如此，才生下了三个孩子。那满面含羞、楚楚动人的娇小新娘，在被迎到夫家之后，想必接受了一位世家主妇所应有的各种教养。津村曾看过母亲十七八岁习琴习唱用的手抄唱本，一张日本纸折为四折，一行行横写着唱词、行间用红笔工工整整记入琴谱。一手端丽的家流[①] 字体。

此后，津村来东京上学，自然离家远了。但想查明母亲故乡的心情这期间也有增无已。实际上，可以说他的青春时代是在对母亲的思慕当中度过的。对于路上遇见的少妇、小姐、艺妓、女演员等等，他并非未曾萌发淡淡的好奇心。但真正引起他注意的，任何时候都只是与相片中的母亲遗容有某种共通之处的面孔。他所以抛弃学校生活返回大阪，并不仅仅是顺从祖母的意愿，也是由于他想回到距离自己梦魂所系之地——母亲故乡多少近一点、并且母亲度过短暂一生中一半时光的岛内老家。那里对他有一种吸引力。而且不管怎么说，母亲是关西女子，在东京城是很难见到与其相似的女性的，而在大阪则随处可见。遗憾的是，只听说母亲成长的地方是花街柳巷，而不清楚具体位于何处。尽管如此，他还是接近青楼女子，出入酒肆茶楼，以便追寻母亲的幻影。他到处害起单相思，“嫖客”之名也不胫而走。但他本来不过是出于对母亲的思念，所以一次未曾过火，至今还保有童贞。

①日本古人所创字体之一。

如此过了两三年，祖母谢世了。

事情发生在祖母去世后的一天。这天，他打算清理一下祖母遗物，打开了仓库便服衣柜的抽屉，发现似乎是祖母手迹的信件之中，挟有几张从未见过的旧证书和几封皱皱巴巴的书信。那是母亲还在做工时代同父亲之间往来的情书，一位像是大和国亲家母的人给母亲的信，以及有关信、琴、三弦、插花、茶道等式样典雅的证书。情书之中，父亲写的有三封，母亲写的有两封。虽说不过是沉醉在初恋激情之中的少年少女那卿卿我我之类天真浪漫的情话，但从中仍不难看出两人可能偷偷约会过。尤其母亲信中那“……妾本愚昧，而不揣浅薄，冒然去信，幸蒙明鉴，此心稍安……”以及‘承蒙言及私情，诚意拳拳，欣喜何似。妾亦不以为羞，告以身世……’等地方，虽然行文还不够练达，但毕竟措辞周到，可见当时男女的早熟程度。至于从故乡老家来的，仅有一封。收信人写的是‘大阪市新町九轩粉川府上阿澄”，发信人为‘大和国吉野郡国栖村洼垣内昆布助左卫门内”。开头写道“：来信获悉，难得儿如此孝心。天气日渐寒冷，而儿仍平安度日。为父为母，每读至此，未尝不谢天谢地……”。接下去是一些告诫的话。例如须待馆主以双亲之礼；须刻苦习艺；不得动欲于他人之物；务必笃信神明等等。

津村坐在仓库中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复读这封信。等他从信纸上抬起头时，天也不知不觉地黑下来了。于是他又带回书房，铺在电灯下细看。那竟有两寻① 之长的信纸间，浮现出了一位老媪的面影：三四十年前，吉野郡国栖村一农户里，那老媪伏在方型纸罩灯下，不停地擦拭着老眼的眼屎，一笔一划地给女儿写信。虽然词句和假名用法之中，有很多地方不够妥当，不难看出是出自乡间一位老太婆之手。但字写得却并不笨拙，

①日本旧长度单位，一寻约合 1.8米。

用的是地道家流体。可见她大概并非完全是一般的庄户人。估计是生活上出现了某些难处，才将女儿送出换钱的。只是可惜的是，落款只有十二月十日，而没加写年号。想必这是把女儿送到大阪后的第一封信，但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感伤，诸如“此乃母亲遗笔”、“纵然命赴黄泉,亦常伴我儿身边,助儿时来运转”等字句屡屡出现。还再三指点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简直无微不至。有趣的是，在不得浪费纸张方面也有一段长长的教诲：“此纸乃母与阿利所抄，切切贴身携带，倍加珍惜。纵使挥霍其他所有之物，亦未可视纸张为敝屣。母与阿利抄纸之时，指尖尽裂，几无完肤，苦不堪言。”如此写有二十行之多。津村由此得知母亲的娘家以抄纸为业。而且弄清母亲家族之中有一位叫“阿利”的大约是姐姐或是妹妹的女子。此外还出现了一位叫“阿荣”的女性。信中写道：“阿荣日日去积雪山中掘葛，以攒钱赴儿处探望，望儿耐心等待。”最后还附有一首和歌：

> 思儿心切切，尽在不言时。
> 遥见黑雁岭，人岭两依依。

歌中“黑雁岭”这个地方，位于大阪去大和的途中。在没有火车的时代，这岭是人们必经之路。岭顶有一座现已记不起名称的寺院，是赏杜鹃鸟的有名场所。津村在中学时代去过一次。大概是六月间的一天夜里，趁天还未亮时爬上山顶，进得寺内休息。大约四五点拂晓光景，拉窗外面刚刚隐隐浮白，那后山一带，突然响起了一声杜鹃鸣。继而，同一只或是其他杜鹃连鸣了两三声。最后鸣声四起，已不足为奇了。津村见到这首和歌，不由觉得当时听起来不以为然的杜鹃鸣声是那样撩人情思。并且感到，古人把那鸟的鸣声比作故人亡魂,而称其为‘鸟魂’‘不如归’的说法,是一种

十分自然的联想。

然而，老太婆信中最使他感到有一种奇缘的，竟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位老妇——相当于他外祖母的人，在信中反复提到狐狸一事。例如“此后每日清晨务去初内叩拜狐仙与白狐命妇之进。如儿所知，儿父每有呼唤，狐无不即来身边。此乃心之虔诚所使然……惟其如此，此次方蒙白狐仙再度庇护。以后将日日诚心祷告，愿你所居府上好运长久，安然无恙……”。由此可知，祖父祖母十分笃信狐仙。推想起来，大概住宅内也建有小庙加以供奉。那身为狐仙侍从、名叫命妇之进的白狐，想必也在附近某座庙内筑穴而居。所谓“如儿所知，儿父每有呼唤，狐无不即来身边”，不知是白狐应祖父之唤而从穴中亮相，还是将其魂灵附在祖母、祖父体上。那情形似乎是祖父可以自由呼唤白狐，而白狐又暗中庇护这对老年夫妇，主宰其一家的命运。

津村将写有“此纸乃母与阿利所抄，切切贴身携带，倍加珍惜”的这卷信纸，果真无时不贴带身边。倘若这封信是明治十年以前，即母亲被卖到大阪后不久写来的，那么这纸已有三四十年历史。尽管颜色已变得像被文火烤过一般，但其质地仍比现在的纸还密实细腻，相当结实。津村对着日光细看交织其中的一条条纤细而强韧的纤维，脑海中不由浮现出祖母的话语——“母与阿利抄纸之时，指尖尽裂，几无完肤，苦不堪言。”他感到这宛似老人皮肤的一张薄薄的纸中，沁满生养自己母亲之人的心血。母亲在新町馆内接到这信时，大概也像自己今天这样紧紧贴在身边。一想到这点，他更觉得这封‘仍留古人衣袖香’的旧信，作为遗物，对他有着双重贵重意义，足以发人幽情。

从那以后，津村便以这封信为线索查找母亲的娘家，这个过程我想就不必详细交待了。毕竟，提起比当时还早三四十年那段时间，正是维新前后的动乱年代，无论母亲卖身的新町九轩粉川家，

还是出嫁前一度入籍的今桥浦门的养父母之家，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不知下落了。至于在那式样典雅的证书上签名的茶道、插花、古琴、三弦等师傅之家，则似乎大多无后。归终，只有将前面说过的那封信作为惟一线索，径自去大和国吉野郡国栖村寻找才是可行之策，此外别无他法。于是，津村在祖母去世那年冬天，一做完百日佛事，便独自飘然踏上旅途，毅然到国栖村去了。真实目的就连亲朋故友也没告诉。

与大阪不同，乡下没那么多戏剧性变迁。更何况那地方靠近再往前便无路可去的深山老林，是吉野郡的偏僻地带。因此，即便是贫苦的百姓之家，也不至于两三代之间便了无踪影。津村满怀期盼而又兴奋不安的心情，在十二月一个晴朗的早晨，从上市雇一辆人力车，沿着我们今天一路走来的道路往国栖匆匆赶去。当那朝思夜盼的庄户人家终于出现的时候，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家家户户房檐下晾晒的纸张。就像渔民晒紫菜样，那长方形的纸张被整整齐齐排在立起的木板上。一眼看去，街道两旁，山坡之上，高高低低，到处像洒满了雪白信笺似的，在有些清冷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津村不由得眼眶湿润了。这是自己祖先的土地，自己现在踏上的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生母故土。这历史悠久的山村，大概母亲出生时也是眼前这般温馨平和的田园风光。无论是四十年前的往日，还是近至昨日的时光，此处恐怕都同样迎来黎明，同样送走黄昏。津村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与“往昔”仅有一壁之隔的地方。如果把眼睛闭上片刻，再睁开时说不上会在那边的篱笆院内见到和一群少女游玩的母亲。

他最初预想,因这‘昆布’是罕见之姓,当即会打听出来。不料去到‘洼垣内’那个闾巷一看,里面‘昆布’姓人家比比皆是,很难查出要找的那家。无奈，只好和车夫两人逐家询问姓“昆布”的住户。不料人们都说,‘昆布助左卫门’其人,往日不得而知,现在却是根

本没有。最后好歹从粗点心铺里走出一位村老模样的人，站在房檐下指着座落在街道左边稍高一点地方的茅屋说：“或许是在那里。”津村便叫车夫在粗点心铺前等着，自己沿着一条偏离村道半町多远的慢坡路，朝那茅屋爬去。这是个寒气砭人的清晨，而起势缓慢的山脚下一个避风朝阳的地方，倒有些暖意融融。其间三四户人家，无不有人在抄纸。津村往上行走之间，发觉坡上一些人家的年轻女子都略微停下手来，不无新奇地往下打量着他这个沿坡而上、当地少见的年轻城里绅十。看来抄纸都是女儿或媳妇手中的活计，故院子里劳作的人几乎都包着头巾，头巾左右两端裹出棱角。津村眼望着纸张和头巾反射出的清冷而爽净的目光，走近经人指点的那家门前。一看，名牌上写的是‘昆布由松’，并无‘助左卫门’之名。正房右边有一间仓房样的小屋，里面地板上蹲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将双手浸进像淘米水样颜色的水中，摇晃下一个木框，旋即迅速捞起。然后把木框中的白色浆液倒进蒸笼般的滤水器里，待沉淀成纸张形状，遂将其依序排列在木板上。接着又把木框浸入水中。由于小屋正面的板窗是打开的，津村便站在长着一丛已经枯萎的野菊的围墙外面，朝里窥看少女那红通通的一双手。那双手在这一时间已抄好了两三张纸。身材倒还不失苗条，但毕竟是农家女，显得敦敦实实，是个骨骼粗大的高个子姑娘。脸颊红润丰满，充满青春活力。不过，更使津村动心的，还是她那双浸在水里的手。难怪，这样当然要‘指尖尽裂，几无完肤’了。但那冻得通红发肿、使人目不忍视的手指，也同样包蕴着青春时期那与日俱增、不可遏止的发育力。津村不由感到一种令人爱怜的美。

这时，一转眼，发现正房左边一角有座古旧的狐仙庙。津村情不自禁抬腿往墙里迈去，径自走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少妇面前。这少妇一直在院内晒纸，看样子是这家的主妇。

由于来访的理由过于唐突，主妇听得他的来意后，也半天没反

应过来。等到津村出示那封赖以为证的旧信，对方才似乎渐有所悟，说道："我是不清楚的，请见见老人吧！"随即将正房里一位六十光景的老婆婆唤出。这就是那信中所说的"阿利"，即相当于津村姨母的人。

在他耐心的询问下，这位老婆婆苦苦追寻着即将消失的记忆轨迹，张开缺齿少牙的嘴巴，一点一滴地说起来。有的她已经完全遗忘，无法回答了。再加上很多地方有的可能记错，有的顾虑不说，有的前后矛盾，有的光见嘴巴蠕动、只闻气喘吁吁，而不解所云，几次追问也不得要领。因此一半以上的回答只能靠自己的想像来弥补。尽管如此，津村得知的情况，也足以解开二十年来他母亲的谜团了。母亲被送去大阪的时间，虽然姨母只说大概是庆应年间的事，但她又说她自己那时十四五岁，母亲十一二岁。而姨母今年六十七岁。那么无须说事情发生在明治以后。因此母亲才仅在新町干了两三年，至四年左右就嫁到津村家了。从阿利姨母的口气听来，昆布家当时固然已经捉襟见肘，但毕竟是颇重名声的世家，因而尽量闭口不谈把女儿送到那种地方做工的事。因此，不仅女儿做工期间，即使嫁到不错的人家之后，也怕是觉得一来是女儿之耻，二来是自家之耻，而相互没什么来往。再说，按当时的习惯，凡在花街柳巷里做工的人，艺妓也罢，娼妓也罢，女招待也罢，或其他什么也罢，一旦在卖身契上签字划押，便同家人一刀两断，此后的女儿便作为'打骂由之的佣人"，无论落到什么地步，其生身之家都无权过问。可是，根据姨母模模糊糊的记忆，母亲在嫁到津村家以后，外祖母似乎到大阪看过一两次。归后曾以惊讶的口气，说母亲已经出息得成了大户人家的太太，凡事称心如意。还传话叫阿利姨母也务必去大阪一趟。但她自觉衣着寒碜，不便前去丢人；而母亲一次也没回过娘家。这样，姨母终于未能见到长大成人的妹妹。不久，其妹夫去世，妹妹去世，姨母本人的双亲也离开了人世。

那以后同津村家更加断了音讯往来。

阿利姨母在称呼其胞妹——津村母亲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烦琐的说法，称作"您令堂大人"。这一方面恐是出于对津村的礼节，另一方面也说不定淡忘了妹妹的名字。当津村问到信中所说的"阿荣日日去积雪山中掘葛"中的阿荣时，阿利姨母说，那是长女，次女是她本人，三女便是津村的母亲阿澄。但由于某种原因，长女阿荣出门嫁人，而由阿利找一位上门女婿继承了家业。如今阿荣和阿利的丈夫都已亡故，此家已到了儿子由松这代，才刚在院里接待津村的少妇就是由松的媳妇。经过如此变迁，阿利母亲生前当多少保存的有关女儿阿澄的证书信件，到了第三代的今天，也几乎无处可寻了。阿利姨母说罢，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起身打开佛龛门，拿出一张摆放在灵牌旁边的像片。这是母亲后期摄的有名片大小的半身像。津村也有印象，他自己的影集中便收有一张翻拍的。

"对了,对了,您令堂大人的东西……'阿利姨母又像想起什么似地补充说："除这张像片，还有一把琴。母亲说是大阪女儿的遗物，保管得很仔细。可已经好久没拿出看了，不知现在怎样……"

姨母说要找一找二楼的储物室，津村为了看琴，便等待去田地作活的由松回来。并趁此时间到附近吃了午饭。回来后自己也动手帮助年轻夫妇，把落满灰尘的一大堆东西搬到阳光明亮的檐廊里。

不知道这东西是如何传到这家里来的——剥去外壳已经褪色的油纸，里面露出来的，虽然旧了一点，却是一把带有漂亮泥金画的木间琴[①]。那泥金画的图案，除去"甲"以外，几乎遍布整个琴体。两侧的"矶"画的似乎是住吉山水。一侧是松林中点缀着牌坊

① 长约180厘米的日本式古琴。

和横桥，另一侧是高悬的灯笼、海边波浪和枝干横斜的青松。从“海”到“龙角”“四分六”这边，无数海鸟翻飞。“荻布”的位置，“柏叶”的下边隐约现出五色彩云和天女丽姿。由于桐木年代久远，颜色发黑，使得这些泥金画及所用颜料更加透露出典雅含蓄的光泽，看起来赏心悦目。津村拂去油纸上的灰尘，再次细看上面所染图案。用料大概是一种厚丝织品。正面上半边为红地，其间带有白色重瓣梅花；下半边画的是中国古美人高楼弹琴图。楼两侧的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二十五弦弹月夜”，“不堪清怨却飞来”。背面画的是月下雁影。雁阵旁边可以看到这样两行字：“并列琴柱何齐整，疑是云间雁一行。”

然而，重瓣梅并不是津村家的家徽。或者是母亲养父浦门家的，或者说不定是新町馆的家徽。可能是在嫁到津村家的时候，把业已无用的青楼用物送给娘家了。想必当时娘家这边有一个与母亲年纪相仿的少女，而由祖母为那少女拿回来的。若不然，也可能是别人根据母亲的遗言，把她出嫁后也长期留在岛内夫家的遗物送到故乡来的。不过，阿利姨母也好，年轻夫妇也好，对那期间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说，当时似乎附有书信之类的东西，但现在已找不见了。仅仅听说是“被送去大阪的人”赠送的。

此外，有一个装附件的小桐木匣。里面装着琴柱和琴爪。琴柱是黑黝黝的槲木做的，每一根都带有画着松海竹的泥金画。而琴爪似乎用了很久，给手摩光了。津村对这些可能被母亲那纤纤手指戴过的琴爪，感到不胜亲切，把自己的小手指也伸进去试了试。小时在里边房间见到的姿态高雅的女子与检校弹奏“狐哙”的场面，一瞬间掠过他的眼帘。那女子也许不是母亲，琴也并非这把琴，但母亲想必有好几次曾一边弹这琴一边唱那曲子。津村从那时候就想，可能的话，自己要把这乐器修好，在母亲忌辰的日子里，请位合适的人弹奏一番“狐哙”曲。

院内那座狐仙庙，是世代作为守护神来祭祀的。因此年轻夫妇也断言肯定是信中提到过的。当然，现在的家人中已没人使用了。由松小的时候，也听祖父常常讲起这方面的事，但那“白狐命妇之进”已不知在哪一代销声匿迹了。庙后米槠树荫下仅剩下有狐狸往日住过的空穴。津村跟去一看，只有一条稻草绳凄凉地挂在洞口。

——上面所叙述的，是津村的祖母去世那年的事情，也就是说，距离津村在宫瀑岩石向我讲述的现在还要上溯两三年。这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国栖的亲戚”，指的便是阿利姨母家。不管怎么说，阿利婆婆是津村的姨母，她那里无疑就是他母亲的娘家。因此，从那以后他便重新开始同这家进行亲属间的交往。不仅如此，还在生计上加以资助，为姨母加盖了厢房，扩大了抄纸厂。虽说是一间不起眼的手工作坊，但昆布家毕竟由此明显地兴旺起来。

其六　入波

“那么,你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两个人坐在岩石上,忘记了四周已经暮色降临。当津村这长长的故事告一段落时，我这样问他，“是不是跟姨母有什么事呢？”

“噢,刚才的话,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四下已经黑得勉强能分辨出不断撞击在眼前岩石上的急流卷起的白沫了。从津村说这句时脸上微微泛起的红晕，我已经觉察出他要说的内容。

“……我不是说，我最初站在姨母家墙外时，看见里边有个抄纸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吗？”

“嗯。”

“那个姑娘，其实是我另一个姨母，就是去世的阿荣姨母的孙女。那时候她正好来昆布家帮忙。”

如我所料，津村的声音越来越有些难为情了。

“刚才我已说过，那女孩是地道的农家姑娘，远远算不上美人。天那么冷还在跟水打交道，手脚自然也不好看，粗糙得不成样子。不过，也许我是受了信中‘指尖尽裂，几无完肤’那句话的暗示了吧，从刚一瞥见那双浸在水中的红通通的手时，我就不由看中了那个姑娘。对了，还有，那脸庞长得好像有一点点同照片中的母亲相似。由于生长环境不好，长成个女佣类型也是没办法的事，可要是泡制得法，说不定比母亲还动人哩！”

“怪得！这就是你的初音鼓啰？”

“唔，就算是吧。……怎么样，你说，我倒想把那个姑娘娶过来……,,

那姑娘名叫和佐。是阿荣姨母的女儿阿元嫁到柏木附近后，在一户大约姓市田的农户人家生的。由于家境不太富裕，念完普通小学，就到五条镇做了女佣。十七岁那年，家中人手不够，便告假回来，此后一直帮家做农活。每到冬天田地没活的时候，就被打发到昆布家帮忙抄纸。今年也该来了，不过也许还没到。没到也不要紧，因为津村首先要向阿利姨母和由松夫妇表白自己的心意。视其结果，或者随即把她叫来，或者自己前去拜访。

“看来,我也可能碰巧见到和佐小姐呢!”

“嗯。这次邀你同行，就是要务必请你见见，听听你的看法。毕竟境遇相差悬殊，就算娶了她，日后能否真正幸福，也不是一点顾虑也没有。我倒是以为问题不大……”

不管怎样，我催促津村从石头上起身，在宫瀑雇了辆人力车，往预定投宿的国栖昆布家赶去。到时，天已黑尽了。至于我对阿

利婆婆和她家人的印象，以及所见到的住宅情况，造纸现场等，写起来一来冗长，二来和前边重复，我就不再 啰嗦了。只是下面几点是要说的：一是那一带当时还没电灯，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围着大火炉谈天说地，那光景确是山里人家所特有的；二是炉中烧的是槲树、柞树、桑树等木头。而其中由于桑木最耐烧，热度又柔和，便塞了很多桑木柈子进去，其浪费程度远非城市可比，令人吃惊；三是火炉上方的房梁和棚顶被熊熊燃烧的火苗熏得油黑闪光，如同涂了一层沥青油。最后还有两点，一点是晚饭桌上的熊野青花鱼异常好吃；另一点是听说这青花鱼捕自熊野浦、而后被穿在细竹叶上翻山越岭拿出来卖，途中要花五六天以至一周时间，这期间鱼自然被风吹成了鱼干，有时还会被狐狸把整条鱼一口叼走等等。

翌日清晨，津村和我相商之后，决定分别采取行动。津村带着自己那个关键使命去说服昆布家人，求其从中撮合。而这时间我在这里有所妨碍，便预定用五六天时间，进一步到吉野川发源地一带采访那部小说的素材。第一天从国栖出发，到东川村凭吊后龟山天皇太子小仓宫之陵。而后经五社岭进入川上庄，到柏木住一宿。第二天翻越伯母峰，在北山庄河合住一宿。第三天参观自天王宫殿遗址小橡龙泉寺和山北宫陵，登大台原山，在山中住一宿。第四天经五色温泉渡入三公峡谷，可能的话，再前住八蟠平、隐平，在樵夫小屋投宿，或走到入波过夜。第五天从入波重返柏木，当天或翌日回到国栖——我向昆布家的人问明地理情况，大致做了这样一个日程。随后我和津村约好再会，祝他马到成功，便上路出发。临出发前，津村又对我说，他自己也可能前往和佐家去，因此叫我返回柏木时，为慎重起见。顺路到和佐家看看，并告诉了我她家的位置。

我的旅行基本是按日程进行的。听说现在就连伯母峰的陡路也通了公共汽车，到纪州木本也无须步行了。同我旅行那时候相

比，真有隔世之感。好在当时正赶上好天气，所得素材比预想的还多，四天旅途的艰难和辛劳也全然没在话下。不过进三公谷的时候确实非同小可。当然，到那里之前我就听别人说过几次："那条峡谷可不是好玩的"，"哦，先生要到三公谷去？"因此我已做好了精神准备。这样，第四天我把日程稍加变更，而在五色温泉住宿。翌日请一人带路，一大早就动身了。

路沿着发源于大台原山的吉野川流水蜿蜒而下。当到达吉野川同一条溪水合流而称为二股的附近时，路分为两条。一条直通入波，一条向右拐，由此渐入三公谷。往入波去的路固然可以称为"路"，但往右拐的这条，充其量不过是茂密的杉树林中的一条细线而已，窄得仅可通过人的一双脚。加之昨晚下过雨，合流后的河水猛然高涨，一座独木桥摇摇欲坠，勉强搭在激流翻卷的岩石上头，有时候不得不四肢着地爬行。二股川再往前有一条"奥玉川"，从那里穿过地藏河滩，方能最后到达三公川。这两川之间的道路，危危乎横盘于陡峭如削、高达数丈的绝壁侧面。有的地方窄得不容并足，有的地方全然中断不见，而从这边悬崖到那边悬崖，或横一圆木作桥，或架一木板为道。这些圆木、栈板横空相连，沿悬崖腰间跌宕起伏。若是登山家，走这地方当然易如反掌。而我本来在中学时代就极不擅长机械体操，对单杠、跳板、木马更是始终望而生畏。好在当时毕竟年轻，不似现在这样发胖，平地可以走上十里八里。而眼下这鬼地方却是非靠四肢往前移动不可。问题不在于腿的有力与否，而在于全身配合的巧拙。想必途中我那脸色是一会儿青一会儿红的。老实说，若非与向导同行，我说不上早就在二股独木桥那里掉头跑回了。一来由于当向导面不好意思，二来因为一旦迈出一步住后退和前进同样可怕，所以只好往前挪动瑟瑟发抖的双腿。

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峡谷里秋色正艳，但脚下已足以使我自顾

不暇。只有眼前时而飞起的小鸟振翅声使我为之一惊。至于风景如何，惭愧得很，我没资格工笔描述。可我那位向导到底久经沙场，只见他用椿树叶代替烟袋锅卷起一缕烟丝，衔在口中，一边在这险路上悠然迈步，一边指点说这是什么瀑，那是什么岩等。后来走到一个地方，他手指遥远的谷底，告诉我：

“那是‘公主启口’岩!”

又往前走不远，又说：

“那是‘醉酒’岩!”

我由于只是战战兢兢眼盯谷底，并没看清哪个是‘醉酒’岩，哪个是‘公主启口’岩。向导说“:自古以来，帝王住过的山谷里，就笃定有叫做‘公主启口’和‘醉酒’的大岩石。所以四五年前一位大人物——不知是学者、博士，还是官员，反正是个了不起的人——从东京赶来看这山谷的时候，也是自己带路，那位先生问‘这里有叫做公主启口的岩石吗？’自己指着那块石头说‘有，有的。’紧接着他又问‘那么有叫做醉酒的吗？’我就又指着那里的石头给他看:‘有，有的。’他感动地说:‘是吗，到底是这样!那么说，这里肯定是自天王住的地方！’然后就回去了。”向导如此讲了许多，但我还是没有弄清这奇妙的岩石名的由来。

向导此外还知道好多好多传说。他说，从前，京城追兵偷偷钻到这一带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自天王住在哪里，搜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一天偶然走进这道峡谷，无意中往河水里一看，发现上游有黄金流来。于是顺着黄金流路往上寻去，果然有一座王宫。向导接着说，自天王迁到此山宫之后，每天早上都照例要到王宫门前流过的北山川岸边洗脸。但随时有两个替身武士陪在身边，分不清哪一位是自天王，追兵便向一个恰巧经过那里的村老婆子打听。老婆子说，“那位从嘴里吐白气的就是大王。”于是追兵猛扑上去，取了王的脑袋。但那老婆子的后人，一代代生的全是残疾孩子。

下午一点左右，我走到八幡平小屋，打开饭盒，一边吃饭一边将这些传说记在手册上。八幡平到隐平来回还差不多有三里，但比起早上的路来，这段路反而容易走些。不过，那南朝帝王即使再为避人耳目，逃到这峡谷里来也是过于不便了。北山王那首御歌——“落难深山峡谷里，心随明月倚柴扉”，很难想象是在那里写下的。总之，三公这地方，与其说有据于事实，毋宁说更富于传奇色彩。

这一天，我和向导借住在八幡平一户山民家里，美美吃了一顿兔肉。次日，又沿昨天的来路返回二股。告别向导，独自一人来到入波。由此前往柏木仅有一里路。听说这里河边有温泉涌出，我想洗个温泉，便跑到河岸那边。只见汇合了二股川的吉野川河面多少开阔起来，上边悬着一座吊桥。刚过得桥，便有温泉从桥下喷涌而出。伸手一试，只有太阳所晒温水那样的温度，一些村姑用那水一个劲儿洗大萝卜。

“不到夏天是进不得这温泉的。要是现在洗的话，瞧，就要把水打到那边的浴盆里，另外加温。”那些村姑说着，指了指扔在河滩上带有烧水铁管的浴盆。

正当我朝浴盆那边望时，吊桥上有人叫我：

“嗳——！”

一看，见是津村，另一个大概是和佐。津村正领那少女朝这边走来。吊桥在两人的脚下微微摇晃，木屐发出的‘哐哐’声，回响在山谷里。

我计划写历史小说，由于素材多得有点不好安排，终于未能写成。当时在桥上看到的和佐小姐，不用说，现在已成为津村夫人了。所以，那次旅行，比起我，津村可算是满载而归。

刈芦

林青华译

刈芦不见君，
难居难波浦[1]。

那是某年九月自己仍住在冈本时的事。天气实在好了，我突然想出去走一走。时值傍晚——其实是三时过一点。走得远为时太迟，近处又都大体熟悉了，如某处有个两三小时便可返回的散步地点就恰好。我和其他人都在想，有没有一时想不起来的、被遗漏的地方，结果注意到曾经想到水无濑宫去看一看，却无恰当时机，因而拖而未决。这个所谓的水无濑宫，是后鸟羽院的离宫旧迹，在《增镜》[2] 的"荆棘下"一节中写道："上皇修缮过鸟羽殿、白河殿等，不时前往。更在名为水无濑之地建造难以形容的好庭园，经常踏足。在春秋赏樱花、红叶的时节，尽情游玩。从此处还可远眺水

①选自壬生忠见和歌集《拾遗集》。

② 编年体历史著作，三卷，作者二条良基。记述1183至1333年15代150余年间的皇室事迹。

无濑川，极有情致。元久时举行的赛歌曾有过这样的作品：

极目山麓色迷濛，
水无濑川绕山中，
黄昏美景岂止秋。

顶盖葺草的走廊擦得很亮，非常好看。前山引来的流水、瀑布落下处的岩石设置、长满青苔的枝叉相交等，都令人感觉到悠久的历史。庭园里的花草很花工夫，在举办演奏会时，当时地位并不算高的藤原定家中纳言献上了这样的和歌：

往昔悠悠未可知，
我主今得峰上松。
君之代如园内水，
绕石长流越千载。

“后鸟羽上皇动辄前往水无濑宫，尽情欣赏琴笛之音、应节的樱花、红叶。”从往昔我第一次读《增镜》时起，这水无濑宫便印在脑子里。“极目山麓下，茵蕴水无濑川。黄昏起秋意。”这首和歌是我所喜爱的。明石浦的和歌“渔人钓鱼船，划入雾海里①”，或隐岐岛的和歌“我正是新的守岛人②”等，这些咏院之作打动人、留在记忆里的甚多，但我尤其读到那首和歌，眼前便浮现一览水无濑川水上景色上，生出一种空寂又温馨的令人怀恋之情。在我不了解关西地理那段时间，印象中就以为是在京都郊外，亦无意弄清楚，而得

①句出后鸟羽上皇所作和歌。
②句出后鸟羽上皇在流放地隐岐所咏和歌。

知这宫殿接近山城和摄津国边界、在距山崎驿十余丁的淀川边上，至今其旧址上仍有祭祀后鸟羽院的神社，是最近的事情。噢，叩访那水无濑宫，此时出发正好。到山崎为止乘火车前往转眼即达，而由阪急线转新京阪，更是轻而易举。且当日正是十五夜，归途中淀川边赏月也是一件好兴致的事。有想及此，此行自然非女人孩子所宜，于是一人不辞而往。

　　山崎在山城国乙训郡，水无濑宫原址在摄津国三岛郡。因此从大阪方面去的话，在新京阪的大山崎下车，往回走，在抵达宫殿遗迹之前，要越过国境。对于山崎这地方，我仅因某个机会在省线车站附近逛过一下，由西国海道往西走，这是头一次。往前一些，路便分作两条，往右去的那条路转角处，立着一块陈旧的石头路标，那是由芥川经池田出伊丹的路径。想想《信长记》里的战争报道，荒木村重或池田胜入斋这些战国武将们活跃的，是沿伊丹、芥川、山崎相连的一线地方。古时恐怕那边是干道，穿过淀川岸边前行的大道或方便行船，穿行于芦荻茂盛的湖岔或沼泽地，而不宜于走陆路。那么说来，听说来时所乘电车的沿线有江口过渡的遗迹，那个江口现在也划入了大大阪市之内，而山崎也自去年京都扩张以来，被编入大都会的一部分，然而似乎京都和大阪之间，其气候风土的关系不能像阪神之间那样，不能想像一下子就进化为田园都市或文化住宅区，所以短时间内，杂草丛生的景观是不会消失的吧。连《忠臣藏》里也说这一带有野猪、拦路劫匪出没,古时就更甚了。时至今日，在道两旁仍排列着茅草葺顶的房子，在我这看惯了阪急沿线西式城镇、村落的人眼里，显得尤其古旧。“因被遭不实

之罪，深感痛苦，不久在山崎出家。'在《大镜》[①] 中，北野的天神② 在流放途中，在此处皈依佛门，咏有一首和歌'你住的旅舍，树梢摇曳。"这一带就是如此悠久的驿路。可能在平安设定都域之同时就设了这个驿站。我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依次将昏暗的屋檐下似乎漂荡着旧幕府时代空气的房子一家一家看下去。

过了皇宫后面那条桥——下面当是水无濑川，然后在稍往前的街道左转。以承久之乱[③] 走了霉运的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三帝为祭神，现在那里建了一间官币中社④，神社的建筑和风景，在这个神社、佛阁众多之地，不算特别出色的。但如前述，脑子里先有了《增镜》中的故事，一想到这里就是镰仓初期、大官们举行四季游宴的遗址，不由得一木一石都含情了。我在路旁坐下来，抽过一支烟后，在不算宽阔的神社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此地虽仅距海道咫尺之遥，却处于篱笆上开着种种秋天花朵的、散落的民居背后，是一个闲静、不惹眼的、小巧整洁的袋状地形。不过，后鸟羽院的宫殿并不只是如此狭小的面积，该是一直伸到很前面的一段流到这里来的水无濑川的岸边吧。然后，在水边的楼上，或者在闲庭漫步之时，纵目河面，遂有'山麓色迷濛，水无濑川绕山中'之慨。"夏日则至水无濑宫之钓殿，饮凉水，请年轻贵族们吃冷水泡饭。上皇曰：'昔日紫式部可谓极矣。《源氏物语》云，于食客前即烹得自近处西川河之鲜鱼。今已不可得，'高栏边候命之秦某闻言，即于池边微波涌处淘白米献上，禀曰：'本拟拾鱼，惜已逃脱。'上皇叹曰：

①日本史书，有三卷、六卷、八卷本，著者未详。记述文德天皇至后一条天皇年间的事。

②菅原道真的神号。

③承久三年（1221），后鸟羽上皇企图讨灭镰仓幕府，事败导致公家势力衰微、武家势力强盛的事变。

④由神祇宫供奉钱帛的神社，明治后改为宫内省供给，此类神社分大、中、小。

‘此言不差。’乃脱衣赐之。饮酒数杯。’照这样看,那个钓殿的水池，可以设想不久之后可能与河流连通了。而且，此地南面，距神社后可能仅隔几条巷子之遥，便有淀川河流经。那条河流现在虽然看不见，对岸男山八幡的茂密山峰并不构成夹河之势，像逼近眉睫的样子。我举目眺望泉水叮咚的山荫处，仰视与之相对的、神社北面矗立的天王山峰顶。走在海道时没有察觉，到此放眼四面八方，方知此刻我站立之处，是被南北高山如屏风般规限了天空的峡谷锅底状的地点。见过这里的山河形势，自然领悟王朝的某个阶段在山崎设关隘，预防西犯京城，此地实乃要害。以东西的京都为中心的山城平原，和以西面的大阪为中心的摄河泉平原，至此处时蜷缩得非常狭窄，当中有一条大河流过。因此，尽管京都和大阪由淀川连接起来，但风土气候以此为界迥异。问大阪人可知，即使京都正在下雨，山崎往西可为晴天。冬天乘火车一过山崎，气温骤降。说来的确感到竹丛中的村落、农居的建造方式、树木的外观、泥土的颜色等,与嵯峨一带的郊外相仿，到此为止都是京都乡间的延续。

出了神社，我沿海道内侧小径重返水无濑川河边，上了河堤。上游方向的水光山色，在七百年间应已有几分改变了，然而尽管如此，拜读王公贵族们的和歌时在内心悄然描绘的景致，竟与眼前所见似曾相识。很早以来我便想像，大概应是这样景色的地方吧。那并非有巍峨峭壁，或者激流拍岸的所谓堪称绝景的山水。该是和缓的山丘、平静的流水，以及使之更加柔和、模糊的夕霭——也就是说，那是像大和绘的温雅平和的景致。一般说来，对自然风物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这种地方，认为不屑一顾的人也会有吧。然而我对这并不雄大也不奇拔的凡山俗水，反倒更易因之浮想联翩，很想就那么一直站下去。这样的景致虽不惊心动魄，却展露其平易的微笑迎接旅人。匆匆望一眼毫无感觉，但站久了，被慈母温暖

的怀抱所拥抱般的柔情便缠住了你。尤其是河畔的薄霭，仿佛是令人感到孤寂的黄昏从远处向你招手，令你希望被它吸入其中。“黄昏美景岂止秋。”诚如后鸟羽院所咏，这个黄昏若在春日，那稳重大方的山麓便缭绕着变幻不定的云霞。河流的两岸，山上和峡谷里，处处樱花绽放，又增添多少温馨！可想而知，宫中人所眺望的，就是这样的景色。然而，真正优美之处，若非道行高深的城里人，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平凡中兼有深意的此处景致，若非从前宫中人物的雅怀，视之索然无味或许是很自然的事。我在夜色渐浓的河堤上驻足良久，目光移向河流的下游。我看着右岸，心想，上皇和贵族、高官们一起吃凉水泡饭的钓殿在哪里呢？右岸一带是郁郁葱葱的树林，一直伸延到神社背后，所以不妨认为，这片面积广阔的林子明显就是离宫的遗址。不仅如此，从这里还可以看见淀川主流，水无濑川的终端与之汇合了。我一下便领悟了离宫所处的形胜位置。上皇的宫殿一定是南傍淀川、东临水无濑川，踞于此二河相交之一角，拥数万坪之阔大庭园。若果真如此，由伏见乘船而下，竟可径直系舟钓殿的勾栏之下了。与京都的来往也方便了。所以，与《增镜》文中‘动辄前往水无濑宫’相合。这不禁令我想起在自己的幼年时代，桥场、今户、小松岛、言问等在隅田川西岸临水修建的、尤见风雅的富豪别墅。打个诚惶诚恐的比喻，在此处宫殿不时举办的风流宴会中，该有这么个情节：几分类似江户老于世故者的上皇或说着“昔日紫式部可谓极矣，那种菜式如今已不可得”，或接受身边的人恭维‘本拟拾鱼，惜已逃脱”。而且这里与缺乏情趣的隅田川不同，清晨傍晚，男山的翠峦投影水中之时，舟船上下往来的大河风情，是多么令上皇赏心悦目，平添室内趣味呵。后来讨伐幕府计划失败，在隐岐岛度过了十九年。他在海岛的狂风惊涛之中，怀想往日的荣华，最频繁地出现在他胸中的，当是这一带的山容水色，和在此宫殿度过的一个个热闹的宴游日子

吧。追怀及此，我凭空地虚构起当日的种种情景来，管弦余韵，流水潺潺，甚至贵族公卿的欢声笑语也回响在耳边。我留意到黄昏已在不知不觉中逼近，取出表来看，已是六时。日间行走时热得出汗，一到日落时分，果然是秋日黄昏，风寒侵身。我突然感到肚子饿了，觉得有必要在等待月出之时，先找个地方解决晚饭，不久便由堤上走回镇上。

早知这市面上不会有心满意足的饭馆，所以只求临时解决、暖暖身体即可。我找到一家面馆，喝了约二合酒，吞下两碗狐面①，出门时手持一瓶烫热的正宗酒，按店主指示的到渡口的道路，走下河滩去。店主听我说想乘船下河去赏月，便告诉我：既如此，市镇边上有过对岸桥头的渡船。提起这渡船，因河面宽，河中有沙洲，是先从这边岸到那沙洲上，再从那沙洲转搭其他渡船到对岸去。这中间便是欣赏河中月色了。桥头有烟花巷，渡船正好在有烟花巷的岸边停靠，所以迟至晚上十时十一时仍有船只往来，如有兴致可往返多次，细细观赏——店主的好意补充说明令我不时感到愉快，我步行过去，一路上让凉飕飕的夜风吹拂着微醺的脸颊。到渡口的路程令人觉得比听说的要远，但到了一看，河对面果然有沙洲。沙洲在下游的那端虽能看见头，但上游那端则在朦胧之中望不到尽头。说不定，这沙洲不是大江中独立的岛屿，而是桂川在此汇入淀川主流的前锋呢？总之，木津、宇治、加茂、桂诸河在这一带合而为一，山城、近江、河内、伊贺、丹波五国之水汇集于此。在从前的澱川两岸一览的画页上，记述了从这里稍往上游处有一个叫做‘狐渡’的渡口，渡口宽达百十间②，所以可能这里比那边江面更宽阔。而现在所说的沙洲，不是位于河的正中间，而是更多地靠近

①油炸豆腐条加葱丝的清汤面。

②长度单位，一间为6尺（1.818米），现废

自己这边岸。坐在河滩的沙砾上等待，但见遥远的对岸，有船只从灯火闪烁的桥本町划向那个沙洲，然后客人下船横过沙洲，步行到这边泊着船的水边来。想来我已许久没有搭渡船了。与印象中儿时的山谷、竹屋、二小、知等渡口相比较，这里夹着个沙洲，感觉悠闲安静多了，我对于京都与大阪之间现今仍留下如此古风的交通工具感到意外，真可谓意外的收获。

前面所举描绘淀川两岸的画本上出现的桥本町图，有明月高悬男山后的天空，并香川景树的和歌“明月朗照男山峰，淀川无见扁舟子”，以及步其调而作的‘新月呵，何年初照古男山’的其角的俳谐。我搭乘的船泊靠沙洲时，男山正如那幅画一般，一轮圆月置于背后，郁郁苍苍的树林蕴含着天鹅绒般的光泽，天空中仍残留着一些晚霞之色，四周夜色沉沉。“喂，过来乘船吧！”沙洲另一边的船夫招呼道。“不急，过一会儿总要乘你的船。我想在这里走一走，吹一吹江风。”我回了一句话。便踏入露水沾湿的杂草丛中，独自的沙洲尖头那边走去，在生长着芦苇的水边蹲下来。这里尤如泛舟中流，可以尽情饱览月下环列的两岸景色。我将月亮置于左面，面向下游，河流不知何时起被温润的蓝光所笼罩，比刚才——傍晚的光线下所见显得更宽阔。洞庭湖的杜诗、《琵琶行》的诗句和《赤壁赋》的一节等，久未忆及的、悦耳的汉诗汉文，自然而然地带着朗朗清音脱口而出。这么说来，如景树所咏“淀川尤见扁舟子”，从前在这样的晚上，以三十石船为首，许许多多的船上上下下于此，但现在除了那只偶尔运送五六人的渡船之外，绝少看见舟船的影子。我将手里的正宗酒瓶往嘴里塞，作喇叭饮，凭着酒兴高声吟诵“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吟诵之际忽尔想到的，是这片繁茂的芦荻有过多少与白乐天《琵琶行》相仿佛的情景！若江口或神崎位于接近这条河下游之处，想必驾一叶轻舟，徘徊在这

一带的娼妓也不少吧。王朝之时，大江匡衡[①] 曾作《见游女序》，在叹息标志这条河流的繁华的淫风之中，说‘ 河阳介于山、河、摄三州之间，为天下要津，东西南北之往返者莫不经由此路。其俗为向天下夸耀女色。老少相携，邑里相望，门前系舟、驻客河中。年少者涂脂抹粉荡人心魄，年老者以撑篙掌伞为己任。呜呼，翠帐红闺，万事异于礼法，舟中浪上，一生欢会如此。余每经此路见之，未曾不为此长久叹息也。”又，匡衡后数世孙大江匡房[②] 亦著有《游女记》，叙述此沿岸妖艳、热闹之风俗，说‘ 江河南北、邑邑处处，沿支流赴河内之国，所谓江口，盖典药寮味原树、扫部寮大庭之农庄，若到摄津国，有神崎蟹坞等地，比门连户、人家不绝，倡女成群，皆棹扁舟。船上可荐枕席，声遏溪云，歌飘河面。经回之人莫不忘返，钓翁商客舳舻相连，难见水面。亦可谓天下第一乐地。’此刻我探寻着模糊的记忆底部，零零碎碎地回想起这些文章的片断，一边凝视着皎洁的月色下，悄无声息地流逝的寂寂水面。于人而言，任谁都会有怀古之情吧。年近五十，悲秋之情便以年轻时不可想像的魔力逼近来，连看见甘葛藤的叶子随风摇曳，亦感触在心，拂之不去，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晚上、蹲在这样一处地方，令人惋惜人类的苦心经营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常勾起了我憧憬那个已经消逝的繁华盛世的心情。在《游女记》中，记得有观音、如意、香炉、孔雀等名气很大的妓女，此外留下了姓名的还有小观音、药师、熊野、鸣渡等，这些水上的女子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女子的艺名取得颇富佛教意味，是因为她们相信卖淫是一种菩萨行，将自己比作

① 大江匡衡（952 ~ 1012），平安后期的汉学家、和歌作者。文章博士。一条天皇的侍读、侍从，著有《江吏部集》。

②大江匡房（ 1041 ~ 1111），平安后期的汉学家，和歌作者，大江匡衡曾孙。仕后冷泉、后之条、堀河之朝，官至正二位权中纳言，著有《江家次第》等。

活的普贤。有时候，连高贵的僧人也加以礼拜的女子的身姿，可以像这河流上稍纵即逝的泡沫般重现吗？“江口、桂本等妓女以南来北往的船只为家，心思全在旅客身上，若在动荡的生涯中遭遇不测，来世又将如何？来世也因前世为妓而遭报应吗？以朝露般无常之身，要度过短暂一生而犯下我佛所戒卖淫之罪，自身之罪未知如何，诱惑他人之罪岂非更重？那些妓女们已达至往生，置身杀生的渔夫中间，实在难过。”如西行[①]所说，那些女子现转生于弥陀国，怜悯地笑对永恒不变的人间悲剧么？

我沉吟间归纳出一二拙作，心想不要忘掉了，便从怀中掏出本子，凭借着月晖挥动铅笔。我对所剩无多的酒仍恋恋不舍，便喝一口酒写一会儿，再喝一口又写，喝干最后一滴，随即将酒瓶甩向河面。此时，附近的苇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朝响声转过头去，在那边，也是在芦苇丛中，蹲着一名男子，恍如我的影子投在那里。我因为受惊，一时之间有点冒失地死瞪着他。那名男子并无畏缩之意：“月色真好啊！”他语气平和地开了腔：“算是雅兴吧，其实我早先也在这里，因为不想打扰您欣赏这个清静境界，就没有和您打招呼。刚才有幸听您吟出《琵琶行》的句子，自己也想来它一段，可能妨碍您了，能允许我暂且有辱您的视觉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自来熟地搭话，在东京是绝少的，但近来可能习惯了关西人的不拘礼，我不知不觉中也入乡随俗了，便客套地答道：“您太客气了，请务必吟诵来听听。”那男子突然站起来，哗啦哗啦地拨开芦苇叶子，来到我身旁坐下：“实在冒昧，来一点如何？”他将绑在木头拐杖上的一个小包解开，取出了什么东西。仔细一看，他左手持葫芦，右手端一个小小的漆器杯子，伸到我跟前来。“刚才您扔掉酒瓶，我这里还有一点儿。”他一边说，一边向我摇晃一下葫芦：“来，

① 西行（1118～1190），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歌人。

要您听我拙劣的吟诵，作为代价请接受它吧。酒劲一过的话，兴头也过了。这里河上风寒，一定得喝。请不必有丝毫顾忌。”他不由分说地把杯子塞给我，葫芦发出“咕嘟、咕嘟”动听的声音，为我斟上酒。“多谢您的盛情，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虽然不知这是什么酒，但在喝过瓶装的正宗酒之后，带着适度木香的冷酒味突然让口中清爽起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他一连递上三杯。我接过第三杯酒正喝时，他从容不迫地唱起了《小督》①。可能因为醉意过了一点，听来似乎底气不足。那唱法算不上美声，音量也嫌不足，但声音老练而有沧桑感。总之，看他不慌不忙有板有眼的唱法，应当是唱过不少年头的吧。但这还在其次，在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面前，轻易便拿捏起腔调唱开了，马上将自己投入到所唱曲中的世界，不为任何杂念干扰，这种潇洒的心境，使我倾听之时便自然地受到感染，心想即使其技巧不属上乘，若能养成这样的心境，学艺一场也不算白费了。“啊，太好了。您给了我很好的享受。”我说这话时，他正急促地喘着气，先润了润干涸的咽喉，然后又递酒杯给我：“请吧，再来一杯！”因他戴的鸭舌帽扣得低，帽檐在脸上形成阴影，在月色下难以认请面容，不过估计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瘦小的身体穿着和服便装，外加出门穿的大衣。“冒昧请问：您从大阪来？”因为他的言谈之间带有京都以西的口音，我便这样问。他答称正是，自己在大阪南边有一间小店，经营古玩。我问他是散步顺道来的么，他从腰间抽出装烟丝的筒，一边往烟管里装一边说：“不不，我为了看今夜的月色，从傍晚时出来的。往年乘京阪电车来，今年绕了路，乘新京阪，有幸经过了这个渡口。”“看您这么说，每年都肯定要在某处赏月？”“正是。”他说着，

①小督为高仓天皇爱姬，为权臣平清盛所忌，后为尼，时年二十三岁。事见《平家物语》。

给烟管点火时停顿了一下。“我每年都到巨椋池赏月，今夜不意经过此地，得以观赏河上之月，实在美妙不过。说来是因为见您在此休息，发觉这果然是个绝好地方。真是多亏了您。左右流淌着大淀之水,从芦苇间远眺明月,真是不同凡响啊。”他将烟灰弄到坠子上,一边让火转移到新装上的烟丝,一边说“：您若得了佳句,是否可以聆教？”我慌忙把本子塞回怀里,说道“：哪里哪里,实在惭愧得很,绝对不是可以示人的东西。”“别那样说么”,他也不再勉强,好像已经忘掉这件事了,以悠悠的调子吟哦起来“：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我说“：刚才我问过您是这大阪地方人,对这一带的地理历史很了解吧。那么，我想问一下，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沙洲一带，是从前江口君等妓女们泛舟之处吗？面对月色，我眼前浮现的，竟是那些女子的幻影。刚才我打算把追逐那些幻觉的心境写成和歌,正苦无佳句。”“看来所思略同呀,”那男子不胜感慨地道“：现在我也在思考大致相同的事,此外,我看到这轮明月,便勾勒起已逝去的世上的幻觉。”他的神情颇为痛彻。“以我看来,您似乎也到了通晓世故的年龄，”我悄悄打量着那人的面孔说道。“恐怕彼此都因为这年龄的缘故吧。我么，今年比去年、去年比前年，一年复一年,对于秋天的寂寞、乏味,总之一言以蔽之,不知来自何方的、无缘无故的季节伤感，变得更加强烈了。真正吟味‘风声惊我心’、‘帘动秋风吹’这些古诗,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之后。那么说，既然伤感就讨厌秋天则也未必。年轻时一年之中最爱春天，但现在较之春天，我更期待的是秋天。人随着年岁增长，渐渐产生一种断念——即欣赏按自然法则消亡的心境。希望获得安静、均衡的生活。所以，与其欣赏热闹的景色，毋宁接触寂寞的风物更感慰藉。不是贪图现实的寻欢作乐，而是埋首于往日寻欢作乐的回忆，恐怕更相宜吧。也就是说，怀恋昔日的心思，于年轻人而言，只是与现在没有任何联系的空想而已，但对老人来说，除此之外再无在

现实中生存下去的道路。”的确如此,的确如此。’那男子不住地点头。“一般人年岁增加时理所当然都会那样子的，尤其我有这样的记忆：年幼时，每到十五之夜，都由父亲领着在月下赶两三里路。所以现在每到十五之夜，便回想起当年的事情。说来父亲也说了您刚才那些话。‘你可能不懂这秋夜的伤感吧，但你能够领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的。’他总是那么说。”那是为什么呢？令尊如此喜爱十五夜的月亮,以至要领着您赶两三里路？”噢。头一次被带着赶路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父亲住在深巷里的小屋，母亲在两三年前去世，我们父子俩相依度日，所以不能撇下我外出。父亲说：‘小子，带你去赏月。’便在天色还亮时出了门。那时候还没有电车，记得是从八轩屋搭蒸汽船，在这条河上逆流而上。然后在伏见下船。开始时也不知道那里就是伏见町。因父亲在河堤上不停地走，我就默默地跟着他，来到一个有宽阔湖面的地方。现在想来，那时走的河堤就是巨椋堤了。湖就是巨椋池。那条路单程就有一里半到二里吧。”那么,’我插话道“为什么要去那地方？观赏湖中映月,漫无目的地闲逛么？”正是如此。父亲时而站在堤上,定定地盯着湖面,说：‘小子,景色很好吧？’我这童心里面也觉得的确是好景致。事后想来，我一边赞许一边跟着父亲走时，通过一个大户人家的别墅似的宅邸，从很里面的林子里透出演奏琴、三弦、胡琴的声音。父亲在门口处停下，专心倾听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绕着那大宅的围墙转来转去。我跟了过去,渐渐可以清楚地听出琴声、三弦声,还有隐隐约约的人声,可知正在接近大宅的后院。而到了这一带，围墙就变成了篱笆。父亲从篱笆稍疏的空隙处往里面窥探，不知何故就一动不动的离不开了。等我也把脸贴在绿篱的叶子间张望，但见有草坪、假山的庭园里池水盈盈，一个从前的水宫似的高台伸入水池中，台上围栏，设座席，五六名男女正在饮宴。栏杆边上坠以重物固定台子。灯红

酒绿，芒草瑟瑟，似是赏月的宴会。奏琴的是上座的女子，三弦则由侍女打扮、结岛田发型的女佣弹奏。然后有一男子似是检校或艺师，正在奏胡琴。我们窥见的，仅能辨别那些人的举止而已。我们的正面恰好竖着一个金色的屏风，还是那个梳岛田发式的年轻女子站在屏风前，摆动着舞扇起舞，虽然看不见面孔，但动作姿态倒能看清。不知是那时还没有电灯，抑或为了增添情调的特意安排—— 座席中点着蜡烛，火焰一直闪闪烁烁，将雕花柱子和栏杆映在金色屏风上。水面上映着清朗的月，水边系一只轻舟，那池水可能引自巨椋池，由此或可驾舟直出巨椋池那一边。不大功夫舞蹈结束，女佣端着酒壶来来去去。在我们眼里，女佣们恭恭敬敬的举动显示，那弹奏的女子似是主人，其他人像在陪伴她。这是距今四十余年前的事，那时候，在京都或大阪的世家里，让内宅女佣作大官内侍打扮，讲究那种排场。好事的主人更让女佣们习艺。这家子看来就是那样的别墅，所以那弹琴的女子应是这家人的宝眷吧。然而，那人坐在席间的最里面，不巧正好被芒草、胡枝子的阴影遮挡了脸面，从我们这里看不见那人的模样。父亲似乎很想再看清楚一点，一边沿着篱笆来回走动，变换多个位置，但都被插花所妨碍。不过，从发式、化妆的浓淡、和服的色调来看，不像是多大年纪的人，尤其她的声音感觉是年轻的。因为隔得远，听不见说的是什么，但是，只觉得那人的声音特别清脆，大阪方言的语尾在庭园里回响，是一种雍容华贵、富于情调的、叮咚作响的声音。而且看来已有几分醉意，间中呵呵笑着，听来豪放之中是颇有格调的天真无邪。我试探着问：‘爸爸，那些人是在赏月玩吧？’‘噢，看来是的。’父亲应着，依然把脸贴着篱笆。‘可这里是谁的家呢？爸爸您知道吗？’我再次发问。这回父亲只‘嗯’了一声，心思全被那边吸引过去，热衷地窥探着。现在想来，当时的确逗留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这样窥看期间，女佣起来剪了二次蜡烛芯，之后又有过一回舞蹈，

那女主人独自弹唱，曼声长歌。之后不久宴会结束，我们一直看到那些人撤去座席。归途中，我们无精打采又走在那条堤上。如此说来，仿佛我把年幼时的事也记得极为仔细，其实如先前所说，并不仅仅发生在那一年，下一年以及再下一年的十五之夜，我必定又得走在那条堤上，在那池畔的邸宅门前停下来，听演奏琴、三弦的声音传过来。于是父亲和我绕着围墙走，从绿篱那边窥视庭园。座席的形式每年大体不变，总由那女主人似的人招集艺人和女佣一边举办赏月的晚宴，一边自娱。最初那年赏见到的情形，比往后多年所见的情形复杂些,但每一年大概都是刚才所说的样子。”原来如此，’我已被那男子牵入其叙述的追忆的世界里,便问道“：那么，究竟那邸宅是怎么回事？令尊每年都到那里去，是有什么原因吧？”原因么？’那男子迟疑一下之后说道“：说出来也是不妨的,把素不相识的您留住不放，给您添麻烦了吧？不过说到这里不往下说的话，毕竟有些遗憾。谢谢您这么不见外，那么就请往下听吧。”他说着,取出刚才的葫芦“；说到遗憾么,这里也是一点。开讲之前先把它解决了吧。’他将一杯酒塞到我手里,于是‘咕嘟、咕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把葫芦里的酒喝光之后，那男子又接着说。“父亲把那些事告诉我,是在每年的十五夜,一边在那堤上走,一边说 把这些事告诉个孩子，大概是不能懂的，但你也快长大成人了，所以好好把我的话记住。到那时，试回想一下，我并不是把你当小孩，而是像对大人那么说的。父亲说这些话时一脸正经，就像面对同辈朋友那样。这时候，父亲将那所别墅的女主人称位‘那位女士’或‘游小姐’。‘游小姐的事你不要忘记，我这样每年带你来，是希望你记牢那位女士的模样。’父亲声音哽咽地说道。我虽然还不能充分领会父亲的话，但一来孩子的好奇心强，二来为父亲的热诚所动，非常非常想听，不知不觉中感染了那种情绪，朦朦胧胧地感觉自己听懂了。

那位叫阿游的人，原是大阪小曾部家的女儿，据说被粥川家慕其姿色娶了过去，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可是四五年之后，丈夫便死了，她年仅二十二三便成年轻寡妇。若以今日的时势，当然没有必要从那年纪便一直守寡，社会上也会毫无反响置之不理的。但那时候是明治初年，旧幕时代的习惯仍然流行，娘家方面也好、夫家方面的粥川家也好，家里都有爱理事的老人家，尤其是她和那死去的丈夫之间生有一子，看来是极难被容许再婚的。加上阿游是当宝贝似的娶过去的，被家婆、丈夫百般宠爱，比在娘家时更舒心自在。阿游成寡妇之后，据说仍不时带着大帮女佣出外游山逛景，可以自作主张地奢侈。所以从旁看来，她过的实在是快活日子。她本人总是处于热热闹闹的生活之中，也就不怎么觉得有何不满了吧。我父亲初遇阿游时，她就是这种身份的寡妇。那时父亲二十八岁，是还没有生我之前的独身时代，而阿游是二十三岁。时值初夏，父亲和妹妹夫妇、即我的姑姑、姑丈一起去道顿堀[①]看戏。阿游正好来到父亲的正背后的楼座。阿游和一个年约十六七的姑娘同来，外面还有陪着来的一个乳母或管家之类的老女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佣。这三个人轮流在阿游身后给她摇扇子。父亲见姑姑和阿游点头打招呼，便问那人是谁，得知是粥川家的寡妇，同来的是她的亲妹子、小曾部的女儿。‘我从那天头一次见到她，就认为那是理想中的人。’父亲常常这样说。那时候男女都早婚，父亲本是老大，却到了二十八岁仍然独身，因为他实在太挑剔了，未达其要求的说亲一概拒绝。据说父亲也冶游狎妓的，相好的女子并非没有，但他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做妻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父亲钟情的是大家闺秀型的，较之风流的女子，他更喜欢具大家风范者，就是那种在家穿戴齐整,坐在桌旁安静地阅读《源氏物语》的人,所以

①繁华街，在大阪市中央区，沿道顿堀河南岸。

艺妓自然不适合。那么，究竟父亲从何处形成这么种趣味，与他的商人身份并不相称。在大阪，船场一带的人家里面，佣人们的礼仪很是烦琐，讲究各种排场。比那些势力小的大名更加显摆贵族派头，所以大概因为父亲从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缘故吧。总之，父亲看见阿游时，就觉得更正是平日自己认准的那种情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据说阿游就在他背后就座，所以，可能是她对女佣说话的口吻、其他的态度和言行举行甚具大家宝眷的风范吧。看阿游的照片，长得脸颊丰满，面盘圆圆有点儿娃娃脸。据父亲说，仅就五官而言，像阿游般漂亮的人并不少，但阿游的脸上有某种朦胧飘忽的东西，整个面孔，无论眼、鼻、口，像是蒙了一层薄膜，变得模糊不清，没有强烈、清晰的线条。若仔细端详的话，连自己的视线似乎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令人感到独独那人周身是云霞缭绕似的。从前书上所谓的‘温雅’，也就是指这种容貌了。阿游的价值就在于此。按这么想的话，看上去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大体娃娃脸的人，若没有家室拖累，是不易显老的，姑姑总说，阿游从十六七岁时起，到四十六七岁止，轮廓一点没有变化，什么时候见她都是一副柔弱的、未经世故的面孔。所以，父亲对阿游的朦胧美，即他所谓的‘温雅’，便一见钟情了。把父亲的趣味放在脑子里，再去看阿游的照片，便明白那果然是父亲所好。一言以蔽之，就像欣赏泉藏偶人[①] 的脸时得到的、既明朗又有古典味的感觉，令人联想到深宫里的妻室或女官。阿游脸上若有若无地弥漫着那种氛围。我的姑姑——刚才提及的父亲的妹妹，因为是这位阿游儿时的玩伴，做姑娘时又找了同一位琴师习艺，所以知道诸如她的成长经历、家庭、出嫁时的情形等等，当时便对父亲说了。阿游有许多兄弟姐妹，除了带来看戏的妹妹之外，还有姐姐和妹妹，但当

①江户中期，京都公卿间流行的偶人，亦称御所偶人。

中以阿游最得父母宠爱，对她另眼相看，无论怎样使性子，只要是阿游，都不成问题。这可能是因为阿游是兄弟姐妹中长得好的，但其他兄弟却也单单认可阿游的与众不同，谁都视之为理所当然似的。若借姑姑的话来说，就是‘阿游是得天独厚的’，既非她自己希望得到那样的待遇，也不是为人霸道、要压倒他人，但周围的人反而怜恤爱护她，独独不让她有一点儿操劳，像对待公主般小心照料，宁愿自己去承当，也不肯让她经受浮世的风浪。阿游天生那种气质秉性，让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接近她的人都那么待她。姑姑做姑娘时到阿游处玩，那时阿游就是小曾部家的掌上明珠，身边的任何琐事都从不沾手，由其他姐妹像女佣般照顾着，还没有丝毫不自然之处。众星捧月之中的阿游非常天真烂漫。父亲听了姑姑这番话，更加爱上了阿游，但之后的日子里却苦无好机会。终有一日，姑姑来报，阿游要预演弹琴的消息，邀父亲道，想见阿游便一起去。预演那天，阿游梳了个‘大垂’发型，着贵族的家中礼服，焚香弹奏了《熊野》。时至今日，琴师给弟子授予一定等级仍有特别搞个仪式的惯例，为此要花一大笔钱，师傅要那些家里有钱的徒弟搞。阿游为了消磨时间而习琴，由她的师傅提议的吧。前面说过，我也听说阿游的嗓子好，想到父亲知其人再闻其声，此时便更加深入了解她了。父亲头一次听阿游的琴歌，非常感动。加上意外见到着贵族家中礼服的阿游，由来已久的梦境竟由虚幻成为真实，父亲一定惊喜交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据说姑姑在琴歌表演结束后到乐室去见她，她仍穿着那贵族家中礼服，说琴弹得如何姑且另当别论，无论如何也得这么打扮一回的。她不情愿脱下那套贵族家中礼服，说马上去照张相吧。父亲听了这话，知道阿游的趣味碰巧与自己一致。因此，父亲认为适合做自己妻子的非阿游莫属。他觉得长久以来自己在内心里描绘、一直等待着的人就是阿游，便悄悄将自己的心愿透露给姑姑了。因为姑姑很了解对方

的情况，虽然同情父亲的心思，但认为那始终是不可能的事。以姑姑所说，既无孩子，事情并非绝对不可谈，但阿游有个非带不可的稚子。这孩子是事关重大的继嗣之子，没有可能留下孩子离开粥川家的。不仅如此，她既有婆婆，娘家这边母亲已亡故，父亲仍健在，这些老人们之所以让阿游这样任性，是出于怜悯之心，可怜她年轻守寡的境遇，尽量让她忘掉孤寂，也就包含以一辈子守下去为代价的意思。阿游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使尽享荣华，却从未惹过品行不端的传言，她本人也肯定没有再结婚的念头。即使如此，父亲仍不死心，说是那就不要说想要娶她，由姑姑介绍，不时见上一面好了，就算见见面也满足了。姑姑见我父亲求到这个份上，再不答应也不好办，不过和阿游熟络已是彼此做姑娘时，到那个时候彼此已疏远了，要完成任务还颇不易。姑姑左思右想，终于出了个主意：那么干脆娶了阿游的妹妹如何？反正你也不会娶其他人的了，就拿她妹妹顶替她吧。阿游是没有指望了，若她妹子也行，倒是好说。姑姑说的那个妹妹，就是阿游带去看戏的、叫‘阿静’的姑娘。阿静顶头的姐姐已嫁往别处，阿静正是合适的年龄。父亲因在看戏时见过阿静，记得她的样子，对姑姑的提议考虑良久。说来阿静也并非长得不好，虽和阿游面型不同，因为始终是姐妹，所以有某些地方可令人想到阿游。然而最不能满足的是阿静没有阿游面上的那种‘温雅’之感。和阿游比较，档次显然低了许多，光对着阿静时并没有那种感觉，但若和阿游放在一起，等于是公主侍女之别。而且，若阿静不是阿游的妹妹，可能也不致有问题，但既为阿游之妹，体内流着和阿游一样的血，父亲便连阿静也爱上了。不过，走到这一步——以阿静顶替，并不容易。因为以这种心思去结婚，首先也对不起阿静，另外，父亲又意图永远保持对于阿游纯粹的憧憬，一辈子悄悄将阿游当作心中的妻子，即便娶的是她的妹子，也觉得不能释然。不过转思若娶了她妹子，今后不时可和阿游见面，

还可以交谈，否则今后一辈子除了偶然的邂逅，绝少能再见她了。有虑及此，他顿觉索然。父亲陷于迷惘之中，一直到和阿静见面相亲为止。说真的，直至那时为止，他还没有下决心娶阿静，其实是希望借相亲之机多见阿游一次。父亲图的这一点居然成功了，相亲、谈婚论嫁，每回阿游都来。小曾部家既没了母亲，阿游又是个闲人，阿静一个月中有一半时间住在粥川那边，几乎弄不清是谁家女儿了，这样，阿游出场自然就多了。对父亲而言，这是求之不得的幸福时刻。因为父亲原本目的就在于此，便尽量拉长话题，仅相亲便见了两三次，磨蹭了半年之久，阿游为此也就不时上姑姑那里去。其间也和父亲交谈过，渐渐认识了父亲这个人。于是，有一天,阿游面对面问父亲:‘你不喜欢阿静吗?’见父亲说没有不喜欢阿静,阿游就说:‘那请你娶了她吧。’阿游极力促成妹妹的这头婚事，据说她对姑姑更明白地说，自己在姐妹之中，和那姑娘最要好，很希望那姑娘能嫁给芹桥先生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做妹夫，自己也很高兴。父亲之所以作出决定，全在于阿游这一番话。之后不久，阿静便出嫁了。就这样，阿静成了我的母亲、阿游成了我的姨妈。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父亲是从何种意义上听取阿游的话不得而知，但阿静在洞房之夜却哭着说：‘我是察觉到姐姐的心思才嫁来这里的，所以委身于你就对不起姐姐了，我一辈子做徒有其表的妻子即可,请你让姐姐得到幸福吧。’

“父亲听了阿静这番意想不到的话，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原以为是自己暗恋阿游，根本没想到这意念能传达给她，更没有考虑过自己被阿游所恋慕。尽管如此，阿静如何得知姐姐的内心情形？若非有确证，难道是姐姐有所透露？父亲追问哭泣中的阿静，阿静说，这种事当然不会说出口，也不该问的，但自己很明白。阿静——我的母亲还是个不曾涉世的姑娘之身，感觉出这一点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了解到，开始小曾部家的人认为这门亲事

年龄差距太大，决定回绝，阿游也说既然大家持这个意见就这么定吧。后来有一天阿静过去玩，姐姐对她说，我觉得这门亲事再好不过的,但又不是自己的婚事,大家既然那么说,也不便硬顶 要是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由阿静你开口提出，让我去谈谈如何？这样我也可居间调停，做做工作。因为阿静自己也没有固定的想法，既然姐姐如此看中他,该不坏的吧。阿静说:‘ 姐姐既认为好,就那么办吧。’ 姐姐说:‘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差十 二年的婚姻社会上是有先例的。而且我觉得那人和我挺说得来。姐妹们一出嫁便成了外人，只有阿静你，我不想让任何人夺走。要是那个人的话，我就不觉得被人夺去，反而有多了一个兄弟的感觉。这么说像是为了自己把那个人塞给你阿静，但对我好的人对阿静也一定好的，就当是为姐姐着想，听了我这话吧。让我嫁到那个讨厌的人家里，连个玩耍的人也没有,往后可真难熬。’ 前面也说过,因为平日被大家疼爱，在不自觉的任性中长大成人，只不过是对一个关系要好的妹妹撒娇吧。但当时阿静从阿游的态度里看出了某种与其平时的撒娇不同的东西。阿游的样子显得尤其可爱，甚至有点儿自私和刁蛮，可能那时的天真烂漫之中包含着一种热情吧。即使阿游自己不那么想，阿静却是那么看的。所谓腼腆的女子尽管不说话，心里头却是活动的，阿静就是那样的人。除此之外，她一定还联想到许多方面。说来，自从阿游与父亲熟悉之后，脸色突然生动艳丽起来，把和阿静谈论父亲的事似乎当作无比的乐趣。父亲对阿静说：‘ 那是你想得太多了。 ’ 他努力不让人察觉自己激动的心情。‘ 既然有缘做了夫妻，虽有不足之处，总得看作是个前定之事。你为姐姐着想无可厚非，但独自一人承担矛盾至极的情义，冷淡待我，就违背了姐姐的本意了吧。更何况姐姐不可能指望那种事情，她若听说了这回事,一定有麻烦的。’‘ 但是,你之所以娶我,是为了想和我的姐姐成为亲戚关系吧。因为姐姐从你妹妹那里听说了那番话，我也

就答应了。你迄今也有过不少好的说亲对象，你一概没有看中，如此难觅对象之人，如今要娶我这样笨拙之人，大概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吧。’父亲无言以对,低下了头。‘如果将你的真心向姐姐透露一二，可想而知会非常高兴。但要是这样做，反而彼此间有所顾忌了，所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只是有什么都不要瞒我。这也是遗憾的吧。’‘我的确不知道你是为他人着想而出嫁的,你的良苦用心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父亲流着泪说,‘尽管如此,我只把她作兄弟姐妹看待，无论你要为我做什么，只能够这样子，其他做法都是没有可能的事。硬要为我尽这份人情的话，她也好我也好，必定为此而苦恼，你也会不好受。如果你不觉得我这人太讨厌，就当是对你姐姐尽心，不要说见外的话。我们做夫妻好吗？然后，把她当作我们二人的姐姐来敬奉着,好吗?’‘什么讨厌你呀不好受呀,我真是不敢当。我自小便惟姐姐是从。你既是姐姐喜欢的，我也就喜欢。不过，将姐姐思慕的人作为丈夫，那实在是抱歉的事，我本不该嫁来这里的，但又想到我若不来，就妨碍了相会，我才怀着做你妹子的心思嫁进来了。’‘那么，你打算为了姐姐而埋没掉自己的一生吗？没有一个姐姐会把妹妹弄成这样而高兴吧？这不是把一个原本心地纯洁的人伤害了么？’‘你要是这样去想就不好了。我也希望有姐姐那样纯洁的心灵，如果姐姐为了亡故的姐夫守寡，我也可为姐姐守贞操。不是光我一个人埋没一生，姐姐不也一样么？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位姐姐性情、才干都特别让人宠爱有加，天生就像是受托的大名的孩子似的，全家上下只护她一人。而我明知姐姐有了你这么个人，却受着束缚不能如意，我还去抢了过来，可要受天罚的。这话给姐姐听了必定说我胡说八道，所以特别要请你理解。别人是否明白不要紧，我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这世间既令姐姐那样天生有福的人也无能为力，我们就更加无足轻重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有精神准备，要贡献微力哪怕让姐姐多一点儿幸福，

这才被娶过门的。为此，请你体谅我，即使人前要像夫妻般行事，私下里请让我保守贞操。如果说我不称职，那是我的心思有一半不在姐姐身上。’这女子为那人舍身如此，‘我身为男子汉岂能不如？阿静促使父亲也坚定起来了：‘谢谢你。你说得太好了。其实我的心愿，是如果姐姐一直守寡，我也终身不娶的。只不过要连累你也得像尼姑那样，我于心不忍，便说了刚才那些话。听了你神一般的心声，连谢你的话都不知从何说起。若你有此决心，夫复何言！虽觉有些残忍，但老实说，我也高兴这样做。照理不该这样期待,但也不再说什么了,就领了你这份情吧。’说着父亲敬重地拉着阿静的手，二人那一晚未曾合眼，说了个通宵。

“就这样，父亲和阿静在他人眼里是对不曾拌过嘴的和睦夫妇，连阿游也不知道二人约定这样来为她尽情义。阿游见二人和好的样子，向父兄姐妹们自夸：幸亏听了我的话。之后几乎每天，阿游阿静两边你来我往，看戏也好游山也好，芹桥夫妇必定陪着。据说三人经常相约出游，在外住上一两个晚上。那时阿游和夫妇俩都在一个房间里摆上枕头睡。这样渐成习惯，即使不出游时，阿游有时或留夫妇俩住下，或被夫妇俩留下过夜。一直到很久以后，父亲还很留恋地说起,阿游临睡前总说:‘阿静,帮我暖脚。’让阿静钻进自己的被窝里面。那是因为阿游脚冷，睡不着，而阿静身子特别暖和，暖阿游的脚就固定是阿静的工作。但自从阿静出嫁，让女佣代替阿静来做，却没有阿静那种效果。阿游说：‘也许是自小养成的癖好吧,光是用被炉､汤婆子不顶事。’‘别那么客气啦,我就是为了像以前那样做才住下来的。’阿静说着，高高兴兴地钻进阿游的被窝里,躺到阿游要睡了,说‘行啦’为止｡除此之外,还听说过各种有关阿游的‘公主故事’。由三四名女佣照顾她的起居，即便洗手，得一人用杓供水，一人持帕等着。阿游只需将两只湿手一伸，持帕者便麻利地抹干。穿袜子，在澡塘洗澡几乎都不必自己动

手。即使在那时候，作为商人出身也太奢侈了。据说嫁入粥川家时,阿游的父亲叮嘱道:‘这个女儿是这样长大的,事至如今要改变这个习惯也不可能了。如果你方是诚心求娶她的，就让她像以往那生活下去吧。’即使有了丈夫、儿子之后,未出阁前的排场仍一成不变。所以父亲常说，到阿游处去，简直就像到了皇宫女官的房间。父亲大体也是这种趣味，所以感触尤深。阿游房间里的日用品，净是皇室风格或官家图纹的东西，从手巾架到便器，都是涂蜡、描金的。然后在与下一个房间的隔扇边，放置了代替屏风的衣架，上面接不同日子挂上各种各样的小袖衬衣。阿游在里屋的上段之间[①]凭几而坐，空闲时放一个烘衣竹笼，或焚香薰衣，或与女佣们闻香，或玩投扇游戏[②]，或下围棋。阿游在玩耍中亦不甘平庸无风雅之举，围棋虽不高明，却爱上了有秋草的旧式描金棋盘，为了使它派上用场，便玩五子棋。三餐饭用的是袖珍食案，用漆碗吃饭。口渴了，身边女佣捧着天目茶碗托盘，脚蹭地面送上来。想吸烟的话，由旁人一支一支给插上长烟管，点上火。晚上睡在光琳[③]风格的床头屏风影子里。天冷时，早上一醒来，就让人在房间里铺上涂油厚纸垫，打几次开水来，在半插[④]或盆里洗脸。因为事事都如此，所以要出门便是大事情了。去旅行时，必有一名女佣跟随，其余由阿静左右张罗,连父亲也得帮忙,搬行李、穿和服、按摩,各司其职，务求一切顺利。是的，当时孩子正处于断奶哭闹期，奶妈也跟来了，这是极少有的。但有一次到吉野去赏花，晚上抵达旅馆后,阿游说涨乳,让阿静吃掉。当时父亲见了,笑她‘很熟练哩?’阿

①日本传统房屋中的贵宾室，比其他房间高起

②江户时流行的游戏。以打开的扇子投击台上靶子，按靶落及扇开之形状判别胜负。

③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中期画家。

④注水用具。

静说：‘ 我很习惯吃姐姐的奶水。姐姐生头胎时，孩子因为有奶妈，姐姐说阿静你来吃。不时让我吃奶。’ 问她是何味道,答称‘ 婴儿时的感觉不记得了，现在吃起来觉得味道好极了 ’。又说‘ 你尝一下 ’,用碗接了奶头滴下来的乳汁送过来。父亲试一下,说‘ 的确甜甜的 ’，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明白阿静有用意的，不觉脸红起来，一边待不住往外走,一边口中说‘ 有点怪,有点怪 ’,阿游则大觉有趣，哄笑起来。自有过此事，阿静似乎以让父亲尴尬、或惊慌失措为乐，特地弄出种种淘气事来。日间人多眼杂，实在没有仅由三人独处的机会，偶尔有这种场合，阿静便离席而去，撇下二人长时间相对而坐，直到父亲急得发窘，才悄然归来。并坐时，阿静总让父亲坐在旁边。谁知到了玩扑克牌或比赛时，又尽量安排父亲作为阿游的正面的敌手。若阿游说要系腰带，阿静就说要男人帮忙才够劲儿，要父亲去做；要穿新袜子时，又说难弄要父亲援手。这时候阿静便眼瞅着父亲发窘、为难。一看就知道，这是天真的淘气，并非作弄或者讥刺，但在阿静而言，可能包含着这样的体贴：这么做或可消除二人之间的客套，在这过程中触动真情而沟通彼此的想法，让两颗心灵有交流的机会。显然阿静在期待二人之间发生那样的碰撞、闹出点意外之事来。

“ 之后二人也平安无事。但有一天，似乎阿静和阿游之间发生了问题。父亲不知此事，遇见阿游时，她一见父亲便别过脸去，流起泪来。因为极少见这种情况，父亲便问阿静出了什么事。阿静说姐姐已经知道了。‘ 已经到了非说出来不可的地步,我就说了。’阿静只说了这些。何至于此，具体过程没有透露，所以父亲对阿静的所为也有不解之处。大概阿静认为不妨明言的时机已到，而当姐姐明白他们夫妻并非夫妻，也训斥了她的年轻鲁莽，事到如今虽觉为难，也为妹妹等的人情所束缚。父亲找个机会，一边察颜观色一边谈了这事。‘ 阿静处事总爱超前，早先已说过情况了。大概她

天生是爱替人操心的吧。从年轻时起有一副善于应付的婆婆心肠。想来是天作之合，为阿游奉献身心的女人。我来照顾姐姐，是我在此世上最大的乐趣。要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一见着姐姐，自己的事情便都忘干净了。’总之阿静虽有多管闲事之嫌，如果明白她是抛弃私欲，为姐姐着想，阿游也好父亲也好，都只能流下感激之泪。阿游一开始非常震惊，坐立不安地说：‘我不知道自己作的孽，要阿静他们那般为我，将来要遭报应的呀。事到如今就改过吧。今后一定要做真正的夫妻了。’‘姐姐您别管这个了，对慎之助也好，我也好，都是自己情愿才做的。今后如何您不必介意。也许这么说不大好,您就当作什么也没有听说过吧。’阿静这么答道,没有应允姐姐。自此之后 -段时间，阿游与夫妇俩的往还显然减少了，但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朋们熟知的，不便露出破绽，一来二去之下，双方又接触起来了，最终是依了阿静的主张。的确，若从阿游的内心深处而言，因为心情上得到了脱离自己为自己所设界限的余地，即使要憎恨妹妹守信义，也憎恨不起来。此后的阿游仍显示出天生的大家风范，什么事情都让妹妹夫妇帮忙。她屈服于夫妇二人的主张，把他们的好意全盘照收。父亲将阿游称为‘游小姐’，就是自那时起。开始是与阿静谈论阿游的事时，阿静说你不宜再称她‘姐姐’,觉得加一个‘小姐’来称呼最适合其为人,结果就那么叫起来了，不知不觉中成了习惯，在阿游跟前也用开了，阿游挺喜欢,说:‘那就在我们三人之间用吧。’她又说,‘很感谢大家爱护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把这些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很开心人家总是很当回事的待我。”阿游使性子淘气的例子可举出好些 有时对父亲说:‘我要你憋住气,直到我说‘好’为止。’说罢将手堵住父亲鼻孔，父亲拼命忍住呼吸，若实在憋不住，透出一点气来,阿游便一脸的不满,责怪道:‘还没有说‘好’嘛,既然这样——’于是用手指捏紧双唇，或将小红方巾对折后手持两端封在嘴

上。这种时候，她那岁月不改的娃娃脸，便如幼儿园中的孩儿面，根本看不出已过二十。她有时又说，不想看你的脸，老老实实给我趴着 或者说‘ 不能发笑 ’,然后抓找人家脖子腋下 或者说‘ 不能喊疼 ’,然后四处乱拧——她就喜欢这样的淘气。这头说‘ 即使我睡了你也不能睡，要是想睡了就看着我的睡相忍耐 ’。阿游自己呼呼大睡，父亲也迷迷糊糊进了梦乡，中间阿游不知何时醒了，或往父亲耳朵里吹气，或弄根细纸绳在父亲脸上挠，硬把人弄醒。父亲说,阿游这人天生爱玩花招,她自己不察觉,而心中所思,行为所体现的，自然而然有戏剧性，既非有意使坏，她的为人就是带着这些热闹色彩的。阿静和阿游的不同，最突出的就在于阿静不爱生事。穿贵族家中礼服弹琴，或坐在衣幕[①] 里，一边让女佣斟酒，一边用涂漆酒杯喝酒的念头，若非阿游，谁也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 总之，二人的关系成了这样子，不用说正是因为阿静从中撮合。在这方面，芹桥家较之粥川家没有那么张扬，所以阿游来夫妇俩这边的时候居多。阿静挖空心思，说带女佣外出旅行未免浪费，只要自己在场，决不会感到不便。于是三人便出门到伊势、琴平去了。阿静自己穿着朴素，弄成个女佣的模样，在另一间房里睡下。以当时的情形，三人的关系改变了，说话措辞上也加以留心。住旅馆若由阿游和父亲作夫妻当然最好，但阿游往往摆起女主人的架子,父亲假装成管家、执事,或扮作受宠的艺人。出门在外,二人称阿游为‘ 太太 ’。这件事也成了阿游愉快的嬉戏之一。许多时候她都很谨慎，惟晚饭时一点酒下肚，胆子便壮大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时发出放肆的咯咯笑声。但是，我在此一定要为阿游和父亲辩解的，是直到那时为止，虽然关系在发展，但谁都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我不希望人家说：都那样了，有没有那回事都一样。

①赏花等时，脱衣挂在拉好的绳子上作幕。

尽管没法子说清楚，但我希望你相信我父亲的话。父亲对阿静说：‘事到如今，也没有对不对得住你的了，但即使同床共寝，该守住的，我向神佛发誓守住。或许那不是你的本意，但游小姐也好，我也好，让你支持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神佛过分呵护，得了一时的慰藉。’的确就是如此。还有担心万一怀上孩子的因素。然而，贞操问题宽严标准见仁见智，也许难说阿游没有损伤。关于这一点，我回想起来，父亲在一个人放有沉香和阿游亲笔签名的桐木箱子里，很珍重地摆放着一套阿游的冬天小袖衬衣。父亲有时会让我看那个箱子里的东西。那时候，他会取出小袖衬衣下面叠放的友禅长衬衫,一边摆到我面前,一边说:‘这是游小姐贴身穿的,你看看这绸子多沉!’我试拿一下,的确与现在的产品不一样。‘那时的绸子绉褶深、线粗,像链子一样够分量。怎么样,重吧?’父亲见我说‘真是很沉的绸子’,便很满意地点点头说:‘丝绸这东西,不单要柔顺,像这样绉裙深、鼓起来的才是价值所在。这些坑坑洼洼的褶子触及女人身体，反而感觉到肌肤的柔软。从绸子来说，越是肌肤柔软的人穿用，绉褶的凹凸看起来更漂亮，手感也很好。阿游这人天生手脚纤细,穿上这沉沉的绸子,显得更加苗条了。’父亲说着,两手将那衬衫掂一掂。‘啊啊，她那身子常常托着这个分量。’他说着，仿佛拥着那人似的，把那绸衫摩擦着脸颊。”

“那么,您看令尊的那件衬衫时,已经不小了吧?”一直不作声地听着那男子讲故事的我问道。“否则，在小孩子的脑海里，这种事还是不易理解的。”“不,那时我才十岁左右。父亲没有把我当小孩，那时当然还理解不了，但他所说的话我都记得。随着我渐渐懂事,意思便也明白了。”“的确,我想问一件事 若阿游和令尊的关系诚如您所说,那您是谁的孩子?”“问得好。不说这一点,这个故事没法结束。所以还得烦您听下去。父亲和阿游持续的那段奇恋，是一个较短的时期，仅是从阿游二十四五岁起的三四年光景。之

后大约在阿游二十七岁那年，亡夫遗下的儿子阿一得了麻疹，转为肺炎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改变了阿游的处境，也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之前阿游和妹妹、妹夫的往来过多，在小曾部家并不以为意，但在粥川家方面，在婆婆和家人中成了个喋喋不休的议题，有人甚至说阿静居心叵测。实际上，无论阿静如何费尽心机安排，那么多日子里，人们的目光很自然集中到这上面来，暗地里纷纷议论芹桥的儿媳过于贞女，或姐妹情分也该有个谱。只有推测到三人心思的姑姑暗自担心。但是，粥川家最初也不管这些传言，到阿一死时，有人责备为人母亲者关心不足，无论怎么说也是阿游的过失，尽管不是她疼爱孩子的心思有问题，但平日有由奶妈包管一切的习惯，据说在看护期间偷暇半天外出，就在那期间情况突变，病情转为肺炎。所谓‘母以子贵’,现在孩子没了,又被人议论,处于‘半老徐娘’这样过于年轻的岁数,周围的谈论最终形成了‘让她回娘家为好’的结论。之后两家为是否领人争执一番，最后是还算体面地离籍了事，于是阿游便回了娘家。当时，小曾部家由兄长继承，阿游原为父母那般宠爱，加上被粥川家指桑骂槐地苛待，便没有草率对此这事，但此时居家毕竟不比父母健在之时，遇事总得小心谨慎。尽管阿静提议说，若小曾部家闷得慌，就来我们处住吧，但兄长却制止了，说在仍有人造谣之际，还是稳重谨慎些为好。按阿静说，兄长可能对内情略知一二，或者有类似的推测。过了一年之后，兄长建议阿游再婚。对方是名叫宫津的伏见的酒厂老板，年龄上大了不少，因曾出入粥川家，从前便听说了阿游其人的铺张排场，这次老伴去世，便一心想续娶阿游。说是若阿游肯下嫁，不会住伏见的店铺，而是加建在巨椋池的别墅，修一间阿游喜爱的茶室居住，种种张罗，生活比在粥川家时更贵族化。事情这般美妙，兄长自然动心,劝阿游道:‘你的好运来了,你嫁那边的话,给早先胡说八道的人一个回击不是挺好么？’不仅如此，兄长还叫来父亲和

阿静，说为了打消外间的传言，由二人出面劝说，请阿游接受。这一来二人进退两难。父亲此时若决心将恋情持续下去，只有情死而已。据说父亲不止一两次下了决心，未能实施的原因是因为阿静。也就是说，若父亲将打算端出来，撇下阿静是行不通的，要末三人一起赴死，又觉不妥。阿静最担心的莫过于此，据说那时阿静反反复复说些吃醋的话，诸如‘事至如今把我当外人，真是窝心死了’。另一点更加动摇父亲决心的，是他怜恤阿游之心。像阿游这样的人，总是天真烂漫，未经世故，最适合一大帮女佣围在身边，风风火火过日子的，而且又过得起。这样的人死掉实在可惜。这种心情起了最大作用。父亲把这种想法明说了：‘你走我的路未免可惜了，若是一般的女子，为爱情而死乃天经地义，但你这样的人有享不尽的福气和恩惠，若都抛弃了，你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到巨椋池的豪宅去吧，住到有金碧辉煌的隔扇和屏风的大屋里。我一想到你这样生活着，就比一起去死还高兴。这样说你不至认为我变了心，或者是怕死吧。你不是那种顽固狭隘的人，我就放心地说出来了。你是可以将我这种人一笑置之的、天生大气的人。’阿游默默地听父亲说话，一行泪水潸然而下，但随即又显出开朗的神情，只说道：‘那也是，就按你说的吧。’她既无特别难过的样子，也没有多解释。父亲说，此时此刻才真显出阿游的本色。

“就这样，阿游不久便嫁往伏见，据说宫津是个声色之徒，原为好奇而娶阿游，到手随即便厌腻了，极少到阿游的别墅去。不过，他仍说要把那女人当作壁龛的摆设般存放起来，让她过着不吝金钱的生活，所以阿游仍旧置身乡间源氏① 的绘画般的世界里。大阪的小曾部家和我父亲的家从那时起日渐衰微，如前面提到的，在我母亲去世前后，我们堕落到挤住胡同后的廉屋的地步。对了，说

①指柳亭种彦作《偐紫乡间源氏》。

到我的母亲，就是阿静，我是阿静生的。父亲和阿游那样分了手之后，想到长期以来的辛劳，又给其妹子造成难以言喻的哀伤，便与阿静结合了。”

那男子说到此外，仿佛说累了，停了下来，从腰间摸出烟盒。“谢谢您给我讲了这个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令尊带着少年时代的您徘徊在巨椋池别墅前的原因便可以理解了。记得您说过，之后您每年仍上那儿去赏月,现在也是在赶路的途中。”“正是。我现在就得动身了。现在每到十五夜，我仍到那别墅后面去，从篱笆之间窥探,可以看见阿游弹琴,女佣跳舞。”“我有不明白之处 那位阿游该是年近八十的老妪了吧？”我问道。此刻但见微风吹拂着草叶，长满水边的芒草已看不出了。不知何时，那男子的身影已消失在溶溶月色之中。

春琴抄

于　雷译

1

春琴，本名鵙[①]屋琴，生于大阪市道修町[②]一个药材商的家里，卒于明治十九年[③]十月十四日，坟墓在大阪市内下寺町的净土宗[④]某寺。前几天，我路过此地，忽萌谒墓之念，便去寺内求人带路。

“鵙屋家的坟墓在这边。”寺院的僧仆说着，带我向正殿的后面走去。只见一片山茶的树荫下，排列着几座鵙屋家历代的青冢。但在这一带，却寻不见春琴女士的坟墓。

从前，鵙屋家的姑娘当中，的确有这么个人呀！她的坟墓呢

① 鵙即伯劳鸟。鵙屋是春琴的姓。
②在大阪市东区，自古中药药材批发商集散地。町，相当于中国的街、镇。
③ 即 1887 年。
④日本佛教的一派，开山祖为法然。

……？我一问，僧仆沉思了片刻说：

“照此说来，那里倒有一座，也许是吧？”

于是，他领我向东侧陡坡的台阶走去。

早就知道下寺町东侧的后面耸立着一片高地，建有一座“生国魂神社”。① 现在所说的陡坡，就是从寺内延伸到那片高地的一道斜坡。那里是大阪罕见的一片林木苍郁之地，春琴姑娘的坟墓，就建立在这半山腰削平了的一小块空地上。墓碑正面刻着她的法号“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背向则刻有“俗名鵙屋琴，号春琴。卒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八岁”，侧面刻着“门生温井佐之助立”。

春琴女士虽然毕生都姓“鵙屋”，实际上她却与门生温井检校过着夫妻生活，大概因此，才在稍离鵙屋家墓的位置而另造一穴的吧！据僧仆说，鵙屋一家早已没落，近年来只偶尔有几位族宗人士前来扫墓，而且几乎全都不来拜竭春琴之墓，因此才不曾料到墓中人也是鵙屋家的亲骨肉吧！

“那么，这位亡灵难道就成为无人凭吊的孤魂了吗？”这一问，僧仆说：

“不，还不能说是孤魂。在荻花茶屋一带居住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妪，年年都来一两次。她老人家在这里拜完了墓，然后，瞧，那儿不是有个小小的坟墓吗？”他边指春琴墓左侧的另一座坟边说，“随后，她一定也给那座坟墓烧香供花，并且也撂下诵经钱。”

顺着僧仆刚刚指点的小小墓标志走去一看，石碑只有春琴墓的半个大，正面碑文是：“俗名温井佐助，号琴台，系鵙屋春琴之门生，卒于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三岁。”

①是皇室叩拜以及祭祀天皇、皇亲、功臣的神社，位于大阪市天王寺区生玉町。战后废止。

这便是温井检校之墓。所谓住在“荻之茶屋”[①]一带的老妪，下文中还将出场，这里暂且不表。单说，此墓比春琴之墓小，而且碑文刻上“春琴之弟子”,表明死后也恪守师徒之礼,这正是温井检校的遗衷。

恰夕阳映照碑身，红光艳艳。我在岗上徘徊，眺望脚下的一派大阪风光。大约这一带是难波津[②]古已有之的丘陵地带。西向的高坡就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天王寺的。如今，被煤烟毒害的青枝翠叶，已经毫无生气，枯萎的高树，遍体尘污，令人感到大煞风景。然而，当初修建这些坟墓时，此地一定更加莽莽苍苍。即使今日，做为市内的墓地，也应首推这一带是最幽静、最适于极目远眺之所在吧！因奇妙姻缘而朝夕为伴的师徒二人，俯视着暮霭下无数高楼屹立的东方第一大工业城市，永远在此安息了。不过，今日大阪，已经变得寻不见检校在世时的面影了。惟有这两座墓碑，仿佛至今还在共诉一往情深的师徒之情。

原来,温井检校一家,属十日莲宗③,除温井检校外,全家人的坟墓，都在检校的故乡江州日野町某市。检校之所以背弃列祖列宗之家训而改奉净土宗，是出于殉情精神，表明他虽在九泉之下，也寸步不离春琴。据说，早在春琴在世时，就已经定下了师徒二人的法号，和两座墓碑的位置与大小比例等等。据目测，春琴女士的墓碑高约六尺，而检校的墓碑不盈四尺。两座石碑并列于石板铺成的低矮石坪上。春琴墓的右侧栽着一棵孤松，翠绿的松枝形同屋顶，凌于墓碑之上，而在枝头拂不到的左侧两三尺远的地方，检校的坟墓则鞠躬如仪，宛如侍坐。见此情景，不禁令人缅怀检校生

①地名，位于大阪市西成区。

②古大阪名。

③日本佛教十三宗之一，创于 1253 年，信奉法华经。

前真诚事师、形影相随的情景，仿佛木石有灵，今日依然陶醉于当年的幸福之中。

我跪在春琴女士的墓前，毕恭毕敬地参拜之后，将手放在检校的墓碑，抚摸着墓碑的顶端。如此徘徊于丘陵之上，直到金乌坠于偌大城市的远方。

2

近来我收集的书里有一本小册子，书名为《鵙屋春琴传》,成为我了解春琴女士的端倪。这本小册子用的是日本造的纯桑皮纸，用四号铅字印刷，约三十页。看来大约是在春琴女士三周年忌辰时，她的弟子温井检校托人给师傅编写的传记、并赠送给别人的。传记内容用文言写成，对于检校本人，用的是第三人称。但资料无疑是由检校提供的，把这本书的作者看成检校其人，恐怕也无妨吧！

据传记所载：

> 春琴家世世代代称为鵙屋安左卫门，居于大阪道修町，经营中药材。至春琴之父，已是第七代。母名繁，生于京都麦屋町迹部部氏之门，嫁于安左卫门之后，生二男四女，春琴乃其次女也。生于文政十二年[①] 五月二十四日。

又曰

① 即 1830年。文政，是仁孝天皇的年号。

春琴幼而聪颖，且芳姿端丽，高雅绝伦。四岁习舞，举止进退，独具匠心。玉腕伸缩自如之优美艳，虽舞姬莫及焉。其师常啧啧赞叹曰：‘惜哉此儿！论其才华与资质，必将扬其美名于天下，诚可寄以厚望。然而，生为良家女子，谓之幸耶？抑或不幸？春琴自幼学文习字，上进颇为神速，凌于二兄之上。’

上述记载，假如出自那位将春琴奉若神明的检校之手，真不知该相信它几分才是。不过，她生来‘端丽而高雅”，这倒有许多事例可资佐证。当时妇女的身材，大致无不偏低。据说春琴的身高也不盈五尺，五官与四肢都极其娇小、纤细。从今日尚存的春琴女士三十七岁时的照片来看，在一副轮廓匀整的瓜子儿面上，长着仿佛用秀丽纤指一一捏成的柔媚的鼻子和双睛，都是那么小巧，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似的。不过这是明治初年或庆应①年间的照片，因之处处漏白，如同久远的回忆一般模糊不清。也许正因如此，才给人留下上述印象的吧！但是，从这张模糊的照片，除了可以看出具有大阪富裕商家妇女的气度而外，虽然标致，却也缺少一种独特的个性光彩，令人觉得印象不深。若说她三十七岁，倒也满像；说她二十七岁，也并非所见有误，看差了眼。

这时的春琴女士，虽然已是双目失明二十余年之后；但是看起来，与其说她是个盲人，莫如说她是合上了眼睛。佐藤春夫②曾有一说：“聋者如愚，盲人似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聋子想听别人说话，常常是眉峰紧蹙，瞠目张口，时而低头，时而仰首，总觉

①明治天皇前、孝明天皇的年号。（1865—1867）

②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诗人。有《田园的忧郁》、《殉情诗集》等传世之作。

得有些呆头呆脑。然而盲人，则悄然端坐，面部朝下，如同闭目冥想，显得十分深思熟虑的样子。此说究竟能否普遍适用，不得而知。不过，原因之一，是我们看惯了神佛菩萨的慧眼。所谓“慈目观众生”的那双慈悲的眼睛总是半闭着的，才觉得瞑目比睁眼更加慈悲、更加高贵，有时甚至意怀敬畏之情吧！

且说，春琴女士也许由于是个格外温柔的女子，她闭目时的眼睑，令人宛如膜拜观世音的古老画像，颇有一丝慈悲之感。据说春琴女士的照片，从小到大，仅此一枚。她幼小时，摄影之术还不曾传入日本。并且她拍摄这张照片的那年，竟横遭意外之灾，其后当然不会再拍照，因此，我们除了凭这张照片上的模糊影像去揣度她的风姿而外，也就别无他策了。

读者们看了上述说明之后，眼前会浮现出一副何等面容呢？恐怕只能在心中勾画一幅并不完整的模糊形象吧！不过，纵使看到真实的照片，也不会了解得比上述更加清晰。说不定那张照片比读者的想象更加模糊哩。思量起来，春琴拍摄这张照片的岁月，也就是她三十七岁时，赶巧温井检校也成了盲人。因此，可想而知，检校生前最后见到的春琴情影，和这张照片上的图像很近似的吧！那么，检校晚年留在记忆中的春琴风姿，莫非就是如此模糊不清？抑或将逐渐淡薄的记忆，用幻想加以补充，竟塑造出一个与这张照片截然有别的贵妇形象？

3

《春琴传》接着写道：

且说，双亲视春琴如掌上明珠。独爱此女，超乎其五名兄

妹。但春琴九岁时不幸患眼疾，旋即双目失明，父母万分悲恸。母怜其爱女，竟怨天尤人，一时频于癫狂。春琴从此断念于舞技，精心于三弦琴之课业，遂有志于丝竹之道焉。

春琴的眼疾，究竟属于哪一种病，并不清楚，传记中也没有更详尽的记载。后来检校对别人说：“真的是树大招风吧？我师傅只因容貌与技艺双双出众，因而平生竟二次遭人妒恨。我师之所以命途多舛，完全是这两次灾难所造成的。”把他这番话也一并加以考虑，似乎其中还潜藏着什么隐衷哩！检校甚至还说：“师傅患的是风火眼。”

据说春琴女士由天娇生惯养，难免有骄横之处；但她言行举止，富有魅力，对下人关怀备至。加之性情非常活泼开朗，待人和蔼，手足亲睦，家里人都很钟爱她。只有伴随最小妹妹的乳母，愤恨父母偏爱，暗暗地怀恨春琴。

所谓风火眼，尽人皆知，是因性病病菌感染了眼睛和粘膜而发病。所以，检校之意，在于讥讽这位乳母采取某种手段使春琴双目失明。然而，这究竟是有确凿证据才如此推断呢？还只是检校的主观臆测？这，并不清楚。从春琴女士后来的暴烈脾气来看，也不是不可以推测：或许正是上述事实影响了她的性格。不过，不仅如此，检校在言谈中，对春琴的不幸，大肆慨叹之余，竟不知不觉含有攻击与诅咒他人的倾向，因而不可贸然全都相信。关于乳母害春琴一事，恐怕也不过是妄自揣测与臆断吧。总之，这里姑不斗胆究其原因，只记下她九岁时双目失明，也就够了。

传记写道“：从此断念于舞技，精心于琴弦之业，遂有志于丝竹之道焉。”这就是说，春琴女十之所以寄心声于琴曲，是由于她失明的结果。她本人也常向检校追述心怀说：“我的真正才能在于舞蹈。有人称赞我奏琴与弹弦，这是由于他们还不了解我的真正个

性。只要我眼睛能看得见，绝不会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这些话听来，一半是她表白自己，即使在并不擅长的音乐方面，竟也学得如此精湛，由此可见其傲慢之一斑。但即使这番话，是否也是检校多少加以润色了呢？至少，检校有如下的嫌疑吧：

他听了春琴一时任情而道的话，便如获至宝，铭刻肺腑，为了抬高她的身分而故弄玄虚。

前述住在荻花茶屋附近的老妪名叫鵙泽照，是生田派① 盲人乐师的“勾当”，② 热心服侍过晚年的春琴和检校。据这位“勾当”说：“师傅（指春琴）舞技绝妙。古筝和三弦琴，也自五六岁便受春松检校的启蒙，其后一直刻苦学习。因此，并非失明后才开始学琴。按当时习惯，良家小姐无不从幼小时期就学习艺术。师傅刚十岁，就听会了难度很大的乐曲《残月》③”，并且能用三弦琴独奏。由此看来，在音乐方面，她也生来便具有天赋，凡庸之辈是望尘莫及的。只因失明之后，别无他趣，才更加深研此道，倾注了全部心血。”

大约此说属实。实际上她的真正才华从一开始就表现在音乐上。至于在舞蹈方面，究竟有多大造诣，这还令人存疑。

4

春琴虽然专心致志于音乐，但按其身份，并非由于为了谋生。因此，当初她大概并没有打算把音乐当成职业。至于后来，她之所

①筝曲的一个派别，创始人是京都的生田检校，故名。
②盲女乐师的官名，低于检校。
③筝曲之一，作者峰崎勾当，是宪政（江户幕府后期光格天皇年号）人。

以以琴曲师傅的身份自立门户，那是别有缘故所致。即使其后，她也并未依此谋生。道修町的家里月月给她送来大量的生活补贴金，是她的那点收入无法比拟的。但以她的骄奢与挥霍，这么多的钱财仍不敷用。

因此，当初她也许不曾明确地考虑未来的前途，不过是任其所好而是潜心钻研技艺吧。但由于天才加勤奋，以至《传》中说“：十五岁时，春琴乐艺猛进，超群出众，同门弟子中竟无一人能与之抗衡。”这大约是事实。

鸭泽‘勾当’说“：师傅常常自豪地说：‘学艺时，春松检校虽是一位严于教学的老师，我也从未受过他严厉的训斥，反倒夸奖我的时候居多。我一去，他总是亲手教我，教得太热情、和蔼了。所以，人们那种害怕师傅的心情，我真不理解。’她还没有尝过学艺的苦头，就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平，这自然是天才了。”

大概因为春琴是鵙屋家的小姐，不论怎样严厉的老师，也不会像教育一般学艺的门生那样严格对待，也总要关照几分的。并且其间，她虽生在万贯之家，却成了双目失明的可怜少女，对她也许会有些袒护吧！不过，更重要的是检校恩师爱她的才华，以至倾倒。他对春琴的身体比对自己的儿女还关心。偶因微恙缺席，便立刻派人去道修町，或亲自拄杖前往探视。他常把有春琴这样的弟子引以为荣，大肆炫耀。他在内行的徒弟们聚集的场所说：“你们要把鵙屋家老妹子的琴技当作学习的榜样。”（原注：大阪把小姐叫做妹子或大姐。和大姐相对地，唤妹妹为‘细妹’或‘老妹子’，此种区分与称呼，至今亦然。春松检校对于春琴的姐姐也同样进行过启蒙教育，家庭关系也很密切，因此才如此称呼春琴的吧。）还说，“眼看就要靠技艺独立生活了，若是赶不上一个普通人家的老妹子，那可是让人有点后怕呀！”有人非难他过于爱护春琴时，他说：“胡说些什么！为人师者授艺时，愈是严格批评，就愈是关怀。

我不训斥那位姑娘，就是说明我相应地关怀得很不够。那位姑娘生来就通晓艺道，才思敏捷，即使不教给她，她也会有预期益进的。假如认真地教导，就愈加后生可畏了。你们这些专业的徒弟们岂不更要丢人？然而竟有人说：不管怎么说，她毕竟生在富裕之家，是一位度日优裕的小姐，用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教她。惟有那些生性愚钝的弟子们，才值得花大力气把他们造就成材。这话多么荒谬啊！”

5

春松检校的家位于“韧町”[1]，距道修町的鵙屋中药房约一公里。春琴每日由家童牵着手去学艺。那家童当时是个名叫佐助的少年，便是后来的温井检校。他和春琴女士的缘份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同前述，佐助生于江州日野町，家里也是开药房的。据说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学徒时期，都来到大阪，在鵙屋药店当过伙计。实际上，对于佐助来说，鵙屋一家就是他世世代代的东家。他比春琴大四岁，十三岁开始到这里当学徒。这年恰是春琴九岁，也就是她失明的那一年。佐助来时，春琴美丽的双睛已经永远闭上，所以，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春琴的秀眸生辉。对于这件事，他直到晚年，不但不惋惜，反而认为很幸福。假如熟悉她失明以前的面孔，她失明后的容貌就会显得不完整了吧！幸而他对春琴的相貌没有感到任何不足之处，从一开始就觉得那面庞是完美无缺的。今日大阪的上流家庭，争着将府第迁至郊外，小姐们也爱好体育，接触野外的空气和阳光。因此，从前那种深窗佳人式的独锁春闺的千

①大阪市西北部的一个社区。

金小姐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至今,居于市内的儿童,一般说来,都体格羸弱,面色也大多苍白，不像乡下长大的少男少女，肤色鲜艳得红朴朴的。说得好听些,是文质彬彬 说得刺耳些,那是病态。这并不限于大阪,是城市人的通病。不过，在江户[①] 妇女们几乎将浅黑皮肤引以为荣，其肤色之白皙，不如京阪[②] 一带。在大阪旧式家庭中长大的少爷，虽是男孩，有的也和在戏剧中出现的少爷一模一样，苗条而纤弱。到了三十岁左右才开始面带红褐，脂肪增多，陡然肥胖起来，俨然一副绅士风度。在这以前，他们全都和女人一样地白，衣着打扮也极尽柔弱之风。何况生于幕府[③] 时期的富商之家，囿于有失卫生的重门深闺之中，如此长大的小姐们，该是何等透明似的白净、柔嫩与窈窕啊！映在佐助这个乡村少年眼里的，又将是何等的妖冶艳丽啊！

这时，春琴的姐姐十二岁，身下的妹妹才六岁。在乍一进城的佐助眼里，个个都是穷乡僻壤中罕见的少女，尤其被盲人春琴那神奇的风韵所吸引。他觉得春琴闭上的双目比她的姊妹们睁开的眼睛更亮、更美。她那张脸非配上这样一双闭上的眼睛不可；惟有这样，才是她的本色。

人们盛赞四姊妹当中春琴的姿色最美。不过，即使这话属实，几份怜惜她残疾的感情也起了些作用吧！至于佐助却不然。后来有人说佐助对春琴的爱是由同情心与怜悯产生的。佐助对此，无比地厌恶,竟有人如此观察,他感到万分意外。他说“:我看师傅的

①东京的旧称。

②即京都、大阪地区。

③ 日 本 1192年，由源赖朝建立统治全国的军司令部，称镰仓幕府。后足利尊又于 1936年在京都室町建立足利幕府。 1603 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 1687 年军政大权被迫奉还天皇，幕府时期结束。

脸,从来没有想过‘可惜呀’,‘可怜呀’等等。与我师傅相比,倒是好眼睛的人很可怜呢。像我师傅那样的天赋与才貌，何需他人的怜悯？她反而会说:‘佐助太可怜哩。’因此,倒是师傅垂怜于我的。我们只不过鼻眼俱全，此外无一比得上师傅，岂非我们这些人才是残废？”

然而，这是后话了。当初佐助大约是内心深处埋藏着烈火般的崇拜心情，实心实意地服侍于她吧？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爱情吧？即使意识到,对方既然是个天真的‘细妹’,又是历代的东家的小姐，佐助能被委派去作陪，能够每天和她一路同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慰藉了。

一般来说，他以新来的年幼之身，竟委以重任，为身份高贵的小姐带路，这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不过，当初并不只是佐助一人，女仆、家童或小厮有时也来奉陪,情况千差万别。不过,有一次,春琴说:“我要让佐助作陪!”从此,这个差事便确定给了佐助。那时,佐助已经十四岁。他对这无上光荣感恩不尽，总是把春琴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手心，走一公里路程到春松检校的家，待学习结束，再领她回来。一路上春琴轻易不讲话。只要小姐不先开口，佐助也就默不作声,十分小心,但求无过。有人问:“为什么老妹子说,最好由佐助作陪呢?”这时,春琴答道:“就因为他比谁都老实,不说没用的话。”

如同前文所叙，春琴本来富于魅力待人和蔼，但自失明以后，却变得乖僻与忧郁，很少爽朗地谈话或发出笑声，总是缄口不语。因此，说不定佐助不胡乱多嘴，只顾小心翼翼地克尽厥职，不敢干扰清神，这才博得她的欢心。（佐助说他不愿意看春琴的笑脸，因为盲人笑时总有些憨相，看着叫人可怜。佐助大概是在情感上难以忍受吧！）

6

说佐助“不多嘴”和“不干扰”，这果真是春琴的真心话吗？是否她朦胧地感觉到佐助对她怀有爱慕之情？尽管她还年幼，却也觉得高兴呢？也曾认为十岁少女，不可能有这等事的。但考虑到她既聪明，又早熟，而且失明的结果，第六感神经十分敏锐，那么，上述想法也未必是不着边际的臆测。气质高雅的春琴，即使后来懂得爱情，也并不轻易吐露衷曲，并久久不肯答应佐助。因而此事多多少少要划问号的。

总之，最初在春琴的心里，似乎不存在佐助这么个人。至少佐助是这样看的。带路的时候，佐助将左手举到春琴肩膀一般高，手心朝上，以迎接春琴的右手。在春琴来说，所谓佐助，无非是一只手掌罢了。偶尔要他做事，也只是打打手势，皱皱眉头，或是像打谜语似地喃喃自语，从来不明确示意要他如何如何。如果对此粗心，她一定不高兴。因此，佐助必须时刻紧张地注视，务求不漏掉春琴的每一个面部表情与动作，令人觉得宛如考查佐助对春琴的关注深有几许。

春琴原本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姐，加上盲人特有的坏脾气，片刻也不给佐助以喘息的机会。一次在春松检校家里，等待轮到春琴学习的过程中，突然不见了她的影子，佐助惊慌地在附近寻找。原来她在佐助没注意的工夫蹲厕去了。平常她去小解时，佐助总是不声不响地察觉后便追上去，拉着手领她到厕所门口，在那儿等着给她往手上浇洗手水。可是今天，因为佐助一没留神，春琴竟独自摸索着去了。当她从厕所中出来，正要伸手取水盆中的杓子时，佐助跑到少女身前，语声颤抖地说：“太对不起啦！”春琴边摇头边

说“：算了吧！”不过，这种场合，即使春琴说声‘算了吧”，佐助倘若只道一声‘遵命’便退，后果会更加不妙。因此，他仿佛硬从春琴手里将杓子抢过来拟的，给她浇水洗手，这就是诀窍。

还有一次，在一个夏天的午后，也是正在等待轮到春琴学习，佐助在春琴的身后小心地伺候着，忽听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声：“好热！”佐助便随声附和地应酬了一句“：真是好热呀！”，但她没有任何反应。不多时，又说了一句“：好热呀！”佐助这才领会她的心意，拿起放在一旁的团扇，从背后给她扇风。她也似乎这才满意了。可是，只要稍微扇得怠慢，她便立刻一再地说“：好热！”春琴竟是这般地倔强和任性。不过，她只是单对佐助这样，对其他佣人并非如此。她本来就有这样的脾气，佐助又尽力地曲意逢迎，因此，又养成了春琴只对佐助采取过激的态度。她之所以认为佐助伺候得最周到，其理由也就在此。佐助并不以为这是个苦差事，毋宁说还满心欢喜哩！他认为春琴那种特殊的坏脾气，是一种小孩撒娇似的行径，因此，把它理解对自己的一种恩宠了吧。

7

春松检校给弟子们授课的房间在后院的二楼。因此，一轮到春琴时，佐助便领她上楼梯，扶她端坐在检校的对面。把筝或三弦琴摆在她的面前。佐助一旦退到休息室，便等到授课结束再去接她。不过，在等候的时间，也总是惦念着“：快结束了吧？”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不敢稍有粗心。等功课结束，不等呼叫，他便立刻起身，前往迎接。这一来，春琴所学的乐曲，自然流进他的耳鼓，也就不足为怪了。佐助对音乐的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因为他后来成为一流的音乐大师，当然会有他自己的天赋与才华。但是，假如

得不到伺候春琴的良机，假如没有愿与春琴的各个方面融为一体的火热爱情，恐怕佐助就要借“鵙屋”的字号,作为一个药材商人而度过他平庸的一生了吧！后来他双目失明，位居检校时，也经常说起自己的技艺远远比不上春琴，全靠师傅的教导才达到现有的地位。佐助把春琴捧到九天之上，自己却谦虚得退了百步、二百步。因此，他的这番话也许不能全盘相信。

他们二人技艺的高低姑且不论，但春琴天生具有，而佐助则是个刻苦钻研的勤奋者，这一点恐怕是不会有疑问的。他想偷偷买一把三弦琴，便从十四岁那年的年末开始攒钱，把东家常常发给的工钱和出门送货时人家赏给的小费积蓄起来，第二年春天，勉勉强强地买了一把练功用的粗劣的三弦琴。为了怕被掌柜发现后刁难，他把琴杆与琴身分别藏在天棚的阁楼里。每天夜里等候伙伴们入睡之后独自练功。然而当初，他是以继承祖业为目的才来到这里学徒的。对将来改为以音乐为终身职业一事，他是既无决心，也无信心。这不过是他过度忠心于春琴、好春琴之所好的心意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已。他连想靠音乐来博得春琴青睐的念头都不曾有过。这从他对春琴也严加保密一事，便可证实。

佐助和五六名佣人住在站起身来就会与天花板撞头的又低又小的房间里。他以不影响别人睡眠为条件，恳求人们为他保密。佣人们正当年少,睡也睡不够,一躺下便立刻酣然入梦,因此,并没有人叫过苦。不过，佐助要等到别人都已熟睡之后才起身，在取出被褥的壁橱里练功。天棚上本来就很闷热，而在夏夜的壁橱里一定更加炎热的。但是这样做，总算能够避免琴音外泄，也便于隔断鼾声、呓语等外部杂音。当然要用指甲弹，不能用拨子，在没有灯光的漆黑处用手摸索着弹奏。可是佐助对于在黑暗之中活动，丝毫也不觉得不便。因为盲人就是经常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小姐也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弹奏三弦琴的。一想到这些，佐助觉得自己

能和春琴置身于相同的黑暗之中，是无上的快乐。后来准许他公开学艺时，又说“不和老妹子一样地学，就对不起她。”于是，每当拿起乐器时，他总要闭上眼睛，这已成为习惯。总之，尽管他是个明眼人，却要和盲人春琴共捱同样的苦难，想尽可能地体验盲人那种不便的生活。有时他甚至仿佛很羡慕盲人。他后来成为真正的盲人，实际上是和受少年时期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分不开的。思忖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8

任何乐器，欲窥其奥秘之难，大约无不相同。尤其是小提琴和三弦琴，因为琴身没有任何标记，并且每弹奏一次都需要调整一下弦音。因此，能够达到弹奏一曲的水平，谈何容易。而且最不适于自学，何况在尚无乐谱的年代。常言说“拜师学筝只需三个月，学三弦琴却要三年。”佐助没有钱买那么昂贵的筝。首先，那么大个家伙，又不能扛它进去，于是，他便从三弦琴学起。据说一开始他就会调弦定音。这表明他区别音的灵感是蛮够格的，同时，也足以证明佐助平素陪春琴去检校家在等候的时光中，他是如何聚精会神地倾听别人学艺。无论是调式、歌词、音量高低以及旋律，他都必须依靠耳闻心记，此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依赖。

就这样，从十五岁那年夏天起，大约半载之间，除同室的伙伴外，没有被别人察觉就过去了。但是，到了那年冬天，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虽说是拂晓时分，但冬日的清晨四时前后，仍如漆黑的深夜。就在这时，鵙屋家的太太，也就是春琴的母亲阿繁偶然去

厕所，听到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一支乐曲——《雪》① 的演奏声。古时有个习惯，叫做“冬练三九”，就是在严寒的拂晓，冒着凌晨的寒风练功。不过，道修町是药材商较多的社区，规规矩矩的商店栉比鳞次，并非游乐师傅和艺人们居住之地，因此，没有一户人家不正经。何况是万籁俱寂的深夜，纵然三九练功，按时间来说，也为时过早。如果是三九练功，定要竭力把琴音弹得高昂；但这时听到的，却是用指甲轻弹，而且反复地练习一节音符，直到熟练为止，可以想象，此人练琴，非常执着。鵙屋家的太太虽然有些惊异，但当时也还没大介意，就又睡下了。后来又有两三次，每当她深夜登厕时，总是有所耳闻。她把这件事对别人一提，就有人站出来说：“我也曾经听到过，是在什么地方弹奏的呢？那并不像‘狸子月夜敲腹鼓’② 的声音呀！”

在伙计们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在后宅却已经成了问题。佐助如果像入夏以来一直在壁橱里练功也就罢了，但因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他便大胆起来。只因在繁忙后的余暇，占用睡眠时间练琴，逐渐地越来越感到睡眠不足，一到日暖风和时便打瞌睡。因此，秋末以来，他每晚都偷偷地到晒台去弹琴了。平常夜里四更③，也就是夜晚十点钟，和其他伙计们一同就寝。清晨三时醒来，便挟着三弦琴到阳台去，然后冒着瑟瑟寒风，独自练琴，直到东方微白，才回到卧铺。春琴的母亲所听到的，便是他的练琴声。

也许由于佐助偷偷去的那个阳台，大约在店铺的屋顶，所以，隔着花木庭院、住在内宅里的人，一旦打开回廊的防雨窗，会比睡在下面的伙计们更早地听到琴声。内宅提出了警告。对伙计们盘

①三弦琴名曲，峰崎勾当作曲。

②日本传说，山狸夜间把肚子当鼓敲，互相取乐。

③日本古时称“四时”，即四更，约夜晚亥时初（晚 10 时）或午前 10 时，即已时初。

查的结果，知道这是佐助所为。佐助便被叫到大掌柜面前，受到怒目训斥和警告，今后绝不许再干，否则定将没收他的三弦琴，此乃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时，从意料不到的方面对佐助伸出了援救之手。内宅提议：不管怎样，要听一听佐助的弹奏水平如何，而且倡议者正是春琴。佐助原以为这件事若是春琴知道，一定会生气的。身为小伙计，做好交给的引路工作便是，岂敢妄自尊大，做出非分之事！这，能够得到谅解呢？还是会受到嘲笑？总之，怕是便宜不了他的。

佐助正因此而惶惶不安，听到内宅里说：“那就听一听他的演奏吧！”他反倒踌躇起来。倘若自己的诚意上达穹苍，感动了小姐的心，那倒谢天谢地。但是，他只能设想这是蓄意制造的一场拿他开心解颐的恶作剧。更何况他毫无信心演奏给别人听。不过，既然是春琴说要听，那就不论怎样推辞，她也不会答应的。再加上她母亲和她的姊妹们也为好奇心所驱使，他终于被叫到内宅，表演他自学的成果去了。

对于佐助来说，这委实是个隆重的场面。当时，他总算练熟了五六支曲子。小姐们吩咐他把学会的曲子全都演奏一遍。他只好遵命，鼓起勇气，全神贯注地演奏了浅显的曲子《黑发》① 和难度较大的曲子《茶音头》②。原本就是他杂乱无章听会的一点点皮毛。记忆得也很凌乱。说不定鵙屋一家人真的像佐助猜测的那样，是想取笑他一番的。但是，当他们了解佐助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经过自学，竟能弹得指法精确，抑扬合度，听完他的演奏之后，竟然无不深受感动。

①日本地方歌谣。

②音头是普通的和歌之一，亦即地方歌谣，系领唱曲。茶音头，横井也有作词，京都的菊田检校制成三弦曲。

9

《春琴传》中写道：

当时，春琴怜佐助之志，曰：‘汝之热情可嘉，今后小女教之。汝暇时师事于余，勤学求进可也。’春琴之父安左卫门遂亦允诺。佐助欣喜若狂，尽其仆役职责外，日日定时仰承指教。自此，年方十一之少女与十五龄少年，主仆之外，又缔师徒之盟，可喜可贺！

性情古怪的春琴，竟突然对佐助表现得如此柔情，是何缘故？据说，这并非春琴的主意，可谓周围人们唆使所致。思量起来，这位失明少女，纵然身在幸福之家，也容易动辄陷于孤独之感，时而心绪抑郁。不要说父母，连手下的女仆们也为如何服侍她才好而发愁。人们正苦思焦虑，有什么办法才能使春琴开怀解颐，恰在这时，偶然听说佐助与她志趣相投。大约就是内宅里那些对小姐的任性感到棘手的佣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把奉陪小姐的任务硬推给佐助，以便多少减轻一点自己的重荷。出于这种考虑，她们会不会是这样怂恿春琴呢：“佐助是个多么非凡的人啊！细妹不妨特意教他，不知意下如何？料想佐助也会感到万分幸运而欢天喜地的。’等等。

然而，春琴性情乖僻，假如奉承的手法失当，她对于周围人们的怂恿，也许会拒绝的。的确，春琴到了此时此刻，对佐助并不厌烦，说不定内心深处正情波荡漾哩。不管怎样，她提出要收佐助为徒这件事，对她的父母兄弟和佣人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至于她本人，再怎么说是天才，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就为人师表，究竟能否胜任，这就不须过问了。只要这样做能使她消愁解闷，她身边的佣

人们就会得救。换句话说，这仿佛是安排了一场‘ 上学玩 ’的游戏，责成佐助陪她玩耍便是。因此，与其说是为了佐助，莫如说是为了春琴才这样筹划的。不过，从结果来看，倒是佐助远远更多地受益了。

虽然传记中说：“ 一面尽其仆役之责，一面日日定时仰承指教。 ” 但她迄今一直负责为春琴牵手带路，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服侍小姐，再加上被叫到小姐闺房去上音乐课，对于商店的工作可能就无暇顾及了。安左卫门觉得别人把儿子托付给他，本是为了学做商人，如果让人家保护小姐，好像有点对不起孩子家乡的父老。但是，讨春琴的欢心，似乎远比一名徒工的前途更为重要，而且佐助本人也巴不得这样。既然如此，那就暂且不管……，料想他大概采取了默许的姿态。

佐助就是从这时起称春琴为“ 老师 ” 的。本来平常可以叫她“ 老妹子 ”,但春琴命令佐助,上课时必须称她为老师。同时,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称他‘ 佐助君 ”,而直呼‘ 佐助 ’了。一切都效仿春松检校对待弟子的样子，严格地遵循师徒之礼。于是，正如大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天真的‘ 上学玩 ’的游戏得以持续,春琴也借此忘却了孤独。

其后，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二人毫无中止这种游戏的迹象。两三年后，不论师长还是门徒，都逐渐跳出游戏的范畴，变得认真了。春琴的日课是：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到韧町的检校家去学习半小时至一小时。回家后直到天黑，复习她学过的功课。吃过了晚饭，她常常在高兴时把佐助叫到二楼的卧室去教他。这终于成为每天不可或缺的一课。她时而到晚上九十点钟也不下课。“ 佐助！我是那样教给你的吗 ?” 不行,不行 !若是不会,就得通宵地练 !” 严厉的叱责声，常常使楼下的佣人们感到震惊。有时这位年幼的女教师竟然喝道“: 蠢货 !为什么记不住 ?”她边骂边用拨子敲打佐

助的头。佐助抽抽嗒嗒地啜泣，已经不算稀奇了。

10

从前，即使培养艺人，也要如火如荼，进行严酷的训练，甚至常常对弟子进行体罚，这是众所周知的。今年（昭和八年——原注，即1933年——译者注）二月十二日在大阪《朝日新闻》的周末版，读到小仓敬二君的一则报道，题为《木偶净琉璃[①]血迹斑斑的训练》。据说摄津大掾[②]逝世后的第三代名家越路大夫，[③]眉心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呈月牙形，那便是师傅丰泽团平[④]教他时边喊“你什么时候才能记得住？”边用拨板将他戳倒时留下的纪念。

还有“文乐座”演木偶戏的吉田玉次郎[⑤]，后头部也有一块同样的伤疤。玉次郎年轻时演过《阿波鸣门》[⑥]，当时由他师傅——名家吉田玉造在抓捕犯人一场戏中，操纵十郎兵卫这个木偶，而玉次郎则操纵这个木偶的脚部。但玉次郎操纵的十郎兵卫的脚部怎么也不能使师傅玉造满意。在骂了他一声“蠢货”的同时，师傅竟拿武打用的真刀，咔嚓一声砍在玉次郎的后头部。刀痕至今犹存。

而且打了玉次郎的玉造，也曾被他当年的师傅金四，用十郎兵

① 日本15世纪兴起的说唱体曲艺形式，17世纪与三弦琴、木偶戏相结合，被称为古净琉璃。

②摄津：旧诸侯的国名，位于大阪府和兵库县。大掾：对曲艺名家的尊称，分为大掾、掾、少掾，常常在尊称前加上艺名和国名。这里指竹本摄津大撰（1836—1917），是净琉璃‘竹本派’第二代名家。

③ 艺人头领的尊称，越路大夫指竹本越路大夫（1865—1924），大正期名家。

④ 丰泽团平（1827—1898），净琉璃的琴手，明治时的名人。

⑤ 木偶戏剧家吉田荣三的后代传人。“文乐座”，是位于东京的木偶剧场。

⑥ 指净琉璃剧目名，主角为阿波十郎兵卫。

卫这个木偶敲破了头，那个木偶被鲜血染得殷红。他恳求师傅允许他收下摔碎了的血糊糊的木偶脚，用绸巾包起来，装在白茬木箱里。他不时地取出，供在慈母神位前顶礼膜拜。他多次流着泪对别人说：“假如没有那一次木偶敲头的惩戒，我也许以一名庸庸碌碌的末等艺人而了此一生。”

上一代的大隅[①]大夫在学艺时期，看起来像牛一样笨重，都叫他“笨牛”。他的师傅是著名的丰泽团平，通常都叫他“大团平”，是近代三弦琴的大师。有一次，在一个闷热的仲夏之夜，大隅大夫在师傅家学习《林荫夹击战》[②]这出戏的《壬生村》那一场：“装护身符的布袋可是先人遗物哟！”这句台词他怎么也说不好。左一遍，右一遍，重复了多少次，师傅团平也不说声“行啦”。师傅挂起蚊帐，爬进去听。大隅则在蚊虫的围攻之下，在一百遍、二百遍、三百遍无限重复的过程，孟夏夜短，天已放亮。师傅大概也很疲乏，不知什么时候好像熟睡了。即使这样，也不说一句“行啦”。大隅发挥“笨牛”的特色，只要师傅不开口说这两个字，他就奋斗下去，坚韧不拔，一遍又一遍地念个不停。好不容易才由蚊帐里传出团平的声音：“行啦！”仿佛已经睡熟的师傅，实际上连个盹儿也没打，一直在听。凡此种种轶闻，不胜枚举。

岂止净琉璃大夫与木偶操演者，即使传授生田派的筝或三弦琴的弹法情景也是同样。加之这一行的师傅多半是失明的检校。残废人常常脾气乖僻者居多，并不是没有过于苛求的偏向。春琴的师傅春松检校的教授法，也是素以严厉闻名，已如前述。他动辄开口便骂，举手就打。因大多场合，师傅是盲人，徒弟也是盲人，每当徒弟挨打受骂时，总要往后退，甚至闹出这样的乱子：后退的结

①古国名，位于今鹿儿岛。
②净琉璃名著。

果徒弟竟怀抱着三弦琴，从二楼楼梯滚了下去。后来到春琴挂出《琴曲指南》的牌子开始招收徒弟时，她便从此以教法严格而闻名。这原是沿袭了先师的衣钵，不是没有来由的。

严格，从教佐助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亦即从年幼女教师的游戏开始，逐步转变为真刀真枪。有人说：“男性师傅责打徒弟的例子虽然很多，可是像春琴这样，一个女人家却对男徒弟又是打，又是捶，真是鲜有其例。”由此想来，她是否有几分嗜虐的倾向呢？是否假借授课而享受一种变态性欲的快乐呢？究竟是耶？非耶？今日已经难以判断。只有一件事是一清二楚的。就是孩子们“过家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模仿大人。如此说来，她也曾受到她那位检校师傅的钟爱。虽然自己的肉体未曾受过棍棒之苦，但她熟知师傅平素的作风。她的幼小心灵领悟到：为人师者这样做，是应该的。因此，在她做游戏时早就模仿起检校了，这是自然的道理。这种作风长久持续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吧？

11

莫非佐助是个“眼泪包”吗？据说他每逢挨了小姐的打，总要哭一通。竟咿咿地哭出声来，真不争气！周围的佣人们便皱起眉头说：“老妹子又在打人了。”

当初本是打算给春琴安排个游戏节目的大人们，见此光景也非常困惑不解。每当夜深人静，听那筝声和三弦琴音，就够喧嚣的了，再时而夹杂着春琴严厉的斥责声，尤其佐助的哭泣声，直至更深，仍不断地传进耳鼓。这样下去，有些女仆感到佐助怪可怜的。更重要的是对小姐也无益。女仆们都看不下去，便闯进课室劝阻说：“细妹！为什么用这种办法？您这么高贵的小姐，何必对一个

没出息的男孩那么苛刻!'不料,春琴反而肃然正襟危坐,盛气凌人地说'这事儿你们不懂。你们别管!'她果断地说'我若教,就认真地教到底，不能当成儿戏。正因为是替佐助着想，才拼命地教。不管怎样发火,怎样责备,上课就是上课,你们不懂吗?"

对此,《春琴传》中这样写道：

> 汝等欺余年幼，竟敢亵渎神圣之艺道乎！余虽年少，既为人师，自有为师之道。余对佐助授艺，并非一时之儿戏。佐助虽生而爱好音乐，但以奴仆之身，不能就教于高明之检校，只能自学。有见及此，心甚怜之。余不揣技薄艺疏，愿代为其师，欲使之遂心如愿也。此非汝等所知，速速退下！

复曰：

> 闻者慑其威仪，诧其雄辩，常狼狈而去。

由此不难想像，春琴是何等地盛气凌人。佐助虽然哭过，但是听了春琴的这一番话，却又无限感激。他之所以哭泣，不单是由于忍受痛苦，而且包含着对于奉为主人兼师傅的少女的鼓励报之以感激之情。因此，不论吃什么样的苦头，他也绝不逃避。他边哭边坚持练琴,直到最后听到一声'好啦",方肯罢休。

春琴心绪时阴时晴，日日不同。她口里没完没了地骂个不休，还算是好的 如果眉头紧蹙,一言不发;'砰'的一声,将三根弦用力一弹，或是只让佐助一人弹奏三弦琴，她在一旁不置可否地静听，这时才是最叫佐助伤心流泪的时刻。

某夜，佐助练习《茶音头》的曲调。他领会得很差，总是记不住，反复练习多少遍也还是出错。她又气又急，像往常那样把三弦

琴放在膝下，右手用力地拍打着膝盖，口授三弦琴琴曲“：来，齐立齐立康，齐立齐立康，齐立齐立康齐立卡齐噔，特辰特辰伦，来，鲁鲁屯……”然后她一声不响，不再理睬。佐助不知如何是好，却不能因此而中止，便独自琢摸，边想边弹。但是不管站立多久，春琴也不说声‘好啦’。这一来，他更发懵，越弹越糟，身上直冒冷汗，简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乱弹一气。而春琴则依然默默无语，嘴闭得更紧，眉宇间深深的皱纹也纹丝不动，这种场面竟延至两个钟头以上。这时，母亲阿繁穿着睡衣走来，规劝道：“热心也要有个分寸，过了头，就会伤身子的。”这才把两个人给分开了。

第二天，春琴被叫到父母面前：“你教佐助的热心劲儿倒是蛮好。不过，打骂弟子，那是世人认同的检校才能做的事，而你不论技艺怎样高超，总还在跟师傅学习呀。现在学起那一套来，一定会形成骄傲自满的根源。一切技艺如果骄傲自满，就不能有所长进。何况你是个女流之辈，竟然抓住男人，骂什么‘混蛋’等脏词，实在难听，请你审慎行事！今后定出时间来，最好不要搞到深更半夜。听到佐助咿咿的哭声，大家都睡不着觉，很发愁呢。”从未申斥过她的二老双亲，竟婉言相劝，即使倔犟的春琴也无言以对。表现出认理服输的样子。

然而，这不过是表面，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效果，她反而挖苦说：“佐助是个多么没出息的人啊！一个男子汉，连一星半点的小事都忍受不住，还哭出声来，像有多大个事儿似的。就怪他，我受到了批评。若想在技艺方面精益求精，即使痛得刻骨入髓，也要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假如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拒绝作他的师傅！”从此，佐助不论怎么痛苦，也绝不做声了。

12

春琴失明以后，逐渐变得心地不善，而且开始教学以来，甚至举止粗暴，这一切，似乎让鵙屋夫妻十分担忧。实际上，女儿有了佐助这么个伙伴，也好，也不好。佐助擅讨春琴的欢心，这固然可喜，但是凡事依她，一味迁就，其结果，会使她逐渐骄傲自大，将来不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性情古怪的女人，这使父母暗自伤情。

不知是否由于这个缘故，佐助从十八岁那年冬天，又按主人的安排，进了春松检校的门下，就是说，不许春琴再直接教他了。大概是依她双亲的观点，见到自己的女儿竟然效仿检校师傅，这最糟糕，最会对女儿的品格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佐助的命运也便在此刻决定了。其后，完全撤销了佐助做商店伙计的身份，名副其实地当上了春琴的领路人，并作为师姐师弟，每天到检校的家里去学艺。佐助本人巴不得这样，自不必说。安左卫门也努力说服佐助家的父母，取得他们的谅解，叫他们放弃让佐助学商的愿望，并以保证他的前途作为交换条件，一定不把佐助抛弃不管。可以想象，春琴的父母是费尽了唇舌的。

说起来，安左卫门夫妇为春琴着想，曾经有意把佐助聘为女婿。因为春琴是个有残疾的女孩，想找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已经没有希望。所以他们认为，若是佐助能行，可是一门求之不得的美好姻缘。老人家这样想，本也不无道理。然而，到了第三年，就是春琴十六岁、佐助二十岁那年，父母首次对她暗示婚姻大事时，非常意外，春琴竟冷冰冰地严词拒绝，说自己终生也不想嫁人，特别是嫁给佐助这类的人，连想都不曾想过。她表示很不高兴。

但是，多么出乎意料啊！就在一年之后，母亲觉察春琴的身子

好像有了不寻常的变化。“不会吧……”。母亲想。可是，暗暗地仔细观察，感到实在可疑。若是到了谁都能看得出的时候，伙计们的嘴可不饶人。趁现在，总会有个挽救的办法吧！她没有告诉春琴的父亲，偷偷问了一下本人。本人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呀！”因为不便深追，尽管心里不安，还是搁置了一个多月，不提不问。

然而，事情已经到了无法遮掩的程度。这回春琴坦率地承认已经怀孕。可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男方是谁。硬是追问下去，她便说，双方已经约定，谁都不准说出对方的名字。问她是否佐助？她矢口否认，说：“怎么会和徒工那号人！”尽管几乎人人都疑心是佐助，但她的父母由于去年听过春琴的那番话，却觉得未必是他。倘若有那种关系，是很难瞒过人们耳目的。缺乏经验的少男少女，不论装得怎样若无其事，也不会不被发觉。不过，佐助自从和春琴成为同辈的师兄弟以来，很少有机会像从前那样和春琴相对而坐，直至更深夜阑。有时，她只以师姐的姿态指点他练琴。此外的时间，她一向是高不可攀的小姐，对于佐助，不用他做牵手带路以外的任何事。伙计们纵使疑心二人之间不大清白，但谁也没有亲眼目睹，倒是觉得主仆之别过严而情谊太淡了。然而，还是拿了个主意：倘若问问佐助，大概总会知情的，可以猜出对方必是检校的门徒。但佐助硬说：“不了解”，“不知道”。不但说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事，也猜不出此人是谁。不过，这次佐助被叫到夫人面前以后，态度战战兢兢，心里有鬼，令人更加怀疑。

经盘查，他回答得露出破绽。终于哭着说：“老实说，我若讲出来，老妹子会责骂我的。”夫人说：“不要这样，你袒护细妹倒是好意，不过，为什么不听东家的话呢？隐瞒，反而对细妹不利。一定要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磨破了嘴皮，他也不肯说。尽管这样，最后仔细体会他的言外之意，得知那个男人原来就是他佐助。因为他和小姐约定决不坦白。所以他怕有失体面不敢公然道破，祈求

谅解。

鵙屋夫妻认为既然米已成粥，又有什么办法？算啦，算啦！是佐助，倒也蛮好。即然如此，去年劝她和佐助结婚时，她为什么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呢？少女的心，实在莫测。

老夫妻既忧虑，又安心了。事到如今，要趁着还无人飞短流长，早些让他们结婚才是。于是，又对春琴旧话重提。可是春琴还说“又提起这些话，我不爱听！像去年我说过的一样，跟佐助那号人结婚，我连想都不曾想过。老人家可怜我有了身孕，我不胜感激。但是，再怎么身体不便，也不能找一个仆人做丈夫。这样也对不起怀中胎儿的父亲！”春琴说这番话时，脸色都变了。问她“肚里胎儿的父亲是谁？”她又说“惟独这件事，请不要追究吧！反正我并不想嫁给她。”于是，又觉得佐助的话不大可靠。究竟谁的话属实，简直弄不清楚，十分为难。但还是觉得除了佐助之外，不会是别人。事到如今，春琴是觉得不好意思，才故意说些反对的话吧！以后她会说出真心话来的。于是，便不再追究这件事了。决定在她分娩之前，暂时送她到有马温泉① 去休养。

春琴十七岁那年的五月份，佐助留在大阪，春琴由两名女仆陪同，在有马住到十月份。喜事临门，她生了个男孩。人们说“那婴儿的脸仿佛是从佐助的脸描下来的。”这个谜，终于解开了。但是春琴不仅对结婚的事依然不从，而且依然否认佐助是孩子的父亲。不得已，便命他们双方当面对质。她疾颜厉色地说：“佐助！你是不是说了些引起别人怀疑的话？我太难堪啦！我没有亏心事，就是没有！希望你明确地作证。”佐助一被叮问，吓得抖成了一团。“假如这样对待我的主人小姐，可太不应该了。我自幼深蒙主人的大恩，绝不会萌起那种不自量力的歹意。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不

①位于神户市兵库区六甲山脉西北山麓，自古闻名。

白之冤呀！”

这回他与春琴对准了口径，彻头彻尾予以否认。于是，事情越来越弄不清楚了。主人道：“尽管那么说，生下来的婴儿难道不可爱吗？你既然这么固执，我家可不能养活一个无父之子。如果一定不愿意结婚，那么，就只能把可怜的婴儿送给别人啦。’尽管用婴儿来威胁她，春琴还是以冷冰冰的态度说：“请您随便送到什么地方去吧！那婴儿对于我的独身生活，倒是个累赘。”

13

这时，春琴生的婴儿已被人抱走。婴儿应当是弘化二年[①]生，今日不可能还活在世上，而且不知被抱到了什么地方。总之，是双亲酌情处理了吧。就这样，春琴终于坚持己见，把怀孕一事不了了之地掩盖了。

不知从何时起，她又若无其事地命佐助带她去学艺。这时，她和佐助的关系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但要他们正式肯定，当事者双方却又矢口否认。父母摸透了女儿的脾气，不得已，只好予以默认。这种既不像主仆，又不像同窗，也不像情人的暧昧关系继续了二三年以后，春琴二十岁那年，以春松检校逝世为契机，她挂起了琴师的招牌而独立生活。

她从父母的家里迁出，住在淀屋桥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同时，佐助也跟了过去。大约春琴在春松检校生前，就被肯定了她的实力，并且获准任何时候都无妨自立门户。检校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给她取名为春琴。在举行盛大的演奏会时，检校常常与她合

① 即 1845 年。

奏，或是让她唱高音，总之，经常抬举她。那么，检校死后，她得以自立门户，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事。

然而，对照一下她的年龄、境遇等等，想不出她有什么必要骤然自立，恐怕是由于父母对她和佐助的关系有所担忧吧！因为两个人的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若是让她们一直处于暧昧状态，对店内的伙计们实在影响不好，所以索兴采取叫他们合房同居的办法。春琴本人恐怕对这样轻微的发落也不敢不从。当然。佐助在住到淀屋桥以后，待遇和以前没有丝毫不同，不论何时何地，依然是春琴的牵手引路人。何况因为检校已经逝世，又要重新师事于春琴。如今，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将对方称“ 师傅 ”唤‘ 佐助 ’了。

春琴非常讨厌把她和佐助看成是夫妻，对主仆之礼、师徒之别十分严格。连遣词用句，都细致而烦琐地规定了用法。倘如偶尔有所违背，即使佐助俯首致歉，也不肯轻易饶过。她会没完没了地斥责佐助失礼。因此，据说不知底细的新来弟子，对她二人的关系，丝毫不抱怀疑。另外，鵙屋家的伙计们背地里说，很想偷听一下，了解春琴用什么样的脸色和佐助谈情说爱。

春琴为什么如此对待佐助呢？这是因为今天的大阪在结婚的问题上依然讲究门第、财产、资格、地位等等，比东京尤甚。这里本是商人摆阔的地方。其封建习气，可想而知。因而像春琴这样不肯放弃旧式小姐骄矜的姑娘，把祖祖辈辈有着充当家奴血统的佐助看得卑微，那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吧！

再说，她具有盲人的乖僻性格，怕被人看出自己的弱点，怕被人小瞧，因而好胜心十分强烈！说不定她认为接纳佐助作自己的丈夫，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对这些情况，应该仔细地体察才是。总之，她感到与比她身份低微的人发生肉体关系心怀耻辱，这种心情起了反作用，才促使她冷落了佐助吧？那么，佐助在春琴的眼

里，只是生理上的必需品吗？大约春琴在意识上确实如此。

传曰：

> 春琴素有洁癖，微垢之装不穿；内衣则日日更换，命人洗涤。又，住所之晨昏洒扫，雷厉风行，极为严格。每当落坐，以指一一轻拂褥垫与草席，纵有微尘，亦甚恶之。曾有一门生害胃病，不觉其口有臭气，竟来师傅面前学艺。春琴照例将三根弦轰然拨响。然后弃琴，眉峰紧蹙，一语不发。门生不知所措，胆战心惊，再三请教其故，方曰：'余虽系盲人，但鼻息尚灵。速速退下，净口可也！'

也许只因是盲人，才有如此洁癖。同时，这样的人，成为盲者之后，服侍于身边的人，其用心之苦，可想而知。引路这份差事并非只管牵着手走，还包括饮食起居、入浴登厕等日常琐事，都要照料。但佐助自春琴幼小以来便担负此等重任，已经吃透她的脾气。除非佐助，没人能够使她惬意。毋宁说，只在这个意义上，佐助才是春琴必不可少的人。何况在道修町居住时，春琴对父母与兄弟还有所顾忌。然而，自从身为一家之主，其洁癖与任性又有增无已，佐助要做的事也就愈加繁杂了。

下述一番话是鸭泽照老太太说的，的确未见之于传记。她说："师傅出了厕所也从来不洗手。为什么呢？因为她大小便时一次也不曾动用自已的手，一切都由佐助替她做。连沐浴时也莫不如此。据说，高贵女子竟满不在乎地叫别人给洗身子，不以为耻，而师傅之对待佐助，也和贵妇人毫无二致。这大概与她双目失明有关吧。说不定是自幼养成的习惯，如今已经引不起任何感情上的波澜了。"

春琴还非常爱打扮。失明以来，虽然不曾照过镜子，但她对自

己容颜之美，抱有非凡的自信。她在服装和发饰的搭配等方面煞费苦心，和明眼人不差分毫。

回想起来，记忆力很强的春琴，大概永远记得她九岁时的面容。何况世人的赞颂与奉承始终不绝于耳，她深知自己的容颜十分标致。因此，她热衷于化妆，异乎寻常。她常饲养黄莺，在莺粪中掺些米糠做为膏脂涂用，还把丝瓜汁看得很珍贵。如果面部和手足不够柔润光滑，便心绪不畅。她最忌讳皮肤粗糙。所有奏弦乐的人，由于按弦的需要，都很注意左手指甲的生长情况，每隔三日一次，一定叫人用剪刀剪，锉刀磨。不只是左手，双手和两脚都要修剪。说是修指甲，但是用肉眼几乎看不见指甲生长，不过一二毫米那么长，总是叫人准确地剪得一般齐。剪过以后，用手指逐个地摸索，稍有不齐，就不肯答应。佐助实际上是一个人包下了这些工作。偶有余暇，则学技艺。有时还要代替师傅教她的弟子。

15

所谓肉体关系，也有千差万别。例如佐助，对春琴全身巨细无不熟知，无一遗漏，结下了如胶似漆的姻缘，这是平庸夫妻或恋爱情侣所梦想不到的。佐助自己后来虽然也成了盲人，但仍在春琴的身边伺候，能够不出大错，并非偶然。

佐助终生没有娶妻纳妾。他从学徒时期直到八十三岁高龄，除春琴而外，未曾有染任何女性而了此一生。所以，他没有资格拿春琴与其他妇女比较优劣。但到晚年过上鳏夫生活后，他经常对左右的人赞不绝口，夸春琴的皮肤非常润滑而细腻，四肢柔嫩。只有这件事，成了他暮年惟一唠叨不休的话题。不单这样，他还常常伸出手掌说，他师傅的脚，恰好可以载于掌上。他还抚摸自己的面

颊说，春琴连脚跟上的肉都比我这脸更光滑柔润。

春琴身材娇小，前文已作交代。她属于穿上衣服才显得苗条的那种人，而裸体时，肌肉却意外的丰腴，肤色白得几乎透明，不论年纪多大，肌肤总是柔艳发光。据说她平素饭菜，爱吃鱼虾和飞禽，特别爱吃加吉鱼做的生鱼片。就当时的妇女来说，可算是个惊人的美食家。酒也喜欢少量地喝一点儿。据说夜饮时，一合①酒，是少不得的。因此，她的身体情况也许和她的饮食有某种关系。(盲人用膳，显得粗俗，令人怜悯之情，油然而兴，更何况失明之妙龄美女乎！)不知春琴是否有知，除佐助外，她讨厌任何人看她用餐时的表情。应邀宴饮时，只形式上动动筷子，显得十分高雅。但实际上，她对于饮食极尽奢侈之能事。当然，她的饭量并不大，只能吃两小碗米饭，菜肴也只能在各个盘子里伸筷夹一点点。但是菜肴的种类繁多，给侍者带来的麻烦也就非同小可。简直令人以为是以难为佐助为目的。佐助从炖鲈鱼身上择下鱼肉，剥掉虾蟹的硬壳等，已经做得十分出色。他还能把香鱼等的鱼骨从尾部剔得干净利落，而且保持其原形不变。

她的头发也非常浓密，松软飘柔，宛如蚕丝。手很娇小，手掌擅于灵巧地弯曲。大约是由于弹弦的缘故，指尖有力，若是用手心掌嘴，会很痛的。

她既爱上火，又爱发冷。纵然盛夏，身上也从不见汗，双脚像寒冰一样的凉。一年四季，总是把一件袖口和底襟带棉滚边、厚厚的纺绸或绉绸棉袍当做睡衣穿上，底襟拖得很长，睡觉时用它严密地盖上双脚。即使这样，睡觉的姿势也丝毫不乱。她由于怕上火，尽可能不用被炉和热水袋。倘若太冷，佐助就把她的双脚抱在怀里为她取暖。尽管如此，也很难使她的玉足生暖，倒使佐助冷彻了

① 相当于 0.18 公升。

胸怀。沐浴时为使洗澡间不致弥漫着水蒸气，冬天也要打开窗子。在温水中，只泡一两分钟，要泡好几次。若是泡的时间长些，她会立刻心跳起来，被蒸气闷得头晕。因此，要尽量在短时间内把身体泡暖，迅速洗净。

越是了解这些情况，就越能真正地了解佐助的辛劳。而且他的物质报酬又很微薄，所谓薪金，只不过偶尔赏给的一点津贴，有时连买烟的钱都没有。衣服，不过是逢年过节东家赏下来的几件而已。虽然代师授课，却不承认他有什么特殊地位。门徒和女仆门竟被勒令叫他"佐助"。

陪着春琴外出授课时，要他在门房等候。一次，佐助龋齿作痛，右颊肿得很高，入夜后疼痛难忍，但他硬是坚持，不露声色，时而悄悄地漱口，边注意不冲师傅呼气边伺候。不多时春琴就寝，叫佐助给她捶肩揉腰。佐助遵命为她按摩了一会儿，她说："好啦！暖暖脚吧！"佐助又诚惶诚恐地横躺在春琴的裙下，敞开怀，将春琴的脚掌放在自己的胸膛。他胸部凉得如冰，相反，面上却被被窝里的热气烤得火辣辣的，牙痛又越来越厉害。实在忍不住，就把她的脚掌放在肿胀的脸上，以面代胸，好歹总算熬过来了。可春琴忽然用力踢开佐助的脸。佐助"啊"的一声，吓得跳了起来。春琴对他说："不用给我暖脚了。我叫你用胸部暖，没有叫你用面部暖。脚掌没有眼睛，明眼人和盲人都一样。你为什么骗人？你好像牙疼，这从你白天的样子就大致可知，并且你右腮和左腮，不仅热度不同，肿胀的程度也不一样，连脚掌也能感觉得出来。既然那么痛，老老实实地讲出来就好了。我并非不体谅仆人。然而，你不论装得怎样忠义，竟用主人的身体，来冰你的牙齿，真是胆大包天！居心恶毒！"

春琴对待佐助，大致就是这样。她特别不高兴佐助对年轻的女弟子表示亲热或教她们功课。倘若偶尔怀有这样的疑心，她并

不露骨地表现出妒忌，却采取更加残忍的方法对待佐助。那时，佐助就更要吃苦头了。

16

既然是个女人、盲人、待字闺中的人，纵然奢侈，也该有个限度；即使恣意过着锦衣美食的生活，花钱也总是有数的。然而春琴一家，一名主子竟用五六个仆人。其月月的生活费绝非等闲可比。

她家为什么用那么多的钱和人手呢？头一条原因便是喜欢养鸟。其中春琴最爱黄莺。今日啼声悦耳的黄莺，有的一只价值万元。虽然说的是往昔，但情况还是一样吧！当然，今昔相比，在辨别啼声与玩赏方法等方面，似乎有些不同。首先，拿今天的例子来说“克巧、克巧……”这是所谓“越谷啼莺”的歌声。而“嗬——喊咱咖空”，则是所谓“高腔啼莺”的啼声。除了“嗬——嗬加巧”那种自然的鸣叫声以外，能发出上述两种声音的最为昂贵。野莺不叫。偶尔叫一次，其啼声也不是“嗬——喊咱咖空”，而是“嗬——喊咱咖”，极其难听。

若想使黄莺的叫声带有拖长了的金属性美妙余韵，即带有“咱咖空”或“空”的声音，需要用某种人为的手段加以训练才行。就是说，将野莺的雏鸟捉来，趁它没有长出尾毛时，叫它跟着另一只训练好的黄莺拜师学啼。若是在它长起了尾毛之后，它就会记住父母那种难听的叫声，并且没有办法予以纠正。做师傅的黄莺原本也是这样用人工训练出来的。著名的有“凤凰”、“千年友”等等，全都有自己的名字。因此，如果听说谁家有如何如何好的名鸟，一些饲育黄莺的人便为了训练自家的黄莺，哪怕路途再远，也要找到名鸟所在的人家，恳请允许拜师学啼。这种黄莺求学，叫做“学声

行”，大抵是清晨出发，连去数日。有时也把黄莺师傅带到指定的地方，而把黄莺徒弟集合起来，摆在它的周围。一时呈现出像音乐课堂似的壮观。当然，每只黄莺的素质优劣、声音悦耳与否各不相同。尽管都是‘越谷啼莺’或是‘高腔啼莺”，其啼声抑扬顿挫之优劣，托腔余韵之长短，也各个不一。因此，要想得到一只上等黄莺，洵非易事。如能弄到一只名莺，便可用以赚取教授课费。因此，其价格之高昂，自是理所当然。

春琴家饲育的最上等黄莺命名为“天鼓”。春琴朝朝暮暮，谛听天鼓的歌声，并以此为乐。天鼓的啼声实在美妙。其高腔“空”的一声，既清脆而又有余韵，恍如妙手绝奏的乐音，听不出是鸟鸣。而且，鸣声悠长，既有力，又十分柔媚。因此，对天鼓的饲养，极其慎重，连调制食饵都万分小心。普通黄莺的食饵，是将大豆与糙米用锅炒后碾碎，掺进米糠后制成粉末。另外准备好用鲫鱼干和腊鱼干制成‘鲫鱼粉”。二者各取其半，混合起来，用萝卜叶挤出汁来调好，这是件很麻烦的事。还有，为了使黄莺的啼声更动听，还要将一种在山葡萄蔓上营巢的昆虫捕来，每天喂一二只。像这样费工夫饲养的黄莺，鵙屋家大约养了五六只，因此，要有一至二人专门照料小鸟。并且，黄莺在人前是不肯叫的。须将鸟笼装在名叫“饲育桶’的桐木箱里，安上纸格窗，只从糊得严实的纸窗外照进微弱的光亮。这种饲育桶的窗框，用紫檀木或黑檀木制成，或施以精巧的雕刻，或嵌以蝶贝的彩壳，并泥金彩绘，很下工夫，其中有的竟是古董。据说即使今日，其价值高达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也不足为奇。天鼓的饲育桶上，镶嵌着从中国进口的珍品，框架用紫檀木制成，中间嵌着美玉和翡翠板，板上雕有精巧的山水楼阁，委实高雅。

春琴常把这个鸟桶置于自己卧室壁龛旁的窗前谛听。当天鼓以美妙的声音鸣啭时，她心绪极佳。因此，佣人们便尽量引逗天鼓

啼叫。天鼓大体在晴朗之日最爱鸣唱；因而天气不好的日子，春琴也变得抑郁寡欢，天鼓之啼，冬末至春，叫得最频；一到夏天，鸣叫的频率则逐渐减少，春琴闷闷不乐的日子便增多了。

大体说来，黄莺只要饲育有方，就比较长寿。但精心照料却极为关键。倘若放手交给没有经验的人饲养，它很快就将死亡。死了，就需另买一只。春琴家的第一代天鼓，是她八岁时死的。其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能继承为第二代的名鸟。但经数年，终于训练出一只比老一代毫不逊色的黄莺，仍然把它命名为天鼓，珍爱地玩赏。传曰："二世天鼓，其啼仍很美妙，胜于迦陵频迦[1]。春琴朝夕将鸟笼置于座右，十分钟爱。常命弟子仔细倾听天鼓之鸣声，然后谕之曰：'汝等且闻天鼓之歌。它原是无名之鸟雏，但不负自幼苦练之功，鸣声之美，迥异于野生之黄莺。'或曰：'此乃人工之美，非天然之美，不如野莺之啼声幽雅。每当踏溪谷幽深之山径、漫步而探春寻花时，忽闻隔岸之彩霞深处，出乎意料，野莺惊鸣，其歌声之雅，天鼓弗如。然而，余则不以为然。野莺只因适时适所，其啼方闻之甚雅。但论其歌声，尚不足以言美。反之，若闻天鼓等名鸟之歌，虽深居斗室，亦令人遐想幽邃寂静之山峡情趣。不论溪流潺潺之声韵、山颠繁樱叆叇之烟云，莫不浮现于心中之耳目。鸣声中既有鲜花，也有彩霞，令人浑然忘却置身于红尘万丈之都城，此正巧夺天工之谓也。音曲之诀窍亦在于此'。春琴又屡借小鸟，羞辱愚笨之门生，训斥曰：'岂非小小飞禽，犹解技艺之奥秘乎，况汝等生而为人，竟劣于鸟类！'"

的确，言之有理。不过，动辄拿人与黄莺作比，恐怕是以佐助为首的众门徒们难以忍受的吧！

①佛教传说中之鸟名，人面鸟身，在极乐世界里，啼声美妙。

17

次于黄莺，她爱云雀。此鸟有冲天疾翔之习性。即使身在笼中，也常常高飞。因此，鸟笼之形状又细又高，甚至高达三、四、五尺。然而，若想真正欣赏云雀之啼声，则须将云雀从笼中放飞，让它冲上苍空，直到看不见它的身影。云雀边穿入云海深处边鸣叫。人们在地面上倾听它的叫声，这便是欣赏它穿云之技而取乐。

大体上云雀在空中停留一定的时间，再飞回它原来的笼子。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是十分钟乃至三十分钟，时间越长，越被认定是出色的云雀。因此，在云雀比赛会上，将鸟笼排成一列，同时打开笼门，把云雀放飞天空，以最后飞回者获胜。劣等云雀飞回时，有的认错鸟笼，误入其他鸟笼；有的甚至落在距鸟笼一二百米远的地方。而通常，都能准确无误地认清自己的笼子。因为云雀是直线飞上苍穹，在空中的某一点停留之后，再笔直地降落，所以，它自然会飞回原来的鸟笼。虽说是穿云，但它并不是钻入云内横飞。之所以好像穿云层而直上，其实是由于云霞掠云雀而疾飞。

淀屋桥一带与春琴家毗邻的住户，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可以看到双目失明的女师傅来到晒台上放飞云雀的情景，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儿。

这时，她身边总有佐助伺候，另外跟着一名照看小鸟的女仆。女师傅一下命令，女仆便打开鸟笼。云雀边欢喜地‘唧唧’叫，边越飞越高，匿其身姿于云海之中。女师傅便仰起看不见的眼睛，追随着飞鸟的身影，凝神啼听不多时从云中频频落下的鸟鸣声。有时，一些同好者们各自带来自己夸耀的云雀，兴致勃勃地参加表演比赛。每当这时，邻居们也都登上自家的晒台，倾听云雀的叫声。其

中有些家伙，比起云雀来，更想看的倒是俊俏女师傅的芳容。街面上的一些年轻人本来一年到头已经司空见惯，但好事的色鬼任何年月也不会灭绝。因此，这些人一听到云雀的叫声，便马上想到：“去瞧女师傅啰！”于是，急忙爬上屋顶。他们如此躁动，是认为盲人有特殊的魅力与内涵，大约为好奇心所驱使吧！也许由于春琴平素由佐助拉着手出门学习时，总是默默无语，神色庄严，而当放飞云雀时，则满面春风，有说有笑，使其美貌更加楚楚动人了吧！除了云雀，春琴家还养过歌驹鸟、鹦鹉、白眼、鸡鸟等小鸟，有时各种鸟类多达五六只。其费用也就非同小可了。

18

春琴正是所谓的“家老虎”。出门在外，她却意外地和蔼可亲。应邀做客时，言谈举止，都非常温文尔雅，妩媚动人。看她那神色，令人难以置信竟是个在家里欺压佐助、打骂弟子的妇女。而且为了交际，她修饰仪表，讲究排场。每当红白喜事、逢年过节等应酬赠答时,都以鸡屋家小姐的规格，显得非常的慷慨大方。赏给男女仆人、丫环、轿夫和人力车夫的酒钱、小费等，一狠心就多多掏钱。

那么，她是个胡乱挥霍的人吗？又似乎绝对不是。笔者曾在题为《我所见到的大阪和大阪人》一文中，论述了大阪人生活俭朴的情况。我曾说：“东京人的奢侈是表里一致的；而大阪人不论怎么好像讲究排场的样子，也一定在不被注意处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坚决卡死。”春琴也是出身于道修町的商人之家，在这一问题上岂能例外！她一方面极端地喜好奢侈，一方面又极端地吝啬和贪婪。比排场，源于她生性具有的好胜心，只要与此目的不符，便不肯妄自挥霍。这便是所谓‘不花无用之钱。’她并非兴之所至,便大手大

脚地挥金如土,而是考虑用途,追求效果。在这一点,既有理智,又巧打算盘。因此有时，她的好胜心反而变形为贪得无厌的欲求。诸如向门徒们征收的月薪与礼金，作为一个女人，本应与其他师傅们数额持平，但她极其自命不凡，竟要求与一流检校收取同等报酬，分文不让。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她甚至计较弟子们中元节①和年末赠送的礼品，希望越多越好。她暗中示意，极其执拗。

一次，一名盲人弟子因家境贫寒，常常拖欠每月的学费，以至交不起中元节的赠礼。只为表达心意，买了一匣白仙羹送来，对佐助倾诉道"：可怜我贫穷,请在师傅面前多多美言,但求宽恕。"佐助也觉得怪可怜的，便诚惶诚恐地代为转达这番心意，并陈辞辩解。春琴听了，竟陡然色变，说：" 我不厌其烦地要求多收些学费和礼品，也许被认为是贪婪无度。但绝非如此。金钱多少，倒是好说，如果不定出个大致的标准，师徒之礼便无从谈起。那孩子连每月的学费都懒得交，今日又拿一匣白仙羹充做中元节的礼品，简直是无礼之极！说她是藐视师尊，恐怕也无言以对吧？不过，他既然不幸那么贫寒，要想学好技艺，也就希望渺茫了。当然，根据情况和本人的天分，不是不能无偿地教她。但是，这只限于前途有望和万人称奇的凤雏麟童。一个能战胜贫穷、成为出色名家的人，生来就该与众不同。单凭愿望和热情是不行的。那个孩子惟一的特长就是脸皮厚。在技艺上看不出有什么希望，却要求什么可怜我家境贫寒吧等等,这太狂妄！她与其做个 ' 半瓶醋 ' 给人添麻烦,自己也丢人现眼，莫如跟这一行一刀两断才是！如果还是想学，大阪有不少好师傅，请她随便到哪里去拜师求教吧！我这里，他就学到今天为止。"她表示谢绝后,一言出口,再怎么向她道歉也不听,终于真的辞退了那名弟子。

①旧俗，农历七月十五日的 " 中元节 "

假如送她一份重礼，即使像她这样严格施教的人，也会着天每日对那个孩子和颜悦色、言不由衷地说些恭维话，使闻者感到很不舒服。因此，一提起师傅的恭维来，便都不寒而栗了。由于这个缘故，她要亲自点检各方面送来的礼品，连点心盒也要打开察看，每月的收支等等也要把佐助叫来，打打算盘，弄清决算。她记数字非常敏捷，又擅十心算。每听过一次的数字就不容易忘记。诸如米店的花费多少，酒馆的开销如何，连两三个月前的帐目也都记得一清二楚。毕竟她的奢华观念是出于严重的利己，要把自己挥霍的钱数从什么地方挤出来加以补偿，最终，这份钱还是落到仆人的头上。在她家里，她本人过着王侯一般的生活，对佐助以下的佣人们则硬是要求她们生活俭朴，日子过得活像吝啬鬼。甚至连每日用餐都要求逐日减量，多多少少，无不计较，因此，人们几乎连饭都吃不饱。仆人暗地里议论："师傅说过，'比起你们来，黄莺和云雀更为忠心耿耿。'其实，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师傅对待鸟儿，可比对待我们重视得多了。"

19

鵙屋家，当父亲安左卫门在世时，月月按春琴的需求送去生活费。但是父亲逝世后，长兄接管家业以来，就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只有今天，有钱人家的妇女浪费钱财已经不足为奇。可是从前，即使男子也办不到。连富有之家，也模仿规矩森严的旧式家庭，衣食住行，慎勿奢侈，免受越礼犯上之讥，不肯与暴富之徒为伍。

之所以允许春琴生活奢侈，是父母出于爱子之情，可怜她这个别无乐趣的残疾人。到了哥哥这一代，她动辄受到责难，规定每月最大限度的开支金额，对于额外要求，概不应允。春琴的吝啬，似

乎和这一情况有些关联。但因家里给的钱除了她维持生活之外还有盈余,所以,她对教琴曲的收入等等,肯定是不放在心上,她之所以对弟子们盛气凌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来春琴这里叩门求教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数人，可谓门庭冷落，因此才有暇热衷于玩鸟之乐。不过，无论是奏生田派的筝或是三弦，春琴确实是当时大阪一流的高手，这绝不仅仅由于她的自负，而是当时有识之士所一致公认的。即使厌恶春琴傲慢的人，对她的技艺，内心里也暗暗地妒忌或恐惧。

笔者相识的老艺人当中，有一位说他年轻时常听春琴弹三弦。还说“此人是给‘净琉璃’弹三弦的,风格自然独特。但近年来在以三弦为民谣伴奏的人们当中，再也没有听到过像春琴弹奏得那么美妙的声音。”

另外，周平年轻时也听过春琴的演奏。据说他曾慨叹道：“惜哉此人!倘若生而为男,弹低音三弦,定将成为卓越的名家。”按周平之意，低音三弦乃三弦艺术之最高境界。而且，非男子不能窥其奥秘。他是偶尔惋惜：以春琴之天赋却生而为女呢，还是感到春琴奏三弦具有男性气魄？

据上述那位老艺人说，当他暗暗偷听春琴奏三弦时，感到音质清亮，疑是出于男人之手。音色也不单纯是美，而且富于变化，不时地奏出哀伤而深沉的旋律。没错，粉黛当中，她确实是一位罕见的高手。假如春琴当时能够稍微懂得圆滑些，谦虚些，一定会名扬天下。但她生于富贵之家，不知生计之艰辛，一味地恣意妄为，世人皆敬而远之。她因才华而到处树敌，结果，白白埋没了自己的一生。这固然是她自作自受，但老实说，也不能不说是她的极大不幸！

且说，春琴的门徒早就佩服春琴的实力，认定拜而为师者，非她莫属。为了学艺，情愿接受她苛刻的鞭笞，即使挨打受骂也在所

不辞。尽管抱着如此决心而来，但能坚持到最后者却很少，大抵都不堪忍受。至于不依此媒生的弟子，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这是因为春琴的授课方式，已经超越鞭笞的界限，常常发展为恶性的折磨，甚至带有嗜虐的色彩，恐怕几许名家意识也起了作用吧！就是说，既然社会上允许，弟子们心甘情愿，她便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名家了。逐渐地得意忘形，终于控制不住自己。

20

鸭泽照女士说："春琴的弟子很少，其中还有的是为了师傅长得俊俏才来学艺的。非求职谋生的门徒当中，大体上这号人居多。"

她美貌，未婚，而且是财主家的女儿，这样的事例，倒也在所难免。据说，她对弟子们分外严厉，就是以此为手段，击退那些半是调戏的狼群。可笑的是她这样做，反而赢得了声誉。我们不妨往坏处设想一下：即使在严谨的专业弟子当中，是否也有人在盲人美女的鞭笞之下享受着神奇的快感，觉得这种享受比起学艺更令人着迷呢？这样的人不会绝对没有，总会有几个是让·雅克·卢梭吧？

当我即将叙述降临于春琴头上的第二次灾难时，因传记中也回避作明确的记载，因而，本文也就不能明确地指出其事发的原因与加害者。这很遗憾。不过，可能是由于前述情景，深深得罪了门下的某个弟子，因而遭到报复，这种看法，似乎最为中肯。

现在能够想到的是位于"土佐堀川"[①] 岸边的杂粮商店"美浓屋"的老板九兵卫家，有个小少爷名叫利太郎。他是个十足的荒唐

①横贯大阪的河流。

鬼，一向吹嘘自己琴棋歌舞无不精通，但不知什么工夫进了春琴的学门，学起筝和三弦了。此人有个毛病，经常炫耀他老子趁钱，不论到任何地方，都以阔少而闻名。他觉得这是件好事，耀武扬威的，把同辈的师兄师弟们看成自家商号的奴仆而予以藐视。对此，春琴也满心不快，但是，因他历次送来的礼品都十分丰厚，这副药很灵，不能将他拒之于门外，而且要尽可能待他周到些。

然而，此人竟扬言说："就连师傅也得让我几分！"他特别藐视佐助，讨厌佐助代课："若不是师傅上课，就闹它个没完！"对他那越来越骄横的样子，春琴也抑制不住怒火中烧。就在这时，利太郎的父亲九兵卫为了准备个颐养天年之地，选择了"下天茶屋"那一幽静处，建造一所隐居草堂，院里栽了十几棵老梅。某年古历二月，在此举行赏梅酒宴，也邀请了春琴，宴会的大总管便是少爷利太郎。而且一些捧场的帮闲艺人也参加了。春琴是由佐助陪同赴会，这自不必说。

那一日，以利太郎为首，那些捧场的艺人们不断地对佐助劝酒，佐助非常为难。近来他陪师傅夜饮，稍稍能喝一点，但他不是个海量的人，出门在外时，如无师傅的同意，便滴酒也不许沾。若是醉了，就不能完成给师傅带路的重要任务，因此他装作饮酒的样子，在那里敷衍搪塞。利太郎眼睛很尖，被他发现了。"师傅！您不点头，佐助就不喝酒。今天不是赏梅吗？就准他放松些过一天吧。佐助要是醉了，这里有两三个人愿意给您牵手带路哪。"他用粗野而低哑的嗓音，找碴儿纠缠，春琴只得苦笑着说："好啦，好啦，少喝一点吧！可千万不要把他灌醉呀。"她恰到好处地这么一应酬，别人立刻就说："师傅同意啦！"于是，四面八方向佐助劝酒。尽管如此，佐助还是严格地控制自己，大约将七成左右的酒倒进洗杯的大碗里了。

据说那天，席上列坐的帮闲和艺妓亲眼目睹久闻大名的女师

傅果然名不虚传，对她那徐娘半老的美貌与风韵，无不感到惊讶，交口称赞。这也许由于摸透了利太郎的心意，为了讨好他才说了些溢美之词。不过，当年三十七岁的春琴，确实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她的肤色十分白皙。见她粉颈的人，无不战栗，似有寒气袭来。她将光滑柔润的两只小手，彬彬有礼地放在膝盖上，稍微低垂的盲人的脸庞，艳丽如花，吸引了满座目光，使人们意摇神迷。

令人可笑的是，人们都到院里去消闲时，佐助也将春琴领到梅林之间，缓缓踱步说：“嗬！这儿也有梅树！”他停在每一棵梅树前，把着手让春琴抚摸树干。大凡盲人，不靠触觉辨认物体的存在，便不能满足。因此即使赏花，也养成了这种习惯。春琴的小手颤微微地在老梅树粗糙的树干上摸来摸去。见了这般光景，一个帮闲的家伙怪腔怪调地说：“欧，真羡慕那棵梅树哟！”这时，又有名帮闲的家伙挡在春琴的面前说：“我就是梅树！”他装扮成梅树的样子，做出疏影横斜的姿态，惹得在场的人全都哄然大笑，前仰后合。这本是一种献殷勤，对春琴惟有赞美之意，却无侮辱之心。然而，春琴不惯于花街柳巷的那种恶作剧，所以不大高兴。她向来要求把自己与有眼人同等相待，讨厌有所歧视。因此，这样的取笑最使她恼火。

不多时，夜已阑珊。当换了个房间重摆酒宴时，有人说：“佐助！你太疲倦了吧？把师傅交给我照看吧！那边已摆好了酒席，你去喝一杯吧！”佐助照办了。心想：趁他们没有硬来灌酒，首先填饱肚子再说。于是，退到另一个房间，提前用餐去了。他刚刚说了句：“我开始吃饭！”就有一名老妓提着酒壶缠住他不放：“喂，请喝一杯！喂，请喝一杯！”没完没了地劝酒，因此意外地拖延了时间。吃过饭后，也不见有人喊他，便在这里等着。这时，客厅那边似乎出了什么事。春琴说：“叫佐助来！”可是硬被挡住：“若是上厕所，我情愿陪伴你去。”于是，那家伙便带春琴来到走廊，大约是握了她

的手之类吧。“不，不！还是请把佐助叫来！”她倔强地挥手拒绝，站在那里不动。

正在这时，佐助赶了过来。一看她的脸色，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佐助心想：假如结局是他们从此不再到师傅家里进进出出，倒也蛮好。可是，这些色鬼可能由于使他们枉费了心机而不肯乖乖地善罢甘休。

从第二天起，利太郎又厚着脸皮若无其事地前来学艺。“既然如此，那就认真地教一教。倘如经得住严格的训练，你就咬咬牙！”春琴一改常态，严酷执教。这一来，利太郎喘吁吁地说“：弄得我张皇失措，每日汗流三斗！”以前人们捧他，说他已获师傅的真传。在那些日子里还混得下去。可是，一旦被恶意地挑剔，他便一无是处了。加之毫不容情地恶骂，他那种假借学艺之名实则钻空子耍滑偷懒的精神状态，是忍受不得的。于是，便逐渐蛮横起来，不论怎样热心地教，他也总是故意弹得无精打采。终于，春琴骂道：“蠢货！”并且用拨板打他，碰巧划破了他眉心处的皮肤。利太郎尖叫了一声“：啊，好痛！”擦着额上涓涓滴下的鲜血，临走喊了一句“：你等着瞧！”便愤然而去，从此不再登门。

21

另有一说，认为加害于春琴的人，可能是家住北新地① 一带的某少女的父亲。这位少女，是他为了培养成艺妓而恳求春琴加以严格训练的。少女忍受着学艺之苦，每天到春琴家里来上课。有一天，春琴用拨板打了她的头。她哭着跑回家去。因为伤疤留

①住于大阪火车站附近，是冶游繁华地。

在前额的发际，她的父亲比女儿更加怒不可遏，提出严重抗议。他大概不是养父，而是亲生父亲。他说：

“尽管说是为了学艺，责备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也该有个分寸。脸是门面,你给打出伤来,不能就此罢休,你想怎么办？”

由于这些过于激烈的话激发了春琴出来的倔脾气。

“我这里是以要求严格而闻名的。既然你这么说，为什么送她到我这儿来学习？”

这一反问，少女之父也不甘示弱地说：

“拍两下,打两下,这还可以,可是,失目人这么干很危险!不知会打在什么地方，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盲人应该有点盲人的样,要自己放尊重些!”

看样子，大有诉诸武力的气概。佐助从中撮合，好歹圆了这个场,把那个人劝走了。春琴气得满脸发青,浑身颤抖,哑口无语,直到最后，也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据说那位父亲为了报复女儿容颜受损，才将春琴的面庞伤害。不过,所谓‘发际致伤’,不过是前额正中或耳后什么地方留下一点点伤痕而已。如果因此便怀恨在心，残酷地加害于对方，使其终生破相,那么,即使由于父亲爱子心切而一时冲动,如此复仇,也太过分了吧！首先，对方是盲人。即使毁其美貌，使之变成丑女，对于她本人来说，也并不构成严重的打击。如果只是为了报复春琴一人，会有另外更加简便的方法吧！看起来，复仇者不单是为了使春琴一人痛苦，恐怕还想叫佐助悲悲戚戚，比春琴更加惨痛吧！其结果，又会使春琴痛苦弥增。想来，比起前文提到的那位少女的父亲，毋宁说利太郎更为可疑，这倒也合乎情理，不知以为然否？利太郎爱上了有夫之妇，究竟有多少真情，不得而知。人在少年时期，无不爱慕比自己年长的美女，胜于爱上比自己年小的姑娘。利太郎大概是在极度淫荡之后，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够味儿，

狂傲的结局，竟然经不住失明美女的诱惑了吧！最初出于一时的好奇心，即使有所表示，可能也会遭到拒绝。而且作为男人，竟被划破了眉心，他怎能不恶狠狠地进行报复呢？不过，毕竟春琴树敌太多，不知此外是否还有人因某种缘由而衔恨于她？所以，很难一口咬定就是利太郎；并且也难说这是一件桃色新闻。在金钱问题上，如上所述，贫家弟子受到冷酷对待的也不只一个两个。另外，虽然不像利太郎那么厚颜无耻，但是，妒忌佐助者人总有几人的。

佐助是处于神秘位置的‘领路人”,长期以来已经无法遮掩,门徒们早已尽人皆知。爱慕春琴的人，或暗暗羡慕佐助的艳福，或对他那虔诚服侍的态度抱有反感。假如他是正式丈夫，或者哪怕享受情夫的待遇，也就没的可说了。可他不论去到哪里，都是领路人,是个仆人,从按摩直到搓澡,他都要伺候 春琴的身边琐事,他都一手承担，表现得似乎十分忠诚的样子，知情者恐怕会感到滑稽可笑吧！还有不少人嘲笑地说：“像他那样的领路人，就算吃一星半点舌头,我也能够胜任,不值一提。”于是,迁怒于佐助,说“:假如春琴的美貌一旦发生骇人的变化，那家伙会是何等神色？依然能够乖乖地完成服侍春琴的差使吗？这倒值得一瞧。”这话虽然完全是别有用心,但也不见得干不出来。总之,臆测纷纭,莫衷一是,孰真孰假，很难断定。

这时，又有了完全在意料之外设疑的有力一说：“恐怕加害者不一定是弟子，可能是春琴的同行冤家，也许是某某检校，或者是某某女师傅吧！”，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也许是最为透彻的观察。总之，春琴日常性格傲岸，在技艺方面以天下第一自居，世人也有公认的迹象。大约这伤害了同行师傅们的自尊心，有时甚至感受到威胁。

提起检校，是古代由京都赐给失明男性乐师的显贵地位，允许有特殊的服饰与车轿。社会待遇也有别于寻常的艺人。倘如流出

传言，说其他检校的技艺比不上春琴，正因为那些检校也是盲人，他们一定会刻骨地怀恨在心，如会想出阴险的手段，千方百计地企图葬送春琴的技艺与声望。常听说出于技艺上妒忌，给对方喝了水银的故事。就春琴而言，由于她掌握了声乐和器乐两种技艺，有人会利用她好虚荣和以美貌自夸的弱点而毁其容颜，使她不能再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

假如加害者不是检校，而是某某女师傅，那么，此人对春琴自诩美貌，也一定极其憎恨。因此，对于毁坏春琴的美貌，一定会感到倍加开心吧！把这种种令人置疑的原由摆出来一看，就可以了解形势已经处于迟早必有人对春琴暗下毒手的状态了，因为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处种下了祸根。

22

前述‘天下举金’赏梅盛宴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即三月晦日之夜,丑寅[①]之间,即上午三时半时分,据《春琴传》载：

> 佐助为春琴之痛苦呻吟声惊醒，自邻室奔来，慌忙掌灯视之,仿佛有贼,撬开防雨板窗,闯入春琴卧室,闻佐助迅速赶来之声，竟双手空空，逃之夭夭。此刻四周已杳无人迹。盗贼于惊恐之余，手持铁壶向春琴头部掷去，然后逃走。于是，春琴傲雪之娇颜，热流飞溅。惜哉，留下点点伤痕。此乃白璧之微瑕而已。一向之花容玉貌，依然如故。然而其后，春琴对自己

①日本古代计时法：丑时（夜两点）和未时（下午两点）均称为第八个时辰。寅时(四点)是第七个时辰。

面上之微小伤痕引以为耻，常以绸巾覆面。终日闷居斗室，不在人前抛头。纵然骨肉至亲之门徒，亦难窥其姿容，以至引起纵多流言蜚语。

传中继续写道：

　　盖其伤热之微，几乎无损于其天赋之美。其所以不肯与人相唔，乃洁癖所致，系盲人对轻微伤痕之过虑也。

又说：

　　然而,竟是何等因缘,又过数十日,佐助亦患白内障,俄而双目失明。逮佐助眼前模糊，渐而不辨物体之状貌时，以骤然失明之异常步伐走到春琴面前，狂喜高呼曰：‘师傅！佐助已经失明，可终生不见恩师尊颜之微瑕矣。岂非恰在最佳时刻成为盲者乎 寔是天意也。’春琴闻之,怅然而叹者良久。

传中由于同情佐助之真情，不忍道破事情之真相。那么，传中有关此事的前后经过，只能故作曲笔，说他突然患了白内障，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且，不论春琴怎样有洁癖，怎样有盲人之过虑，假如只是无损于天赋之美的点点烫伤，又何至以头巾覆面，不愿见人呢？事实上是她那花容月貌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了。

据鸭泽女士和其他两三人说：“盗贼提前进入厨房，点把火烧开水之后，提着水壶闯进闺房，将壶嘴儿对准春琴的脸迎面浇了下去。原本目的就是为此，因而并非寻常之偷儿，也不是周章狼狈之余才干的。那一夜，春琴完全不省人事。直至翌晨，虽已苏醒，但是烫得溃烂的皮肤直到干爽些，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可见烫伤十分严重。”

关于她的容颜惨遭毁坏一事，流传着种种奇闻怪论。有人说她毛发脱落，左半边已经秃头，这恐怕也不能只当无稽之谈而予以排除。佐助从此以后，因失明之故，才难得见她毁容之面。但所谓“虽属近亲门徒亦难以窥其容颜”，这是怎么回事呢？绝对不让任何人看见，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吧！实际上，像鸭泽照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没有见过。但，这位老妪也尊重佐助的心愿，绝不向人道出有关春琴容貌的秘密。笔者曾问她一次，她说：“因为佐助坚信他师傅一直是个美貌的丽人，所以，我也随他那么想了。”详情她是不肯透露给外人的。

23

春琴逝世后，十几个星霜，佐助曾把自己失明的原委对身边的人谈过。据此，当时的详细情况才逐渐查明。原来，在春琴遭到暴徒袭击的那一夜，佐助同往常一样睡在春琴闺房的邻室。听到有响声，睁眼一看，长明灯已经灭了。昏暗中有呻吟声。佐助大吃一惊，纵身跃起，先点上灯，提着纸糊灯笼，向设在屏风那边的春琴卧铺奔去。灯笼朦胧的灯影从金色的屏风上反射过来。就在这摇曳的灯光下环视室内景况，却不见任何凌乱迹象，只在春琴的枕边扔着一把铁壶。春琴也在被褥中静静地仰卧，不知为何，不住地呻吟。

佐助最初以为是春琴被恶梦魇住，便喊道：

“师傅！您怎么啦？师傅！?”

他走近枕侧，想要推醒师傅，但他不禁“啊”地叫了一声，捂住双睛。春琴痛苦地说：“佐助啊，佐助！我已被人残害得丑陋不堪，不许你看我的脸！”

春琴又痛苦得气息奄奄，边扭动身子，边拼命地挥舞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佐助便说：

“ 请放心,我不看您的脸,已经遵命闭上了眼睛。”

他将提灯撤到远处。春琴也许听了这番话，精神一放松，顿时不省人事，其后如在恶梦中，不断地说胡话：

“ 不要叫任何人看见我的脸,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佐助安慰她：

“ 您何须那么挂心！待治愈烫伤，就会恢复原来面貌的。 ”

春琴却说：

“ 这么严重的创伤，面容岂有不变之理！那些宽心话，我连听都不想听！更要紧的是，一定不要看我的脸！ ”

伴随着她神智逐渐恢复，这番话越来越说个不停。除医生而外，连在佐助面前都不愿露出她的伤势。当换绷带和膏药时，人们全被赶出病室。

佐助只在那天夜里奔向春琴枕边的一瞬，看了一眼她那被烫烂了的面部。但他不忍正视，刹那间便背过脸去。因此，在摇曳的灯光下，给他留下的印象仿佛并非人体，不过是个奇异的幻影罢了。其后，只能看见春琴从绷带缝里露出的鼻孔和嘴。想来，如同春琴怕别人看见自己的脸，同样，佐助也怕见春琴的脸。他每当走近病室时，力求闭上眼睛或移开视线，因此，春琴的相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而且自动放弃了可能知道的机会。

然而,当疗养奏效,伤势迅速痊愈时,一天,病室里只有佐助一人在身伺候。春琴闷闷不悦，突然问：

“ 佐助！你看见过我这张脸吧？ ”

佐助回答说：

“ 不,不,没有看见过。您说过不许看,我怎么能不遵守您的吩

咐呢？”

于是，春琴说：

“不久伤势就会好的，不能不解下绷带，医生也不会再来。这样，其他人姑且不论，你不可能不看我的脸呀！”

一向要强的春琴，也许由于气馁，第一次哭了起来。从绷带上不断地按着双目拭泪。这时，佐助也黯然神伤，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惟有相对而泣。然后，佐助似乎决心已定地说：

“好吧，我一定想办法不看您的脸，请放心。”

其后数日，春琴已经能够起身下床，随时解下绷带都没有问题。当治愈到这种程度时，一个清晨，佐助迅速从女仆房间将女人用的镜子和银针偷偷拿来，他端坐在床上，边照镜子边将银针刺进自己的眼里。他这样做，并非由于他具有以针刺目就会失明的常识，而是由于探讨尽可能用痛苦较小的简便方法使自己变成盲人。

他先试着用银针刺了一下自己左眼的黑眼珠。想刺黑眼珠好像并不容易。但是，白眼珠坚硬，银针更刺不进去。而黑眼珠柔软，刺上两三下，碰巧就会噗哧一声，刺入二分左右。刚刺了进去，他就立刻感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视力逐渐消失了。既不出血，也不发烧，甚至几乎没有疼痛之感。因为这是破坏水晶体组织，所以被看作是患了外伤性的白内障。

佐助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刺伤了自己的右眼，转瞬间两只眼睛全都失明了。不过，据说刚刚刺伤眼睛以后，还能模糊地看见一点物体的形状，过了十天左右，才一点儿也看不见了。

不久，春琴不再卧床以后，佐助用手摸索着走进了内室，在春琴面前顶礼膜拜说：

“师傅，我已成为盲人，终生再也不可能看见您的容颜了。”

“佐助，这是真的吗？”

春琴只说了这么一句，便久久地默然沉思。

佐助有生以来，前前后后，从未享受过这沉默的几分钟内所感受到的快乐时光。据说古时人称恶七兵卫的平景清① 因感到源赖朝② 颇有才干，便断然放弃复仇之念，并发誓不再与此人谋面，竟抠瞎自己的双眼。佐助虽然和此人动机不同，但其斗志之悲壮却毫无二致。

然而，春琴有求于佐助的，果真是这件事吗？往日春琴流着泪向佐助说的话，难道其含意是“我既然遭到如此不幸，望你也变成一个盲者”吗？这一点，实难揣度。

但是，“佐助，这是真的？”这简短一语，在佐助听来，她似乎高兴得在发抖。随后，他们二人在相对无言的泪光中，唯独盲人才具有的第六感功力，在佐助的官能中萌生，使他能够自然而然地领悟到：春琴之心除了感谢，别无他念。他感到直至今日，虽与春琴有肉体关系，但是两颗心却被师徒之别隔在两处，而如今才心心相印，汇合成一道热浪流去。他又想起少年时在壁橱的黑暗世界中练习三弦琴的情景。但是，现在和那时的心情截然不同。

大凡盲人都还具有光源的方向感。因此，盲人的视野里是有微光的，并非漆黑一团。佐助明白：今天失去了外界的眼睛，却睁开了内界的眼睛。啊！这才是师傅真正居住的世界！他感到这次总算能够和师傅居住在同一个世界了。他那已经减弱的视力，无论是室内的景况，还是春琴的模样，全都看不清了。但是惟有缠着绷带那张脸的位置，依稀映在微明的视网膜中。但他以为那不是绷带，而是两个月前师傅那丰腴美妙而白皙的脸，如同接引佛③

①日本平安朝（797—1087）末期武将。因杀其伯父，人称之为“恶七兵卫”。他投降源赖朝之后，绝食而亡。

②源赖朝（1147—1199），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武家政治之创始人。

③日本古代佛像，画着阿弥陀佛率众菩萨从极乐净土来到尘世，迎接魂灵。

般，在混沌的光圈中浮现。

24

“佐助,你不痛吗?”春琴问道。

“不,不痛。比起师傅的大难来,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天夜里,歹徒们潜入闺门,叫您蒙受了大灾大难,而我却毫未察觉,睡在梦中。这完全怪我粗心大意。您夜夜让我睡在隔壁，就是为了防备这样的事情。可是，发生这样的大祸，让师傅受苦，而我自己却安然无恙，这无论如何也使我心中不安，让我遭点报应就好了。因此,我向神佛祈祷,朝夕叩拜:‘请赐给我灾难吧!这样下去,我实在愧疚,终于奏效,感谢上苍,我宿愿克遂。今晨起床之后,双目已经失明，成了这般模样。一定是神佛怜悯我的心愿，答应了我的要求。师傅，师傅！我看不见您已毁坏的面庞。至今还能看见的，只是三十年来一直印在我眼底的师傅那副令人怀念的容颜。请您一如从前，让我服侍于左右吧！我由于突然失明的悲伤，举止不大自如，伺候您也可能很不中用。然而，您身边的一切琐事，希望您不要交给别人去做。”一束朦胧的光射来，佐助知道那是春琴的容光，便用失明的双目望去。

春琴说：

“你竟能为我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好高兴哟！我不知道得罪了谁，遭到了如此不幸。说真心话，我如今的样子，宁肯叫别人看见，唯独不希望叫你看见。这番心意，难得你能知情。谢谢你。”

“啊！谢谢。听师傅的一番话，我是多么高兴！这是我用双目失明也换不来的。想叫师傅和我陷于悲伤和不幸的那个人，不知他家居何处，姓甚名谁。如果他们毁坏师傅的容颜，是为了想让我

处于困境，那我就只好不看师傅。只要我也成为盲人，就等于师傅没有遭受不幸。他们苦心策划的毒辣阴谋也就化为泡影了。这恐怕是那些坏人们没有料到的吧！真的，我不仅没有什么不幸可言，反而更感到无比地幸福！我一想到我对那些卑鄙的家伙将计就计，以智取胜，心里就非常痛快。”“佐助！什么也不要说了。”

失目的师徒二人，相拥而泣。

25

二人转祸为福。最了解他们其后生活状况的尚存者，只有鸭泽照老妇了。她今年七十一岁，明治七年以帮忙兼学徒的身份而住进春琴家中时，她才十二岁。老太太除向佐助学丝竹之道而外，还周旋于两位盲人之间，是一名不须牵手引路的联络员。只因一位突然失明，而另一位虽说自幼就是盲人，但饭来张口，事事不用动手，是一位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妇女，因此，必须有一名承担照料之责的第三者介入，尽可能要雇一个不隔心的少女。

鸭泽照老太太被录用之后，由于对她的本质中意，深得二人的信任，便一直长期地伺候他们。春琴死后又伺候佐助，据说直到明治二十三年佐助获得检校的职位，她一直留在二人身边。鸭泽照老太太明治七年到春琴家来时，春琴已经四十六岁，她那次遭人暗害后，已经过了九年，算是个老妇了。她告诉鸭泽照，她的脸因故不让、也不许别人看见。她身穿凸纹薄绸的圆领短和服罩衣，跪坐在厚厚的坐垫上，用浅黄灰色的绸布包头，边角直垂眼睑，只露一点鼻子，将双颊和朱唇全都遮盖。

佐助刺瞎眼睛时四十一岁。进入暮年，双目失明，该是多么不便啊！尽管如此，他却无微不至地照料春琴，努力让她丝毫也不感

到不便。那副尽职尽责的样子，从旁看来，无不深受感动。

春琴也觉得别人的照料不称心。她说：“我的身边琐事，明眼人反而不胜任。由于多年的习惯，佐助最为熟悉。”穿衣，沐浴、按摩、入厕，一切都靠佐助操心。因此，鸭泽照的职务与其说是伺候春琴，莫如说以处理佐助的身边琐事为主，很少直接接触春琴的身体。只有照料饮食吃饭，没有鸭泽照在场，是万万不可的。

此外，还有传递需要的物品等工作，间接地帮佐助伺候春琴。例如沐浴归，照女士将二人送到浴室门口，然后退下。听到鸣堂呼唤时，再去迎接。这时，春琴已经走出浴池，穿好浴衣，裹上头巾，而沐浴当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佐助一人去做。

盲人给盲人洗澡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像春琴曾以手指抚摸老梅的树干那样摸索着搓洗吧！其费时费事，万般照此行事，不胜繁琐，真令人有些看不下去。而佐助却似乎把那些麻烦当成了享乐。别人心想：“呀，真行，竟然过得下去！”而他二人却如同不声不响地分享细腻的爱情。

思量起来，失去了视觉的男女相爱，只在触觉的世界里寻求欢悦，其乐何如，毕竟是我辈难以想像的。因此，佐助献身地待奉春琴，而春琴怡然自得地希求佐助的服侍，两厢都不知厌倦，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佐助在陪伴春琴之外，还要挤出时间去教众多的男女弟子。每当这时，春琴却闷居斗室，无所事事。春琴赠给佐助一个雅号——琴台，把以前教育弟子的工作全都交给了佐助。门前挂的音曲指南的牌匾，特在鵙屋春琴的名字边，用小字写上“温井琴台”这个名字。

佐助的忠义与温顺早已赢得近邻的同情，因此，自此以后，比春琴任教时的门徒更多。可笑的是，佐助教徒时，春琴却独居幽室，醉心于倾听黄莺等小鸟的啼叫声。当非要佐助帮忙不可时，哪怕他正在授课，也要连声呼喊：“佐助，佐助！”佐助便放弃一切，立

刻去内室。

佐助因常要在春琴的左右伺候，便不肯外出教课，只在家中教授门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道修町春琴家的“鵙屋商号店”已逐渐衰落，每月资助春琴的生活费也时有中断。若非因此，佐助图个什么去教音曲呢？他忙里愉闲，像一只孤雁飞到春琴身边，料想即使教课时也一定焦躁不安；同时，春琴也正因同样的相思而烦恼吧？

26

佐助继承了师傅春琴的事业，虽然收入微薄，却在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他为什么不和春琴正式结婚呢？难道是春琴出于自尊心，至今也还拒绝这门亲事吗？据鸭泽照老太太听佐助亲口说：“春琴已经软下来了。可是佐助见如此春琴却很悲伤。他说，不能想像春琴会是一个可悲的女人，可怜的女人。

毕竟盲人佐助，对现实已经闭上了眼睛，进人了万劫不变的悟性境界。在他的视野里，只有记忆中的昔日乾坤。假如春琴由于身遭横祸而改变了性格，那么，此人便不是春琴了。假如他不论何时何地，心里想的不是从前那位傲慢的春琴，那么，至今他眼里美丽的春琴的形象便会立刻遭到破坏。因此，他们不肯结婚的原因，可能不在于春琴，而在于佐助。

佐助是把现实中的春琴当作唤起心灵境界中春琴的媒介，所以，不仅避免和春琴形成同等关系，恪守主仆之礼，要比以前更加自卑，更加竭诚服侍，努力使春琴尽可能早日忘却不幸，恢复往日的自信。至今他依然如故，甘于微薄的薪金，过着和男仆同样的粗

食敝衣的生活，将自己的全部收入供春琴享用。此外，他为了压缩日常开支，还减少了仆人，从各个方面进行节约。凡是慰藉春琴的开支，却又尽力做到绝无疏漏。因此，佐助失明以后，比起以前更加辛苦了。

据鸭泽老太太说，当时弟子们同情佐助的衣着过于寒酸，有人奉劝他衣冠整齐些，但他全当做耳旁风。而且，他至今依然禁止弟子们称他为“师傅”，要叫他“佐助君”。对此，弟子们实在为难，只好留心尽量不叫他的名字。但是惟有鸭泽老太太，由于职责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经常称春琴为“师傅”，而称佐助为“佐助君”，已经这样叫惯了。春琴过世后，佐助把鸭泽老太太当成惟一的谈话伙伴。由于这种关系，他们有时一同沉湎于思念亡师的回忆之中。后来佐助也当上了检校，这时谁也不再避讳地称他为“师傅”或“琴台先生”了。

但是，虽然拥如此身份，佐助还是喜欢鸭泽老太太依旧叫他“佐助君”，不准她用尊称。佐助曾对鸭泽说：“大概任何人都认为瞎了眼睛是不幸的。但是，我自从失明以来，从未体味过这样的感情，相反，心里却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变成了极乐净土，仿佛只有我和春琴师傅两个人活着，居住在莲台之上。这是因为我瞎了眼睛之后，以前所看不见的许多东西却能够看得见了。就连春琴师傅的容貌，能够真真切切地欣赏她的美丽，也是在失明以后。另外，对她手足的娇柔，肌肤的艳丽，声音的优美，也都真正地理解了。为什么当我眼睛好的时候，并不曾感受这么深呢？真令人惊奇。尤其是师傅弹奏三弦的美妙琴音，也是在我失明之后才品味到的。平常只在口头上总是讲：‘师傅是这一行的天才。’但是，现在才总算理解师傅琴艺的真正价值了，与我不成熟的技艺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对此，我很惊讶。从前我竟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么罪过呀！回顾过去，自己是多么愚蠢！因此即使老天爷说再让我重见

光明，我也会拒绝的。师傅和我，只因双目失明，才享受到明眼人得不到的幸福。”

佐助的话没有越出他主观的范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客观一致，仍是疑问。

然而，别的事姑且不论，只是春琴的技艺，难道不是以遭到意外的不幸为一大转机，才有了显著的进步吗？不论春琴有多么大的音乐天赋，倘若没有尝到人世的辛酸，就很难悟透艺术的真谛。

春琴从来都是娇生惯养。对别人要求很苛刻，自己却没有受到劳苦和委屈，又没有人挫伤过她高傲的自尊心。但是，苍天给了她严峻的考验，使她徘徊于生死关头，粉碎了她的狂妄自大。思量起来，毁坏她容貌的灾难，从种种意义上说，倒是一剂良药，不论在爱情上或艺术上，都使她达到了做梦也不曾想过的美妙境界吧！

鸭泽老太太屡次听到春琴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而独自弹奏三弦，并且也看到佐助在春琴的身旁如痴若呆地垂下头来一心一意地侧耳谛听的情景。同时，许多弟子都对从内室传来的绝妙琴音表示惊讶，甚至喃喃地说：“三弦琴上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装置呀？”

在那个时期，春琴不仅弹三弦的技艺高超，而且在作曲方面也悉心钻研，在深夜里悄悄地用指甲拨弦，斟酌音符，进行谱曲。鸭泽老太太记得的有《眷莺啼》和《六出飞花》两支曲子。前些天笔者请她演奏给我听，果然，足可窥知春琴作为一位富于独创性作曲家的天赋。

27

春琴自明治十九年六月上旬患病。病前数日，曾与佐助来到中庭，打开鸟笼，将宠爱的云雀放飞蓝天。鸭泽老太太只见盲人师

徒正手挽着手仰望苍空，倾听远天传来的云雀啼声。

云雀边不停地欢唱边越飞越高，没于云霄，久久不肯飞回。因飞去的时间过长，二人都有些担心。等了一个多小时，去雀还是没有飞回笼子。从此，春琴快快不快。不久，腿下部患风湿症。入秋以后，病势转重，十月十四日，因心脏麻痹而与世长辞。

除云雀而外，春琴还养了一只第三代天鼓，她逝世以后，天鼓依然活着，佐助长期悲恸不已。一听天鼓的啼声，便流泪；稍有余暇，便到春琴的灵位前焚香。有时抚琴，有时弹弦，奏一曲《春莺啼》。开头的几句歌词是："绵蛮黄鸟，止于丘隅。"[①] 此曲是春琴的代表作，大约是呕心沥血谱成的吧！歌词虽短，却附有极其复杂的间奏曲。春琴是听着天鼓的鸣叫，获得了此曲的构思。

间奏的旋律，从莺泪解冻[②] 山雪乍消的初春开始，将人们带进绚丽多彩的景色：溪流水涨，清波潺潺，松涛呼啸，东风驾临；山野飞霞，梅吐芬芳；樱花如云……，那琴声，还隐隐约约，诉说着越谷穿枝的啼鸟心音。

春琴在世时，每当奏起这支曲子，天鼓也欢欣雀跃地敞开喉咙，发出高音，要与丝弦的音色比个高低。天鼓听罢此曲，大概想起出生故乡的溪谷，怀念那广阔天地里的阳光了吧。

然而，佐助奏起《春莺啼》时，他在向往何处？佐助已经惯于以触觉的世界为媒介凝视观念世界里的春琴，如今则以听觉来补充观念世界中的不足了吧！人，只要没有失去记忆，就会在梦中见到故人。但是，像佐助这种情况，对于活着的情侣，也只能在梦中相会，说不定就很难明确地指出，哪一天才是他们永别的日子。

顺便一提，春琴与佐助之间，除上述出生后不久就给了别人的

① 见《诗经小雅》："绵蛮"，鸟鸣声。

② 见日本《古今乐歌集》卷一的春歌：雪后春归，莺泪解冻。

孩子之外，还生了二男一女。女儿分娩后死亡，两个男孩都还在襁褓中便送给了河内的农家。春琴谢世后，佐助对故人遗下的两个孩子似乎并不思念，因此没有想把他们接回来。而孩子也不愿回到失明的父亲这里来。因此，佐助直到晚年，既无子嗣，又无妻妾，在门徒的照拂下，于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恰是“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的逝世纪念日，以八十三岁的高龄逝世。他在二十一年的孤独生涯中，在脑海里塑造了一个与本人截然不同的春琴，其风姿竟越来越看得鲜明了吧。据说天龙寺的峨山和尚闻说佐助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一事，赞赏他转瞬间分清内外、化丑为美之禅机①，并说“庶几高人之所为也”。

不知读者阅罢，以为然否？

①佛教用语，指大悟大彻

盲人物语

于　雷译

在下的故乡，是近江国[①]长滨[②]的乡村。生于天文二十一年[③]——壬子年，那么，今年年庚几何呢？对呀，对呀，六十五岁。不，该是六十六岁了吧？

是的。据说我是四岁那年双目失明。起初，还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一点物体的轮廓。至今也还记得晴和之日，近江的湖光水色清晰地映入眼帘。但是，其后不到一年的工夫，就彻底成了个瞎子。也曾求神拜佛，却毫无功效。

二老爹娘是庄稼人。我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至于其后么，多靠众乡亲们怜恤，让我学会了揉腰捶腿的本领，艰难度日。这样一来二去，不错，十八呢，还是十九岁那年，碰巧有人介绍我到小谷[④]城去当差。靠他周旋，我才住进了城中。

①日本古国名，别名江州，位于今滋贺县。

②今日本长滨市，古商贸盛地。

③　即1552年。天文，日本第105代天皇即后奈良天皇（1532—1555)年号。

④位于今富山县西南，庄川的五谷之一。

不用我来啰嗦，列位大人先生也都十分清楚。提起小谷城，那可是备前守[①] 浅井长政[②] 公的城池。名不虚传，那位大人虽说年轻，却是一位非凡的首领。当时，他的父王下野[③] 守久政公也还健在。有种种流言，说他们父子不和。不过，据说压根儿在于久政公不对。因而以“长老”为首的众家侍似乎无不臣服于备前守长政大人。

据说，父子不和的起因是：长政大人年方十五，也便是永禄二年[④] 正月举行冠礼[⑤]，将从前的名字“新九郎”改为“备前守长政公”。娶了江南佐佐木拔关斋的老臣加贺[⑥] 守平井大人的公主。不过，这门亲事长政公并非情愿，说起来，纯属久政老爷强迫逼婚。老爷说：

“江南江北，自古战乱频繁。尔今虽然似乎稳定，但说不定何时还会爆发战争。假如南北联姻，作为议和的象征，将来便不会有战乱之虞吧！”

然而，备前守无论如何也不高兴做佐佐木手下家臣的佳婿。但严父之命，岂可不从。虽然娶了平井小姐，当父亲久政公命他亲赴江南与平井大人共斟喜酒，敬叙父子之礼时，他说：

“真是万分遗憾。只因父命不可违抗，我才做了平井那号人的门婿。这本就够委屈的了。再命我南下登门，以践父子之约，岂不荒唐！既生于戎马世家，就该审时度世，扬威于天下，然后成为武

①备前，古国名，位于今冈山县东南，山阳道八国之一。守，日本古代朝廷下各国的领主。

②浅井长政（1545—1573），日本战国时期武将。近江国小谷城城主。

③日本古国名，位于今木枥县。关东八国之一。

④　即 1554 年。永禄，是日本 106 代天皇正亲町天皇年号。

⑤成年人典礼，中国是二十岁，日本是十一至十五岁。

⑥　日本古国名，位于今石川县南部。

林栋梁之材。只有如此大志，才是武士应有之情怀。”

终于，他没有和久政公商量，便打发平井小姐回家了。做法么，若说“过分”，倒也可以说“方式粗暴”，老父盛怒，也就难怪了。不过，长政大人当年才十五六岁，竟怀那么大的志气，不论怎么说，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很像曾振兴浅井家运的先辈亮政公，生来便有豪杰气魄。有如此主公，家业必万兴昌隆：“真是个俊杰！”

众家臣一致推崇长政公的才干，竟无人去久政老爷家当差。据说久政老爷无奈，只得将户主的身份让位于长政大人，独自携井口夫人隐于竹生岛①。

不过，这些都是我去当差以前的事。当时，他们父子关系已经渐趋和睦。久政公与井口夫人都从竹生岛归来，住在城中。大约是长政公二十五六岁那一年吧，他已再婚。夫人么，说起来有点诚惶诚恐，正是织田信长② 大人的妹子阿市。

传说信长公自美浓国③ 赴京城时，心想：“若论今日江州之杰出武将，大概尚无胜于备前守者，虽然他还年轻，涉世不多。”

“不能与我家结亲吗？如能慨允，织田、浅井两家可通力合作，消灭据守观音寺城④ 的佐佐木六角，再直取京都，将来由你我二人统治天下。假如想要美浓国，可以奉送。另外，越前国的朝仓，因与浅井家情深谊笃，我决不随意染指。假如越前国要一份遵旨照办的誓言，则……”

那番话说得多么郑重！

对方说：“既然如此，那就……”

①位于滋贺县东北，琵琶湖北，松竹繁茂，恍如蓬莱。

②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古代名将。安土城主。征战屡胜，威震天下，但后被家臣明智光秀击败，遂自刎。

③日本古国名。位于今岐阜县南。风光秀丽，以产美浓纸闻名。

④位于香川县西。

婚事就这样谈妥了。关于此事，当时长政公虽然娶了佐佐木侍臣家的小姐，但他刚刚强烈拒绝拜佐佐木家臣的下风。想不到，征服多国、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信长公竟然如此主动而殷切地期盼着长政公成为织田家的快婿。明知那是出于精心策划的武家谋略，但是，人哪，本就该尽可能地抱有更大的希望嘛！

那位已经和长政公断绝关系的前妻，大约只与长政公共同生活不到半年。关于她的事，在下不甚了了。但尊贵的小姐阿市，还没坐上花轿之前，早已是斐声遐迩的绝代佳人。她与长政公夫妻关系极其和睦，儿女挨肩诞生。

那时，少爷、公主，合起来大约两三位吧。大公主名叫茶茶，是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就是她，后来竟深得太阁殿下① 的钟爱。真是受宠若惊！她成为右大臣秀赖② 大人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淀夫人。诚然，人生的前程不可估量啊！从那时起，茶茶夫人更加风姿娇美，脸庞、鼻子、眼神和口型等等，简直像从母亲脸上描下来的，即使我这个盲人，也仿佛朦胧地看在眼里了。

的确，像我这样的卑微之徒，何等造化，竟有幸在高贵的秀赖大人的侍女身边做事！

是的，是的，正是。忘了开讲之前略加交代。我最初是为武士们做按摩。可是，城中一旦陷于苦寂，武士们就喊“喂，喂，和尚！弹弹三弦琴吧！”应武士们的要求，我曾唱过一些世上流行的小调，

①对天皇之下、众臣之上的摄政、太政大臣、以及将关白让位于子者的敬称。殿下原来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之尊称，后扩展到摄政、关白。一般专指丰臣秀吉(1536—1598)。秀吉，古代著名武将。幼名曰吉丸，初名木下藤十郎，后侍于织田信长，曾改名羽柴秀吉，信长亡后平定天下。1585 年任关白，赐姓丰臣。又任太政大臣。称之为太阁。

② 秀 赖（1573—1615），秀吉之子。曾任右大臣，位居太政大臣之下。大阪兵败与母淀夫人一同自尽。

大约风声传进了市夫人的耳朵吧，便对佣人说：“听说有个很会唱歌、又会逗乐的法师，你去把他带来！”

其后，参见夫人两三次，这便是我步入深宫的开端。对呀，对呀。不，那是个大城市，除武士之外，还有各路高手前来当差。连唱‘猿乐’[①]的大夫也应邀表演。因此，像我这号人本是无缘取悦于夫人的。或许那位贵妇听了下里巴人的流行小曲反而感到耳目一新了吧？何况那时，三弦琴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只有玩票的人稀稀拉拉地操练。大约那新奇的琴音使夫人惬意了吧。

不错。在下学会此道，并未跟随固定的师长。不知怎么，自幼爱听音乐，一听，立刻就能记住曲谱，不用教，就自然而然地会弹会唱。这就样，不过是时常为了解闷才玩玩，却不知不觉多学了一门技艺。不过，毕竟原本是业余消遣，不配演奏给别人听的。

也许是拙劣技艺竟蒙青睐了吧，总是受到赞许。每逢演奏，都收到可观的奖品。啊，那时节，恰是战国时期，女侍们无所事事，便为消愁解闷而抚琴。另外，深庭闷居得太久，为了不至于意志消沉，还在门里院外不时地举办热闹的演唱会。是啊，那并不像现代人想像中那么声势浩大。特别是市夫人擅于丝弦，寂寞难耐时便奏起琴来。当时，我忽而操起三弦琴，不论什么曲子，都能当场合奏，这似乎使夫人十分称心，夸了一句“伶俐的东西！”从此，我便一直服务于内宅了。茶茶小公主也以还不大会转动的舌音叫我“法西（师）”“法西”的，把我当做朝夕陪伴的玩耍伙伴，常说“法师！为我唱一首《葫芦歌》呗！”

啊，那支《葫芦歌》是这么唱的：

隐秘的屋檐下，

①日本古代滑稽戏曲之一，据说是中国唐代传入日本的杂技。

种了一颗葫芦苗。
来呀，
让它爬呀，
结果呀，
任情地摇摇晃晃，
晃晃摇摇。

还有：

哟，漂亮的彩壶型草帽①！
那可是地道的河内国② 特产。
唉嗨哟，嗨哟，
嘿哟，唉嗨哟，
明知伤口崩裂，
依然脚下不软。
轰隆隆。
唉嗨哟，嗨哟。
唉嗨哟，嗨哟。

此外还有许多歌，即使记住曲调，也忘了歌词。唉，人一老哇，不中用罗！

其间，织田信长与浅田长政二位大人失和，两家开始交战。那

① 此句见《闲吟集》（作者不详）室町时期流行小曲。
② 日本古国名，位于今大阪府。

是哪一年呢？啊，"姉川[①]会战"，那是元龟之年[②]吧？这些事，列位大约都是读书人，会洞晓一切的。那多半是我当差不久的事。所谓两家"失和"，指的是信长公未经与长政公打个招呼，便进攻了越前国朝仓[③]大人的领地。

原来，浅井家远在爷爷辈的佐政公时，便靠着朝仓大人的支持才宏图大展。从那以后，一直承蒙朝仓大人的恩泽。正因如此，当织田家与浅井家结亲时，信长公才发出坚定的誓言："决不对越前国下手！"然而，还不到三年，忽然将誓约书变成一张废纸。

首先，本已隐居的下野守久政公怒气冲冲地来到长政公的府邸，说：

"不对我家打一声招呼就出手，岂有此理！信长这家伙是个轻薄之徒！"他还召集近臣乃至杂牌武士，气势汹汹地说：

"信长这个家伙早晚要灭亡越前国，再向我城进攻。趁着越前国城池尚固，我们必须与朝仓联手，打败织田信长！"

不论长政大人还是众家臣武士，一时都缄口无言。

很多人说："这件事么，撕毁盟约，固然，是信长公的恶德。但是，朝仓大人利用我们两家有约，竟对织田家非礼行事；特别是尽管信长公多次进京，朝仓家却一次也不曾遣使接待，这令朝廷和幕府[④]的文臣武将们也不胜惶恐。即使与织田家为敌，纵然我主与朝仓家携手，也毫无胜算。因此，眼下还是敷延塞责为好。只向越前国派出千人上下的援军，对织田家则巧加周旋，不知主公意下如

①滋贺县东浅井郡的一条河，发源于伊坎山，注于琵琶湖。1570年织田信长大败浅井长政与朝仓义景之古战场。

② 日本中兴正亲町天皇年号，1570年。

③日本古国名，位于今福井县东部。北陆道七国之一。当时越前守是朝仓义景（1530—1573），为织田信长所灭。

④朝廷之下掌握实权的武家政治中心。

何？”

闻听此言，久政公愈加恼怒：

“尔等末将，胡说些什么？不论他织田信长是鬼还是神，难道你们以为浅井家可以忘掉父辈以来蒙受的大恩大德吗？难道可以对朝仓家的劫难坐视不管吗？如此行事，岂不全体武士声名扫地；浅井一家，满门耻辱吗？孤王哪怕只剩孑然一身，也决不做个无情无义的胆小鬼！”

他对全场怒目而视，盛气凌人。老臣们多加抚慰道：

“唉呀呀，别说得那么性急。还是仔细斟酌一下吧！”

久政公竟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地说：

“尔等是嫌我年迈碍事,想叫孤王剖腹自尽吗？”

总之,老人嘛,情义为重。那番话语,只好姑妄听之。不过,久政公长久以来就怀有偏见，认为家臣们瞧不起他，好不容易才帮长政公娶了媳妇，却遭嫌弃，又娶了阿市小姐。这事依然衔恨在心。所以，久政公的怒气有几分是针对长政公而发。

“瞧，糟了吧！难道不是因为不听老子的话，才弄到如此地步吗？搞到这种分儿上，还对那个骗子织田信长讲什么客气？被他这么蔑视，还想退缩，长政儿大约是被老婆的娇媚迷住，不忍心对织田家弓刀相见！”

备前守长政公一直默默地倾听父王与众家臣的争辩。这时，他才喟然叹曰：

“不错，父王言之有理。儿虽是信长家之婿，却不肯有负于先祖之恩。织田信长在这儿立下的誓约书，明日速速派人拿去，退还给织田家吧。不论信长如何炫耀他们的气势如狼似虎，倘如我们与越前军齐心合力,对织田家决一死战,难道不能战败他们吗？”长政公的话斩钉截铁。众将士又别无选择，便全体下定了决心。

然而其后，每当议论战事时，老父和长政公依然所见相左，很

难融洽。长政公既是名将风范，又素日豪气冲天，威风凛凛。按他的想法，对付料事如神的织田信长，不能这么慢慢腾腾；最好打他个反攻，血战一场。但是，父王由于年事已高，凡事都要审慎考虑，反而招致不利。

长政公精心策划：当信长公从越前向京城撤退之前，与朝仓军联手，杀进美浓，攻占歧阜。因此，信长军会迅速地长驱直下。但是江南有佐佐木六角一族，不可能顺利通过。浅井军可趁机夺回歧阜。在佐和山前待机交战。为此，织田信长的首级，必落掌中。

长政公派遣使臣去见朝仓。但朝仓公的座落在一乘谷的官府里，也全是些慢性子人。他们说：

“千里迢迢，开赴美浓。如果首尾被围，必遭不测。”

以朝仓为首，竟无一人赞同。回信中说：“与其按此计行事，莫如待织田信长对小谷城大军压境时，我方率众助阵。”

竟是这样一封客套的复函。可叹，长政公的韬略作废了。当他闻听此复时，据说痛述衷肠道：“啊，连朝仓也道出如此优哉游哉的话呀！这就看清朝仓义景的为人了。凭他这愚鲁之身，欲胜机灵之信长，十之八九毫无希望。和这些只对老子唯命是从的废料们混在一起，我的命运算是气数尽了。从今以后，不论浅井家业还是我的生命，都不会久长了。”

他似乎恍然彻悟。

其后，爆发姊川和坂本① 大战。虽曾一度议和，但转眼和谈破裂。由于织田军紧逼，浅井家的领地日渐瘦削。没错，诚如名将所言，长政公的话断得很准。仅仅两三年之间，佐和山、横山、大尾、浅妻、宫都、山本、大嵩等城池被逐次攻占，小谷成了一座孤城，山麓敌军已严密地兵临城下。

①滋贺县北比睿山东麓，即今大津。

进犯大军以六万余骑之雄威，恰似蚂蚁爬行般层层包围，水泄不通。长政公任大将军，柴田修理之介①、丹羽五郎左卫门、佐久间右卫门尉② 等著名勇士也都参战。当时的太阁殿下——丰臣秀吉大人用的名字是木下藤十郎，在距小谷城约八九百米的御虎前山构筑工事，观察城中的态势。

浅井大人的家臣中也不乏非常杰出的大将。但是，连值得信赖的人也会变心，逐渐降于织田大人。于是，浅井家的势头日渐衰微。

城中关押着做为人质的女人和小孩，还有从四处小城流亡而来的武士，比平时多了大批的人丁。起初，人们群情激愤，日日夜夜竞唱小曲：

忧也匆匆，
喜也空空；
待到醒来时，
一切似梦中。

其间，久政公父子的营寨之间，即中寨守将浅井七郎大人与同是僧侣声援者的大人们与藤十郎暗中勾结，将敌人引进寨里，于是，城中俄然冷清得如同烈焰熄灭了一般。

这时，信长公的使者来见说：

“你我两家失和，究其祸根，是由朝仓引起。然而如今，我军已攻克越前，击毙义景。我方对越前已无恨无怨，而且，对方再也不

①八大省之下有个掌管宫内事务的衙门，叫“修理职”。“介”是次官。

② 兵卫府官员，负责宫门一定区域的警卫，左、右卫门。尉是判官中的四等官，约六七品。

会对我无礼。你方如城门大开，人马撤出，那么，姑念你我两家亲情厚谊犹存，我方必恭谨不怠。你今后听命于织田麾下，如能鞠躬尽瘁，可将大和一国分封与你。”

圣旨可谓恳恳切切。

城里议论纷纷。有人说：“给安排了好出路！”因而沾沾自喜；又有人说“：不，不，这恐怕不是织田大人的真心。他是想救走阿市妹妹之后，再逼信长公剖腹……”

长政公概不应允，当面对使者说：

“信长公美意，不胜感激。但照此结局，活下去还有何意义？败将只求效命于疆场。请回将军帐前，具实以禀。。”

信长公又再三派出使者说：

“看起来，是信不过我。而我说的话都是诚心诚意。务请消除战死之念，安心地撤走吧！”

然而，长政公既已下定决心，不论再说什么，也全然不听。

后来，八月二十六日夜，邀来御菩提寺的雄山和尚，求他请小谷城后的曲谷石匠凿成石碑，刻上戒名“德胜寺殿英宗清大居士”，并将石碑之背凿成凹面，亲笔题上誓词。然后，于二十七日清晨，召集死守城池的武士们，拜雄山和尚为主持，长政大人端坐石碑旁，接受众家臣的焚香法事。本来长政公命众人退下，但因众家臣死活求允，才留下焚香。

且说那块石碑，被偷偷地运出城外，沉入距竹生岛八九百米以东的深深湖底。城中武士见此情景，莫不把决心战死一事牢记心头。

恰是这一年的五月，市夫人生下小少爷。夫人因产后疲劳，索居月余，在下始终留在身边陪护，或为她揉肩捶腰，或陪她闲话家常，聊尽慰藉之意。

是的。长政公虽然生性暴烈，但是对待夫人却极为温存。他

白天豁出命地工作，一旦回到内宫便快快活活地饮酒，处处体贴夫人，甚至对侍女们和我开开玩笑，仿佛连几万大敌四面围城一事，也全然不放在心上。

怎奈有关王爷的夫妻关系，即使贴身服侍的佣人也很难搞得清楚，但也理解市夫人夹在兄长与夫君之间，心情一定很痛苦，而长政大人对夫人，恐怕是既可怜又同情，劝她不要以为脸上无光，在给她打气吧？谈起来，那时节，我一到大人驾前，大人便发话：“喂，法师！弹三弦琴已经无聊，为了助酒兴，没有更让人开心的节目吗？何不跳个‘捆绑舞’[1]瞧瞧！”

我便跳起拙笨的舞，权当余兴。唱道：

十七八的小妞，
好像细布条
在竹竿上晾晒。
拽过来呀，
真可爱！
拉过来呀，
真可爱！
搂住比线还细的小蛮腰，
越搂越可爱。

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滑稽表演的田舞[2]。当听我配合动作唱到‘绒线般的细腰’时，大多数人都捧腹大笑。尽管是个瞎子，竟用

①日本古代歌舞剧“狂言”的剧目之一。主人将两名年轻使者捆绑后出门。二人闯入酒库痛饮。

②日本古代仪式舞，祈祷五谷丰登。

那么奇特的手式起舞，一定令人好笑。不过，夹杂在全场观众喧闹的笑语声中，我听到了市夫人的笑声。那时我想“：啊，心情好一些了。”我的工作激情多么高涨啊 然而，可悲的是随着日月更替，不论我想出多少新花样叫他们看得有趣和开怀，也大多只能获得“ 嘿 ”的一声浅笑，转眼连一声浅笑也听不见了。

那一天，夫人说肩部疼痛得剧烈，要我给治一治。我便绕到夫人身后为她搓背。夫人坐在褥垫上，双臂搭在扶手，满以为她在似睡非睡地打盹儿，不料错了，原来夫人在连连叹息。

以前，每当这时，我总是陪她说话，可是近来，由于她轻易不肯开口，我也只好唯命是从地按摩。但这并没有使我受到什么拘束，因为毕竟盲人的敏感远远胜于明眼人。何况我日夜遵命为夫人按摩，对她的身体状况大致清楚。也许由于连她的胸部都自然而然碰到我指尖的缘故，一种郁郁之情，油然而兴。

当时，夫人虽然已经二十二三岁，成为四个孩子的母亲，但她天生丽质，至今也未曾真正受过苦，连重感冒都不曾有过。

说这话真是罪过：提起夫人那丰腴、柔润的肉体，即使隔着绫罗华装而按摩，给人的手感也与其他女侍截然不同。的确，这一次是生了第五胎。虽然委实有些消瘦，但瘦也不失其美。那身姿苗条得举世无双，令人不胜惊讶。说实话，我活到今天，曾长期地按摩度日，触摸过数不清的妙龄侍女，尚无一人身体像夫人那么柔润。而且她肌肤滑腻，手足如脂，似潮似粘，犹如饱含晨露。大约那便是真正的所谓‘ 玉肌 ’吧！

夫人自己表示：“ 我产后头发也明显地稀薄了。 ”尽管这么说，夫人的发丝依然浓密地披在背后。若与寻常人比，发丝多得叫人发愁。那好像一根根整齐排列、细微微、直条条、沉甸甸的凝重发束，沙沙地抚摸着服饰、铺满了整个后背，以至按摩肩部时构成干扰。

然而，这位尊贵的夫人，当城池覆灭时，其命运又将如何呢？她那秀玉般的肌肤、修长的乌发，以及包裹着娇小骨骼的柔媚身躯，难道也都将伴着城池的望楼一同化为烟尘吗？纵然草菅人命已是战国时期的惯例，然而是何道理必须杀害如此着人怜爱的丽人？

如今，难道信长公就不想搭救他骨肉相连的亲妹妹吗？啊，如我者流，即使那么牵挂，也力所不逮。不过，今生有缘，能在身边伺候夫人。只因生而为盲，我多么洪福滔天啊，能够双手接触如此夫人的贵体，朝夕为她按摩腰部，仅此一事，也深感工作得很有意义。不过，每当思量这份善事还能维持多久，便感到前景毫无乐趣，徒然，心头变得凄苦。

于是，夫人又叹息一声，呼唤道：

“弥市！”

城中都叫我“和尚”、“法师”的，可是夫人说“不能光叫和尚！”她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弥市”。

“弥市，你怎么啦？”当时她反复地问。

“哦……”我心里战战兢兢。

“一直没使上劲儿呀！再稍微加把力气按摩！”夫人吩咐道。

我说：“对不起！”

莫非我刚才杞人忧天时疏忽了手上用劲？于是，又重振精神，用力按摩。不料，夫人今天肩部异常酸痛，脖子两侧鼓起鹿皮球一般大的圆型硬包，若想揉掉它是很难的。啊，真的这副样子，想必十分痛苦。竟然疼到如此程度，一定是由于想了许多心事，夜里也不曾安眠吧？见这般情景，觉得夫人好可怜啊。

夫人说：“弥市！你想在这座城里守到何时？”

“在下想永远在此侍候夫人。尽管不才之辈恐怕难当如此重任，但如蒙垂怜，留我效劳，则感恩不尽。”

我说过之后，夫人说：

“是吗。话虽如此，可你也清楚，众多人马，必将无声无息地一个个离去，城里不会剩下多少人的哟。连杰出的武士也抛弃主公溜掉。而一个并非武士的人，还有何必要对谁客气？何况你眼睛看不见，不多多小心，会受伤的呀！”

“谢夫人指教！人们或弃城而逃，或死守不动，这全凭个人选择。在下哪怕有一双眼睛，还有可能趁夜落荒而逃。然而，像眼下这样四面围困，即使告辞，在下也无路逃生。横竖是个瞎眼和尚！我不肯被敌军凑数折去，接受他们的怜悯。”

夫人听罢，一言未发，仿佛在擦泪，只听她从怀里掏出纸来的声音在沙沙作响。我比起自身，更为忧心冲冲的，是夫人作何打算。是不论身在何方都要与长政公朝夕与共呢，还是疼爱五个孩子另有定夺呢？夫人不再做声，我也不便多嘴，终于断了话茬，忍住不问了。

那是供奉石碑举行仪式两天前的事。八月二十七日的清晨，长政公接受武士们的焚香膜拜。这一次，夫人、孩子、众侍女连我都被召集去，说“：喂，你们也为死者祈祷吧！”不过，一旦大事临头，女仆们的悲伤非同小可。啊，看起来，城池的命运即将决定了。主公将战死疆场了吧？人们各个茫然失措，竟无一人向焚香席走去。

这两三天，敌军更加猛攻近逼，日日夜夜战火不息。但是今晨敌人的攻势似乎略有松动，围城内外，鸦雀无声 军政大厅，死一般静悄。

时值中秋，近江国临近北陆① 的山头夜色犹存。那时节坐在末席，觉得寒风料峭，冷得刺骨，只听庭院草场中群虫唧唧。突然，大厅一角，不知是谁开始独自啜泣。至今一直悄然忍泪的众人便

①北陆道之简称。日本八道之一，位于北方。

一下子四面八方抽泣起来，连天真无邪的孩子也大放悲声。

“喂,喂,这里你最年长,怎么能哭呢?曾经对你说过的事,指的不就是身临其境的时刻吗？”

夫人到了这种时候，依然方寸一丝不乱，严厉申斥了茶茶小姐，又呼唤长子万福丸的乳母说：“好，由大公子牵头，开始焚香嘛！”

于是，首先是万福丸，其次是当年出生的二公子都烧了香。

夫人说“:茶茶,轮到你罗!”

“罢！与其小女在前，为什么你不首先焚香？”长政公严厉地说。

夫人只在口里呜噜噜地说“:是的,是的。”却怎么也不肯照办。

“我已多次讲给你听，为什么还不开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难道还想和我唱反调吗？”

长政公通常对待夫人总是很温存，这一次说话却格外的暴躁。

“老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夫人已下定决心，就是不肯离座。这时，长政公厉声尖锐地斥责道：

“唉呀呀，你忘了妇人之道吗？我死后，岂非只有为我祈祷冥福照料孩子们长大成人，才是为人妻者的本份吗？不明白这番道理，我就不认你是天长地久的贤妻，你也别认我是丈夫！”

语声凛凛，响彻整个大厅。人们大吃一惊，屏住气息，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时悄然无声。不多时，只听座上传出衣襟拖地的沙沙声。那是夫人虽非情愿却不得不去焚香。然后是大公主茶茶,二公主阿初,三公主小督,逐次祈祷,其余人们也都顺利地焚香完毕。

却说那石碑被运出去，沉于湖底一事，已如前文所述。夫人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时听命于主公，但据说她彻夜未眠，不住地叨

咕：

“人们会指点我的后背说：‘主公已经捐躯,独她一人还想久存于世，那便是浅井的老婆呀！’这太可悲了。千万让我伴君共赴黄泉吧!”

夫人无论如何也丝毫没有应允活下来的意思。接着，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八日的己时① 织田信长派遣的河内守② 不破大人第三次驾临，传达织田的话：

“不知眼下是否回心转意,愿做降臣吗?”

长政公说：“屡蒙织田公盛情招降，世世代代永远不忘。不过，我定要在城中剖腹。只是拙妻小女，皆系妇孺，又是与织田有血缘关系的不肖之辈，我将苦口劝说，随后将他们送去。如蒙格外关情,免其一死,并关照他们的后日生活,则不胜感激。”

长政公诚恳相求。据说他暂且送走不破大人，然后再对夫人逐步地拿出主意。作为长政公，原本与夫人苦口婆心地亲密交谈过，但是夫人依然决心死在一起，其衷肠多么令人敬佩呀！回想起来,二人成亲之后,迄今满打满算,不过六阅星霜之缘。其间,世道又动荡不安，长政公有时要去遥远的京城和江南的前线，一天也不曾过上舒心的日子。因此，但愿同住莲台③ 之上，永远相亲相爱地生活，这决非过度苛求。然而，长政公一向是个勇士，又怜悯之心格外深沉，对无情残杀年轻的夫人太不忍心，因而处心积虑地救她一命，特别是由于担心儿女们的未来。

唉，长政公变换着招数说明道理，夫人终于醒悟，决定只带女儿回归故里。小公子们虽说年幼，但如落入敌人掌中，也有危险，

① 上午十时。

② 古国名。位于今大阪府。

③佛都传说，死后到极乐净土，坐莲台之上，永无烦恼。

便将大公子万福丸托靠给越前国敦贺郡的亲友，于二十八日深夜，由名叫喜内之介的侍僮跟随，悄悄地出城。最小的公子寄养在该国的福田寺，也是那天连夜，由武士小川四郎和奶妈护送，泛舟停在庙旁的湖岸，据说还在芦苇深处躲藏了一段时间。

夫人于二十八日晚间，与长政公彻夜痛饮交杯酒，胸怀无限惜别情，讲了种种故事。

寒秋的漫漫长夜不知不觉天色已明。夫人道一声“再见”，当东方发白时，从城门登轿。后边跟上的三顶轿子，坐着三位公主和她们的奶妈，夫人出嫁时，从织田家带来个名叫藤挂三河守① 的人，充当内宅家臣，现在由他率领部卒前后保镖。此外还有二三十名女仆为伴，撤出了小谷城。

长政公亲临轿旁送行。那天早晨，据说他已是最后一次穿上盛装，佩戴黑线穿连的铠甲，身披金线锈花的袈裟。终于起轿将行，长政公说“：那就后事拜托了。要好好地活着！”那是鼓起勇气、斩钉截铁般的声音。夫人也刚强地说：“请莫挂牵，祝事业有成！”她安祥地忍着，不让泪水汩汩地流，不愧是阿市夫人！

最小的两位小公主，几乎辨不清东西南北，只好由奶妈抱着，不论见了什么，都看得着迷。而大公主茶茶则一步一回头，望着父亲说“：我不走，我不走！”她大发脾气，再怎么哄，也不住声地哭。随从们看在眼里，莫不无比地痛心。

不过，这三位小公主日后都很出息：茶茶小姐成为淀夫人②；阿初小姐成为京极宰相③的常高院夫人；最小的小督公主是今日

①三河，日本古国名，位于今爱知县东部。守，古国长官。

②丰臣秀吉之侧室，丰臣秀赖之母。兵败城陷时自刎。

③京极，京都城内地名。宰相，大纳言之下的官名。按日本古代官制：辅佐天皇的是摄政，年迈后让位给儿子，自己官为关白，最高长官是太政官→左右辨官→八省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少纳言→内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宰相→八省大臣……

将军的夫人。当初谁能料到呢？命运的结局，真是莫测啊！

信长公一下子接纳了外甥女等一干人心中大悦，恳切地说：“太通情达理啦，来得好！”又说“：我对浅井说尽了好话劝他投降，但他始终听不进去。看来他是个珍惜声名的杰出武士。置他于死地，这并非我的初衷，但这是武士的气魄，希望能宽恕我。你长期困在城里，大约也受了不少的苦吧？”

由于情关骨肉，格外相亲，谈话毫不隔心。信长公立刻将妹妹与外甥女托付给上野守织田大人，传旨要好好慰劳。

战斗虽然自二十七日晨停止，但信长公亲自登上京都城内的京极圆尾营寨，对全体官兵发布命令：

“对方既然把我家的亲人送来，尔等就不要再犹豫，只好将对方城池一鼓作气地摧毁，让浅井父子剖腹自尽！”

因传令一鼓作气地攻下小谷城，进攻的将兵便发出骇人的吼声，高声呐喊，发动攻势。

这时老隐士久政公的帐下只有援军八百据守，四面的工事都已加固。然而敌军多得黑压压一片，而且柴田修理之介大人站在阵前，手抚城墙，渐渐逼近。老隐士久政公明白这已是最后关头，便命越前守井口大人暂时顶住敌军，这中间他剖腹自杀了。帮他斩下首级的是福寿庵大人。有一位被称为松鹤大夫① 的舞蹈高手也在场。据说他经常遵命奉陪久政公，看在这一情份上，要求这次也允许他上岗，喝上几杯，眼看久政公自尽后，帮忙取下福寿庵大人的首级，然后他到客厅最底层铺地板的房间剖腹。此外，井口大人、赤尾与四郎大人、千田采女升大人、胁坂久左卫门大人，也都自杀了。

那位老太爷久政公年事已高，遭此不幸，十分可怜。但是回想

①五品以上的艺术等官员。

起来，全怪他自己不对。假如在遭此惨祸之前听长政公的话，对朝仓大人不抱任何希望就好了。然而他没有眼力看清织田家的武运正旺,还想多此一举地仗义勇为,那么,落到这般下场,又能怨恨谁呢？

不仅如此，关于战斗的进退、出击的早晚，老太爷如能名符其实地退在一旁,那倒还好,但人场场不拉,出尽风头,干扰长政公的韬略，贻误应该获胜的战机，眼睁睁地错过好运来临，这已不知发生多少次了。纵然织田大人势如天兵临战，假如任凭长政公指挥，就不会遭此惨败。

欪！浅井家第一代的亮政公、第三代的长政公，都是举世无双的名将，只因第二代的久政公料事愚卤，见识短浅，才招致灭亡。

有念及此，觉得惟有长政公才最可悲！假如顺手，他本来具有取代信长公而一统天下的才干。但他听从父王之言，以至用自己的手毁了自己的气数，就连小可之辈思忖起来，也不胜懊恼，很不甘心，更何况市夫人之心潮乎？不过，这也是由于长政公孝心太重，实在是无可奈何。

老太爷的营寨是二十九日午时陷落的。随后有柴田、木下、前田、佐佐等手下诸将合力进攻浅井军的大营。长政公只带五百名身边侍童出击，使敌人叫苦不迭，然后又迅速撤退。敌人进攻，则大放黑烟，拼死反攻；把想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打倒踢翻，不许一人攻进大营。

于是，二十九日夜间，敌军攻势不利，便停火休兵。第二天——九月一日又攻了上来。

长政公直至这时尚且不知老父已经绝命，便问侍童：

“下野守大人情况如何？”

有人回答说：“老人家昨日已经自尽身亡。”

长政公说：“这消息做梦也不曾想。既然闻此噩耗，对这个人

世还有何眷恋！只有打最后一战，用以凭吊父王，然后，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老人家去吧！”

己时时分，他率领二百人冲出阵去，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大杀大砍，寸步不让。但敌军柴田、木下的官兵已将长政军团团包围，长政公的战友只剩五六十人。他们一字排开，想跑回大营。然而这时，大营正被敌人攻克，从内侧关闭了军门。

长政公便逃到军门左侧美作[①]守赤尾大人的府邸，不多时刻剖腹身亡了。帮助取下首级的是日向[②]守浅井大人；陪同剖腹的，以日向守为首，还有中岛绅兵卫、中岛九郎次郎、木村田芦次郎、木村与次、浅井兴久、胁坂左助等人。

据说敌军受信长公之命，尽可能生擒长政公。然而，驰名强将必死之念，使敌人无机可乘。待他们迟了一步踏进赤尾府时，只收到了一颗人头。

提起生擒，有石见[③]守浅井大人，美作守赤尾大人和赤尾新兵卫。这三位大人武运不佳，竟蒙缧绁之辱，被押解到胜帅帐前。当时信长公说：

“尔等煽动主公长政谋反，最终害的还是你们自己呀。”

石见大人是一位刚毅大汉，他说：

“我主浅井长政大人可不是像织田大人那样表里不一的家伙！”

信长公勃然大怒：

“你这个东西！顶多不过是个被活捉的武士，懂什么表里？”

他用长枪头将石见大人的头部敲了三下。然而，石见大人面

①古国名，今冈山县北。

②古国名，位于今宫崎县。

③山阴道古国之一，位于今岛根县。

无惧色地痛斥无耻谰言：

“殴打一个手脚被缚的人，还谈得上胆量吗？伙计，你品德不端呀！”

终于，石见大人被杀了。

美作大人比较顺从，信长公说：

“这位，从年轻时起就武勇之誉甚高，被夸得像个凶神恶煞似的。可现在怎么败得这么惨呀？”

美作公回答说“：总之，年迈罗，所以落得这般下场。”

信长公传令“：免他一死，提拔任用！”

“此外别无奢望。”美作大人苦苦哀求，允他告退。

“既然如此，就关照一下他的儿子新兵卫吧！”信长公再次发令。

美作大人回头看一眼儿子，说：

“不，不，还是谢绝一声好嘛。可不能受主公的蒙骗，心惊肉跳的哟！”

信长公哈哈大笑，说：

“这个老家伙，还信不过我哪！你看我是那么扯谎的人吗？”其后，他真的提拔了新兵卫大人。

小谷城的市夫人自从闻说夫君长政公已然自尽，便索居斗室，日日为夫君祈求冥福。一天，信长公前来看望，说：

“你确实有个儿子。那孩子如果健在，我愿接来抚养，以便继承长政公的家业。”

夫人起初，摸不清兄长的心意，她说：

“我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信长公说“：唯有长政才是敌人，但是，孩子有何罪错？这孩子是我的外甥，我可怜他，才打听情况的。”

原来兄长如此关怀啊！夫人逐渐放下心来，便说了在哪儿，将

万福丸少爷的藏身之处泄露了。

于是，使臣赴越前国敦贺郡，对木村喜内介说：

“我是奉命来接少爷的。”

喜内介想了一下说：

“大少爷已经由我一人作主,斩后弃尸了。”

但其后屡次派来使臣，转达夫人的一再催促：

“兄长已经那样发话,如果硬不执行,就辜负了深情厚意;何况我本身也很想见见孩儿平安无事的面孔，请尽快给我带来。”

喜内介虽然想不通。但既然少爷藏身之处已经泄密，便陪着大少爷万福丸于九月三日到达江城的木之本。

木下藤吉郎① 大人出来迎接，领走少爷，将情况禀报主公。不料信长大人说：

“把来人和孩子一起杀掉,将人头穿在一起,高悬示众!”

连藤吉郎大人都给闹胡涂了。只说了一句：

“何至如此?”

但反被训斥一通。无奈，只得遵命照办了。

长政公的首级也和朝仓义景大人的首级一同被晒干涂红，第二年正月，放在木制方箱中，为进殿朝贺的各地王候大助酒兴。

信长公因浅井大人作对，曾屡遭险境，大概是仇大怨深吧！不过，溯本求源，还在于他自己背弃了誓言。至少如能体谅妹妹的悲伤，恐怕就不会对骨肉情深的亲人下此毒手吧！特别是利用骨肉深情欺骗市夫人，将天真无邪的儿童杀死，用竹签穿起来示众，其手段实在太残忍了。因此，他于天正十年夏、在本能寺死于非

①即后来的丰臣秀吉，曾用名有日吉丸、木下藤十郎、羽柴秀吉。

② 1582 年，织田信长为救困于敌军的丰臣秀吉而宿于京都城的本能寺，其部将明智光秀反叛,信长自尽,史称“本能寺之乱”。

命②，不仅是由于明智将军心怀叛意，也是由于众人的积怨太深所致吧！

因果报应，令人生畏啊！

后来的太阁殿下①、现名木下藤吉郎的发迹，就从这时开始。那一次攻城，以柴田大人为首，众将竞相立功。但其中藤吉郎功绩超群，信长公大喜，将小谷城、浅井郡、坂田郡的一半和犬神郡作为采邑封给他，任命他为镇守江北的主帅。当时藤吉郎大人说：小谷城人太少，难于防守，便转移到在下的故乡长滨。那时，此地还叫作今滨，从此才改称长滨的。

这些暂且不表。却说秀吉公是从何时思恋起小谷夫人的呢？

当夫人撤离小谷城时，她对在下说："本想带你一同走。不过，一旦远走高飞，可要去呀！"

话说得真是令人感激。我原本抱着一心想死的决心，却又产生犹疑之念，便混在轿后溜走。直到饱览大战全程，在城里躲藏了两三天。但我还想追随夫人，又到上野守大人的阵地。大人说："这是我得意的'座头'②"，因此有幸没有受到严厉的责难，再次被留用当差了。

秀吉大人迁来此地后，我又多次在他身边侍候。当他与市夫人初次见面时，他一登上大殿，显得十分畏缩，毕恭毕敬地说："我叫藤吉郎。"夫人也恭谨端庄地还礼，慰劳他先锋官的辛苦。

秀吉公说："这次我并无显赫战功，却作为褒奖，封给我浅井大人的领地，诚惶诚恐，接替长政公的事业，此乃武士的荣耀，今后只

①日本古代朝廷官名。官位大约为：、一、摄政（天皇年幼，可代天皇行事）、关白（可协同天皇处理国事）；二、太政大臣；三、左、右、内大臣。太阁殿下指摄政、关白或太政大臣，一般也泛批丰臣秀吉（初名木下藤吉郎）。

②以说唱、按摩为业的盲艺人职称。

有一切遵循老规矩镇守江北,效仿已故大将的英勇。”又说“夫人身在军营，想必诸多不便。不知缺少什么生活用品，请不客气地吩咐。”

话语可真周详。完全没有料到他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尤其他对小公主们处处流露好感，讨她们喜欢。

“这位小公主是大姐姐吧?喂,喂,让我抱一抱。”说着,他抱茶茶小姐坐在膝上，给小姐梳理发丝，问她几岁啦，叫什么名字等等。

茶茶小姐别别扭扭地答话，勉勉强强地让他抱着。也许心里在想：此人正是攻陷父王城池的敌方头目。她那幼小的心灵也怀着仇恨吧？突然，她指着秀吉公的脸说：

“你像个猴子呀!”

秀吉公不知所措，说：

“对呀！我像个猴子。大公主可长得和妈妈一模一样哟。”他在哈哈大笑声中将窘态掩饰了。

其后百忙中他也从不遗忘地前去探望。给小公主们也送去各样礼品,格外关照,因此,夫人也说“藤吉郎靠得住!”不存戒心。

但是，在下如今回头一想，大人恐怕对市夫人的绝代之美早就上眼了吧。是在暗暗地思恋着吧？的确，夫人是主子信长公的亲妹，对于一个武士家臣来说，那是高山的一枝花，料想当时的藤吉郎大人也未必有什么非分之念，怎奈，秀吉大人的性格嘛，一旦染指，便执着不懈。虽说身份有别，但变幻无常，乃人间常事。荣枯盛衰,朝不保夕,乃战国时期之惯例。因此,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会不会暗暗地期盼“将此夫人……？”凡夫俗子实难揣度英雄豪杰的心，但总觉得这也未必是在下的胡乱臆测。

说起来，当受命杀死少爷万福丸时，秀吉公困惑的样子很不寻常。他多方说项：

“就那么个小公子，即使饶了他，会有什么不好呢？我想莫如

让他继承浅井公之门楣,施以恩德,这样,反倒能使天下宁静,岂不仁义双全！”

信长公不听。秀吉公又说：

“既然如此，请下令由其他人执行这一任务吧！”

秀吉公不知不觉违抗了上命，信长公甚是气急败坏，声色俱厉地责难道：

“你是今番立功，自夸自傲吗？不但多此一举地进谏，而且拒不执行我的命令,要别人去干,居心何在？”

秀吉公沮丧地退下。据说终于将大公子问斩了。

诸多事实综而观之，秀吉公杀害万福丸一事，要承受市夫人的永远恨怨，实在痛心。更何况那并非寻常的害人方式，而是奉命用竹签将人头穿成串儿高悬示众。这份差事转来转去，又落到秀吉公的头上，说他可笑呢，还是可怜？

日后,他与柴田[1]大人争夺市夫人。虽然爱情破灭，却杀了胜家公夫妇，并被列为世世代代的仇敌，也是由于这时开始的一段前因后果吧？

当时,信长公煞费苦心,不叫大公子殒命的消息传到市夫人的耳鼓。按说，不会有任何人向她报告的。然而，或许由于事情发展到悬首示众的地步，多少人已经亲眼目睹；或许由于模模糊糊听到了世上的传闻；还是由于夫人早有预感，不知什么工夫，她发觉了苗头，肯定是已经心中有数。

其后，秀吉公迁来，情况似乎反而更加不妙。虽然如此，一日，夫人问秀吉公：

“从那以后，越前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不知大少爷如何。我常做恶梦,正在担心!”

①指柴田胜家。

“ 噢,我全然不知。立刻派个人去吧 ?”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 不,不是说你去领大少爷的吗 ?”夫人说。语声平静中又十分锐厉。

据女仆们说，夫人一时脸色变得铁青，对秀吉公怒目而视。由于这件事，秀吉公在夫人面前失宠，逐渐被疏远了。

且说，信长公在短暂时光里灭亡了好几个国家，全都并进自己的领地。然后，犒赏将士、处置降敌等等，一一安排停当。九月九日，在岐阜城庆祝菊花节。重阳盛会，年年如此。那时，大小王候格外讲究服饰，前来致礼。人们都在传说，那荒谬绝伦的仪式，无处不骇人听闻。

夫人抱病,暂居江北,不见任何人,闭门索居。同月十日,决定回到尾州① 的清洲② 故土。当时，信长公的大本营设于岐阜的稻叶山,因此,对于夫人来说,恬静的清洲城最为适宜。是的,夫人有令，想中途到竹生岛去朝山拜佛，要女仆们和我也倍她同行，于是，在长滨上船。

这时,伊吹山③ 已经积雪，湖上特别冷，但因恰是明亮的清晨，远近群山，清晰地尽收眼底。侍女们都倚在船舷，惜别多年住惯了的土地。那响彻长空的雁叫声，海鸥振翅飞翔的从容态，无不催人泪下。不论随风摇曳的芦叶声，或浪中欢舞的鱼儿身影，处处惹人伤情。

船到竹生岛④ 的海面时,夫人说“: 在这儿停留一会儿。”

人们摸不清怎么回事。不多时，船头重又放好经文桌，夫人朝

①古尾张国所在地，位于今爱知县。

②今爱知县东北，大部分划人名古屋市。

③在滋贺岐阜二县的边界，海拔 1377 米。南侧是关个原古战场。

④在滋贺县东北，琵琶湖北。松杉茂密，古迹甚多，视如蓬莱仙境。

着水面合掌，静静地诵经。大约那座石碑就沉于这一带的湖底吧！夫人想来竹生岛，原来是由于这个缘故啊！当时我们也猜想到了。

船在不同的浪中颠簸，在相同的波上飘荡。其间，夫人焚起线香，专心致志地闭紧双目，长时间地合掌口念“南无德胜寺殿下无英宗清大居士”。身旁的人们担心夫人会不会就此从舷旁纵身跳水，与夫君一同葬身于湖底。因此，有人暗中攥住夫人衣襟的下摆。而我，只听得见夫人手中的佛珠响声，闻到不断的线香味儿，难过极了。

从这儿登上竹生岛。夫人深居寺院，斋戒祈祷。第二天越过佐和山。休息一两天后又出发，一路无恙，平安抵达清洲城。乡亲们为夫人留好了华丽的宅第，又前来迎接。都称她‘小谷夫人”，待她极为敬重，处境无任何不便。

夫人除了陶醉于小公主们长大成人和晨昏默诵经文，便无所事事。又无人来访，日子过得宛如遗世而独立般的孤寂。

提起这些，从前大人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她忙乱中还能有所排遣，而今天，她终日闷在黑乎乎的斗室深处，生活十分无聊，连天短的冬日也感到太长。自然，心中会想起已故夫君的身影、回忆桩桩件件的往事，缅怀永不再来的逝日而不胜悲叹。

毕竟夫人是武门出身，凡事都很能忍耐，轻易不在人前不知不觉流泪。当时她身边已经只剩我们几个人，她那绷紧的心弦一时也会放松些吧！惟有这时，她才委身于真正的悲哀。在空无一人的内宅，想起什么便低声啜泣，我们偶尔通过走廊，时有耳闻。总之，夫人动辄泪湿锦袖的日子似乎多了。

就这样，一年年，一岁岁，梦一般地流逝了。其间，曾劝夫人举办盛会，春看鲜花，秋赏红叶，聊以排扰解闷，但夫人却说“我不去，你们去吧！”夫人是把远离尘嚣的生活和只与小公主们为伴，看成差强人意的消遣了。只有这时，才听得见夫人开心的笑声。

幸而，三位公主都长得健康，身材也一天天地长得高了。连最小的公主小督，也已经能够独自迈步，或是夹杂着含混的语声说话。见到这些便想：“假如故去的人能够活着…… ”,这又成为她慨叹的泪泉之源。

特别是作为母亲，对大少爷万福丸遇难一事不会遗忘，永远痛心。她怪自己浅见，将活生生的儿子交给了敌人，酿成那么凄惨的大祸,以至欺骗者有怨,受骗人含恨,大概很难想得开。而且,寄存在福田寺的小少爷不知目前状况如何？幸亏信长公不知道夫人还有这么个儿子。虽然他已经幸免于难，但在喂奶时候离别，迄今没有听到他是否别来无恙。夫人嘴上不说，每当刮风下雨，恐怕无一日不担忧吧？因此，她更将小公主们视为稀世珍宝，连对两位少爷的爱也奉献给她们了。

京极宰相高次大人，那时恰是十三四岁吧！后来当了信长公的侍童。冠礼之前曾寄养于清洲，常来夫人的府上。无须赘言，这位公子是与浅井大人家有血缘关系的江北领主佐佐木高秀公的遗孤。故此，本来只有这位公子才配做后江国的主帅，但因其先祖高清公皈依佛门时隐退于伊吹山麓。从此，这一片领地，浅井公的武威所向披靡，小领主只得勉强度日了。

那年小谷城失守时，信长公出于对江北施恩的计谋，特意将这位小公子接来，用他做了侍童。后来，于天正十年六月，他参与日向守惟任大人的反叛，与安土万五郎等攻下长滨城。又于庆长五年九月的关个原大战中，因大阪人背叛而坚守大津城。这时，仅以三千兵力抵挡一万五千多来犯强敌的，正是这位公子。

而且，当时看不出他有蛮不听邪的气概。看年龄，还正是淘气的时候。他虽然生在贵人之家，却自幼养成见不得人似的气质，不知哪儿，带有一种怯怯生生的可怜相。来到夫人家也寡言少语，老老实实，像我这样的盲人，几乎不知道他在呢，还是不在。

没错。这孩子的母亲是长政公的亲妹妹，和这里的小公主们是姑表兄妹，市夫人则是舅妈。因此，夫人每当思念万福丸时，便怜爱起这个孩子，深表同情地说：

“我来代替你的母亲吧！没事的时候随时到我家来玩。”还夸奖他说“别看这孩子不吭声，却胸有成竹，一定是个聪明的人。”

完全正确。他和阿初小姐结成伉俪，是那以后七八年的事。可当初，小姐们年岁还小，不曾谈过那种事。而这孩子比起阿初，更默默地寄希望于茶茶小姐，莫非他是若无其事地来偷看茶茶小姐的芳容？

当然，没有任何人察觉这件事。不过，一个小孩，竟像个大人似的沉着，板着个脸默默无语，在夫人面前总是惟命是从，这令人心想：难道其中有什么说道？否则，恐怕就不会这样吧？虽然没有格外有趣的事，竟然常常到夫人府上来，尽管觉得很拘束，却一直呆呆地坐着。

只有我一个人不由地觉得事情可怕，隐隐约约有所察觉。我曾对女侍们耳语：“那孩子好像看上茶茶小姐了。”但是人们笑我说，那是盲人的错觉，没有人拿我的话当真。

啊，夫人来在清洲期间，小谷城失守是天正元年秋，从那以后到信长公逝世那年秋，前后十年，大致是整整九阅星霜。的确是光阴似箭。回过头来看，真是不假。扭头不看天下大乱，不知何时何地爆发战争，只是静悄悄地闲度春秋。那么，这九年，可太难熬了。

于是，夫人不知不觉中逐渐地忘却悲伤，百无聊赖时，又开始抚琴自慰。随之而来，在下也乐于此道，又能消愁解闷，所以，工余之暇，便练起歌唱与琴功，勤磨技艺，苦学得越来越使夫人惬意。

提起唱歌，《隆达节》① 小调流传开来，正是那个年月。歌中

①江户初期的流行小调，创始人是泉州僧隆达（？—1611）。

唱道：

哎呀呀，我的姑娘！
你是霰珠,初雪,还是清霜？
如胶似膝的合欢夜，
你却逐渐地融化光。

还有一首：

醋劲儿推不开，
她将枕头摔。
枕头有何罪？
摔它理不该。

更可笑的歌词是：

想把裤带送给他，
却说别人用过将我骂。
“假如裤带常解开，
玉人皮肉闲不下！”

等等，经常唱给大家听。

近来这《隆达节》小曲已经过时，但它曾像现在的《弄斋节》[①]一样极其流行过，不分贵贱高低，全都爱唱。丰臣秀吉大人在伏见

①继“隆达节”流行的小调。由名叫“弄斋”的放荡和尚开始歌唱。

城观赏‘能’① 剧时，还曾邀请隆达登台演唱，幽斋公则配合歌声打小鼓。

我在清洲时，这首歌刚刚开始流行。起初唱它只是为了给侍女们解闷儿，边用团扇打拍子边悄悄地小声唱，还教他们识谱。侍女们都喜欢前文介绍过的‘可笑的歌词’，一叫她们唱那首歌，便都咯咯地笑。

不知什么时候，歌声传进了夫人的耳鼓。她说：

“也唱给我听听！”

“这可不是应该唱给夫人听的……”

尽管我一再推辞，夫人的心竟却是‘一定要唱’，因此便屡次到夫人面前歌唱。例如“快活的春雨哟！你下吧，可不要将花儿打落”。这段歌词，她就非常喜欢，总是要我唱这首歌。毕竟是意切而情深的小调，比起欢闹的歌曲更受夫人的喜欢。我常唱给夫人听的有：

阵雨或大雪，
下得不断头；
思君晶莹泪，
日夜汩汩流。

还有下边的歌：

虽然苦相思，
不叫情郎知；
装做冷漠样，

①日本古典歌舞剧之一。

心中勿相忘。

这两首歌词，也许由于和我的心思脉脉相通的缘故，当我一心一意歌唱时，会从肺腑中腾起一般神奇的力量，曲调自然唱得柔媚，声音也格外华丽，闻者常常很受感动。我本人也对自己优美的歌声听得入迷，心中的疙瘩一时消散。而且，我斟酌曲调，在歌词之间加些有趣的间奏，就更加情深意浓了。说这些，好像我在自吹自擂似的，不过，用三弦琴给小曲伴奏，是从我的“ 胡闹 ”开始的。前边说过，当时大多是用小鼓打节奏。

我总是爱把话题转到演唱方面。这是因为我常想，假如是个天生歌喉优美、能唱得动听的人，该是多么无比的幸福！隆达大人原本是堺市的药材商，只因歌儿唱得好，才承蒙太阁殿下召见，叫幽斋公为他敲鼓，创出一世辉煌。

的确，那位大人是亲手开创一个流派的名家，和他相比，像我等之辈实在是何足挂齿！

不过，我已经在清洲城度过十个春秋，其间，朝夕不离夫人身旁。每当月下花前或雪天，便陪伴夫人极尽风雅。承蒙夫人分外施恩，我才对音乐有些造诣了。

人们的愿望千差万别。说不清哪种愿望最有好报。也许有人对我的境遇表示同情，但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这十年间的欢乐。因此，我决不羡慕隆达。要问我为什么，是因为我露一手三弦琴的绝技给夫人伴奏，或是按要求唱支歌儿给她听，为她化解心中的忧闷，总是受到她的夸奖，这远比太阁殿下的几声赞叹更叫我满足。也许由于我生来就是个盲人，活到这么一把年纪，还从未对自己的残疾感到遗憾。

世上有句谚语“: 蚂蚁心诚能上天。’我虽然是个如梦似幻的盲人法师，但忠义之心与常人并无二致。我精心服侍，但愿哪怕稍微

消除她的疲劳，竭力使她心情爽朗。也许由于我拜佛许愿的缘故，不，未必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当时，夫人逐渐胖了起来。她曾一度十分消瘦，却又不知不觉恢复了原来的光彩照人。

可是，她刚回故里时，肩胛骨与上数第一根肋骨之间竟出现了坑洼，而且愈陷愈深，一时脖子细得只剩下半个那么粗，人是日渐憔悴了。每当下达懿旨，总是眼泪汪汪。过了三四个年头，心情快活些，逐渐稍微长点肉。第七八个年头，比在小谷城时更加艳丽，甚至令人想不到她竟是生过五个孩子的夫人。我问过侍女们，都说夫人的圆脸盘曾一度瘦成长脸，最近脸儿才又胖乎乎的，下半部变得宽了。而且垂落着两三绺鬓丝，那风姿真是无以言喻的妖媚，即使女人，也要着迷的。

她肌肤莹白，本是天生丽质，但因年久闷在日光照射不到的内宅，像积雪一般晶澈透明。据说，假如黄昏时候看见她在暗处凝神沉思的那张雪白的脸，会吓得毛骨悚然。没错，物体的色彩，对于灵性敏锐的盲人来说，大体凭着触感即可辨清。像我这类人，不论怎么个白法，不用听别人议论就会清楚。同样是白，在身份高贵的人身上也会别样地晶莹。

何况夫人已年近三十，随着岁月增长，风韵更加出众，容颜日益俊俏，那露珠流动般的乌发，芙蓉花丛般的盛装；加上丰腴恰好，身姿婀娜，可谓艳丽无比。那轻柔绢罗的锦衣，似乎即将从玉体滑落。至于肌理之纤细与光滑，比年轻时尤为显著。

尽管如此，这般美貌的夫人却过早地丧夫，将难以掩饰的美色隐蔽起来，重复着寂寞无聊的孤眠之梦，这是怎么回事？

都说深山里的花比平原上的香气更浓，那么，夫人除了春到庭前歌金曲的黄莺、秋挂山头洒银光的明月，便一无所见。假如有谁知道她闷在绣帘深处的那副神态，纵然不及秀吉公，也会燃起恼人之火的吧？总之，世上的所谓命运，大抵如此。

在这种状况之下，当时的夫人也曾流露过等待花开之春，有缘再度相逢的神色，但似乎依然不能完全忘却从前的苦痛与悔恨。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天长日久，只碰上过一次那种状态。

那一天，我边侍候夫人边陪她闲谈，不知由于什么契机，听她竟然道出一句完全出乎意料的话。那天夫人显得从未有过的快活的样子，回忆起在小谷时的往事和长政公的故事，以及其他种种话题讲给我听。顺便讲了有一年在佐和山城中信长公与长政公初次晤面时的情景。

据说，那是夫人完婚后不久的事，大约是永禄年间吧！当时佐和山是浅井大人的领地。因此，信长公自美浓国来，长政公到磨针岭去迎接。不多时，带客人进城。初次见面，叙礼完毕，便尽美尽善地款待一番。

且说翌日，信长公说：

“今天不谈天下大事，留待以后你我消磨时光。这次我织田某要暂借这座城，由我做东，对浅井家谢恩还礼。我邀请长政公和浅井老爷子共进欢宴。”

信长大人的礼品有：一字宗吉大刀①，大量金银财币，连臣仆之辈也人人有份。浅井大人还礼备齐的赠品有：祖传的当前国兼光宝刀② 藤原定家卿③ 在藤川时编撰的《近江名胜筑紫歌集》。此外有桃花驹、近江帛等上等物品。对随行人员也分别赠送了新打的大刀和腰挎短刀。而且夫人为了与久违的兄长见面，从小谷赶来，信长公分外高兴。把浅井家的老臣们请到驾前说：

“大家听着！诸位的主公当前守既然成为织田某的妹丈，日本

①古时当前国的著名刀工则吉所制大刀，刀柄刻一“一”字，下有刀工名字。

②当前国刀工。所制丰臣秀次的爱刀“波泳’,最著名。

③古三品以上官长称为“公、卿”，多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国内将飘扬着我们两家的旗帜。因此，你们若能鞠躬尽瘁，贯彻始终,我一定封你们当诸侯。”

宴饮终日，入夜则兄妹三人和和气气地跨进内宅。如此延续十余日。其间，论菜肴，是在佐和山下撒大网捞上来的鲤鱼、鲫鱼和湖里的鱼不计其数，使信长公都很惬意，他在美浓国是见不到的。于是，信长公说过：打算回国时做为礼物带回去些。

终于到了回国的前一天。据说又摆了宴客酒席，一切圆满顺利，信长公登程了。

“那时节,不论内大臣① 还是德胜寺大人②，委实相处得很好，都笑嘻嘻的，我多么高兴啊！”

夫人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地向我倾诉，还说：

“回想那十天左右,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提起这些,要知道,我一生当中快乐的时光并不那么多哟！”

因此那时，不要说夫人，就连门下臣仆们怎么也料想不到两家会变得不和，众人还曾齐呼“万岁”哩。只是对于长政公馈赠兼光牌大刀一事，听说事后曾有人说三道四。为什么？据称：前文叙过，那把宝刀因是先辈亮政公所珍藏锤打而成的钢刀，并非铸品，再怎么隆重的庆典，也没有将那把祖传宝刀奉送的道理，这恰是浅井家被织田大人灭亡的前兆。

“不过，这番理由似乎节外生枝。长政公之所以将那么贵重的宝物送人，一句话，也是由于把市夫人与妹丈看得非同小可了吧！说什么因此而使一家遭致灭亡云云，恐怕是世上那些半瓶醋碰巧见到世态变迁才作如是饶舌的吧？”

在下说罢，夫人颔首赞同。

①与左、右大臣同样辅佐天皇处理政务、仪式等。这里指织田信长。

② 浅井长政死后法名为“德胜寺殿下无英宗清大居士”。

“那些事，你说得对呀！”

又说：

“别管妻兄还是妹婿，也别提进犯还是消亡，注意这些是不对的。身为内大臣，当他路过无法判断敌友之地时，只率领少数人自美浓国不远千里而来，洵非易事。面对信长公的雄风大志，按德胜寺大人的素日性格，他那么做是理所当然。”

后来她又说：

“不过，在众多家臣之中有个冒失鬼。没错，名叫远藤喜右卫门尉。那时我们一回到小谷，他随后跨马追来，背着我悄悄地对主公耳语说：‘织田大人今夜将住在柏原。趁他酒醉前去宰了他！’主公笑道：‘你这个说蠢话的家伙！’主公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当时，主公欢送信长大人到磨针岭，在此揖别。由远藤喜右卫门尉和浅井缝殿助、中岛九郎次郎三人陪同信长公到柏原。信长公一到柏原便住进‘常菩提院’的客舍。他说“这儿是长政公的领地，因此，丝毫也不担心。”他让骑马巡逻的武士们在街道旁休息，身边只留贴身近臣与值班人员。远藤大人见状火速回城。他策马扬尘，飞回小谷，避开他人对长政公再三进言：

“臣仔细地观察了信长公的状态。他对事物的警惕，犹如在梢头爬行的猿猴；他的明察秋毫，恰似明镜中映现身影。他是个天生可畏的伟人。因此，他无论如何不可能与大人友好相处。今宵信长公果然松松懈懈，住处只有十四五人把守。干脆，趁现在除掉他才是上策。请主公快下决心，派人出城，将织田大人杀他个主仆尽殁；再攻陷歧阜，浓州与尾州霎时便可尽入掌中。再趁势赶走江南的佐佐木，在京都升起大旗，然后征讨三好。如此，君临天下，只在转瞬之间。”

当时长政公说：

“大凡身为武将者，都有个规矩：运用智谋制人固然可以，但

是，对于信我才来的人骗而诛之，这不是正道。信长公现在宽心地住在我的领地，假如趁其不备攻而灭之，即使获益于一时，终究也将遭到上苍的责罚。我若想灭他，前此在佐和山就可以下手。然而，我厌恶不义之举。”

长政公无论如何也不肯采纳建议。远藤大人说：

“既然如此，我也就束手无策了。不过，今后你肯定会后悔的。”

“他又回到柏原，若无其事地宴请信长公。翌日，一路风顺地护送贵宾到达关个原。”

夫人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然后说：

“不过,远藤的话,倒也有它合理之处。’说着,夫人突然语声发颤，听来好像异常，我大吃一惊，不禁张皇失措。

“一方再怎么仗义，倘如对方不讲情义，还是无济于事。夺取天下，莫非定要采取禽兽不如的手段？”

夫人仿佛在喃喃自语。我想：是否话一说完，意憋住了一口气？唉呀呀……我将为夫人揉肩的手停下来说：

“恕我冒犯多嘴。您的心情,我很理解。”

说着，我不由地伏身跪拜。于是，夫人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说：

“你受累了。好啦，到那边去吧！”

我急忙退到邻室。隔着门扇听到夫人急促的啜泣声。

话是这么说，可直到谈出那番话来，夫人一直心情蛮好呀。不知不觉神色变了，意然道出刚才那番话，这是怎么啦？开头只是谈谈心中怀念的往事。大概谈着谈着，由于自己的感情投入太深，连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浮上心头了吧！

她本是一位不惯于对卑微仆人们吐露心曲的人，始终将话儿压在心底，忍痛度日。但是，说不定连她自己也料想不到，竟然下

意识地脱口而出了。这就是说，她在小谷时发生的惨剧，直到近十年后的今日依然未曾忘却，并且为此耿耿于怀，尤其对胞兄信长公怀着如此深仇大恨。这，谁能想像得到？我还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对于杀夫灭子之恨，是这般地难忘难解啊！万分激动与惶恐，甚至使我全身战栗不已。

此外还谈了很多在清洲时的往事，但过于琐细，就适可而止吧。莫如谈谈信长公不测身亡，以及以此为契机市夫人二次婚嫁的始末。

的确。关于信长公逝世，用不着在下多说，列位大人都很清楚。那次本能寺夜战① 发生在天正十年，即壬午年六月二日。总之，发生这样的风云骤变，是任何人都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并且，连信长的儿子城介大人也在明智大军围困下剖腹就义。

当人们听说他们父子同归于尽时，世上轰动，简直像开了锅似的。赶巧信长的次子北畠中将大人在势州②，三子七三大人和丹羽五郎左卫门大人正在泉州的堺港③、柴田、羽柴等武士都分头出征，安土④ 城中只有留守官员蒲生右兵卫大夫，率领极少兵马保护信长夫人和侍女们。他们让武士们骑着无鞍的军马到城下巡视，四处呼喊"别嚷，别乱"，以便稳定军心。但是，街头有的大哭大叫："明智大军立刻就要攻进城来罗！"有的连哭带闹，净是些胆小多事的人。

右卫门大夫当初是抱着与安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是，也

①京都市中京区法华宗的总寺院。1582年，信长为救被困的羽柴秀吉，宿于该寺，但部将明智光秀反叛，夜袭本能寺。信长自刎。

②古国名，位于今三重县。

③在大阪南，古贸易港。

④位于滋贺县蒲生郡、琵琶湖南东岸。信长在此筑城，山麓有寺"总见院"，故后人亦称信长为"总见院大人"。

许觉得死守也毫无希望，便突然改变态度，带领信长公夫人和她的女儿阿局小姐急忙撤退到他本人居住的日野谷[1] 城，大约那是三日的卯时。

五日,日向[2] 守已经抵达安土，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城池。据传说，城中大量器皿与金银财宝全都原封未动，日向守全部据为己有，也分给了手下人马。

安土已经这样，那么，不认歧阜还是清洲，也会立刻被攻上来的吧？从上到下，天下大乱。

恰在此刻，前田玄以斋大人带领城介大人的夫人及其公子从歧阜逃到清洲。那位公子该是信长公的嫡孙，也就是其后的中纳言大人。当时他名叫三法师，只有三岁。和母亲一同住在因幡山城堡。城介大人自尽时对玄斋大人留下遗言说：“ 把他们留在歧阜很危险,赶快逃到清洲去。’玄以斋大人便立刻离开都市,亲自抱着小公子逃到清洲。

这中间,明智大军已经攻占佐和山､长滨等城,横扫江州,已逼近蒲生大人把守的日野城。北畠中将大人想去救援，从势州打到近江路，但沿途处处闹武装暴动，进军受阻，一时不知所措。不久，三七信高公与五郎左卫门尉大人兵合一队，奔赴大阪。有消息说，杀了日向守的女婿织田七兵卫大人。日向守大人闻讯，将日野城托付给明智弥平次，十日回到阪本军营。十三日爆发山崎大战，十四日，秀吉公已经兵临三井寺阵地，将日向守的首级与尸体穿在一起，在粟田口悬首示众。

啃,那次打了胜仗,声望太高,战斗中三七大人､五郎左卫门大人、纪伊守池田大人都与秀吉公同心合力。其中特别是秀吉公与

①位于德岛县。

② 古国名，位于今宫崎县与鹿儿岛县各一部。西海道九国之一。

毛利军的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十一日早晨到达尼崎。其策略变幻之神速，真是神鬼莫测。日向守起初毫不知晓，去山崎布阵。后来听说秀吉公已经迫在眉睫，这才慌忙地重新调配兵力。

顺应形势，秀吉公自然好像是全军的统帅，神速决定了胜败，骤然威名显赫，全军无与伦比。

清洲城也逐渐从京阪方面传来消息，总算一时稳下心来，无不欢欣鼓舞。不久，大小诸侯渐渐奔来。这时，安土城已被明智的残兵放火烧毁；岐阜已空无一人。不管怎么说，清洲原是根据地，三法师大人也在此，人们大抵都先来这里致敬。特别是修理之介胜家公在越中城外听说来能寺兵变，遂与景胜公讲和，为了打一场慰灵复仇大战①，万分火急赶赴京城。但途经柳濑，早已得知日向守身亡的消息，又立刻来到清洲。

此外,北畠信胜公、三七信高公、丹羽五郎左卫门尉大人、纪伊②守池田大人父子、出羽③守八屋大人,筒井纯敬大人等,都在十六七日以前聚于清洲。秀吉公也在京都收敛主君信长公的尸骨，一朝从长滨的大营出发，不久便赶到了。

信长公在世时,人们劝他‘ 大本营地址,岐阜胜于清洲 安土胜于岐阜 ”。因此,他轻易不到清洲,我们长时间在那里守着寂静,已经很久不见如此众多显赫的家臣武土了。而且以柴田大人为首、曾与信长公患难与共的旧臣们，如今，都成为一国之侯或一城之主，更高的成为号令数国的大诸侯。他们率领着军装华丽、行列美观的队伍源源不断地开进清洲。城内顿时变得拥挤，肃穆中倒也平添了几分喜悦气。

①为安慰阵亡将士开展复仇大战。

②古国名，位于今和歌山县及三重县一部分，南海道六国之一。

③今山形、秋田二县的古国名，东北道八国之一。

且说城内，自十八日，官员们聚于大厅议事。虽然细情不甚知晓，但好像是商讨主公殉难后的继承人以及失主领地的善后事宜。

对此,怎奈意见分歧,很难统一。因此,一连八日,天天聚会到深夜，耳听得有时闹到争议不下和吵架的程度。

有些人表示：按理说，三法师大人本是信长公的嫡系。但他年幼，眼下还是由北畠大人继位为好。为这件事，人们各执一词，一定弄得举步维艰了吧？不过，结局还是决定由嗣子三法师继承家业了。但柴田大人与秀吉公从一开始就不和。凡事都争论不休。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秀吉公在这场大战中是功居首位的将军，有些人暗暗地倾慕于他。但因胜家公是织田家的元老，除了信长公的亲密夫人，他总是坐最上席，凡事都要对在场的人们大摆威风。特别是重大决策，胜家公独断专行，竟将丹波国奉送给秀吉公，自己却又独吞秀吉公原有的领地，即江州长滨年俸六万石粮的地方，这成为双方宿怨加深的根源。

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人都渴慕市夫人，都想将市夫人娶到家，这才是矛盾的根源。

此前，胜家公一到清洲便拜谒市夫人，恳切地问候。其后，似乎又秘密地求助于三七大人。那一天，据说三七大人来到市夫人的府上，劝她与胜家公续行琴瑟之礼。

不论怎么说，夫人曾经依靠兄长过活。因此，在她受到伤害的岁月中，对兄长有过恨怨。但毕竟时至今日，对兄长的不幸格外忧伤，也忘了从前的仇恨，只是一心一意地为他祈求冥福。恰在这时,每逢想到未来,不要说自己,就连三位小姐的前途,也简直不知道依靠谁才好，恐怕正在一筹莫展吧？

因此，听到胜家公的一片深情，大约爱心萌动了吧。即使不到这种程度，也未必厌烦。当时她也曾思量：一条路是愿为长政公存贞守节；一条路是以长政公遗孀的身份下嫁织田家的家臣。

就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没多久，秀吉公也同样提出了求婚。不过，是哪一位充当大媒的呢？约摸是北畠中将大人吧？本来么，北畠大人与三七大人是异母兄弟，都是骨肉相连。但是，两个人关系不大融洽，大概是一个给胜家公抬轿子；一个给秀吉公拍马屁。

当然，更深入的情况，我不敢说知道底细。不过，侍女们常常在一起嘁嘁喳喳，我偶尔有所耳闻。

且说那位秀吉公，果然在小谷城时他就爱上了夫人。他盯盯地望着夫人，果然不是我的臆测妄断。我暗暗地想：这件事儿叫我猜中了。

话是这么说，秀吉公十年来往来于千军万马之中，昨夜陷一城，明朝夺一垒，担子千钧重，料想百忙之中也还一直怀恋市夫人的芳姿呢？

若说往日，身份确有高低之别。尔今则山崎一战，已经为主公亡灵报仇雪恨；如果顺手，便是一位胸怀天下的俊才。因此，时至今日，才将恋情形之于色。

秀吉公如此这般，倒也不足为怪。然而，连一向被认为武艺高强的胜家公也心中隐藏着温馨的恋情，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或许这不单纯是个爱情故事，而是三七大人与柴田大人的合谋？他们老早就看破秀吉公的心意，便特意给他制造一重障碍？啊，说不定还真有几分那种味道呢。

不过，夫人再嫁秀吉公一事，不论有无障碍，都不可能成功。当夫人听了谈这门亲事时，她说：

“藤吉郎是想纳我为妾吗？”夫人满面怒色，觉得真是荒谬绝伦。

不错，秀吉公身旁早就有一位芳名“朝日”的夫人。如果嫁给他，再怎么说和正妻同样相待，但毕竟是妾。而且信长公已经谢

世。当年攻陷小谷城，藤十郎立下头等大功。将浅井大人的领地全部夺为己有的是藤十郎；把万福丸骗杀、又穿成串儿示众的也是藤十郎！一桩桩，一件件，可恨的通通是藤十郎的罪孽。在下心想：夫人是把对胞兄信长公的仇恨全部转移到藤十郎、也便是秀吉公的身上了。

何况，娟娟织田家的女儿，居然下嫁给一个虽说近来突然声名直上、却是个出身寒微的暴发户，将成何体统！反正若是不能一辈子守寡，与其嫁给秀吉公，就莫如嫁给胜家公。言之有理！

就这样，夫人虽然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但已隐隐约约传遍了城内，这使秀吉与胜家二公的不和更加雪上加霜。原来，胜家公心怀妒火：自己理应为已故主公报仇，但这份功劳却被别人抢走了。对秀吉公既有爱情上的妒嫉；又有被夺去领地的遗恨。于是，在集会席上，相互间也耿耿于怀。一方这么说，另一方则横眉立目：“不，那可不行！”甚至以信长公的二位遗少为首以及其他的诸侯，也形成了柴田派和羽柴派的阵势。

因此，当议事紧要关头，柴田三左卫门胜政大人便将胜家公悄悄地邀到背荫处，低声耳语说：

“趁现在把秀吉公斩了！留他没用。”

不愧是胜家公！他说：

“今日应是我等拥立幼主之时，同室操戈，会落个贻笑大方的话柄。”

不知是否因此，秀吉公也提高了警惕，夜里常常出外入厕。一次，丹羽五郎左卫门尉在走廊叫住秀吉公，说了同样的话：

“如果有志于天下，就请斩了胜家！”

“为什么要把他当成敌人？”据说这位也没有答应。

不过，也许觉得太久逗留也毫无意义，会议结束了。秀吉公夜

半悄悄离开清洲，途经美浓①、长松、回到长滨，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地收场了。

其后，三法师转移到安土，在丹波② 守长谷川大人、前田玄以斋大人的保护下，直到长大成人为止，呆在江州，统领三十万石粮。北畠中将驻守清洲城。三七信高大人驻守岐阜，诸侯们无不坚定地立下誓言，各自归去了。

夫人定下再婚事宜，是那年的春秋。这桩婚事由三七大人作媒。夫人从清洲、胜家由越前，分头赶到岐阜，就在此地举行婚礼。然后夫妻同路带着几位小公主到北国隐居去了。

有关前情后节，因人而异，说法不一，出现了种种传闻。我因加入了夫人的行列，陪着一同奔赴越前，所以，大致了解情况。

当时盛传：秀吉公听说这门婚事，表示不准胜家公回到越前。他出兵长滨，在路上等候；也有人说：由于池田胜入斋大人的劝说，才制止了秀吉公的念头；还有人说：那都是些没影的世上谣传。

没错，当时秀吉公的养子羽柴秀胜公以代表的身份赶到岐阜城祝贺新禧，带来口信说：这次父亲秀吉因故未能亲自前来祝贺。待柴田大人回归故里时，父亲将在路上恭候。为了喜事留念，他还想敬上一杯。胜家公欣然应允，约定出席秀吉公的宴请。

然而，恰在此刻，突然从越前来人迎接，带些兵马赶到。经一番戒备森严的商议，派出使臣去向秀胜公婉言谢绝，出其不意，连夜直奔北国地区起程了。那么，秀吉公是否施展了什么谋略？如上所述，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如此，夫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下嫁的呢？反正是再婚，不论多么富丽堂皇的婚礼，也令人觉得凄凉。想当年，夫人嫁

①古国名。位于今岐阜县中南部，东山道八国之一。国府是“不破”。

② 古国名。位于今京都府中部及兵库县一部。山阴道八国之一。

到浅井家，婚礼一定办得万般灿烂辉煌。而今天，已年过三十，历尽艰辛，结局，竟带着三个前婚的孩子，奔向冰雪深深的越前之路。

又是何种因缘？连路程都像上一次经过同样的驿站①，自关个原跨进江北，莫非要经过令人怀念的小谷一带吗？

但是，上一次的时间是永禄十一年，也就是龙年之春。尔今已经逝去了十五六个岁月。说是秋天，而北国已是冰雪的冬季了。再加上夜里匆忙上路。没有任何欢畅的举动。其中还有的侍女被胡编乱造的谣传所困惑，因而吵闹不休。谣传说：秀吉大军已经开过来，将在路上活捉夫人。

不仅如此，一路上更是艰难困苦，偏赶上伊吹山刮来的暴风劲吹，越走越寒气袭人。从木本、柳濑一带居然下起夹杂雪粒的寒雨。险阻的山路连人马的呼吸都几乎冻结。料想小公主和贵夫人一定惊惧不安了吧？像我这号人出远门很不方便，苦头就格外多了。

这倒不值得一提。单说这样天寒地冻，爬过一山又一山，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土，想想夫人的未来，惟一能做的，只是祝愿他们夫妻二人和和睦睦，白头偕老。从此家业千秋兴旺。

幸而，胜家公是一位意外温存的人，他不曾忘却夫人乃先主之胞妹，对夫人甚是珍重。正因为是不惜夺他人之所爱才娶到手的，所以，对夫人十分钟爱。一到北庄城，夫人便一天天地心情爽朗，饱享夫君的深情。于是，即使门外天寒，家里也心头如春。啊，这样的生活，说明再婚是值得的。连我这草民也十年后一展愁眉。然而，只是转瞬之间，那一年又开始了血战。

最初，胜家公想将往日的纠葛付诸流水，与秀吉公言归旧好。

①古时供送取公文或派往住宿与歇马之处。

婚后不久，便派后来任大纳言的加贺[1]守利家公、不破守[2]彦三大人、金森五郎八大人，以及养子伊贺守大人为使者赴京城见秀吉公说：

“同是一家朋辈，假如闹到祸起萧墙的地步，窃以为有愧于先主之亡灵。故此，但愿今后能亲密相处。”

当时，秀吉公大喜，说：

“我也所见略同。特意派来使者，实不敢当。修理之介大人本是先主信长公手下的老臣，何苦有拂尊意呢？希望今后凡事多多指教。”

答词一如往常，圆滑得无懈可击。盛情款待之后，欢送使臣们返回了。于是，胜家大人自不必说，连我等仆人听说两家和睦，以为再也不会有深重的担忧了吧？夫人贵体也不致再遭不测了吧？她可以长出一口气，放下心了。

其后不出一个月，秀吉公率数万骑出征江北，将长滨城远远地包围。有人认为这一切好像大有文章。秀吉公是对北庄的策略将计就计。若问何以言之？据说胜家公与三七大人已经商定：北国之冬，大雪极深，难能发出大军。那就暂且敷衍一下，摆出讲和的样子。等到明春冰雪消融，与岐阜的三七大人按约攻打京阪地区的羽柴秀吉。

唉，孰是熟非，我等之辈不得而知。不过，当时的长滨城由胜家公的养子伊贺守大人把守，但由于他平素对胜家公怀恨在心，忽而与羽柴秀吉连成一气，开门献城，于是，秀吉公的京阪大军潮水般冲进美浓国，直逼岐阜城。

北庄也不断传来消息，情报滚滚而来。最冷的十一月，外面是

①位于今石川县南的古国，北陆道七国之一。

② 美浓国的不破城城主。

一片茫茫大雪。胜家公日日遗憾地凝视着长空。心想：我是被这干人骗了吧？假如没有这么大的雪，以我之武略，比以石击卵还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京阪大军。他狠狠地踢庭院中的积雪，恨得咬牙切齿。夫人替他捏一把冷汗，身旁的人惟有因恐惧而不住地发抖。

秀吉大军乘机以破竹之势消灭了大半个美浓国，使歧阜变成了一座空城。这些攻势只用了十五六天的工夫。三七大人走投无路，只好求丹羽大人请降。怎奈三七大人是先主信长公的异母同胞，秀吉公也就宽恕了他。但却说“请把老母留下作为人质！”还说，将你老娘送到安土城，待到胜战时带回京城。

不知不觉，天正十年也到了岁暮。虽然迎来了春天正月，但北国依然酷寒，积雪丝毫不见消融。胜家公刚刚骂了一句“可气的猴头！”又骂了一句“可恨的积雪！”他把大雪当成眼中钉，心中焦躁不安，因而，贺新春的仪式也只是走走形式，没有一点儿喜兴的气氛。

秀吉公那边，则正想在大雪期间征讨柴田家的各个诸侯。转过年来又出兵向势州进发，攻克沦川左近将监[①]大人的领地。不断传来消息说，战斗正处于胜败关头。因此，北国也虽然眼下平静，但伴随着冰雪消融，将与京阪兵痞们决一死战，已成定局。城中正忙着备战，人心慌慌。

我们这号人，此时此刻毫无作为。闲得无聊，只是无精打采地蜷缩在炉旁。即使这样，朝朝暮暮感到痛心的，依然是夫人的处境。啊，真的，这样下去，夫人连安闲地同胜家公说说话的工夫都不会有了吧？好不容易才心神宁静，形势却又变得这么严峻。早知如此，说不定住在清洲倒好。如果好好歹歹我军获胜，那倒不错；假如这座城再化为血战的沙场，小谷城的惨剧岂不要重演了吗？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侍女们凑到一起，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①左近将监即左卫门尉、左卫府的三等官——判官。

但又互相安慰说：“ 不，不，我家主公决不会战败的，何必杞人忧天 ?”

恰在这时，有一天，京极高次公为投奔夫人，逃到北庄来了。从前在清洲时还是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一晃的工夫竟然出落个英俊青年。假如生在太平盛世，现在该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军了吧！然而，他竟是那个对信长公忘恩负义、无耻叛贼日向守惟任大人的同党，是一个天理难容的大罪犯。秀吉公追查甚严，高次公在近江东藏西躲。只因近来江北战乱，他随之而渐无藏身之地，这才想来赖着舅母求救。他只带一两名随从，身披蓑衣，头戴草帽，掩盖身姿，在茫茫大雪中翻山越岭，逃到这里。据说他们进城时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

后来他拜见夫人说：

“ 十分惭愧。恳求允许我这个败将逃兵藏身吧！我这条命是死是活,全凭舅母大人发落 !”

夫人仔仔细细瞧着他那副样子，只说了一句：

“ 你干得太卑鄙了 !”夫人一时无话可说,只是流泪。

然而，其后不知怎样劝解胜家公的。为卑鄙者美言的，正是夫人。

高次公虽说是明智的余党，但是既然被秀吉公追赶到这儿，大概胜家公也动了怜悯之心,说“ 那就饶了他吧 !”让他住进了该城。

为高次公与阿初小姐举办婚礼家宴，也正是这个时候。关于这桩婚事，不知是真是假，我从一名女侍口中听到一段有趣的故事。据说，高次公的目标正是茶茶小姐。然而茶茶小姐说：“ 浪人者流，我讨厌！ ” 高次公既被厌弃，便并非情愿地和阿初小姐结婚了。

原来茶茶小姐从小就有点倨傲不逊。尤其也许由于从早就由母亲一手抚育长大成人，她非常地任性，可以想像她会说出那种话

的。被侮辱的“浪人者流”的高次公，大概万念俱灰了吧！后来在关个原大战时，高次公又一次倒戈，投靠了关东军，这恐怕也是由于不忘昔日耻、怀恨淀夫人的缘故吧？

这些话也许是臆测妄断。但是我想，当初高次公逃到北庄来，与其说为的投靠舅母，莫如说为思念在清洲时一见钟情的茶茶小姐而来。否则，他的亲妹子已经嫁给若狭国① 的太守武田大人，又何苦逃到越前来？这儿的夫人虽然称她为舅母，但毕竟是情面关系。特别是她现在已经是再婚之人，而高次公作为明智的同党，不仅没有道理投靠柴田大人，弄不好，说不定要被斩首示众的。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在大雪纷飞中逃到此地，正像心存二心的旧武士故事②，又为茶茶而舍生忘死！啊，大约是这么回事吧！但是，他苦苦追求的那么美好的期盼却落得一场空，真是乃可笑之至。

那么，高次公本来无意娶阿初小姐，是碰巧才那么做的吧？没错，这时只是订亲，说是举行仪式，也不过是家人饮宴罢了。

战火纷飞中也还有了这样的喜事。那是正月末或二月初吧。那时节，已经由佐久间玄藩大人任胜家公的先锋，率二万余骑，踏着残雪攻进江北。

秀吉公自伊势大营奔赴长滨。翌日清晨，又迅速乔装为快腿尖兵打扮，带领十名左右老将登山，仔细观察柴田大人的一个个营寨，然后说，看样子根本不可能轻易地攻破。我军也要尽力将城防工事修得更牢固些，除了稳扎稳打，别无他策。你们也要戒备森严，不可贸然进攻。

于是，双方对峙不战，度过了三月。到了四月份，胜家大人终

①现福井县西南之古国名，北陆道七国之一。

②原文是筒井顺庆：顺庆是大和圆筒井城主。此人看风使舵，多次投敌叛变，故转意为 二心，脚踩两只船…

于出发到达柳濑地区。这时，北国樱花已经飘零，恰是与春依依惜别的季节。夫人因为这是婚后夫君的首次出征，诸如鲍鱼干、去皮栗子干、海带等等，格外精心地准备好了鱼类食品，放在大殿，祝贺夫君登程。

胜家公心情蛮好，喝了酒，说：

“只要一战，就可以消灭敌人。取下藤吉郎那家伙的首级，本月内就登上京城，给天下人瞧瞧！定要等到捷报飞来。”

然后他跨出中门，夫人也到那儿欢送。据说这时，胜家公拄着长弓，立于门旁。当他刚要上马时，战马竟长嘶高叫，夫人忽而大惊失色。

据说此时，岐阜方面的三七大人再一次与京师为敌，策应柴田大人 大和国① 的筒井顺庆大人也近日内就要倒戈。而且秀吉公虽然谋略出众，但就武勇而言，则胜家公被誉为超群。尤其胜家身为织田家的老臣，众诸侯也都对他恭而敬之。以胜家为首，佐久间、原、不破、金森等靠得住的武士都追随胜家公，谁能料到他会吃那么惨的败仗呢？柳濑、贱岳大会战的始末，连三岁小儿都清楚，尔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令人叹息不止的是玄蕃大人的掉以轻心。假如那时他听从胜家公的命令，迅速撤退，加固防御，不久顺庆大人就会出击，美浓方面的盟军也会随后赶到。假如能做到这些，这场战争就不知道胜败如何了。

然而，胜家公七次从大本营派出赫赫有名的骑士充当使者疾颜厉色地劝告，而玄蕃大人却说“：叔父大人老糊涂罗！”等等，根本听不进去，以致那么威武的大军不久就垮了。

何况，从本营到山寨，绕道走也不过五六里路。笔直走去，才一里路。据说胜家非常恼火。尽管如此，他又为何不亲自跑去将

①今奈良县之古国名。

玄蕃大人揪回来呢？这与他素日的暴烈性格也极不相符。即使谈不上昏庸老朽，也是娶了美貌夫人之后，总有些心疏意懒了吧？连我都因无限悔恨而不意中想要骂街呢。

在北庄，四月二十日有报告说：佐久间玄蕃大人已经攻下敌军的营寨，取了中川濑兵卫尉大人的首级。主公大喜，说这是个好兆头。

然而江北方面，那天夜里自美浓路延伸下去的海路与崇山峻岭闪现出松明火把的光焰，使二十日的下弦月暗淡无光，烧焦了夜空。逐渐地，宛如举行‘万灯会’[①] 的火把不计其数。听说秀吉公从大柿[②] 连夜打马回营。

二十一日拂晓有报告说：金吾湖[③] 对岸突然杀声四起，玄蕃大人的营寨已经岌岌可危。信使来到，是同一天的未时。不久，先到的战败武士稀稀落落地逃了回来。据他们说，我军既已败北，主公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城里人在这严重的冲击下，惊讶得目瞪口呆，以为未必会是这样。但是黄昏时分，胜家公惨不忍睹地逃回城里，召见柴田弥右卫门尉大人、若狭守小岛大人、中村文荷斋大人、德蕃大人等，说：

“只因玄蕃、森政不听我的命令，我们失策啦。我一生的功名也变成一场空。也许这是前世的因果报应吧！”主公这时已下定必死的决心，却不露声色，他太镇静了。

听说胜家公的儿子权六大人，不知其情况如何。

由于在乱军之中厮杀混战，以至生死不明，胜家公在柳濑营中正想速求一死，毛受胜介大人起立劝道：

①佛家之说，即点万盏灯普渡众生的法会。

②恐系大垣市之误。位于今岐阜县西南，美浓路上的一城。

③位于滋贺县北，与琵琶湖中间隔着贱岳。

“莫如回城,安静地自刎。这里的事,由我接替。”

“那就拜托了!’说罢,将布幡帅标暂交胜介,到京都府内利家公的城池吃了茶泡饭，然后疾驰奔回北庄。

利家公也说“:我与你同赴黄泉吧!’而且,他已经一同上路,经强硬谢绝，才半路折了回去。过了一会儿，胜家公又喊他回来，说：

“你和我不同。你与筑前守曾经关系密切。因为你对我的誓言已经兑现，所以，今后你应与筑前守和睦相处，让自己的领地平安无事才好。这一段时间你辛苦了。”胜家公说罢，愉快地告别。那是二十一日的傍晚。

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二日，京都大军以堀久太郎为先锋，渐渐地逼近北庄。秀吉公不久也到达，在爱宕山上指挥各路大军，将北庄城包围个水泄不通。

这时，城里的人们无不断定此刻为末日。尽管满眼是这般景像，却又不见人慌马乱。

胜家公头一天晚上就召集众武士说：

“我打算在这个城寨对付敌人。立刻大战一场，然后剖腹。想和我一同留下的，可以；但是，也有的人二老健在吧？还有抛妻别子而来的吧？这些人丝毫不用客气，最好速速回到故乡。按我的本意，对于无辜的人，一个也不想叫他们送命。”

想请假的就准了他们的假；在押人质也全部释放。城里剩下的人虽然很少，却都是清名重于生命的人。尤其弥右卫门尉、若狭守等出类拔萃的大人们就不须赘言了。

若狭守的儿子新五郎，才十八岁。他已经卧床不起，却叫人用轿抬着赶到城里。他在城关正门的门扇上写道：

“小岛若狭守之子新五郎，十八岁，因病不能躬赴柳濑沙场。今与城池共存亡,以求忠孝两全。”

还有更年幼的佐久间十藏大人，才十五岁，本是胜家公的贤

婿。虽然年小，却说“：岳丈大人还在京都府城中，我要悄悄地溜进城去。’家臣劝他说“：我认为你既然不为守城，又何必去找苦吃！”他说：

“不，不。我自幼被收留扶养，而且赏我偌大的领地。恩情这么大，此其一；假如没和胜家公结成姻亲，还可能有一条赡老母亲的求生之路，但倘若依靠岳父的关系而苟活，我以为那是卑怯，此其二 玷污门楣，则有愧于先祖，此其三。’他说，依上述三条理由，定要参加守城，战死之念，已经定了。

还有值日宫松浦久兵卫尉大人，本是法华宗信徒，结庐而居。他收留的一位高僧，听说松浦大人要与城寨同归于尽，便说：

“大人与愚僧今生缘浅，来世一定依然相伴，以便报恩谢德。”

松浦大人劝他也不听，进城死守去了。

另外有个叫玄九的人，是个豆腐匠。没错，从前是胜家公的童年好友。一次在京都府一带打了败仗，就此，他对胜家公说：

“以我这样的体格，很难当好差，请允许我告辞。我不再当武士，当个平民吧！”

胜家公说“：是么。那你就当个豆腐匠吧！”

于是，胜家公每年送他一百斤大豆。他这次也来寻求同死，说“：来世还给你做豆腐吃。’因此，从镇上专程赶来。

此外还有若大夫、山口一露斋、秘书上坂大炊助大人，这几位也留下了。

其中也有人留恋红尘。例如德庵大人，据说是柴田胜家大人的法师武者之一。与文荷斋同样扬名于世。然而，他偷走胜家公的人质，逃出城去，投靠京都地区的利家公。据说利家公骂他是个“缺德的家伙”，一怒之下，不肯见他。其后这位大人怎么样了呢？世上没人理他。还有人说，见过他非常落魄潦倒的样子，徘徊于京城的长街之上。

压下这号人不表，再说说村上六左卫门尉大人。他穿上白色麻布寿衣守在城里。有令叫他带着主公的胞姊末森夫人及其千金撤退。他说“请吩咐其他人吧！”但胜家公说“不，不，这件事就托靠你了。你这样做，倒是忠孝两全啊！”不得已，他便陪同夫人和小姐逃往故里竹田。二十四日申时，他们眼望天守阁浓烟升腾，竟与末森夫人母女一同自尽身亡。

唉，我记得住的就是这些了。这些大人先生们，在当时是被大加赞扬的。列位大人也都清楚，哪一位，都是神奇的人，芳名永垂万世。

啊，我自己吗？我等之辈干不出非凡大人先生们的英雄壮举。但是，觉得前些年在小谷死守孤城时，本已舍弃的生命竟然苟活至今，心里明白：如今对人世再也没什么留恋，因此，才留在城中。

说实话，我尚且不知夫人情况如何。待看清她的前途时，总会相机而定的。照此说来，好像我很怯懦似的。其实，自从夫人再嫁到这儿来，还不满一年，她在小谷时有过六年的夫妻生活，但因割舍不得孩子，竟与长政公诀别。而这一次也未必不如此。

但从主公口里可曾说过这类话吗？连敌军人质主公都饶了他们一命，而对说是夫妻却缘份极其短暂、又是深蒙大恩的先主的胞妹与侄女们，难道想叫她们作他黄泉路上同行的旅伴吗？或许是意气用事，不肯将心爱的夫人让给秀吉公？堂堂的胜家公事到临头，未必干出这种柔弱女子小家子气的事来。那么，很快他就会说点什么吧？我之所以为此思量，并非由于余生求救，因为我早已决定：我这条命的生与死，完全取决于夫人的存或亡。

二十二日凌晨，敌军从鸡叫头遍就步步紧逼。城下小镇的条条大街无处不烈火焚烧，长空下浓烟滚滚，旭日无光。据说从城上向田野望去，近处宛如雾海茫茫，什么都看不见。敌军趁漆黑一片，无声无息地操起盾牌、草席、门板，已经悄悄逼近。不多时，外

面天色微明，敌军像蚂蚁似的，不断地向护城河靠近。城内则连续开枪，将扑上来的敌兵杀光。然而，空手赤拳的敌兵轮番进攻，我军则拼死抗敌，顽强坚守。看样子，城池一时不会告破。就这样，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

翌日，即二十三日拂晓，敌军突然偃旗息鼓，变得静悄悄的。正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护城河对面闪现了五六骑武士，高声大喊：

“柴田胜家的儿子权六大人，以及佐久间玄蕃大人，昨天夜里被我军活捉罗！惨不忍睹啊！”

城里人闻讯，无不垂头丧气。其后护城，不过装装样子，枪声也廖廖可数。

我呢，老实说，一直暗暗地寄厚望于秀吉公会不会想方设法派来个使者呢？假如至今心里也还思念着夫人，那么，肯定会见到来个什么人的。

不出所料，那时来了一位说客。这位被派来当使者的叫什么名字啦？虽然连他的姓名都已忘却，但记得他不是武士，而是某某高僧驾临。他传来口信说：

“备前守秀吉大人自客岁以来，迫不得已，有幸与柴田大人交战。多亏武运享通，才攻到此地。回首往昔，曾与秀吉公一同侍候总见院大人，情关朋辈，故此，关不想要胜家公的性命。虽然对修理介之助有所冒犯，但胜败乃军家常事，请将一切视为机运，将从前的恩恩怨怨付之于流水，交出这座城市，撤到高野山下，不知肯否？为此，将犒赏三万石粮的领地，请终生享用俸禄吧！”

然而，这是否出于秀吉公的真心实意呢？是否为了活捉市夫人而终于拿出最后一招了呢？不要说自家人，甚至敌营也传出了这类评说。因此，没人听信那位说客的话。何况胜家公说：

“这家伙是叫我投降吧？简直出口不逊！”他对高僧暴怒得如

同烈火："不消说'胜败乃时运之所致'，这还要你们来教训我吗？假如生逢其时，我会把他这个猴头追赶得蒙头转向，叫他剖腹丧命！怎奈，佐久间玄蕃不遵守我的命令，以至兵败贱岳，让那个猴头立了大功。令人悔恨不已。此后，惟有在天守阁引火自焚。但愿临终英姿，留传后世，奉为楷模。诚然，城中十多年来储存了许多弹药，如果点燃，会炸死许多人。所以，敌军要后撤，离我城寨更远些！我不愿毫无意义地残杀无辜，因此才说这番话。你们回去以后，必须将我的心意转告秀吉！"说罢，疾步而去。说客闹个没着没落，只得溜掉。

我听了这些消息，惟一的快乐线索也断了。觉得主公太可恨，太无情！这一来，也太惨了。夫人肯定没命了。今后就请允许我陪伴她去三途河①，永远在她身旁。我已下定决心：但愿来世好歹生而为明眼人，以便欣赏夫人的美丽姿容。对于我来说，这才是"佛光如月②"，胜于任何劝人皈依、从而获得解脱的高僧。于是，反而认为死亡是一件快乐的事。

主公胜家大人说："弄到这般下场，真个是只好任人慨叹吧！然而，事到如今，大可不必。索兴今宵高高兴兴地交杯换盏，明日天明，与朝云一同消失吧！"

一切已做好准备。以天守阁为主，各个重要地方都高高堆起枯草，像座山似的。一旦下令，立即点火，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且说，主公传令："把所有的名酒一坛一坛的统通拿来！"

大家准备酒宴的过程中，眼看黑了天。也许敌营看清了城中将士必死的决心很大，逐渐放宽了包围圈，撤到很远的地方去。

①佛家说，人死后七天要渡三途河。安危险夷，依前世行为而定。

②原文直译应是："真如之月痕"，佛家语。"真如"指宇宙之实体。如能掌握真理，解迷破雾，则如月在中天。

“ 哎哟哟，敌人的篝火那么远了。秀吉公还真了解我的心思！”胜家公若无其事地说。但那语声却不同于往常，听起来呆痴痴的。

酒宴开始，大约是晚上酉[①] 时吧。不消说主公大人连各个岗楼也分给了酒。叫厨师们多做菜肴，极尽奢侈之能事！备好数不清的优质山珍海味。处处都尽兴地痛饮。尤其城内大殿里，头排高台由主公胜家大人落座，夫人并肩就席。其次是小姐们，最低处的末席坐着文荷斋、若狭守、弥右卫门尉等杰出的大人。首先，主公向夫人敬酒。因为主公说了句令人感动的话：“ 内宅里的人们也都参加。”于是，侍女们和我这号人等也来在身旁陪酒。人人都清楚今宵便是末日，因此以主公为首，武士们都是披挂各种颜色的盔甲，穿上方领带有胸扣的武士礼服，竞相拿出华丽的大刀等武器正襟危坐；女侍们也最后一次不甘落后地穿上漂亮的服装。听说夫人将口红、白粉、发油涂得格外浓些；洁白的肌肤罩上白绫的紧袖内衣，扎着厚板金饰腰带，穿着带有金银五彩凸花花样的唐绫拖地礼服。

酒过一巡,主公说：

“ 喝闷酒，可太消沉了。我们明天就成为诀别红尘的人，过于愁眉苦脸，会被敌军那些家伙们耻笑的。以下通宵，希望各尽风流,把敌军吓一大跳!”

这时,远处岗楼上传来了‘ 嘭嘭 ’的敲鼓声。

生命仅有今明天，
不怨征途苦又艰。
千里别君悲暮色，
举杯对饮慰辛酸。

① 晚 六 时。

似乎有人翩翩起舞，响亮的歌声声入耳。

“喔，叫他们抢先啦。咱们也别落后！”主公说着，自己带头唱起能乐曲,歌名《敦盛》[①]。

人生五十载，世上比比看。

这首歌从前总见院大人非常喜欢。尤其“桶狭间大战”[②]时，他亲口唱这支歌，击毙今川义元大人。因此，在织田家来说，这是一首吉利歌。

人生五十载，
天下竞夺强。
一切空空幻梦里，
为何有生必有亡？

歌声琅琅。听了主公歌唱，不由得缅怀起先君在世时的往事。无常世界的变幻莫测催人泪下。在座勇士们也都泪湿铠袖。

接着，文荷斋大人、一露斋大人依次歌唱；还有若大夫大人的舞蹈等等。此外，另有一些颇有风趣的人，随着酒酣兴浓，都跳起最后的舞，唱了最后的歌；表演了精彩的技艺，尽情地玩乐。因而，酒宴欢腾，直至深夜，尚不知何时罢休。

①“能乐”歌曲之一。全剧叙述熊谷次郎直实打败并杀了十七岁的英俊将才平敦盛之后，更加感到人世无常，终于皈依佛门。

②“桶狭间”是日本爱知县北知多半岛地名。 1560年织田信长奇袭今川于此地，今川战死。

这时，又有人唱道：

打扮起来，梨花一枝春带雨，
打扮起来春带雨。

那压倒全场一切声响而以妙音高声歌唱的人，正是名叫朝露轩的法师武士。这一位不论干什么都心灵手巧。琵琶、三弦，都弹得出色，因此我也曾诚恳地求他指教。我早就知道他弹奏时节拍准确,这时便洗耳恭听《贵妃歌》：

巧妆打扮春带雨，
太液芙蓉别样红，
未央柳枝涂新绿，
不比袖衫碧色浓。
六宫诚然多粉黛，
全无颜色谁同情？
全无颜色谁同情？

歌儿岂不正是那么唱的吗？本来朝露轩大人未必是那种意思，但在我听来，却只能认为是歌颂市夫人的风采。啊，多么姣美的花容！过了今宵，即将飘零。事到如今，却依然萌发留恋之情。

这时，朝露轩大人说：

“嗳,那边坐着的‘座头’① 会唱三弦,请夫人慨允,由他率先唱一曲吧!”

立刻听到主公的关照“弥市!不要客气啦!”

①指削发盲人,弹奏琵琶、筝、三弦等,以唱歌,讲故事,按摩,针炙等为业。

那么，我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推辞的呢。这正是我所期盼的，便迅速操起三弦，唱了那首《为君泪不干》的小曲。

“他总是唱得那么动听。那么，我也弹一曲吧！”朝露轩大人说。接着，他奏起三弦琴，唱道：

纵然滋贺海湖边，
不见潮汐巨浪翻。
姑娘笑靥情切切
恰似中弦天上月。

我听着心想“：真是有趣的歌词哟！”谛耳细听，处处加了长长的过门。朝露轩大人将那些过门的音色也弹得十分圆润。但我突然发觉，他弹的琴音中夹杂着二度重复的技巧。

正是，这一手，我们弹三弦的座头都十分清楚。所有的三弦琴，一根三弦有十六个音位，三根弦恰好有四十八个音点。所以，初学者学琴时，在四十八个音位上附以“伊、吕、波”等四十八个字母作为标记，帮助记忆。这一点，涉足此道的人无不知晓。尤其盲人法师看不见文字，只能靠死记，说“伊”，就在“伊”的位置上弹“伊”的音阶；说“吕”就在“吕”的位置上弹出“吕”的音阶；说“波”，就立刻想起“波”的音阶。盲人乐师若在明眼人面前谈点保密话的时候，就边弹三弦边互相交流心曲。然而，刚才奇怪的间奏，听起来好像在说：

有赏哟！
没有搭救夫人的好办法吗？

这是否我的错觉呢？如今怎么还会有人说出那种话？就算不

是听错吧，顶多是怪我听那音节的组合自然而然地听成那么几句话了。在我翻来覆去回想这件事的工夫，朝露轩大人又接着唱道：

怎么走？
路上的关卡
有人把守。
过不了关，叫人发愁。

伴奏的三弦琴风格与原来迥然不同，但依然不时地夹杂着那种重复的间奏。哦？莫非朝露轩大人是敌军的探子？否则便是近期突然通敌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牢记秀吉公的吩咐，要把市夫人交给敌军。真是无心求助，却意外得救了。秀吉公至今还不死心，竟是何等浓烈的恋情啊！我突然心潮激荡。忽听朝露轩大人说：

“喂，弥市！现在希望你来唱一支歌吧！”

说着，朝露轩大人又将三弦放在我的身旁。但是，对我这样的一个瞎眼法师拉关系，是为什么？难道我为夫人而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内心深处（真不好意思）不知什么工夫被朝露轩大人看破了吗？是呀，我虽然眼瞎，在侍女之中却是惟一的男性嘛！而且，无数个房间、走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比明眼人更加熟悉情况，一旦有事，比老鼠更能自由地奔跑。思忖起来，朝露轩大人竟敢相信我啦。这条只有一次的生命之所以苟活至今，就是为了起这点儿作用。以后就尽力搭救夫人。不随人意，便与夫人同归于尽。

我转眼拿定主意，贸然拿起三弦琴，唱道：

只要君一看哟，
那是告诉君。

衣袖的色彩呀，
便是夫人心。

我边唱边用颤抖的指尖揉着丝弦，接着唱：

烟火是号令，
天守阁下且藏身。

我也寄心音于间奏，用‘伊、吕、波’的音节作了回答。自然，全场的大人先生们只对我的歌声、琴音听得入迷，没法知道我俩之间竟然在交谈这么一番话。就在这时，我想出一个搭救夫人的策略。我想的是：今夜主公夫妇将登上天守阁的五楼，静下心来，进行自戕。然后将备好的干草点火。趁这混乱之机，如果把朝露轩大人的一干人马拉过来，排在主公夫妇之间，就能将他俩隔开吧？我就是这么想的。

哎呀呀！我是个瞎子，又生来非常胆小。再怎么也不会欺骗人的。可现在竟然支持敌军的奸细纵火焚楼，并且阴谋盗走夫人，就连我本人也感到心里恐惧。但这也是一心救命的赤诚，因此，我认定这毕竟是忠肝义胆。不知不觉，尽管大家依依惜别，但孟夏之夜，很快天明。远方寺院的钟声已经传来；庭院中杜鹃的啼叫声声入耳，于是，夫人取过纸来，作了一首和歌①：

纵然不是愁，
清泪惜别汩汩流。
夏日夜阑后，

①日本古代短诗，由（五、七、五、七、七）五句，三十一音组成。

声声催人莫淹留，
杜鹃泣血绕枝头。

接着，主公也吟成一首：

夏日夜犹酣，
一枕黄粱咒逝川。
尘世多变幻，
欲将虚名付云天，
且听山头泣杜鹃。

主公要文荷斋大人也当众发表一首。他便说：“我也吟一首吧！”

浮生有奇缘，
转眼今又赴黄泉。
伴君一路去，
但求来世立身前，
精心侍奉报垂怜。

他朗诵的一首，我认为当时够极尽风流了。

后来，都退席到守卫室里去，作剖腹的准备。侍女与我陪着主公家，终于要到天守阁去了。没错。我们遵旨只能一同在四层楼。能带进五层楼的，惟有小公主们和文荷斋大人。我知道这是紧要时刻，悄悄爬上五楼的楼梯半道，屏住气息，将楼上的情景点滴不漏地听个清清楚楚。

主公先说：

“ 文荷 ,把这些全打开 !”

这是叫他把方型窗扇全部打开。

“ 啊 ,这风吹得真舒服。”

他在晨风吹彻的房间端然而坐。

“ 咱们自家人现在喝一杯诀别酒吧！ ”

他托文荷斋大人办置酒菜，和夫人、小姐们再次举杯。

且说饮酒已毕，主公一声呼唤：

“ 市夫人 !”

他说“ 对您直至今日 ,一桩桩一件件的苦心与真诚 ,我感到非常欣慰。既然事已至此，去年今天没有向您祝福，现在说也毫无意义。顺便说说吧。我本来决定任何时候，你我夫妻都要在一起。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你是总见院大人的胞妹，而且这里的几位小姐又都是已故备前守(浅井长政)的遗女 ,我想 ,还是保住她们的生命才是正理。身为武士者，临死无须带走老婆孩儿。倘若在此杀了你，恐怕世人会说，胜家公一时感情用事，竟然忘了人情道理。喂，你要听明白这个理儿，出城去吧！好像提得太唐突，不过这可是我深思熟虑以后才说的呀！ ”

话说得太意外。道出此言的人恐怕要肝肠俱断的吧！然而，语声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愁云，说得干脆利落，不愧为刚毅的大将。我听了以后，也觉得自己真是多此一举。常言说：知情知义者才是真武士。连主公是这么个深明大义的人都不清楚，却又暗地里怀恨，这正说明自己小头鬼的劣根性。我感动得泪眼模糊，不由得双手合十，向传来语声的地方膜拜。

“ 时至今日 ,何必说那些 !”夫人话还没说完就哭倒了“ 总见院大人在世时就说过：‘ 你一旦嫁到别人家，就不再认你是织田家的人。 ’何况今日我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兄弟姊妹。倘若被你抛弃，哪儿有我的去处？该死的时候不死，比死还要更大地蒙羞。这

事我也深有体会。因此，自从去年嫁到身旁，我就下定决心，这一回不论发生什么事，再也不分离。的确是短暂的姻缘，但是，假如允许你我作为夫妻一同去死，那么，半百相伴是一生，半载相依也是一生。因此，叫我走，说这话实在可恨。惟独这件事请您谅解。”

主公反问道：

“可是，喂，你不觉得这三位小姐太可怜了吗？她们一死，浅井家的血统可就断了。这对于已故的备前守来说太不义气了吧？”

“对于浅井，您还是那么关怀呵！”夫人说着，越发哭得厉害了。她说：“请允许我陪您一同去。蒙您盛情，索性保住这几个孩子的性命，让她们在父亲的灵牌前吊祭，也为我死后祈求冥福吧！”

这时，茶荣小姐说：

“不，不，妈妈，请允许我也一同去。”

“我也一同去！”她们在妈妈的左右两侧纠缠不休。四个人悲上心头，一同大哭起来。

回想起来，从前在小谷时，小姐们还都年幼，对一切都很着迷。而现在，连最小的小督小姐已经超过十岁。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怎么样安慰和劝说才好。所以连耐性极强的夫人也被可爱的小姐们的眼泪所打动，只顾呜呜咽咽地哭泣。老实说，十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夫人这么心乱如麻。尽管如此，而时间渐渐推移。我正不知将如何收场，只见文斋大人膝行而至：

“小公主们，太恋恋不舍啦！”他好像申斥一般。然后将夫人与小姐隔开，自己跻身于其间：“喂，喂，这样会使妈妈的决心动摇的。”说着，硬是将她们母女分开了。

见此情景，虽然没再听到主公说什么，但我明白此刻再也犹豫不得，便将堆在梯子下面的干草捆抽出来，用灯火点着。恰好四楼房间里的侍女们穿着丧服，在齐声高唱经文，没有人注意到我。趁此大好时机，将梯子下的干草堆四处点火，还用引火火把的剩余部

分，扔到所有的门窗。我边被自己引发的浓烟呛着，这高声大喊：

“失火啦!失火啦!”

草已干透，加上五楼窗户都已打开，风从下边往上吹，直贯而入。干燥的物品燃烧得哗哗剥剥，响声凄厉；不知逃向何方的侍女们的叫喊声，以及大火忽喇喇的腾空声一并闯入耳鼓。

“喂,喂,主公落坐处有险情!”

“请注意,有叛徒!”

烟雾笼罩的楼下异口同声地呼喊，许多人跑到楼上。

后来，朝露轩大人的一伙和防备他们的卫兵们纷乱地闯进火海，好像彼此争先恐后地想登着狭窄的梯子爬上五楼。我在混乱中挤在人流里，被推来搡去。突然，热风一阵阵地乱吹。余烟扑来。逐渐有些喘不上气了。当我的手搭在梯子上时，心想：同样是死，但愿与市夫人在一束火焰中烧死。即使下到流火地狱① 的苦海最底层，我也拿定了这个主意。

“弥市,把这位小姐送到楼下去!”不知是谁喊着,突然将小姐放在我的肩上。

“小姐,小姐!你妈妈怎么样?”我立刻发问,这是因为当时立刻知道了我背的正是茶茶小姐。

“小姐,小姐!”我不断地呼喊,但小姐已被滚滚浓烟呛得昏了过去，一直不能回答。这且不说，刚才那位武士为什么自己不救她，竟把人交给了我这个瞎子呢？大约那位武士醉心于忠义二字，要追随主公而去，已经将此处定为殉身之地了吧？

假如真的这样，我不查清夫人生死如何便逃生，就没有这么个理儿吧？尽管心里这么想，可是，倘若不救出这个女孩，夫人一定

①佛家说,八层地狱第六层,名曰“焦热地狱”或“焚火地狱”,专惩杀、盗、淫、酗、妄等罪魂。

会恨怨我的吧“?弥市,你把我的宝贝女儿扔到哪里去了?”如果夫人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此责备，我真是无言以对。

也曾这么想：能够这样背着小姐，也是极大的缘分。而且，说实话，比起那些念头，倒是当我双手搭在软瘫瘫贴在我后背的小姐臀部，在紧紧搂住的那一霎那，觉得小姐身体的娇嫩，太像年轻时的夫人了。因此，不禁萌发一缕莫名的怀念。

在这稍有怠慢便会烧死的十万火急之际，我怎么会产生那样一些想法呢？人呐，的确，奇特的时刻会产生奇特的念头。简直没脸说,太丢人啦。

啊,是呀,我到城里来当差,第一次给夫人治病,她的手、脚也像现在茶茶小姐这样绷得很紧。多么美丽的夫人，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年岁大增。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小谷时期快乐时光的回忆，便婉如抽丝，连绵不断地浮上心头。

不，岂仅如此！当我的后背感受到茶茶小姐的身体那么温柔时，不知怎么，连我也觉得重温了夫人十年前的青春。说来真无耻，假如能够侍候这位小姐，岂不和在夫人身旁一样吗？于是，我突然对人世泛起眷恋之情。

如此道来,会非常地冗长,唠里唠叨,其实,那不过是在短暂时间里想到的主意。自从下定这样的决心，我便迅速从烟雾中钻了出来，高声大喊：

“我背着小公主呐,给我闪出一条路!”我是个瞎子,不须任何客气和礼貌，就从人们的头顶拨开一条路，然后踏过去，硬是从梯子下了楼。

然而，逃走的不只我一个人。许多人冒着飞火，络绎不绝地簇拥着逃跑。我也和他们一起，从背后被“走哇走哇”地推着逃了出来。不过，刚过护城河的桥，急听哗啦哗啦一阵骇人的巨响。不必怀疑，那是天守阁的五楼倒塌了。

“ 是天守阁倒塌了 !”我在说给自己听。

“ 是嘛 ,火焰冲天 ,一定是大火点燃了弹药。”从旁跑过来的一个人说。

“ 夫人和另两位小公主怎么样啦 ?”我问。

“ 小公主们都平安无事。可惜夫人丧命了。 ” 不是分明这么说的吗 ?

详细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边和那个人并肩奔跑，边一桩桩听他诉说：据说朝露轩大人最先刚一登上五楼，文荷斋大人便立刻识破他的阴谋。

“ 叛徒 !为何而来 ?”话音未落便斩了他 ,从梯子上端一脚踢得他滚落下去。因此，他那一伙人气焰受挫，加上我方众位家臣跑来，完全没有抢走夫人的可能，反被枭首和被烧死的大有人在。

当时，三位小公主还缠住夫人。文荷斋大人赶忙催道：“ 快呀！快！ ”

他说“: 谁救了这三位小公主 ,送到敌人的阵地去 ,就是无比的忠义！ ”

他钻进人群，连推带搡，找了好几个人，让他们一人抱一位小姐逃走。

“ 所以，我认为主公和夫人恐怕在大火中自尽了吧？不过，我并没亲眼目睹。”那个人说。

“ 那么 ,其他的小公主在哪儿 ?”我问。

“ 我们的人背着，应该是提前经过这儿走啦。你背着的小公主最犟，最后扯着妈妈的衣襟不放。听说不知是谁硬把她抱走，好像放在什么人的背上，那个人又把小公主交给你，自己跳进火海了。是个非常令人佩服的家伙。但是听说，他不是咱们一伙的人。 ” 他说。

我想 ,所谓‘ 咱们是一伙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

听说敌军为了接夫人，蹑手蹑脚地潜入天守阁，等待朝露轩大人的信号。现在从这儿成群结队逃走的，不是我方叛徒，便是敌军人马。

“不过,筑前守大人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夺取的目标是夫人,却死亡了，落得一事无成。朝露轩大人又完全失策，他在夫人面前不会得宠的。反正人已经没命了。”那位说。

“不过，你既然背出这位小姐，应该总还有点面子嘛！我想跟你走。”说着,他伸出手来,几乎想拽我。我早就累得很疲乏,但又不得不喘吁吁地拼命奔跑。恰好这时敌军的足轻大将送来轿子迎接，我就先把小公主放在轿上。

“座头,是你带出来的吗?”足轻大将问。

“正是。”我本想一五一十坦率地讲给他听,他却说：

“算啦,算啦。那么,你也上轿作陪吧!”

从许多营房穿过，我奉陪来到大本营。

茶茶小姐似乎心情很好。休息了一会儿，接受点医疗处置，立刻举行了与秀吉公的见面礼，和另两位小姐一同被邀请到住处。这下可好了，连我也应邀接见。我坐在室外地板上叩拜，忽听秀吉公发话：

“喂,和尚,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恕我冒昧,完全记得。”我答道。

“是么,的确是久违了。”秀吉公又说:“那位,虽是盲人之身,但在今天的作用可谓‘神奇’罗！今晚当场奖赏你点儿什么。有什么要求就说说看!”

真是意外的成功，我的心宛如在梦中。

“尊意过奖了，实在诚惶诚恐。在下与久蒙深恩的市夫人诀别，厚着脸皮到这儿，本是个该遭报应的东西，有何颜面接受奖赏？倒是一想起今晨夫人的临终，就觉得心酸。惟一的愿望是，假如主

公能一如既往地可怜我这瞎子，允许我侍奉茶茶小姐，就感到喜出望外了。”

我刚说完，大人说：

“这要求顺理成章。批准！”主公迅速应允。

“小谷大人遗憾地过世了。在这儿的小姐们，由我代替她们的母亲加以照顾吧！不过，她们都长得很大了。从前坐在我膝盖上淘气的，没错，就是茶茶小姐吧！”秀吉公说着，一阵爽朗的大笑。

就这样，我万幸没有迷路街头，又继续当差了。老实说，今天，也就是天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夫人逝世那一天，我的人生已经结束。其后，像在小谷和清洲度过的那些开心的岁月，终于再也没有降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天守阁放火时我给叛徒领路的事，小姐似乎已有耳闻，逐渐地恨起我来，总有些冷落于我。尤其茶茶小姐说：

“就怪这个瞎座头，救了我一条不值得珍惜的生命，交给了二老的仇敌。”

她有时大声说。我在她身边侍候，如坐针毡一般。心想：早知如此，为什么那时候不死？而今，直落得惟有无情地抱怨自己萍踪无羁的凄凉身世。

这本是对我的恶事恶报，谁也怨不得的。不过，既然死非其时，即使现在再追随夫人的足迹而去，也无颜拜会夫人了。我在众人的蔑视下，在蒙羞受辱，不论是按摩或是弹琴伴奏，都安排别人去做，而我几乎成了无所事事的人了。

那时，小公主们，已被接到安土城。只因秀吉公有话，才并非情愿地雇用了我。我了解情况后，觉得硬是哀求别人发慈悲，心里也很苦，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天，我连告辞的招呼都没打，便悄悄地像逃跑似的溜出了城，毫无目的地四方漂泊。

噢，那年我三十二岁。是的，假如那时我到京城去求见太阁大

人，禀报事情的原委，就会得到终生不至于受苦的俸禄，但我还是主意已定，就这样领罪受罚，隐没于茫茫人海之中吧！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由这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到处流浪。给大人先生们揉腿搓足，还以浅陋的琴技安慰旅途的寂寥。我冷眼旁观自己三十余载的岁月变迁而度暮年，糟糕的是我还没有死。

说起来，当年茶茶小姐憎恨太阁殿下，甚至说成是“二老的仇敌”，但不久便委身于仇家，居于“淀城”。自从北庄城失守那天起，我便料想，早晚会出现如此结局的吧！

听说当年，秀吉公夺取市夫人的计谋败露，曾经非常恼火。但我见到大人时，竟出乎意料，他不仅丝毫没有那种表现，而且反倒说了些令人感动的话。这是因为见了茶茶小姐才突然回心转意。总之，我再一次思索在大火中的同样感受：可见英雄豪杰之心，毕竟与凡夫俗子并无二致吧！

只是我因一时失误，以致落得终生不得侍奉小姐于左右的境地。然而，太阁殿下却灭了她的父亲，害了她的母亲，还把她的哥哥杀死，和他父亲的尸体串成串儿高悬示众。这样一个人，却不知不觉地占有了她。自往日在小谷城时就潜藏在心中的思念，横跨母女两代的恋情终于如愿以偿了。

究竟秀吉公前世有何因缘，竟然爱上了与信长公有血缘关系的几位佳丽呢？此外听说，他还对飞弹守蒲生大人的夫人心怀渴慕。这位夫人是总见院大人的女儿、小谷夫人的外甥女。据说毕竟脸型很相似。秀吉公对她很中意，大约就是这个缘故吧？

我通过别人介绍，前几年飞弹守逝世时，太阁殿下曾派人向遗孀转达恋情。但她根本不应，还气得削发为尼。听说蒲生父家搬回故乡宇都宫，就是因为这件事在夫人面前弄砸锅了。

这件事，总之，茶茶小姐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地懂事，慑于太阁殿下的权威，此乃大势所趋，对于她本人，也是件好事。因此当我

听说淀夫人便是浅井长政大人的大小姐时，该是多么高兴啊！她母亲一直那么辛苦，相反，荣华富贵的春天却轮到女儿头上。我纵然不死不活地度日，心儿也始终侍于淀夫人的身边。我只有这么一点儿祈求。不久，传说她生了个小少爷。心想，这下子可一辈子吉星高照了，可以抚慰一颗安静的心了。

正如列位老爷太太也都清楚的那样，庆长三年秋，太阁殿下逝世。不久，爆发了关个原大战，世道又逐渐地变乱，一天比一天陷于悲惨的命运。这是为什么？果然是由于茶茶夫人嫁给了双亲的仇敌，背叛了先妣的意愿，因而受到了不孝的惩罚吗？母亲也好，女儿也罢，两代人都同样为死守城寨而自尽。想来这也是奇缘妙遇吧？

啊，假如能侍候淀夫人直到大阪一战，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是总会像在小谷安慰市夫人那样，多少使她心宁神爽的。这次我一定陪淀夫人同赴冥府，还能向市夫人赔罪了吧！

可是，惟独那时我痛恨自己生来不幸，耳闻枪声，心里焦急万状。

尽管如此，且说那位片桐市正[①]大人死守城寨时，竟投靠了关东军，向秀吉公和淀夫人的住所开炮，这算是哪路的干法呢？那位大人在“贱个岳[②]大战中，被誉为‘七杆神枪’之一。他就是从那时起承蒙擢升的。

应该说，他受到了秀吉公极不寻常的大恩。不是世有传闻吗：太阁殿下临终时，把那位大人叫到枕边，恳切地留下遗言：“秀赖[③]

①片桐市正（1556—1615），丰臣秀吉手下的名将。

②位于滋贺县北部，琵琶湖北岸。天正11年（1583）羽柴（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决战之地。

③秀赖（1593—1615），丰臣秀赖，秀吉之子，武将。大阪失守时与母淀夫人一同自刎。

的事就托靠给你罗！”就算我这号人如果受到如此委托，要坚守大义这么点道理，也会明白的。然而那位大人却不敢大声说话，谄媚“天神”[1] 大人的权势，忘却丰臣家的深恩，表面上装做忠义的样子，却暗中勾结关东大军。

不，不，这一点，不论哪位怎么说，那是肯定无疑的。理由嘛，要怎么编造都行。因此，说不定有人会夸奖市正大人的苦心吧！他们会说：不管这事有没有，假如接受了敌人开炮的任务，而他会陪着主公的少爷去北方时饮弹而亡，该是何等忠义之臣呵！连我这远离红尘的瞎眼按摩师，这点区区小事还看得清的。因此我对市正大人深恶痛绝，假如眼睛看得见，真想偷偷钻进阵地，来他个一针见血，泄我心头之恨。

提起恨来，关个原大战时在大津叛变的京极宰相的行径，气得我怒火难消。那位大人虽然与阿初小姐举行了家庭范围内的订亲酒宴，却在秀吉公的京阪大军攻近胜家公之前逃往北庄，投靠若狭国的武田家。当武田大人也被打垮时，他便四海无家，魂依草木，到处漂流 因他谢罪,这才如愿以偿,跻身于诸侯之列,这是多亏了谁？

武田大人的夫人名叫松之丸。也许是这位夫人给说了情。其实更重要的，难道不是由于他的亲事与淀夫人有关吗？他第一次是赖住小谷夫人不放，第二次是靠着她女儿的情份。尽管两次救了他难保的性命，但他还是忘了当年大雪纷飞中仓皇逃命的惨状。他竟在紧要关头叛变，乱了大阪军的阵脚。

唉呀呀，如今再说那些事也无济于事。假如一一列举，遗憾可恨的事多得很。不过，不论京极宰相还是市正大人都已过世，连德川家康大人也去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的清梦。仔

①一般指神仙降世或化身。又特指德川家康。

细思量，磊磊落落的大人先生们都谢世了。可我，今后何年何月才能老朽不堪啊！我从昔日的元龟、天正年间活在世上已经很久了，除了寄望于后来人别无他愿。但只有上述一席话希望能说给哪一位听听。

嗯，嗯？什么？您是说市夫人的声音现在还回响在我耳际吗？这还用说！她任何时候说话的每一句或是抚琴时听唱的每一曲歌声，无不华丽中带有圆润，仿佛是黄莺高亢而富有弹性的音色与白鸽咕咕咕含混不清的啼叫声合二而一发出的绝妙音韵。茶茶小姐的声音和夫人毫无二致，以致她身边的人常常听差了耳。那么，太阁殿下是如何宠爱淀夫人的，也就十分清楚了。

太阁殿下的伟大，是尽人皆知的。惟一最先了解他心海深处的，这可不是说大话，只有我一个。

啊，每当想起我竟能理解那么伟大人物的内心，每当想起我竟然背过右大臣秀赖的慈母淀夫人，我是多么多么地留恋人间啊！

不我已经很满足了。多谢给了我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让列位过于冗长地听我老朽无聊的唠叨了。

我家里也有老婆，但是连对女儿也不曾这么深入细致地讲过。请吧，请！把有过那么一个可怜的瞎眼法师的事记录下来，如能成为后人的谈话资料，那就谢谢罗。好吧！就此打住。趁夜未沉沉，我还得给去人去捶腰呢。

跋

(一)上述《盲人物语》一卷,虽然似乎一人所作,但确非毫无来由。三品官中将忠吉——当朝清洲朝日村柿屋喜左卫门的《祖父物语》,又名《朝日物语》曰“:太阁(秀吉)与柴田修理之争,可谓竞

比权威。又信长公之胞妹名为市夫人者，乃淀夫人之母，近江国浅井之妻云云。声传乃天下第一美人，太阁甚为渴慕。柴田赴岐阜，与三七大人合力,娶市夫人为妻,太阁闻讯,趁柴田归越前国,出兵江洲之长滨云云。”

又曰“:柴田死守北庄,太阁遣僧使往曰:‘君乃太阁大人昔日之朋辈，可拯一命。’”

(二)《佐久间日记》、《佐久间常关物语》中《胜家贺词》一条云:“浅井长政之遗孀嫁于胜家，胜家携夫人与其三女归越前时，秀吉遣使见胜家曰：君归国途中，可命秀胜（信长之四男、秀吉之养子）备膳志庆，约定为胜家贺婚，胜家欣然慨允。但胜家家人已自北庄来到清洲路上迎接。胜家夜半出清洲,告秀胜曰:‘因越前事急,故自夜半昼夜登程,路过此地,不能应邀’云云。”

(三)关于志津岳大会战,小须贺九兵卫称于安土召开清洲会议。当时“意见不合，柴田与太阁大怒。其时，丹羽长秀与太阁共寝一榻。长秀以足对太阁示意:‘只留下长秀一人!’太阁晓矣,连夜驾返大阪云云。”《佐久间日记》云“:虽也记述长秀其夜连连小解”,但于《甫安太阁记》等书中不见其事,未详也。

(四)蒲生氏遗孀之墓，在今京都百万遍智恩寺院内，宽水十八年五月九日于京都病故，享年八十一岁。法名“相应院殿月桂凉心英誉清熏大禅定尼”。秀吉知此遗孀容颜秀丽。氏乡逝世后欲纳为妾。但遗孀不允，因此，氏乡家由会津百万石领地迁至宇都宫十八万石领地,详情可见《氏乡记近江日野町志》。

(五)三弦,系永禄年中自琉球传来,此乃通说。弹三弦伴奏小调，乃自宽永年间始。此事高野辰计博士之《日本歌谣史》中有所记载。但见《室町大人日记》载：“尤其天文年中，已有艺妓拨弄。好事者较早用之于流行歌。”此论亦见于上述《歌谣史》。本书物语中如盲者，其亦好事者之一乎？余之三弦师菊原检校乃大阪人，如

今犹能记得早已弃绝之古三弦琴组歌,其《闲吟集》有歌曰“:木幡山路踏暮色,月为伏见铺草枕。”长琦之《圣母玛丽亚》歌,及其他不少珍奇歌词，余亦曾有所见。歌词似乎短小，但每句都反复歌唱。且三弦之间奏长于歌词数倍，奏时心境如闻琵琶。

（六)音点志以“伊、吕、波”,不知始于何时。今日净琉璃之三弦演奏依然沿用。此乃深谙此道之九里道柳子之言也。本文插图即道柳子所赠。

时值昭和辛未夏

于高野山千平院谷　谨志

1931 年 9 月

梦中的浮桥

林青华译

五十四贴后，
鹃啼五位庵。
有渡不得渡，
梦中的浮桥。

画中题的这首诗，系我母亲所咏。而我有生母和继母，虽按印象看似我生母所咏，但却无法肯定。今后会对一些细节加以推敲，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就是无论生母、继母、都用过“茅渟”的名字。我小时候就听说，生母一家虽是京都人，因她在浜寺① 的别墅出生，据说她的父亲就因着茅渟② 的海，给她取了“茅渟”的名字。就是户籍记录，也准确无误地记着“茅渟”。第二任妈妈自嫁人我家，就再没有用过‘经子’的真名，总被叫成‘茅渟’。父亲致函母亲，都写作‘茅渟夫人’，有时也作‘qinu 夫人’或‘千弩夫人’，所以

① 日本堺市南部的滨海区，自古就是风景胜地，作为高级别墅区也很出名。

② 和泉国和淡路岛之间的海，即现在大阪湾一带。

究竟写给哪一位母亲的，光看这抬头无法区别。因此，记录“杜鹃”之诗的色纸,也显示系‘茅渟女’所咏,但是哪一位茅渟女就不明白了。

且不论是哪一位母亲所咏，所谓母亲的诗，这是惟一留下来的。我之所以知道这首诗，是因为记录了这首诗的色纸被郑重其事地装裱起来，放在家里。据现今仍健在的六十余岁的乳母所说，那色纸得自越前的武生，是依古代技法制的、地道的水墨印染纸，母亲（不知是哪一位母亲）据说为了得到水墨印染纸费了许多周折。即便到了我上了小学之后，这首诗的文字，我还总是读不全[①]。据说那是吸取了近卫二藐院一流的字体，因为混有大量的万叶假名，所以小孩子就不用说了，连大人也有点麻烦。现如今，无论男女,再没有人写这等字的。例如“杜鹃’写作‘霍公鸟”;‘今日’写作‘气布”;‘作为’写作‘多流”。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有一副百人一首[②] 的纸牌，也是相同的字体，写作“红叶乃锦神之万仁”之类，似乎也是我二位母亲中之一写的。

关于字的巧拙,我没有资格议论。乳母说“近卫流的字,能写得比这好的似乎没有了”，我亦以为然，心想当系相当杰出的书法吧。又觉得似乎该选行成流那种修长流畅的假名文字的，而书者竟偏好这种肉厚肥满、汉字多的字体，是颇为奇怪的，从中也可见这位女性的特殊性格。

若说和歌的高下，我就更不在行，但恐怕这首和歌算不上优美的程度吧。“有渡不得渡,梦中的浮桥’恐怕是说‘今日读完源氏五十四帖的最后一卷《梦浮桥》”,因为《梦浮桥》系一短帖,光读它花不了几个小时，所以这里所说的，应是一直在读源氏全卷，今日终

①将汉字的写法用日语读法读下来

②以和歌百首集为内容的游戏纸牌。

于读完最后一帖吧。所谓“五位庵”，是因为常有五只鹭鸶飞来院子，自祖父时就习惯把这邸宅称为“五位庵”。鹭鸶至今仍有飞来，模样儿甚少得见，“嘎嘎”的啼声则常常耳闻。

五位庵的地点，位于由西向东横过糺森之处。左边看见下鸭神社的社殿时，沿林中小径略略前行，有一座跨小河的狭窄石桥，过了桥就来到五位庵门前。《新古今集》载鸭长明的和歌写道：

石川濑见小河清，
月末访溪见碧澄。

当地人说歌中的小河就是流过这石桥下的小河，但此说稍有疑问。吉田东伍的地名辞典这样记述：“指现流经下鸭村东面、至糺社之南汇入贺茂川之细流”。说“然古风土记所谓濑见小川实为贺茂川，现在的细流出自水源松崎村，有主流支流之别”。又，因为鸭长明自己也就加茂的贵和歌游戏说过“此（濑见小川）即鸭川实名”，所以似乎是正确的了。后一部分所见的石川丈山的《濑见的小河》题字也明确地说“：以贺茂川为界至城堡”。不过，时至今日，这条河已不那么清澈了，但到我小时候为止，它是如长明的和歌所想见的那种清洌的河流。记得七月中旬前后的洗手会祓禊时，人们都浸到那条浅浅的河里。

五位庵水池的水，是用陶管接通这条河，有时河水涨时，就流入这边来了。这庵在进入两根粗大的杉原木的正门之后，顺铺石的路径往里去，还有一道中门。路的两侧植了稀疏的竹子，一对像是从朝鲜运来的李朝官人的石像相对放置。中门有用杉皮作柏皮样葺的屋顶，此处的门经常是关闭着的。门的左右悬一副竹联，上书：

林深禽鸟乐
尘远竹松清

这是的谁的诗、谁的手笔，连父亲也说不知道。

一按对联旁边的门铃，就有人来应门。穿过大橡树的树荫来到屋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赖山阳手书、挂在铺三张榻榻米的房间壁面的扁额“鸢飞鱼跃”。此庵的价值，在于宽约千坪的林泉，所以平房建筑的主屋并不太大。算间数连女佣房间的四叠半及便门的二叠，也就八间，厨房的木板间设置，就像料理店的制作台一样宽松，洗濯的水池与自流井邻接。祖父原先住在佛光寺室町，把这五位庵作为别墅，晚年将室町出让给别人，以此为本邸，在相接的西北角地增建了三层的泥灰墙仓库。这么一来，从主屋到仓库的路径颇为不便，非得穿过厨房木板间不可。

一家子就父母孩子三人，和乳母、上中下三个女佣共七人，所以有这几间房已足够。父亲只需不时到有关系的银行露露面即可，他不喜应酬外人，在家的时候居多，几乎从不邀请客人到家里来。祖父爱好茶事，可能加上与外间有交际，于是搬来一间有点来头的茶室，建在池畔，又在院子东南角造一所独屋，取名合欢亭，但到了父亲这一代手里，精致的茶室和合欢亭都不能物尽其用了，父亲或母亲只把它用作午睡或读书习字的地方。

父亲的爱完全倾注在母亲身上，一副有这个家、这个林泉、这个妻子于愿足矣的模样。父亲不时要听母亲奏琴，但所谓家庭的娱乐，也就仅此而已。要说林泉之美，千坪的院子似乎仍太狭小，但它是一位叫“植惣”的出色的园艺师的杰作，比实际面积更能给人深奥幽邃之感。

打开正门口那三叠的拉门，是八叠的房间，往里去有十二叠的铺草席的房间，是最大的厅。这里造得有点儿豪宅味道，从东到南

有套廊围绕，栏干是勾栏式的。南面有意避开阳光照射，棚架伸出到池面上，六叶野木瓜一片繁茂，池水被它的叶子遮盖住了，水面伸延到勾栏边来。倚栏眺望，池对面的林深处有瀑布落下，水流经春天迎春花、秋天秋海棠的下面，不一会儿成了潺潺溪流汇入池中。水流将落入池子之前，安设了一个用青竹造的，叫做"添水"①的东西，水先积存在竹筒之中，发出"砰"一声之后再落下。若竹筒非青绿的竹、切口雪白，则无甚趣味，所以花匠经常来更换竹筒。这个所谓的"添水"，是"添水唐臼"的省略，《续门叶集》有所谓"添水声若稀，只为上流缓"，而现今洛北的诗仙堂仍在用这东西，是好多人都知道的。在诗仙堂，"添水"写作"僧都"，挂着石川丈山的汉文说明书。五位庵的添水，恐怕也就是我祖父去诗仙堂，读了那些汉文，有心加以模仿的吧。据说当时丈山被皇上召见时，曾咏一首有前述题辞的和歌：

别看那——
濑见小河水虽浅，
犹照衰影一泫然。

他不肯面圣，那首和歌的拓本悬挂在诗仙堂的壁龛，我家里也收藏有那种拓本。

虚岁四五岁时，我对添水这种"啪咚啪咚"的声响不知怀着多么浓厚的兴趣。

"纪儿，别到那边去，要掉到水池里的呀！"

我不顾母亲再三制止，一溜烟窜到院子里，分开假山的山白竹间隔，偏要到水流边去。

①日本一种借水力发声吓唬祸害庄稼的禽兽的装置。

“ 哎呀呀,危险危险!一个人不能到那边去!”

母亲和乳母都大惊失色地赶来，从后面拽紧我的腰带。我虽然被拽住了，仍探出身去窥看水流。就在这当儿，添水的水已满溢,“ 啪咚 ”一声落到池里,空了的青竹弹了回来。再过一二分钟又满了,“ 啪咚 ”一声又弹回。这种“ 啪咚啪咚 ”的声音,恐怕是我对这个家最早的记忆了。我就是从早到晚听着这“ 啪咚啪咚 ” 长大的。

乳母因为要时刻盯紧我，所以总是保持高度警觉，但仍有被母亲斥责的时候:“ 喂喂,兼缎,你要发呆可危险了呀!”

水池中间有座土桥，我想通过这土桥到对岸去时，也必为乳母逮住，也有母亲自己飞奔过来的。水池的水甚浅，但也有个地方挖得没顶深的，为的是水干涸时，那些鲤鱼、鲋鱼可以逃进去。因为这个深潭正好在土桥附近，母亲就经常说：

“ 掉进那里就不得了啦,连大人都出不来!”

过了桥有个亭子，亭子西面有茶室。

“ 奶娘,你不能跟我进来,就在那里等吧。”我喜欢让乳母等着,独自钻进这茶室里。我喜欢它屋顶低、房间狭小，简直就是为孩子造的玩具房子似的。我在那里躺下，或者在半圆型厨房门或侧身而过的小门进进出出，打开水屋的水，解开那里的一个木箱的绦带，翻出里面的东西，在大遮阳伞下藏身等等，花样百出地玩个无休无止。

“ 哥儿，玩够了吧？你妈妈该生气啦！ ” 站在外面的乳母干着急,便说:“ 哎呀呀,你看一条好大好大的蜈蚣哇 要是给它咬了可不得了啦。”

我也真见过大蜈蚣有一二回，但一次也没有被咬过。

与其说蜈蚣，我倒是更害怕水池畔和假山上摆设的五六个石罗汉。它们比中门外的朝鲜石像小得多，仅三四尺高，但它们的脸太日本化了，造得实在粗鲁可怖。看上去有的歪鼻斜眼瞪着你，有

的一脸奸笑。所以，天色一暗下来，我就决不到那些罗汉的地方去 。

母亲不时叫我到里间的勾栏处，给池中的鱼投饵喂食。

“ 鲤鱼鲤鱼快过来！鲫鱼鲫鱼快过来！ ”

母亲一投下麸子，那个深潭深处就游出来好几条鲤鱼鲫鱼。我紧挨母亲坐在套廊上，有时也倚着栏干一起投饵，有时就由母亲抱着，坐在她的膝上，真切地感觉到母亲略胖的大腿的温厚肉感。

在夏日的傍晚，将地板伸到水池中，和父母三人一起吃晚饭，或者纳凉。有时从桧垣的茶馆带回饭菜，有时叫外卖送来材料，在那间宽敞的厨房里炮制一番。父亲步行到从添水落下来的地方去冷冻啤酒。母亲会从地板垂下双腿，浸在池水里。看母亲水中的腿，比在外面还要好看。母亲个子小巧，腿长得小而圆，像雪白的汆鱼丸子一样，她将腿长时间地浸在水里一动不动，感受着传布到身体的凉意。后来我长大成人之后，曾在某处见过“ 洗砚鱼吞墨 ”的句子，童心里曾想，这池里的鲤鱼鲫鱼们不要光是追逐麸子，在这美腿周围嬉戏才好哩。

说来还有这种事。有一次，我看到汤碗上漂浮着的莼菜，就说 ：

“ 这个滑溜滑溜的东西是什么 ?”

母亲答道“: 根专菜。”

“ 咦,什么‘ 根专 ’ ?”

当我再追问时，母亲便教我：“ 这就是从深泥池采来的根专菜呀。”

“ 给现在的人说根专菜不会明白的，其实就是莼菜。 ”

父亲笑道。

“ 是么？一提根专菜不就有滑溜滑溜的感觉么。从前的歌谣里都叫做根专菜的。 ”

说着，母亲随口哼起莼菜的老歌谣。于是自此之后，在我家里，女佣人也好，连送外卖的餐馆的人，也都将莼菜称作根专菜了。

到了晚上九时，母亲说"：纟儿，该睡觉啦。"我便被乳母带走。父母亲何时才睡我便不得而知了，他们在里间的勾栏的房间睡，我则在隔一条走廊、里间北面的六叠饭厅里和乳母同睡。当我撒起娇来，缠磨着要与母亲同睡，久久都不能入眠时，母亲便到饭厅来探视，嘴里说着：

"小孩子乖乖……"

把我抱起，带回自己的睡房去。在十二叠大的房子里已铺好了夫妻的被褥，但父亲好像到合欢亭去了，还没有躺下。母亲也没有换睡衣，一身平常装束，没有解开和服腰带便躺下，保持我的脸儿贴着她的颔下的姿势睡。虽然房间里点着灯，但因我的脸埋进了母亲的领口之间，四周都显得昏暗模糊。母亲挽起发髻的头发味儿微微扑鼻。我的小嘴在探寻母亲的奶头，含着它用舌尖左右摆弄。母亲默不作声地任我吮吸。也许那时候不怎么说"离乳期"这回事，记得我直到相当大仍在吃奶。口含着奶头舌尖拚命去摆弄它，到一定时候奶水就上来了。发香和奶香混和着，在我的脸周围，在母亲的怀里飘荡。虽然怀里漆里一片，但乳房周围模模糊糊,隐约可辨。

"快睡吧、快睡吧，"

母亲遮着我的脑袋，轻抚我的后背，唱起了耳熟能详的摇篮曲：

快睡吧　快睡吧，
快睡吧　　快睡吧,
好孩子不爱哭　　爱睡觉,
妈妈拍着你，

妈妈抱着你，
好孩子不爱哭　　爱睡觉。

母亲反复唱两次、三次，直至我安静地入睡为止。我一边捏着乳房，或者含着奶头，一边悄然进入梦的世界。添水那“啪咚啪咚”的水声常常隔着窗户从远处潜入我的梦中。乳母也有几种擅长的摇篮曲：

睡了吗睡了吗我问枕头话，
睡了呀睡了呀枕头老实答。

或者：

昨晚梦见寺庙里，
小猫戴巾头撞钟。

乳母反复唱好多摇篮曲，但她的歌总是难以令我入睡。而且，在六叠的饭厅里也听不见添水的声音。母亲的声音里，有引导孩子进入空想世界的独特节奏，我很容易被哄入睡。

以上我写来只作“母亲”，是特地打算讲出我对亲生母亲的回忆。但是，细想一想，作为对四五岁的孩提时代的回顾，觉得有点儿太详细了，例如关于母亲的腿脚的联想、关于“根专菜”的逸事等，即使生母曾有过这种事实，幼稚无知的我脑海里连这种事情都会留下印象么？说不定是第二位母亲的印象和第一位母亲的印象重叠了，搞乱了我的记忆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生母，就在我虚岁六岁的秋天，在大门前那棵橡树的叶子开始凋落之时，怀着我的弟弟或妹妹的胎儿，患了一种叫做子痫的病，二十三岁便死

了。之后过了两年多，就来了第二位母亲。

我无法清晰地想像出生母的面容。尽管乳母说她长得很漂亮，我仅能朦朦胧胧地得出一个有点娃娃脸的圆脸样子。因为我被母亲抱着，自下仰视她的时候居多，所以她的鼻孔看得很清楚。鼻子被灯光照着，微红通透，很漂亮。是乳母等无法与之相比的完美的鼻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让我这样想。但除此之外的特征，如眼睛如何、嘴如何、眉毛如何，要我一一点出来的话，我则说不出个所以然，这个方面依然和第二位母亲的容貌重叠，变得含含糊糊。生母死后，父亲早晚在佛前祈求冥福时，我也经常在父亲身旁坐下礼拜，但再三细看立在牌位旁的死者照片，我也无法产生“这就是那位给我吮吸奶水的母亲”的实感。

看那张照片，母亲结了个唐人髻，不但比我朦胧记忆中的模样更加圆圆胖胖，整体上也模糊不清，所以就无法因之在脑海里重现往日母亲的形象了。

我问父亲道：

“爸爸，这真的是妈妈的照片吗？”

父亲回答道：

“对呀，这是妈妈嫁到爸爸这里来之前、十六七岁时照的。”

“是么？这不大像妈妈吧？摆一张更像妈妈的吧，好像有妈妈嫁过来之后的照片嘛。”

“妈妈讨厌照相，单人照的只有这一张。尽管嫁过来之后也和爸爸合照过一二张，由于那照相师傅瞎摆弄，脸变得很难看，妈妈最讨厌看见那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姑娘时的，可能和你看到的样子不同，但妈妈在姑娘时真的就是这样。”

让父亲这么一说，果然有点感觉来了，但到底无法让我清晰地忆起已经忘却了的母亲的模样。

我趴在勾栏上看鲤鱼、鲫鱼戏水就会思念母亲，听见添水的水

声就会想念母亲。尤其是在夜晚，被乳母抱入被窝之后的思母之情真是无可言喻。那个混和着发香和乳香的、温馨的怀抱中的甜美的、微微发白的梦中世界——那个世界为什么一去不复返？没有了母亲，就是没有那个世界了吗？母亲究竟把那个世界带往哪里去了？乳母为了安慰我，唱起了"睡了吗睡了吗我问枕头话"，这么一来我更加悲从中来。"讨厌讨厌讨厌！你一唱歌我就讨厌。"

我在被窝胡乱发泄一气，喊着"我要见妈妈！"把被子扔到一边，大哭不止。父亲看不过眼，便走进来说：

"纟L儿，不要给乳娘捣乱，好孩子乖乖的睡觉。"

他这么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

"妈妈已经死了，哭也没有用啊。爸爸比你想哭十倍二十倍哩，可只能忍耐啊，你也要忍耐。"

父亲颤抖着声音说道，于是，乳母便说：

"你要是想见妈妈的话，一心拜佛就行。这样的话妈妈一定会在梦中出现。妈妈会说纟L儿真乖，你要是哭的话妈妈就不出来了。"

父亲忍受不了我没完没了的哭喊，便说"好啦好啦，那就和爸爸睡吧！"然后把我带到十二叠的房间，要抱着让我入睡，但我一闻到父亲的男人体味，这种和母亲体味太不相同的不佳体味，我丝毫得不到安慰。和父亲睡还不如和乳母睡好。

我一说："爸爸的味道不好，我还是要和乳娘睡。"父亲便说："好吧，就在隔壁房间和乳娘睡吧。"

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和乳母睡在内宅客厅的下一间八叠房里。

"你怎么可以说爸爸味儿不好呢？"

乳母说我的脸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一点不像母亲，这么一来我又伤心起来。

父亲早晚各一小时默诵经文，每天如此。我估算父亲诵读快

完的时候，走到佛前来，捻上十分钟念珠，有时父亲会说“过来拜拜妈妈”，牵着我的手拉我过来，我就从诵经开始到结束都不能动弹。

从七岁的春天起，我就上小学了，半夜三更闹得父亲和乳母束手无策的事就极少有了，但正是这样更使我思念母亲。不喜欢有来客、拙于交际的父亲，有母亲陪着便心满意足，在母亲去世后果然百无聊赖，有时天气好便出门去走走。到了星期天，经常由我和乳母陪着到山端的平八吃饭，或者乘岚山电车到嵯峨去。

“妈妈在生的时候，常常到平八酱料店去吃饭，纟儿还记得吧？”

“只记得一次——后面的河里有雨蛙叫的那次。”

“没错没错。记得妈妈唱的酱汁歌吗——”

“这个我不记得了。”

说着这话时，父亲像是顺带想到了似地说：

“纟儿，如果有像你妈妈那样的人，要她来做你妈妈，好不好？”

“有那样的人吗？爸爸认识这样的人吗？”我感到新鲜。

“不、不，我只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人罢了。”父亲慌慌张张地要一笔带过的样子。

我已经说不清我们父子间有过这种对话，是在我几岁的时候了。无法弄清父亲那时是有了意中人，抑或偶然提及。读二年级那年的春天，瀑布落口处的八重迎春花盛开的时节，有一天放学归来，意外地听到从里间传出琴声。咦，谁在弹琴？去世的母亲弹得一手生田流的好琴，我时不时见她将绘有描金松树的六尺琴拿到勾栏附近弹奏，父亲在一旁专心倾听，但母亲去世之后，这把琴作为心爱的遗物，用印有五三相纹① 的油布覆盖，放在黑木箱子里，在仓库里至今谁也没有碰过，我心里想：这会是那把琴吗？

①花纹名称。在三片桐树叶子上配五朵桐花。

我一进门,乳母就附耳说道“:少爷,我悄悄地看过了,来了一位漂亮的夫人哩。”

我进了八叠的房间，将分隔的拉门打开一条小缝，往里面窥视，父亲一眼就看见了我，招手让我过去。那人专注在琴上,我来到旁边她也没有任何表示，继续弹奏。那人用已故母亲同样的姿势、坐在同样的位置、把琴摆在同样的角度，同样地伸出左手按着琴弦。这把琴并不是母亲遗下的那把，是一把没有任何图案花纹的纯色琴，但肃然起敬地倾听着的父亲，所取位置和姿态，与母亲在日无异。那人一曲终了，才脱去琴爪，转过身来向我露出笑容。

“你叫纠儿吧？和父亲很相像呀。”

“来行个礼。”

父亲按着我的脑袋说。

“刚放学回来么？”

那人说着，又戴上了琴爪，我虽然不知道那叫什么曲，那倒是一首过门很长的、难奏的曲子。那会儿我乖乖地坐在父亲身边，屏息注视着那人的一举一动。尽管是在孩子面前，那人多少还是有点难为情吧，在演奏结束之后，也只是和父亲交谈，没有几句是应酬我的话，目光相接时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和父亲说话时，也是不慌不忙的样子，无形中给人落落大方的感觉。之后不久，有人力车来接她，在天黑前便离去了，但琴则暂留下来，就那么竖着摆放在八叠房间的壁龛。

“你觉得那人如何？不像你妈妈么？”

我当然预备了父亲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但父亲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没有打算问父亲和那人会是什么关系。与那人有关的问题总是迟疑着不去触及。老实说，要我被问及那人是不是像母亲，恐怕我也一下子答不上来。至少先前一见到那人时，并没有产生“呵,妈妈又出现了’’的感觉。不过,她那圆润的轮廓、小巧的个子、

从容不迫的说话方式、尤其是初次见面没有假惺惺地对我说奉承话，得体的应对，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人的力量，我对此颇有好感。若说与已故母亲相似之处，这些地方就挺相似的。

“ 那人是谁 ?”

“ 叹呀,我也不知道呀。”

我悄悄向乳母打听，不知她是否被叮嘱不能说，还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 今天是第一次上这儿来吗 ?”

“ 今天是第三次来了,弹琴倒是第一次。”

之后，我在听见杜鹃鸣叫的时节又见过那个人。当时弹过琴之后，她和我们父子三人到水池边给鱼投食，她显得稍为融洽些了，但还是在晚饭之前就回去了。因为那把琴之后仍立在壁龛，所以实际上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往来得更频繁。

“纪儿,过来一下。”

父亲把我叫到勾栏的房间去谈话，是在我九岁那年的三月。大约是在晚饭之后、夜晚的八时前后，在只有我们父子二人的地方，父亲一改往日的口吻，很严肃地说：

“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位上这儿来弹琴的人，我考虑过各个方面——爸爸的事和你的事，我现在打算把她娶进门。你今年就是三年级学生了，我希望你听明白我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最看重你已故的母亲。只要你母亲健在，爸爸根本不需要其他人。你母亲撒手而去，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在这过程中，很偶然地认识了那个人。你可能记不清母亲的面容了，这次你一定会记起，那个人在好多方面都像你的母亲。说是相像，只要不是双胞胎，互不相关的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说她们相像，是说那人的脸、说话方式、行为举止、温柔且有涵养的性情，在这些方面，那个人像你母亲。如果不是遇上这样的人，爸爸绝不会有第二次结婚的念头。

正因为有个这样的人，我才会这样想的。说不定就是你妈妈为爸爸和你着想，安排了这样的缘份。今后有了这样的人在，对于你的成长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你母亲的三周年忌也到了，时机也合适。哎，纟儿,我说的话你明白了吧 ?”

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要说的事情，他只说到一半我就全明白了。父亲看出我脸上流露出欣悦之色，又说道：

“ 如果你明白的话,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 如果那个人来了，你不要认为，是第二个妈妈来了。你就说是生你的妈妈现在还活着，她离开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即使我不这样说，你马上就自然会这么想的了。以前的妈妈和这次的妈妈会连接成一个。以前的妈妈名叫茅渟，现在的妈妈名字也叫茅渟。除此之外，所做所说，这次的人和以前的妈妈完全一样。 ”

在此之后，父亲早晚朝拜佛坛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拉我来坐很长时间。诵读经文的时间逐渐缩短。之后不久，进入四月的一天晚上，我知道在勾栏的房间举行了仪式，但记不得有在哪家料理店举行过披露宴之类的事了。仪式的简朴也甚出人意料，双方也只来了两三位亲戚而已。父亲翌日即‘ 茅渟、茅渟 ’地叫开了,又对我说‘ 哎,喊妈妈呀 ”,我一点不为难地喊出了‘ 妈妈 !”,倒有点意外。近两三年来，已经惯了和父亲隔一重拉门睡觉的我，从新母亲进门的晚上起，又再与乳母一起睡六叠的饭厅。父亲得到新妻子似乎真的感到幸福，又开始过起与已故母亲当年一样的夫妻生活。以前就在我家干活的乳母和女佣们，这种场合总要说些背后话，但这次的新人可能很得人心吧，大家和她都很亲近，待她与旧人一样。家中的一切做法又回复了过去那一套。父亲坐在母亲身旁倾听琴声的事情，也和亡母之时相同，而琴也搬出了有松树图案的遗物，一直用这一把了。夏天将地板伸出池面，一家三口在上面吃晚饭。父亲到添水的落水口去冷却啤酒。母亲从地板上垂下双腿浸在池

水里。透过池水看那双脚时，我不禁回想起从前母亲的脚，感到那双脚和这双脚是一样的。不，说得更准确一点，对从前母亲的脚的回忆已经淡薄消散了，当猛一看见现在的这双脚时，才想起来，准确说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也称碗中的莼菜为"根专菜"，提及深泥潭的事。

"纟L儿，学校现在有教古今集的内容了，其中有这样的和歌哩。"

她吟诵了一首壬生忠岑的和歌："隐沼之下生根专[1]，毋借睡眠拒我来。"

说来有点重复了，有关脚、莼菜等等；我既感到是从前的母亲开始做、开始说的，现在是第二次了，又觉得此时此刻才是第一次。一定是父亲竭力要使以前的母亲所说所做的事与现在的母亲混合起来，使我找不到生母和继母的差异，把这些事都告诉了现在的母亲。

有一天晚上，我觉得就是那一年的秋天，我和乳母要睡觉了，母亲进来说道：

"纟L儿，你记得到五岁时还吃妈妈的奶吗？"

"嗯，记得。"

"你还记得要妈妈唱了又唱的摇篮曲吗？"

"嗯，记得。"

"现在还想和妈妈那样子吧？"

"想是想，可……"

我突然感到心跳起来，红着脸说道。

"那好，今晚和妈妈一起睡吧。过来这边。"

母亲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勾栏的房间去了。夫妻的被铺已经

①此句前后用了"枕词"——调整音节、语调的词，意以后句为主。

摆她，但父亲不在。母亲也不是穿睡衣，仍旧是结着昼夜带[1]的样子。房顶上亮着灯。添水的水声“啪咚啪咚”地传过来。一切与往日无异。母亲躺下来，将挽了发髻的头搁在船底形的枕上，说“进来吧”,掀起被子让我进去。我也长个子了,不再是团身在母亲颌下那么小不点儿的样子，但脸挨着脸感觉不好，特地弯着让身体缩进被窝里。这样，正好我的鼻尖处就是母亲穿的衬领的开口。

“纠儿,想吃奶吗?”

我听见头顶上母亲小声说。母亲说着，自己低头探视被铺里面。母亲的头发凉凉的触到我的脸。

“这么长时间都是和乳娘睡，一定很孤寂吧。想和妈妈睡的话，你早早地说好啦。你还是有拘束吧？”

我点了点头,她便说:“真是怪孩子。好吧,快找奶吃吧。”

我拉开衬领的开口，把脸贴在乳房和乳房之间，两只手抚弄着乳头。母亲的脸在上方挡着，空隙处透进来电灯的光线。我轮流含咂右边和左边的乳头。用舌尖频频吸吮，但总是没有奶水出来。

“哎呀好痒。”

“一点也没有奶水出来,我忘了怎么吸了。”

“忍着点吧,要到了生下婴儿,才有多多的奶水。”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不想离开乳房，一直吮吸个没完。明知怎么吸都是无效的，我却将那隆起之物的前端、小小的硬硬的东西含在嘴里戏弄，仅此便够惬意。

“真是抱歉啦，这么拼命地吸还是没有奶。不过你也爱吸么。”

我一边颔首一边仍不住地吸。我从前在母亲怀里感受到的、飘荡着发油香味和奶水香味混合的世界——现在当然没有奶水的香味，我因联想的作用而在这里感受到这一切。那个微微发白的、

①一种和服腰带式样，原先是黑面白里，后为表里颜色不同。

暖融融的梦中世界、应当已被从前的母亲带往不明所在的远方去了的世界，意想不到地重新回来了。

快睡吧　快睡吧，

快睡吧　快睡吧，

好孩子不爱哭　爱睡觉。

母亲用和从前一样的节奏，唱起了那首摇篮曲。我太感动了，以至母亲特地唱了摇篮曲，当晚仍然久久不能入睡，只是一味含着奶头不放。

这样一来，约半年之间，我并不是忘掉了从前的母亲，但从前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的界线已经分不清了。当我想回忆从前的母亲的面容时，浮现出来的是现在的母亲的面容；当我以为听见了从前的母亲的声音时，听到的是现在的母亲的声音。渐渐地，从前的母亲的形象，和现在的母亲的形像重合了，除此之外的所谓母亲变得难以想像。父亲策划要我这样去做，果然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我稍后长到十三四岁，夜晚就一个人睡了，但有时还是怀恋母亲的怀抱,要求道‘ 妈妈,我要一起睡 ”,打开她衬衫的领口,吮吸不出奶的乳头，听母亲唱摇篮曲。然后便安然入睡，也不知是何时被搬动的，到早上醒来时，是独自睡在六叠的房间里。母亲一说“ 一起睡吧 ”,我就高高兴兴地照办,父亲也允许我这样。

关于这位母亲是在哪里出生、成长经历如何、因什么缘由嫁到父亲这里，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知道，谁也不跟我谈起这些事。虽然想过翻查户籍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但我遵从父亲的叮嘱：要把她当作亲生母亲，不要去想你有两个母亲。我就避免去做进一步的调查。不过，我从府立一中毕业，入读三高之际，因要去取户籍抄本,那时才知道现在的母亲本名不叫‘ 茅淳 ”,而是‘ 经子 ”。

翌年，工作多年的乳母，以五十八岁高龄请假要回故乡长浜。有一天，大约是在十月下旬，我们二人到了鸭神社去参拜，乳母捐

了香资,拍拍手,说:

“可能也要告别这座神宫了吧。”

说完这感慨良多的话，她又示意我顺林中的参道向葵桥方向走,说“:少爷,散散步吧。”

乳母突然说了一句令人不解的话:“少爷大概都知道那些事了吧。”

“知道哪些事?”

“若你真的还不知道,就算啦。”

“你说说是什么事么。”

“也不知说了是好还是不好，”乳母又奇怪地让人抱着希望。“少爷,你对现在的母亲的事大概都知道的吧?”

“不,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本名叫经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去年要交户籍抄本的时候嘛。”

“你真的只知道这么些么?”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爸爸说过不要我知道的，你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不能问这种事的嘛。”

“我在这里干的期间也不会说的，但现在就要回江川的乡下去了，下一次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少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可能让你知道比较好，你得对老爷保密才行。”

“那些事还是不要说吧，我觉得还是听从父亲的吩咐比较好。”

尽管我嘴上这么说，当和乳母在参道上来回了两三次后，我就禁不住被她时不时冒出来的话吸引住了。

“不过我知道的这些事,你听在心里也好。”

“我也只是听外面的人传的，是否确实还不知道。”乳母说着，告诉我以下的事情。

据传闻，现在的母亲出生的家庭是在二条边一间经营笔墨色

纸账册的大店，就像现在的鸠居堂。但那一家店子在母亲十来岁时倒闭了，到如今已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之后，母亲在十二岁时被卖身到祇园某家作养女，从十三岁到十六岁做过舞妓。有关艺名、店号等查一查即可知道，但乳母还不知道。十六岁时，被绫小路西洞院的年轻的棉花批发商赎了身，嫁入这家里去，但有说是正式的妻的，也有说没有入籍的。总之是受着妻子或相当于妻子的待遇，前后四年做着大商店主的少奶奶，但在十九岁那年因事离异。所谓的"事",有说因该家公婆、亲戚的压力下被逐出家门的,也有说是因遭酒色之徒的丈夫嫌弃的。母亲离开时肯定得到了不少补偿，便返回沦落到六条边的亲戚的家，她将二层作为学习地点，以教附近的女孩子茶道、插花为生。我父亲认识母亲似乎就是在此期间，至于是因为什么机会、怎样见第一面的，然后在嫁人五位庵之前二人在何处见面，这些过程就不甚明了。父亲自前妻故去到迎娶第二位妻子，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且不论新人如何取代旧人的面容，父亲在那么深爱的旧人死去不到一年，就被新人吸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可能他下决心要迎娶新人，至多是结婚之前一年的事。前一位殁年二十三岁，新的人选和父亲结婚时二十一岁，父亲时年比新人年长十三岁即三十四岁，我比她小十二岁即九岁。

我头一次明白了母亲的出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又有不少感触。尤其是母亲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曾在祇园町的妓籍这件事，是我没有想像过的。尽管她生为良家子女，前后三四年之后便被落了籍，作为大户人家的少奶奶过居家日子，所以能在其间积累起各种各样的教养，与通常的舞妓从良不同，纵然如此，她那落落大方的天赋品格能没有瑕疵地保持了下来，令我不得不佩服。至于她那种甚有格调的、留着旧时商家传统的言谈又是怎么回事？照理在花柳界待上三四年，那种环境里的言谈口吻难免有所流露的，莫非她在棉花批发店时，被公公婆婆训练出来了么？不妨说，

我那偶尔叹孤单的父亲被这样的人吸引住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而考虑到，这人将会原原本本地继承亡妻的美德，并可使作为亡妻遗爱的我忘却失恃之悲伤，也可以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可以明白父亲不单是为了他自己，且为了我作过深远的考虑。为了将现在的母亲，嵌在从前的母亲的模子里，使我将两位母亲合二为一，必须说，尽管也有现在的母亲自已的用心，主要还是这位不寻常的父亲安排的结果。通过父亲对现在的母亲和我所倾注的爱，可以察觉他越发地深沉地思慕我第一位母亲。由此看来，乳母告诉我现在的母亲前半生的秘密，抵消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但另一方面，我由此而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对现在的母亲的尊敬之念，就越来越强烈了。

自乳母走了之后，增加了一名女佣，变成共四个人。翌年正月，我知道母亲怀孕了。此时正是她嫁给父亲第十一个年头。因为母亲和她的前夫之间也没有孩子，所以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种事发生，似乎父母本身都颇意外，母亲常说：

“ 到现在才挺个大肚子真难为情 ”,或者‘ 年过三十的初产很艰难吧 ?’

因为直到今天为止，父母都将对子女的爱倾注在我一个人身上，可能觉得这次的事情多少对我有点顾虑，但他们如果这样想实在差得太远，二十年来作为独生子长大的我，头一次能有个兄弟，真不知有多高兴。对父亲而言，因为有过去妊娠中失去了前一位妻子的记忆，可想而知这个不祥的旧事偶尔会使他心事重重。我感到不解的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不愿在我面前提及将要出生的孩子，我渐渐感觉出来，一涉及此事，他们都不知何故显得闷闷不乐。

“ 我们有纟儿这孩子作依靠就够啦，这把年龄了谁还想生孩子呀。”

母亲开玩笑地说道。我心想，作为母亲，即使无心地掩饰难为情，也不应该这么说。

“妈妈说什么呀,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说道,但看来父亲是肯定母亲的话的。

医生的健康诊断说，尽管母亲的心脏多少有些缺陷，但不到影响分娩的程度，大体上属健康的体质。这一年的五月，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婴。分娩是在自家里，成了我的房间的六叠饭厅充当产房。婴儿产后也长得快，不久父亲为他取名为“武”。大致是在出生后半个月的事，一天我放学归来，意外地发现阿武没有了。

我问“爸爸,阿武到哪里去了？”

“那孩子给静市野村了。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也得请你谅解，不过这次的事你就别问太多了。这不是只自我一个人的想法，从决定生下这孩子那天起，我和妈妈每个晚上都谈这件事，然后才决定的。妈妈比我更主张这样做。事前一句也没跟你提就这样处置了可能不好，但要是跟你说了，就担心事情反而复杂了。”

我好一会儿盯着父亲的脸茫然不知所措。前一天刚康复起来的母亲似乎有意避开这个场面，看不见她的身影。

“妈妈呢？”我问道。

“啊,走到院里去了吧？”父亲假装不知地说。

我马上走到院子里去找。母亲蹲在土桥中间，一边拍着手召唤鱼儿，一边不断地投下麸子。我上前来，母亲便站起来朝水池对面走去，在那个有点令人不快的恶罗汉像旁的青磁墩坐下，招呼我在相对的另一个墩坐下。

“妈妈,刚才听爸爸说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纪儿很意外吧？”

母亲圆润的脸颊上，一如以往地带着不为所动的沉着的微笑。对她来说不可取代的、刚诞生的至爱亲儿被夺走的生母之痛，要勉

强地掩饰起来，可她的眼神里丝毫没有那样的阴翳。

“当然是太意外了呀。”

“不是一直说,孩子有纪儿一个就够了么？”

母亲不改她先前那种泰然自若的表情。

“这样做既是父亲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哎，这事情以后慢慢说吧。”

用作母亲产房的房间，从那个晚上起，又成了我的睡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意义，我越想越不明白，快到黎明时分还睡不着。

在此先说说父亲话里提到的静市野村的事情吧。

这条村在以赖光①、袴垂保辅和鬼童丸的故事出名的古市原野一带，至今它的字② 之一仍留有“市原”之名，鞍马行电车站也作“市原”。但通电车是后来的事,父亲提及这地方那阵子,从京都到相距两三里的这条村去，一是雇人力车，否则要从出町乘马车到三宅八幡去，从那里再徒步走一里半的路程。以鞍马行电车的顺序来说,从出町起第四站是修学院,其次为山端,再次为八幡前,往下是岩仓，然后第三站是市原，即静市野村，再往下第二站是贵船口，接着是终点站鞍马，所以静市野村较之京都更靠近鞍马方向。我家似乎数代人之前便与这条村叫野濑的农家有来往，大概是我的某位先祖曾被送给这家人寄养的缘故吧。即使到了我的父亲这一代，每逢盂兰盆节或年底，这家人的当家人或他的妻子，就用车载了新鲜的疏菜来探访。尤其这家人的加茂茄子和枝豆是城里不可得的品种，所以我们一家都期待着那大板车到来。我在秋天也

①是大江山征鬼传说中著名的源赖光。袴垂保辅，平安时代活跃于京城的名盗。鬼童丸，平安时代传说中的盗贼。

② 日本旧时町、村之下的行政区域名。

时常被邀请上长蘑菇的山，一家三口加上某个亲戚或者乳母，便出外住上一晚，所以我自小就和那个地方很熟。

从野带濑家去那座山的途中，有鸭川源流之一的鞍马川流过。从山腹突兀而起的酒店建筑特君临下方，看上去比京都高了不少。德川初期，据说藤原惺窝拒绝家康的招聘后，即隐居此地，尽管没有房舍留存下来，但在鞍马川水流猛一拐弯的突出角处，有山庄遗迹。惺窝在这一带选出八处名所，命名为枕流洞、飞鸟潭、流六溪等等，其旧迹仍在。附近又有小野小町和有深草少将之家的普陀落寺、即俗称小町寺的寺。在平家物语的大原御幸条，有后白河上皇来到普陀落寺的记述，名胜画册上指出就是这座寺庙。谣曲《过小町》载 :从前某人路过市原野时,从一丛芒草背后传出歌声“: 秋风起处哀声近,目痛目痛呵,目痛小野芒草生。’又有‘ 刚才的女子似是小野小町的幽灵，我打算到市原野去，凭吊小町的遗迹 ”。又从旧画上看到过小町和从骷 髅眼里长出芒草的样子，小町寺里还有刻上那首歌的“ 目痛石 ”。在我长大以前，那一带长着繁茂的芒草，茫茫一片，是个荒凉的地方。

关于阿武，从父母处听说了意外的事情数日之后，我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悄悄地造访了静市野村的野濑家。然而此举并非意味着我已决意立即夺回阿武，带返家里。未征求父母意见便一意孤行的事我做不来。我想的是：完全不懂事的弟弟离开慈母怀抱、被送往乡下的寻常人家，实在太可怜了，我无论如何要看到他平安无事的样子，再回家去恳请父亲和母亲重新考虑。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耐心地一次次去求他们，又一次次地往来于野濑家，使我和阿武的缘分断不了，向父亲和母亲报告阿武成长的情形，这样坚持下来的话，最终父母也会体察我的心思吧。

我一早出发，中午前已到了野濑家，正好可以见到从田里归来的主人夫妇，但当我说想看看阿武时，主人夫妇一脸困惑地说：

“阿武不在这里呀。”

“不在这里?那在哪里呢?”我问道。

“这个么……这个么……”夫妇俩面面相觑，一副不知如何回答的无奈样子。但是，当我再三追问时，最后是妻子先支持不住了,说：

“那孩子送到还要远的乡下去了。”

她说的是，不巧自家里没有出奶水的女人，而且你家老爷和太太也都说希望送到比这里远的地方去，便交到与自家有交情、身份确切的一家人手里。我又问更远的乡下是哪里时，主人更感困惑，说，你家老爷和太太都知道的，你向他们问吧，不便从我嘴里说出来。

他妻子从旁补充道“:他们还说万一少爷来问,决不能说。”尽管如此，我总算问出来，那个乡下是芹生的乡间。

当地的三弦曲词里有谓“:我之所在为京都乡间一隅,八濑、大原、芹生的乡下”。连私塾的戏里也说：“混在中间的菅秀才①、武部源藏夫妇，为怜恤照顾我儿，在众人跟前换驻偏僻山村、芹生的乡间。”不过,那个芹生现在叫草生,位于从静市野村翻越江文崖出大原的途中，此刻野濑夫妇告诉我的芹生并非那里，而是属丹波的桑田郡、在遥远的山沟沟、更为偏僻的黑田村的芹生。要去那里，得从贵船口出贵船，翻越山城和丹波交界的芹生崖，但从贵船至芹生的二里之间，没有一户人家。而且途中的山崖，江文崖据说不算高的，芹生崖比它高出一倍以上。究竟我的父母有什么理由，要将年幼的弟弟寄养在那种地方呢？菅秀才被藏匿在“偏僻的山村”，也只是“京都乡间一隅”，阿武为什么要藏入丹波的山中去呢？我恨不得当天就徒步直闯阿武的所在，但只知一个芹生，连户主姓名

① 《菅原传授手习鉴》中人物,管原道真嗣子。

也不知晓，非得一家一家敲门询问不可，且现在即出贵船、翻过那样险峻的山坡是不可能的事。今天只好先回家，放弃寻找了，我垂头丧气地从早上来的路返回下鸭。

之后的两三天，父母和我坐在晚餐饭桌前都挺别扭的，彼此都很少开口。不知我去静市野村一事野濑家有没有报告他们，父母什么也没说，我也不提那件事。母亲看样子奶涨得难受，时不时躲到茶室里用挤乳器挤奶，或者叫人帮揉乳房。父亲这阵子似乎身体欠佳，或在勾栏房间里取出中国制的红纸壳枕睡午觉，或夹支探热针试试有没有热度。我打算近日去一次芹生，正在考虑一个离家两三天的借口，但因为祖父曾引以为自豪的合欢花开放了，六月中的某一日，我偶然地打算到合欢亭去读书，便带上《安娜·卡列尼娜》的英译本，从院里开着合欢花的方向走上亭子，没想到母亲独自在八叠房间近廊边的地方，铺着茶色面的褥垫，正在挤奶。因为母亲这阵子在茶室挤奶，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合欢亭上会有这种情形。我偶然地正对面看到了母亲的两只乳房，她敞着胸，坐姿不太正规，我吓了一跳，想要走下院子。

“纪儿，”母亲像往常一样神色安详地说道，“纪儿，你就在那里好啦。”

“我过后再来。没想到妈妈会在这里。”

“茶室屋顶低，太热，所以就在这里挤。你是来读那本书的吗？”

“我过后再来吧。”

我显得颇狼狈，刚要迈步，母亲再次制止我道：“不用走，我马上就完，你就在那里好了。”

“你看，奶胀成这样，痛死了。”母亲说着话，见我沉默不语，又再说道：“还记得你到十三四岁还吮我这乳房吧。还问怎么吸了也不上奶水吧。”

母亲将抵着左边乳头的挤奶器换到右边的乳头。乳房胀满玻璃容器，奶水从乳头成几条线状喷出。母亲将奶水倒入杯里，摆在我面前让我看。

“我说了生了孩子,奶水多的话,让糺儿也喝的。对吧，糺儿？”

我稍稍冷静一点了，尽管眼看着母亲的举动，却浑然不知如何作答。

“你现在还记得奶水的味道吧？”

我没有开口，低着头摇了摇。

“那,你喝这个试试。”母亲将装了奶水的杯推到我这边来,说道“快,喝点试试。”

我猛然觉得自己抢在意识反应之前已接过了杯子时，口腔内正含着两三滴白色的、甜甜的汁液。

“怎么样，想起从前的味道了吗？我听说你到五岁还在吃前一位母亲的奶,对吧？”

现在的母亲对我使用区别自己与前妻的措词，称“前一位母亲”,是极少有的。

“你现在还想吸奶吗？能吸的话让你吸呀。”

母亲抓起一边乳房将奶头伸向我这边来。

“试试看能不能吸出来？”

我的膝头碰着母亲的膝头，我撩起衣襟，让乳头进入唇间。开始时奶水总不出来，在我吮吸着的时候，舌头的活动找回了昔日的动作。我的个子比母亲要高出四五寸，但我团着身将脸埋入母亲怀中，贪婪地吸着不断涌出来的奶水。

“妈妈！”一声撒娇的呼唤冲口而出。

母亲和我相拥的时间约有半个小时吧，母亲从我嘴里拉出乳房,说道“今天这样就好了吧。”

我猛地拨开母亲，从套廊跳下来，不声不响就逃到院子里去

了。

说起来，今天母亲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呢？母亲和我在合欢亭相遇是偶然的事，所以并非按计划进行的。母亲是突然碰上我，一下子使我狼狈起来，不知所措的么？因为今天的相遇于我是意外一样，在母亲也是意外的，所以是出于所谓的偶发恶念，导致要恶作剧的心情？可要是这样，母亲的作法也太镇定稳当了。没有什么干着不寻常事情的感觉。假设即使有某个人撞了进来，可能母亲也会泰然处之。母亲可能觉得，我只是个子长大了，却仍与十三四岁时一样。在我而言，母亲的心理是一个谜，而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明显越出了常轨。忽如其来地从正面看见了母亲的乳房的瞬间，立即唤起我怀恋的梦中世界，过去的种种回忆控制了我，此时此刻母亲对我劝诱的话、甚至要我喝杯中的奶水，乃至我不自觉地干出了那样的疯狂行为。我对自己身体处潜伏着如此疯狂般的心思感到太不可思议，我羞得无地自容，一个人在水池边徘徊不止。然而，我一方面对今天的过失悔恨、自责，一方面又感到自己希望再试一次……不，再试个二次、三次。至少，如果我被置于和今天相同的情景之中，若母亲说了劝诱的话，我没有拒绝的勇气。

发生过那件事之后，我尽量不到合欢亭那边去，而母亲可能也有点内疚吧，从那以后似乎又使用茶室了。前些时候占据我大部分心思的念头，即为直闯阿武的所在而前往芹生的念头，不知为何，自从有过和母亲的那件事之后，变得不那么强烈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弄清父母要那样处置阿武的理由。究竟那是出自父亲的主意，抑或母亲的主意呢？姑且可以推论的是，现在的母亲出于对以前的母亲的礼让，不把自己生的孩子放在家里？而这么一来父亲也赞成她的用心？一定是父亲对前妻的思慕至今仍太强大了,对于在她的遗爱——我之外再生养儿女，会对不起已故的人，而现在的母亲则支持他的想法，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对现在的母

亲而言，尽管这样表现了对父亲献身式的爱情，她本身也觉得我比她自己的孩子可爱一点么？除了这样去看，我无从着想。可如果是这样，事前不妨和我打下招呼的事情，为什么要弄得如此神秘，连去向也隐瞒起来呢？

前面提过，父亲近来似乎健康欠佳，我觉得或许和此事有关系。父亲自去年年底以来气色很差，明显地逐渐消瘦下来。虽然没有咳嗽和痰，但有点低烧，像是胸部的毛病。父亲平时的医生是弄町今出川一个叫加藤的人，开始父亲没有叫他上门来诊治，只说“我去散散步”,时不时就悄悄地搭乘电车去看病,我发现这个内情已是今年的事了。

“爸爸,哪里不行了吗?”我问道。

“哪里,没什么。”父亲总是含含糊糊地说。

“你不是取了加藤医院的药么？”

“没什么大问题,排泄有点问题而已。”

“那么是和膀胱炎有关的吧?”

“唔,看来是那个事。”

父亲患尿频症的事慢慢谁都看出来了。用不着特别留意，就看到他经常上厕所。气色也越来越差，完全没有食欲。梅雨过去，进入三伏天之后，父亲白天大多酣然大睡，日落之后即使有到池边凉席上来吃饭，似乎也是要在母亲和我跟前勉力强撑着，精神很差。

“父亲自称是患膀胱炎,真的只是那个问题吗?”

我对父亲不说明病情，连看医生也保密这一点抱有疑问，便悄悄地上加藤医院找院长问。

“膀胱炎也有,那么,你没有从父亲那里听说其他的?”

从小就很熟的加藤先生颇有点意外的样子。

“你知道,我父亲任何事情都不爱声张,处事消极,所以有关他

自己的病情极少向我透露。”

“那就不好办了，”加藤先生说，“其实我没有把你父亲的实际病情向他本人无保留地说出来，但大致情况已暗示过，使他有所了解。所以，你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应该有一定心理准备了。至于为何瞒着你，我也不明白。可能不想你这么早就不必要地难过吧。不过，我也有我的立场，隐瞒实情让你这么担心未必妥当。你一家与我的交往并非自昨日今日始，和上一代也有联系，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决定将实情告诉你，也没有不合适的。”他又说，“这样说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非常遗憾，你父亲的情况不妙。”他将以下的情况告诉了我。

父亲注意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变，第一次到加藤先生处求医，是在去年秋天。父亲叙述有以下症状：尿血、小便后有不适感、下腹部有重压感、经常低烧等。当时加藤先生便通过触诊确定左右肾脏肿胀。还证实尿里面有结核菌。这种情况是很麻烦的，因为加藤先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便推荐父亲到大学的泌尿科去接受检查，拍摄 X 光片。父亲似乎心情不好，懒得动身，迟迟没有去接受检查，在加藤先生再三劝说，并给泌尿科的友人写了介绍信交到父亲手上之后，才去走了一趟。隔了一天，加藤先生得以从那位友人处了解检查的结果，正如加藤先生私下担心的那样，膀胱镜检查的情况和 X 光片显示的情况都证明，父亲患了肾脏结核，且到了致命的症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某一侧的肾脏犯了病，将其摘取即有望得救。尽管手术后不好会有三四成死亡。不幸的是父亲左右两边的肾都坏了，无从着手。现在看上去病得还不太重，还能出外，但不用多久就要卧床，长的话也就能再活一二年。加藤先生当时曾绕着弯子警告父亲：“这种病绝不可掉以轻心，今后我每周上门一二次，你要尽量在家里静养为好。”他们之间还曾有过以下的对话：

“ 我特别要请你注意的是，这期间夫妻间的接触要慎重。现在还不会通过空气传染，其他家人可不必担心，但夫人就要当心了。 ”

“ 这么说 ,还是类似结核的问题吧。”

“ 是的 ,不过不是肺结核。”

“ 那么,是哪里的结核呢 ?”

“ 结核菌侵害了肾脏。不过，因为人有两个肾，所以即使一边肾受到侵割也不用惊慌。 ”

当时，加藤先生好不容易才马虎过去，父亲点点头说：

“ 明白了，你的忠告我会完全照办。不过，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散散步 ,心情会好一些 ,所以还是我过来吧。”

之后，父亲仍旧自己来看病，似乎不大喜欢上门诊治。来时多是独自前来，偶尔有母亲陪着。加藤先生认为有必要将父亲的病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但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机。有一天，父亲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

“ 先生,我还能有多少日子 ?”

“ 为什么这样说 ?”

听加藤先生这么反问他 ,父亲微微一笑道“: 瞒着我也不错 ,不过我一开始就有这种预感。 ”

“ 为什么 ?”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动物式的直觉吧。不知为何就有这种感觉。来吧，医生，我这个人明事理，请将真实情况告诉我吧。”

理解父亲性格的加藤先生接受了父亲的说法。因为父亲从前就是个直觉敏锐的汉子，可能早就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了。从加藤先生及大学医生们对父亲说话及处理的情形来看，父亲也不可能不觉察到自己的病的性质。加藤先生认为，反正或迟或早，这件事情都要对父亲自己、或某一位家庭成员交代的，既然父亲有这样的

心理准备，现在挑明了也不妨。于是，他也就不反对父亲的话，答复时婉转地肯定了这种情形。

以上是加藤先生告诉我的详情，他后来还向父亲补充说，因为这种病多数最后要侵害肺部的，所以夫人之外的各位也要注意为好。

且慢，在往下谈之前，我必须说出我有点难以启齿的事情。

我暂且给这篇故事取了《梦中的浮桥》的题目，很外行地以写小说的样子一直往下写，但上面所记述的全都是在我的家庭内发生的真事，没有加入一点虚假的东西。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东西，我也答不上来。我并不是因为想让别人读它才写的。这个故事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是不打算给任何人读的，但如果我死后有某个人翻阅过，那也不坏，没有任何人读过就烟消云散也没有遗憾。我只对写作本身有兴趣，将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回忆起来，娱乐我自己而已。只是这里记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掺入丝毫的虚假或歪曲，尽管这样说，真实也是有限度的，“不能写得更深了”的截止线是存在的。所以，我决不写虚假的东西，但也不会写出所有真实的东西。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为了我自己——这种种顾虑，可能就不会涉笔其中某一部分了。如果有人说：不说出真实的一切，就等于讲假话，那只是他的解释，本人不拟反驳。

加藤先生就父亲的身体状况向我道出实情的一番话，使我无休止地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或可称为怪异妄想。假设父亲是在去年秋天察觉到自己不幸的命运，那时父亲的年龄是四十四岁，母亲的年龄是三十一岁，我的年龄是十九岁。母亲虽已三十一岁，但看上去显得年轻，只有二十六七的样子，和我之间只觉得是一对姐弟。我忽然记起去年乳母请假时，一边在纠森的参道漫步，一边向我透露现在的母亲的前半生的事。当时乳母说过“此事要对老爷保密”，会不会是父亲特地要乳母说出来的呢？父亲要将我心目

中，生母和继母的联系就此切断，他这种用心显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又想起了前不久在合欢亭发生的事情。尽管当时觉得事出偶然，但会不会是父亲事前计划好，让那种事情得以偶然地发生呢？至少母亲不大可能瞒着父亲开这样的玩笑。其实我自那事以后有一阵子没有接近合欢亭，但过了约半个月，又曾有一二次去吃母亲的奶。有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也有在父亲在家的时候，无论如何，父亲不知道母亲的这些举动是不可能的，母亲也不会对父亲隐瞒。父亲顾虑到自己身后的事，告诫母亲要将和我的相互关连进一步密切起来，在父亲死后将我视同父亲，而母亲也对此没有异议？将阿武遣往芹生的事，这样一想也能理解了。我对父亲和母亲作了不着边际的推测，而这件事父亲最终会在临终之际说出来的吧。

母亲何时清楚地知道父亲时日无多的呢？父亲觉察到自己的情况便同时告知了母亲么？这一点我无从得知。然而，那次在合欢亭,母亲用了“以前的母亲”的字眼,似乎是不经意,其实我感觉她是故意用的。不，在五月生下阿武之前，母亲一定从父亲好里知道了父亲的命运。于是夫妇间在想清楚今后长远的情形的基础上，在无须明说的默契之下，将阿武送到乡下去的吧？惟一令人费解的是，关于数月后将要永别父亲的事，母亲在我面前并不怎么显示出忧伤的样子。按母亲的性格，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她是将心中的哀伤包容在她那圆润的脸上么？抑或为了不让我看见她手足无措的样子而硬撑着呢？无论何时都能见到母亲晶莹透彻的眼睛。母亲的心情似乎有点说不清，或许有意外地复杂之处，我至今仍不明白。在临终时刻到来之前，母亲竟没有给我一次机会和她谈及父亲的死。

进入八月之后，父亲连勉强起身的精神也没有，完全卧床。那时已经全身浮肿。加藤医生或每日或隔日必来。病人的衰弱日见

严重，连起身进食的欲望也没有了，母亲片时不离左右。加藤先生曾建议请个护士，但母亲说“我来干”，不让他人接触。这似乎也是父亲的心愿。一日三餐的照料—— 所谓一餐，只是一口两口而已。母亲想了好多，弄来父亲喜欢的油香鱼寿司和海鳗寿司给他吃。随着尿频变得严重，几乎要不停地放入尿盆。正值暑热之时，每逢病人诉说褥疮之苦，也必须加以料理。这些事情母亲都毫不迟疑地一一亲历亲为。病人对母亲之外的人来动手都有不满，对母亲做的则没有啰嗦过一句。还听不得任何微小的声音，一吓便动肝火，连院子里添水的声音也嫌吵闹，让人弄掉。除了重要事情，一句话不说，但只回答母亲的话。偶尔有亲戚或熟人来探视，也不想见。母亲无日无夜地操心，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由来帮忙的我的乳母接手。我见识了母亲如此坚忍耐劳的一面，大为惊讶。

母亲和我被叫到父亲床前，是在九月的下旬，前一天下过一场少见的豪雨，当地人称“濑见小川”的河泛滥，倒流入水池，这一天池水混浊如泥汤。仰卧的父亲吩咐母亲和我将他的身体扶起成侧卧，摆成看得清我的脸孔的位置。

“纪儿，你过来，妈妈就在那边听吧。”他招手让我上前。

“我时日无多了。这是命，没有法子的。去了那个世界，有前面的妈妈在等我，想到久别相逢，我很高兴。与我相比，这位妈妈太可怜了。这位妈妈前面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是我不在了，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所以，这位妈妈，只有这么一位妈妈，我要郑重托付给你。大家都说你长得很像我，我也这么认为。你越长大，就会越像我。只要你在，你妈妈会觉得跟我在是一样的。你能够把让母亲这样想当作你生活中惟一的生活意义，其他什么幸福也不再需要——你可以这样想吗？”

父亲的眼睛盯住我，似乎不住地要从我的眼神中探寻什么的。我和父亲从没有如此接近地眼对眼深深地直视对方。我不觉

得自己已经充分理解了那种眼神的意义，但我还是跟他点了头，父亲如释重负地叹一口气。然后有有好几分钟闭口不言，慢慢调整好呼吸之后才接着往下说。

“为了让妈妈幸福，你得娶亲结婚。这结婚不是为你结的，必须是为了夫妇一起侍奉母亲而结的。梶川的女儿、那个叫阿泽的姑娘，我考虑她还合适。”父亲这样说道。

这个梶川就是出入我家的花匠，名叫植辰的人。祖父时给五位庵造园的是植惣，梶川的上一代是植惣的弟子，在师父植惣死后继承了这座园子的工作。我和户主的梶川很熟悉。据说祖父时代，花匠是每天来的，到了父亲这一代，每个月还要来几次，所以和这植辰老头很熟。因为他的女儿泽子尚在女子学校时起，每年葵祭[①]时都来玩，所以并不陌生。她长得身体修长、肤色白皙、浮世绘式的瓜子脸，可能有人会认为那种脸型漂亮。尤其是从女子学校毕业之后，平时浓妆艳抹，更加引人注目。我觉得她肤色本身这么白，不必涂得那么浓艳，前年她路过来了我家，说是到加茂的堤上看盂兰盆节的大文字[②]后正赶回家。她说大汗淋漓，便去洗了个澡，当时我和刚出浴的她打了一个照面，发现她脸颊上有几粒雀斑，心里想，原来她化浓妆就是为此。之后我就很久没有遇到这位姑娘了，但前些日子，即十天前，我见他们父女来探病，就有点儿感觉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般不见客的父亲让这对父女到病房去谈了二三十分钟话，我就感到会有事的，所以父亲今天的话我并不完全感到意外。

“那姑娘的情况你也大概知道的吧。”父亲对泽子的经历和性情给我作了简略的说明，我因为以前也有听闻，父亲的说明并无新

①京都的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的祭礼。

②京都八月十六日晚在东山上烧的大字形篝火。

意。诸如她和我同年，明治三十九年生，二十岁；三年前从府立第二女子学校毕业，是成绩优秀的才女；毕业之后又努力进修了多门技艺，掌握了各种各样技能，比起她花匠的女儿的身份出色太多了；其实她足以嫁人任何杰出家庭的，可惜的是明治三十九年的丙午出生①,至今没有合缘的,等等 这些我老早就知道了,父亲让我娶她。然后父亲又说，对方本人和亲戚对这项提议也有欣然应允之意，只要你一点头就成。不过到这一步，我还要你答应一个条件 旡它,因为你妈妈为了你,将自己生的孩子寄养到别处了,如果你生了孩子，也得像这样不放在家里养。这事不必给新娘和她的亲戚们现在就知晓，你记在心里，有必要时再说。结婚是越早越好，所以一周年忌之后马上举行婚礼，现在还没有想到合适的介绍人，这件事你们和梶川商量决定就可以了。

如此长篇大论的父亲，看到我有应允的表示，一下了放下心来的样子，闭目长叹一声。母亲和我将父亲的身体摆成仰卧的姿势。

父亲自翌日起停止排尿，呈现出尿毒症的症状。完全不能进食，意识也模糊了，时不时说些不明所以的谵语。变成这样之后约三天里，活到了十月初，我们几经辛苦从谵语中听出的是呼唤母亲的名字“ 茅渟 ”,还有是断断续续地说：

“ 梦中的……梦中的…… ”

或者说：

“… …浮桥……浮桥…… ”

那是我听见的，父亲最后的话。

八月从乡下出来帮忙看护父亲的乳母，在十月上旬、初七日的法事完成之后便回去了。做第三十五日、第四十九日的法事期间，父亲方面、母亲方面的人来了，也是个很少有的聚齐的机会，但人

①民俗认为丙午年生的女人克夫。

终于越来越少了，到百日时，只来了两三人。第二年春天，我从三高进入大学的法科。不爱串门的父亲去世之后，到访仍一如往昔门庭冷落的五位庵的人更是日见稀少，只有梶川父女大约一周来一次。母亲终日关在家里，在佛前祈祷亡人的冥福，无聊时便取出那把死者生前喜爱的琴来弹奏。因为太寂寞了，母亲想要恢复中断的添水的水声，对梶川说了，让他砍了青竹送来。那个“ 啪咚啪咚 ”的令人怀恋的声音又能听到了。去年父亲卧病时，母亲也没有露出因护理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使从病危临终及紧接下来的一次次的法事之间，母亲也总是毫无懈怠地接待各方人士，脸庞一如往日圆润丰满。但到了这阵子，看来疲态渐显，常常让女佣来揉肩和腰腿。有时碰上泽子来了，她会说‘ 太太，让我来吧 ”，帮母亲搓揉一番。

合欢花初绽的一天，我知道母亲和泽子在合欢亭，便走了过去，见平时的厅里铺了两块母亲用的皮褥垫，母亲躺着，泽子起劲地揉着她的手腕。

“ 泽子小姐精通按摩哩。”

我这么一说，母亲就接上话说：“ 真的高明哩。专职的按摩也比不上她。这样一揉我就昏昏欲睡了，什么话也懒得说了。 ”

“ 手法的确高明，泽子小姐，你去学习过按摩么？”

“ 学习倒是没去过，但几乎每天都给父母按摩肩膀。 ”

“ 有道理，这样干下来连行家也敌不过你。 纟L儿，你也来试试。 ”

“ 我来几下按摩还行吧。倒不如我拜泽子为师，不知肯不肯教我捏揉的方法？ ”

“ 教你是怎么个教法？”

“ 肯教的话就给母亲按摩，这点事我倒不至于干不来。 ”

“ 你那样粗鲁的手来揉的话，岂不痛死人了。”

“我虽然是个男人，可手柔软着哩。哎，泽子小姐，你来摸摸看。”

“是么，是么。”

泽子一边捏捏我的手指，摸摸掌心，一边说道。

“真叫是纤纤素手哩，没问题了，用它来干可以。”

“我虽然是男生，却不大喜欢体育运动。”

“只要关键地方掌握住了，马上就能按得很好。”

之后我和泽子便将母亲的肩、背当作实习台，练习了好一会儿按摩疗法。母亲不时被搔得发痒，“哎哎”地叫起来。

到了七月，将地板弄到池水上，母亲和我、泽子三人一起纳晚凉。我代替父亲到添水的落水口去冷冻啤酒。母亲也是能喝的，我劝一劝酒，她便喝了两三杯，泽子则说“抱歉不会”，专门给人斟酒。母亲把腿浸在水里，说道：

“泽子小姐，你也来试试嘛，凉快极啦，真舒服哩。”

泽子身着平罗的和服单衣，上系“献上带”①，她没有打算松开严实地穿着白袜子的脚，只说道“太太的腿太美啦，我这双粗腿怎么敢在一旁丢人呀。”

从我看来，泽子有点太拘谨了。面对将来要成为自己婆婆的人，不妨来些实话实说，她则有点太过努力地去讨母亲的欢心了，言谈中有不少应酬的地方。即使对我的态度，作为一个女子学校毕业的人也嫌太落后保守、太封建了，也许结婚之后会改变的，而现在则处处表现出不忘主从关系的样子。不过，她这一点正是父亲看中的，可能因为母亲是个开朗的人，相对照之下就有了这种感觉，但是，在母子二人的家庭里面加入一个年轻姑娘，总是有点欠缺吧。

①博多产带花纹的和服带。

合欢亭的合欢和石榴的花儿谢了之后一二个月，到了百日红初绽、芭蕉结实之际，我总算掌握了按摩的技术。我时不时会说：“ 妈妈 ,我给你按摩一下吧。”约母亲到合欢亭。

母亲也总是答应“: 哎呀,那就有劳你啦。”

泽子不在时不必说了,即使泽子在旁时,我也说“: 让我来,你看着好了。 ”我自己动手来揉，让泽子待在一边。我无法忘怀过去母亲让吸奶的事，隔着衣服给母亲的肉体按摩，是我现在惟一的乐趣。平时束发的泽子，近来时不时结成高岛田式，她浮世绘式的脸型和那发型挺相配。她似乎是因为已临近我父亲的周年忌，专为那时作准备的，而母亲在那天的服饰，就预备了简式和服礼服——绫子的古代紫加葵的底摆花纹，和秋草图案的厚织宽幅筒状带子。

周年忌的法事在百万遍[①] 的寺庙举行，在方丈的大厅里为参加者准备了午膳，但母亲和我都留意到亲戚中人对我们不加掩饰的冷淡疏远，还有人上完烧也不吃饭便离去。亲戚们自我已故的父亲迎娶做过舞妓的人为第二任妻子时，就对我们一家奇妙地抱有反感和轻视。再加上这次我和梶川姑娘订婚，可以预料会更惹秘议，但没有想到的是会表现得这般冷酷。母亲以其擅长的超然姿态挺过去，但着意修饰一番而来的泽子，作为旁观者也觉得有点可怜了，她泄气地说：

“ 妈妈，看这样子我婚礼那天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那些人会来吗 ?”

“ 这种事不必太在意，你不是为了那些人才举行婚礼的，我们三人过得好不就行了么。 ”

母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我稍后才知道，亲戚们的反感，比我想像中的情形还要根深蒂固。

①京都知恩寺的别称。

长浜的乳母也参加了法事，在两三日后要回乡下的那天早上，她又约我到树林中散步“: 少爷，到那边走走好么？”

“乳娘，你有话对我说么？”

“对。”

“那我大概也能知道，是祝贺之类的话吧。”

“不止哩。”

“还有什么事？”

“这个么……少爷，你可不要发火。”

“我不发火。说说看吧。”

“我觉得与其你从别处打听得来，还不如我来告诉你好一些。”

于是，乳母便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以下的情况。我的亲戚们反对这桩婚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抵毁我们的理由，并不单是这件事。他们非难的矛头，更早是指向我们母子。说白的话，他们相信母亲和我之间有乱伦的关系。按他们的说法，那种关系在父亲生前便已存在，似乎自从父亲明白自己将一病不起，便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可能持纵容的态度。更有甚者，说避人耳目送往丹波乡下寄养的，叫阿武的孩子不知是谁的，很可能不是父亲的孩子而是我的孩子。近来绝少上门的这些人，究竟从什么人处、听到了什么传言才发挥如此想像的呢？我实在不得其解。据乳母说，这一带较早前便都传开了，母亲和我单独两人关在合欢亭之类的事，周围亦无人不知，所以传出这种流言也是意料中事。父亲生前之所以定下和泽子的婚事，是因为他明知若非梶川家的丙午年生女儿，没有人愿嫁我的。而更不像话的是，今后为了将乱伦的关系继续下去，要我形式上娶个老婆，以便遮人耳目，梶川老头明知固行让女儿嫁人此家，那姑娘也是体承父亲旨意出嫁的，目标无疑在于这家人的财产。所以，亲戚们以为，这里面第一个荒谬绝伦的，是我已故的父亲，其次是母亲，再次是我，接下来是梶川老头，

然后是他的女儿，按次序就是这样。

“少爷，要当心呀。所谓众口难防，人们说起别人的事总是见风就是雨。”

乳母说完，微妙地斜着眼望了我一下。

“都是些信口开河瞎猜，你忘掉它好了，他们爱怎么说随便。”我这样答复道，分手时又说“对了，下个月的婚礼你再出来吧。”

之后的事情我没什么兴趣一一记下来。只摘重要的事情说说吧。

和泽子的婚礼，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挑了个吉日举行。我作为新郎的服装，特别照母亲的吩咐，不用男式日间礼服，而是作为父亲遗物的带家徽的五三桐纹和服。亲戚方面几乎无人到场，连母亲那边的人也没有来。来客只有和梶川一家有情分的人。答应做介绍人角色的是医生加藤夫妇。有多年练习观世流[①]的嗓子，此刻加藤先生为我唱出一段高砂②，其朗朗妙音听来如立云端。

泽子对母亲和我的态度，与结婚前没有多少变化。新婚的我们自奈良走伊势路旅行了三四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留意不要有了孩子，一次也不曾怠慢。从表面上看，母亲和新婚夫妇之间显得和谐美满。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仍住在大客厅的勾栏房间，我睡在六叠的饭厅，自泽子入门之后，我们新婚夫妇仍睡在六叠的房间，母亲就睡在十二叠的房间。尽管我已娶妻，因为我还是户籍在大学的、尚未继承家业的身分，母亲也好我们也好，都认为应当这样做。也就是说，家计及其他诸事都由母亲一手定夺。

提起母亲那阵子的日常生活，可谓羡煞旁人。活得休闲自在、

①日本能乐的一个流派。

②一种喜庆时歌唱的“能乐”曲名。

无忧无虑,有空练练近卫流的字,翻翻日本文学书籍,弹弹琴,在院子里散散步，累了的话，有我们不分昼夜为之按摩搓揉。白天在合欢亭，晚上在寝室，但晚上没有喊过我去，总是泽子。偶尔三人也外出看戏或登山，母亲在花销上很细心，很小的花费也留意到了，还告诫我们要尽量省去不必要的费用。因为对泽子的监督尤其严格，她对于由她经手的厨房帐目相当费心思。母亲的气色越来越好，下巴都要成双重的了，胖到了再发展下去便难看了的程度，这证明与父亲生前相比，操心的事情都没有了。

这个样子前后过了三年，在我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初夏，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十一时许，刚刚睡着的我被泽子猛地摇醒过来。

“ 妈妈出大事了,快起来吧 !’泽子说着,急急地将我拉到母亲的寝室。

“ 妈妈,你怎么啦 !?”

母亲没有任何回答，她俯卧着，双手痛苦地揪着枕头，发出微弱的呻吟声。

“ 你看,是它干的吧 ?”

泽子说着，拿开母亲枕边的团扇让我看。团扇下是一条大蜈蚣，已被挤烂死掉了。一问情况，说是当晚泽子在十时之后依母亲吩咐正在用心治疗，从肩到腰揉过之后，正揉着右边脚踝时，一直安稳地发出睡眠中的呼吸声的母亲，突然苦闷地喊叫一声，脚指尖痉挛起来。泽子吃了一惊，抬头去看仰卧着的母亲的脸孔时，见一条蜈蚣正趴在母亲胸口接近心脏的地方，大吃一惊的她连害怕也忘记了，用手上的团扇一拨，正好就落在榻榻米上，就隔着团扇用手将它压死了。

，我要是注意点就好了……光是顾着揉腿脚，谁知…… ” 泽子脸色苍白。

加藤医生马上赶来作了应急处理，虽然连续地注射了药物，母

亲的苦闷却在不断地严重起来。血色、呼吸、脉搏等的状况显示比我们最初想的要严重得多。加藤先生所有办法都用上了，到黎明时分，母亲垂危，不久便去世了。“只能认为是休克死亡了，其他无从考虑。”加藤医生说道。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泽子痛哭失声。

我至今仍无法一一写下我那一刻的惊愕、悲叹、失望、沮丧等等各种感情。我又觉得，胡乱地怀疑他人，结果只是自取其辱，但脑海里仍不时涌现两三个疑问，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五位庵的建筑物，自祖父建成时起，已历经四十年的岁月，作为这个类型的纯日本式房屋，有了恰到好处的情趣和年头，正是发挥其成熟美的最好时候。祖父初建成时，木材太新，这时味道出不来，如果比现在要旧的话，又可能会渐失其现在的光泽。五位庵中惟一特别旧的建筑物，是祖父从别处引进的茶室，我前面已提过，在我小时候那茶室里藏着不少蜈蚣。不过，之后随着房子变旧，母屋也好合欢亭也好，也开始不时出现蜈蚣。所以，出现在母亲住的勾栏的房间亦不足为怪。照理母亲不止一次在那房间里见过蜈蚣走动，而经常给她疗治的泽子也一样。那么说，那天晚上看见蜈蚣完全是偶然的事？事前心里有个念头：如果这一次从那里爬出条蜈蚣的话，我将如何如何——这是谁都可能的事。即便没有人会想到，被蜈蚣咬的人会送命，只是一时的恶作剧，但若算上那人心脏是有毛病的，也会有人以求一逞的。即使不幸失败，也不会留有抓蜈蚣来丢在那里的证据。

因为蜈蚣是自己跑到那里去的，认为这是人为放置的念头，可能属于恶意推测。母亲是个非常容易入睡的人，而不是个“晚上来劲”的人。无论是我按摩也好、泽子按摩也好，她马上就怡然入梦。母亲不喜欢用力地按揉，喜欢轻轻地、不打破睡眠地轻捏细揉。因此，若有人在她的皮肤上放一件细小的物体，也不会马上就醒过

来。我赶到时，母亲正俯卧，感到很苦闷的样子，但泽子说之前她是仰卧着的。不过，有一点我不能理解的是：正在按摩足踝的泽子吃惊地望向母亲脸部的那一瞬间，她说看见了母亲心脏附近爬着的蜈蚣。当时母亲并没有袒露胸部，是穿着睡衣的，所以，说是很偶然地看见了睡衣内爬着的蜈蚣，令人奇怪。不妨认为，泽子知道那里有那条虫子。

我再重复一次：这只是我个人的空想，如果充分发挥想像，这样的假设也能成立。只不过这个空想在我的内心盘踞了太长的时间，现在才首次将它形诸笔墨。如前面曾经提及的，这此记述在我生前是绝不向人透露的。

从那以后又过了三年。

我前年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父亲曾任董事的银行当了个雇员，其后因另有考虑，在去年春天和妻子分了手。当时妻子的娘家方面提出种种烦琐的条件，结果不得不按对方的说法接受下来，事情经过也没有多大意思，我也没有兴趣记在这里。我决定离婚的同时，也把留有太多快乐的回忆和悲伤的回忆的五位庵转售他人，在鹿谷的法然院旁购置了一所简陋的房子。然后将住在黑田村芹生的阿武强行带回来一起生活，尽管他本人不愿意，乡下的养父母也不愿意他离开。我又去请求正在长浜乡下安度余生的、今年六十五岁的乳母，无论如何帮我把阿武带到十岁左右，好在腰不弯、正在带孙子的她说“既然是这样，就让我再跟一次小少爷吧”，立即动身出来了。阿武今年七岁，当时对我和乳母都很陌生，现在懂事多了，感情也深多了。阿武明年就读小学一年级。对我来说，比什么都要高兴的，是阿武的面孔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不仅如此，看来这孩子还继承了母亲那种开朗大方的性格。我无意再娶妻，往后只愿和作为母亲骨血的阿武一起长久生活。我自小生母

弃世，稍长连父亲和继母也撒手西去，置我于伤感之中，所以我要在阿武长大成人之前好好活着，但愿这个弟弟不再有这样的经历。

昭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母亲忌日）

乙训纪　**记**